

張維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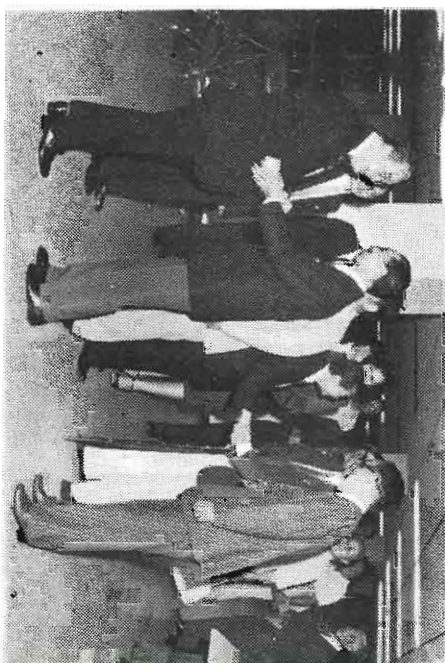
雲南文獻

第二十期 雲南文獻

中華民國七十一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點蒼古塔



(一) 圖賀祝國回典慶月十友鄉區地國泰迎歡會鄉同南雲

目錄

封面：點蒼古塔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行憲護國紀念辭	簡爾康（一）
向中國大陸救災總會致賀電	（四）
負起雲南人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重大使命	陶貫成（五）
雲南起義真相	邱開基（七）
雲南起義前後	閻錫山遺著（一三）
泰北難胞概況及其濟助之道	谷祖漢（一九）
緬北僑情	楊新禹（二二）
泰緬邊區紀行	張枝鮮（二四）
泰北行記	安溪（三八）
滇邊叢林中的大學	丁流（五二）
滇軍血戰臺兒莊	邱開基（六八）
美國老人網球賽劉香谷三奪冠軍	本刊資料室（七五）

魯道源南昌受降	黃遠聲（七六）
雲南民衆對抗戰的貢獻	王文中（八三）
昆明小調	李淑英 陸冰（八五）
雲南大理地區的爽（白）族成長及宗教源考	李先庚（八六）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滇境部份條文勘誤	李拂一（九二）
（據商務五五年臺二版本）	李拂一（九七）
跋雞卦圖譜	黃敬質（一〇〇）
簡爾康應邀參加玻國發行紀念郵票儀式	朱心一（一〇二）
舊地重遊感懷	正義（一一〇）
雲南馬幫	鍾鼎文（一一八）
張莼漚先生在國際詩壇上的地位	申慶璧（一二二）
李宗黃先生督辦雲南市政紀	譚偉臣（一二八）
憶第一位反攻大陸名將——李彌將軍	李達人（一三八）
憶雲南擁戴中央之片段	

高博士直青事略	中慶璧(一四〇)
接長昭通一年間	李時(一四二)
昆明崗頭村	李嘉靖(一五七)
故鄉風物——閒話草鞋與布鞋	熊光勛(一五九)
再訪泰北	申明珠(一六一)
臺南市雲南省同鄉會成立記實	王需文(一六二)
七十一年同鄉團拜	熊光勛(一六三)
打歌	本刊資料室(一六四)
傳播優美動聽的山歌	李蔚勳(一六七)
滇緬公路	杜宇(一六九)
反共義士吳榮根投奔自由	魯桂香(一七一)
感時書懷	楊夢奇(一七一)
雲南同鄉會會務報告	周爾新(一七二)
雲南同鄉會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一七六)

中華民國七十年 行憲護國紀念獻辭

簡爾康

從今年起，本刊進入了第十二個年頭。去年蔣總統經國先生昭示：「建國七十年代乃是三民主義勝利的年代，是重光大陸的年代。」在今年的祝詞中，並肯定的說：「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立國，也以三民主義建國」只有自立自強勇往直前，民國七十年代必將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年代。」從今年起我們也應隨着國家邁進七十年代。

經過蔣總統的宣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不僅是政府的職責，而且已變成海內外十一億中國人一致的願望，和共同的責任。我們居住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更應當擔負起促其實現的任務。

中國乃全體中國人的中國，國家的主權屬於國民。國家為全國人民所共有，為全國人民所共治，為全國人民所共享。當此國家多難的時會，人人都應參與拯救的責任，不容推諉，更不容逃避。現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已於十月間正式成立，與政府反攻工作，作桴鼓之應，本刊自應肩負起傳播我雲南鄉親，在海內外從事三民主義中國工作的責任。

我雲南雖然僻處邊陲，在地理上與中樞相隔較遠，但由於雲南人鍾山川的靈秀，性情古樸，崇尚忠義，恥言功利，重實際，而不事宣傳，但遇國家之急，莫不摩頂放踵以赴。敢於為人之所不敢

為，故能成人之所不能成。民國四年十二月，當民國絕續之交，起義護國，繼武昌起義，創造共和之後，而成再造共和之功，更為顯著。

記得民國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父曾有一電致唐繼堯元帥及各軍長、各將領賀雲南討袁紀念電說：「乙丙之交哀逆叛國，帝制自為，國人怵於淫威暴力，相顧屏息。時冀帥僻處南疆，不忍坐視共和淪胥，與諸君率先聲討，勞師數萬，轉戰於數千里間，斷脰糜踵，後先相繼，海內始羣起應之，卒使逆袁窮蹙以死，餘逆解體，民國始克危而復定。追維匡復艱難，允宜同申慶祝。」已為我們開闢一條突破現狀克服困難，而獲致成功的大路。

在是電之末，又云：「今屆紀念之辰，又當民國飄搖之際。冀帥及諸君正戮力戒行，感念前功，責彌艱鉅。所望力完靖國之業，成民國三造之功，俾此光輝赫奕之紀念日，與民國永永無極。此則國人所昕夕以禱者也。」國父英靈不爽，對吾滇人寄望之殷，仍可以概見。

回憶當大陸淪陷之初，姑息逆流瀰漫，對中共政權寄以幻想，惟我滇人在李彌將軍領導之下，以滇緬泰寮邊區為根據地率數千殘餘之師及義民，向大陸推進，獲滇邊民衆的歡迎，一舉而規復十餘縣，一度有中國加利波里之稱。雖因後援不繼而退守，復因聯合國的干預，而轉進至臺。但停留該地，成為種子者，又已萌芽茁壯，去年我們曾以很多的篇幅，加以報導，今年的報導更多。

稽諸元史，在定鼎中元，尚未滅宋前，即由世祖忽必烈帥師分三道征雲南：西道，越慈嶺入今之麗江；東道經陝之棧道入四川，到曲靖；世祖由中道，經越雋，入今之永勝縣，過大渡河經行山

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是「革囊渡江」的由來。可以說明我故鄉在地勢的優越性。

現在由於大陸上投奔自由人士的衆多，遍及各部門人士。但共匪的紙老虎仍保持完整的形態，對不知底細的外人，仍能嚇虎。要如何才能戳穿這紙老虎的外衣，尚須若干反共的武力輸入大陸，才能將大陸與復興基地與海外的武力凝為一體，環顧大陸的海疆與陸疆，只有滇緬泰寮邊區，才是進入大陸的最適宜跳板，逃出大陸而守住這一門戶的雲南的義民，才是最易進入的先鋒。當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前夕，我流亡國外的義士，與播遷臺灣地區的鄉親，更應團結一致，在政府的領導下，形成力量循先人開闢的道路，經雲南直搗幽燕的前哨，以促進反共大業的早日成功。

當本刊創刊的時候，正值我退出聯合國的震撼餘悸未自，十一年來經過無數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衝擊，我全國上均能本先總統蔣公昭示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安然過渡。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經到了軍事上反守為攻的時候，記得護國領袖唐繼堯先生有一首詩說：

江山放眼誰為主，大地茫茫任我行。

事業英雄寧有種，功名王霸總無情。

千章老樹饒生意，古尺寒潭訂舊盟。

舉世由來平等看，誓憑肝膽照蒼生。

今天要想三民主義的春天，降臨到大陸，而使大陸的「千章老樹饒生意」，還得我們「誓憑肝膽照蒼生。」

向中國大陸災胞救濟會致賀電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谷理事長 方副理事長 鈞鑒：

竊自神州變色，我大陸同胞不堪共匪迫害，紛自各地逃亡；尤以滇緬邊區幅員遼濶，先後湧赴中緬泰邊區，投奔自由之義胞，不下數十萬衆。貴會本

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仁愛精神；卅年來默默耕耘，為該區難胞之輔導及救助，盡其最大心意，貢獻最大力量。全體難胞身受德澤，同聲感戴。復自近年以來，更大力接運該區青年子弟回國升學；為厚植國力，培養新生代之深遠目標，實深感佩。茲值貴會成立三十二週年紀念，本會與泰緬邊區難胞，情屬鄉誼，特電申賀。並致最崇高之敬意，及最誠摯之謝忱。泰緬邊區距臺遙遠，且處於國際複雜而敏感地區。敬祈 貴會本既往之成就及經驗，善加協調運用各種力量，積極加強開展該區域之工作，以期發揮統合領導功能。共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努力奮鬥。尤所企禱。臺北市雲南同鄉會叩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負起雲南人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重大使命

陶貫成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在我國各界明哲賢達人士推動之下，已於今年十月在臺北正式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隨之全球中國人爲支持此種偉大號召而努力於反對中共暴政者，亦紛紛在各地成立同樣組織之分會。足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愛好自由的極大多數中國人所企求，並確信此項號召形成巨大潮流之後，竊據中國大陸的中共偽政權，必遭迅速消滅於無形。

國人此時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工作展開之際，除在臺、澎、金、馬復興基地組織團體推行之外，其更重要者，是向大陸及海外工作發展之問題爲此吾人應自問我滇省人士當作何表示？

我滇省人士爲維護中華民族已有之優越文化及五千年之光榮歷史，爲恢復中國大陸上十億同胞之自由和平與幸福，自必與全國同胞一致努力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摧毀共產暴政之偉大工作。本此重大使命，當盡吾人所能發揮之優點而努力以赴，本人願提供淺見於後：

(一)運用地理上之有利形勢：

雲南地處中國大陸西南邊陲，東與貴州廣西接壤，南與越南，寮國接界，西和緬甸，印度毗鄰，北和西康，四川連接，位居高原，對四方成居高臨下之勢，又多重山險嶺，故雲南爲易守難攻之地。由於雲南地理有如此特殊形勢，就軍事觀點言，在中國過去之歷史中，雲南對國家有其輝煌之貢獻，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唐繼堯，蔡松坡諸將領在昆明發動討袁再造共和之雲南起義，以數爲三萬衆之師，出征四川，進擊袁賊世凱部曹錕所率三十萬之兵

，勢如破竹，不一年即將袁兵擊潰，造成袁世凱妄稱帝制之幻夢破滅，又至民國二十六年日軍侵華之七七事變開始，學國同胞一致擁戴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對日作八年之抗戰，以雲南爲大後方之抗戰補給基地，終獲最後勝利，其主因即在雲南地理上具有對內及對外國際上之優越條件有以致之。

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之，三民主義是一種思想所形成的信仰，要使其成爲事實，必須將阻礙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在大陸上實現的障礙中共偽政權消滅，除用政治方式從宣傳心戰方面努力外，尙須經由軍事方式方能達成。因此在選擇自大陸外向大陸內用兵之地，自必以「進能攻，退能守」之地爲我選作反共復國用兵之區，雲南地屬高原，羣山縱橫，竊據大陸之共匪部隊難於用機械化部隊作戰，故爲我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用兵時之要地，吾人當善用此種地理上之有利條件。

(二)發揮雲南人勇敢善戰能力以報國。

世人皆知竊據中國大陸之中共偽政權，其所強迫加於大陸十億同胞之暴政，爲極大多數人民所唾棄其失敗之命運已註定，但共匪少數統治份子猶作垂死前之掙扎，決不輕於放棄其殘暴統治。因此仍運用各種方法阻止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工作之推行於大陸，並進而在國外進行破壞故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工作，不能僅依賴宣傳之政治戰，必須配以軍事行動方能達成目的。

在此所指之軍事行動，即最後仍須用戰爭擊敗中共僞軍，乃能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工作在大陸上實行。此即先總統蔣公生前曾昭示國人，消滅共產暴政，拯救大陸同胞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意即說明軍事的戰爭是不可少。既需要戰爭，就必須有勇敢善戰之兵力能克敵致勝，尤其是反攻大陸之戰，是以寡擊衆之戰，以少勝多之戰。更需要勇敢能戰，配以精良武器之兵力能擔負此項艱鉅任務。

吾雲南同胞多生於山地，自幼活動於高山叢林之區，養成冒險犯難性格，故能承擔戰爭危險任務。

既知雲南是爲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向大陸需要用兵時之較佳地區，又有長於戰爭之雲南人，在人地相宜之條件下，豈可不予重視？切望愛國反共志士及主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工作之賢哲，對此問題予以注意！反之，更望我滇籍同胞作自我覺醒，更加奮發，本愛國救國不敢後人之義，擴大合作團結，就此大時代發揚過去雲南起義再造共和之偉大精神，負起雲南人對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工作能早日完成之重大使命！

雲南起義真相

邱開基

旅美學人青年史學家鄧元忠博士研究中國近代史，頗有心得。他認為現代中國有三個省區，對於中國革命和創建中華民國，關係至為重大，他說：「廣東為國民革命的大本營，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聖地。湖北為中華民國的誕生地，也是中華民國的助產士。雲南為中國自由民主革命的『監護人』，也是埋葬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急先鋒。」

鄧元忠博士他把雲南指認為中國自由民主的「監護人」，埋葬帝制的急先鋒，平心而論，不無道理。

唐繼堯起義第一功

雲南起義，聲討袁世凱帝制自為而擁護民國，雲南同胞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他們為護法而毀家紓難；為擁護民國，反對帝制而慷慨奮戰；為打倒袁世凱竊國做皇帝而犧牲生命。但是「雲南起義」，蔡鐸（松坡）將軍因為和小鳳仙有一段風流韻事，出盡了風頭，搶盡了鏡頭，使這場法治對專制，民主對獨裁的偉大勝利，一切功勞榮譽，都集聚於蔡鐸將軍一人身上。把維護民國，粉碎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的不朽勛業，便往「進步黨」

臉上貼金。使梁啟超、蔡鐸等搖身一變而成為維護民國的主角，「進步黨」成了護國倒袁的重鎮。而雲南起義的主角都督唐繼堯則敬陪末座，令人不平者事小。史事記載失實，不足以教忠教戰於千年萬世之後；這種損失，就不小哪！

查袁世凱帝制，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由參政院以「國民代表大會」名義，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接受勸進，允僭帝位，揭開序幕。反對帝制健將的李烈鈞十七日到達昆明，蔡鐸十九日到達昆明，二十五日（即雲南起義）唐繼堯、蔡鐸、李烈鈞、戴戡、任可澄發動護國軍，聲討袁世凱。以蔡鐸為第一軍總司令進攻四川，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出滇南攻粵境。

如果雲南起義以蔡鐸為主，他十九日到達昆明，到二十五日不過六天時間，能準備好一切聲討行動嗎？蔡鐸一個人到了雲南，他任第一軍總司令，這些軍隊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嗎？明明都是雲南的部隊，雲南的子弟，蔡鐸祇任總司令而已。唐繼堯和李烈鈞都是日本士官第六期畢業（一九〇七——一九〇八），蔡鐸是日本士官第三期畢業（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基於都是反對

國賊袁世凱，蔡是老大哥，才把第一軍交給他統率，進攻四川。再說，槍砲械彈與乎糧秣給養，如非預爲之儲，六天何處張羅？

因爲蔡鐸逃出北京，中間又夾上義妓小鳳仙，極富戲劇性與傳奇性，再經過梁啓超大筆渲染，描寫的有聲有色，因而掩蓋了雲南起義的真實情況，實在是一件最爲遺憾的事。

李烈鈞說出公道話

關於雲南起義，李烈鈞將軍答客問，曾說：「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假，不可不明。想當年雲南起義，如果不是唐先生（唐繼堯）主動，他就不會讓松坡和我進雲南。就算我們貿貿然闖進去，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獻給袁世凱。唐先生祇要肯這樣做，他立刻可以發大財（袁世凱懸賞三百萬兩），封親王。」

「所以，我必須強調，設若當時不是唐先生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松坡和我到達昆明，前後祇有六、七天；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布露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就算演文明戲，以一週的時間排演，也嫌急促，何況是真刀真槍的幹起來，一週的準備時間，够嗎？世間那有這種便宜事！所以我說，即使再愚蠢的人，也能把當時真實情形判斷的十分清楚明白。」

「雲南起義這一個重要的革命行動，誰也不能否認，應該是唐先生居首功，擔重任。至於松坡和我，只不過時逢其會，遠道而去，承唐先生不棄，對我們推心置腹，肝膽相照，讓我們協助他共襄義舉而已。認真說起來，『雲南起義』，在中華民國的功勞簿上，唐先生應居第一，松坡次之，至於我，確實是毫無功績可言。」

李烈鈞將軍不愧是「幹大事的」，所以他一開口就說：「幹大事的，恥言功利。」而結論中自謙的說：「至於我，確實是毫無功績可言。」可是幹大事的李將軍，雖然恥言功利，却能辨明「是非真假」，和盤托出雲南起義的真實情景；而把功勞與榮譽，原璧奉還給雲南人和都督唐繼堯將軍。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雲南人雖然忠肝義膽，仁心俠骨，爲護法倒袁，流血犧牲。可是如果沒有領袖羣倫的人，出來組織他們，領導他們，指揮他們，烏合之衆，終必鳥獸散，與一盤散沙有何區別？此所以都督唐繼堯將軍爲李烈鈞將軍所推重，爲史家所稱頌，就是因爲他是羣龍之首啊！

唐繼堯祖母教忠教孝

唐都督所以能光照青史，追本溯源，他的曾祖母羅太夫人教忠教孝，功不可沒。每於庭訓，羅太夫人即以忠孝仁義爲教，並特別勉勵嚴守老子之道：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尤貴功成而弗居。時當滿清末年，政治腐敗，外患益急，國勢危殆。羅太夫人將種種變權辱國的故事告訴他，勉勵他立志洗雪國恥，救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唐都督所以能留學日本，也是羅太夫人高瞻遠矚，獨排衆議，一票決定，促成他日本之行，遂他留學之願。孟母三遷，岳母刺背，時到如今，我們還是稱頌不已。唐母羅太夫人不讓孟母、岳母專美於前，怎麼能不大書特書，藉以紀念，而爲後世法呢？

鑄塑唐都督完美人格的人，除了羅太夫人以外，國父孫中山先生對唐繼堯的影響也非常之大，唐都督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時，加入同盟會，因緣得親國父風範，得聆國父訓誨，乃能立志把生命獻給黨國，以孫中山先生爲終身師表。因此造成他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偉大人格。

詩以言志見其抱負

要認識唐都督的抱負，了解他的志節，請欣賞他早年的四首詩：

遊韓感賦（民前二年作）

其一

悲水愁山幾斷腸，天公何獨罪東方？

蒼生苦惱人相食，猶自笙歌祝虎狼。

其二

衣冠猶是漢威儀，對此如何不淚垂！
大陸龍騰三萬里，快分霖雨潤藩籬。

歸途遣懷（民前二年作）

其一

磊落襟懷唱大同，昆池水淺且藏龍。
願銷天下蒼生苦，都入堯雲舜雨中。

其二

雄才幾輩傲崑華，千古功名未足誇；
蔓草他日收拾盡，江山遍栽自由花。

唐都督的抱負，不僅要「江山遍栽自由花」，對於被日本統治的韓國，也寄以唇亡齒寒的同情，矢志「快分霖雨潤藩籬」。像這樣偉大高潔的志趣，完全是忠孝仁義的昇華，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擴張。所以唐都督默默地負起「願銷天下蒼生苦」的革命十字架，祇願高歌「大同」，「收拾蔓草」，而不誇耀功名。正因「千古功名未足誇」，所以他能一柱擎天，以雲南一省的力量，爲衛護民國，實現國父革命的理想，而向勢凌全國，一心要做皇帝的民國敵人袁世凱挑戰，實踐他「江山遍栽自由花」的革命宏願，藉銷天下蒼生的痛苦，讓

全國人民，「都入堯雲舜雨中」。

中山先生領導討袁

有些人善鼓如簧之舌，花言巧語動人心弦，儼然正人君子；看他的行為，却是言不顧行，壞事做絕。又有些人憑其生華妙筆，錦繡文章，好像聖賢再世；但細察其用意，不過欺世盜名而已。讓我們看唐都督吧！是不是言行相副？詩如其人？我們可從昆明各界追悼蔡松坡將軍大會上，唐都督所發表的演說，了解雲南起義的真正內幕，和他個人的立場。他說：「……松坡爲國盡瘁，病歿日本，實爲國家之一重大損失。雲南起義，係由孫中山先生提倡，吾滇自主爲之。外間不察，有謂爲松坡主動……此一不符事實的說法，今日願在松坡的靈前，有以糾正。……雲南起義之前，孫先生即已選派呂志伊、丁石僧、董福開等先後來滇，有所策劃。……因此，討袁護國之役，主動者爲孫中山先生，毋庸置疑。……斷不能奪孫先生發縱指示之功。……是非毀譽，吾人實不必繫之於心。」

雖然，唐都督宣佈了雲南起義，是孫中山先生發縱指示，出於雲南人自主，並不是蔡松坡主動的。但蔡爲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指揮滇軍進攻四川，苦戰川南，唐都督爲崇功報德，在演說中，對蔡松坡：「非常哀

悼，並願爲之立祠，以示崇功報德，永誌不忘。」其胸懷光明磊落；對朋友可說仁至義盡了。

國父孫中山先生發縱指示討袁護國，迭派呂志伊、丁石僧、董福開先後到雲南策劃，因屬絕對機密，唐都督不會向人提及。迨洪憲取消，袁世凱羞憤而死，爲蔡松坡開追悼會，才公開出來。這樣高風亮節，怎不教人肅然起敬。「千古功名未足誇」信誓旦旦，言行一致。千秋典型，萬世模範，莊周再世，「大宗師」也少不了唐繼堯的大名吧？

唐繼堯非進步黨徒

有人厚誣唐都督爲進步黨黨徒，更是莫名其妙。唐繼堯留學日本，入士官學校第六期，和閻錫山、李烈鈞等加入同盟會，成爲國父的信徒，是大家所共知的。如果他是進步黨黨徒，在反袁世凱帝制聲中，康有爲致梁啟超的信裏，就不會有「唯有依附繼堯，乃能有所作爲」的語句。因爲既是同黨，何依附之有？康有爲乃有名的學者，又是政治家，斷不會用「依附」之詞於同黨黨人。唐都督「磊落胸懷唱大同」，深知中興以人才爲本的至理。祇要對倒袁護國有利，志同道合，不計黨派，不分省籍，同心協力，集中力量，以完成大事。他量才任事，心如明鏡，不着一粒微塵，不存半點偏私。所

以，蔡鐸和李烈鈞二將軍到昆明以後，乃能擔重任，負重責，得在反帝制，中興民國史冊上，立下千古不朽的大功。

唐繼堯蔡松坡對比

超和蔡鐸所掠奪。

唐都督奉國父 孫中山先生之命，以雲南一省的力量，首倡倒袁護國，進步黨不過是響應起義而已，亦如其他人士、社團與省分之響應然，絕不是梁啟超和蔡鐸發動指揮的。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蔡鐸到昆明的第三天，雲南起義前的第四次會議（前三次會議，蔡鐸還在北平），唐都督慷慨陳詞：「袁氏盜國之野心，不自今日始。今則叛跡昭著，國命垂危，苟聽其所為，不唯無以慰藉造民國諸先烈之英靈，行且亡吾國，滅吾種，陷我神州大陸於萬劫不復之境，此繼堯所以有申罪致討之決心。今幸天祐中國，各處同志咸起響應，催促起義。事機已熟，四方豪傑翩然來助，拯救民國之危亡，而不使元惡謀殺者，胥於是乎依賴。頃梁公啓超來電，謂『外交緊急，袁將賣國；請即發動。』是宣布學義日期不可再緩。」即為明證。唐都督既下一「申罪致討之決心」，於二十五日春雷乍起，揭開中興民國光輝燦爛的史篇。因為梁啟超係提倡新學的學者，名滿全國，乃於起義前最後一次會議上，宣布他的來電，使其列名而光耀史冊。但絕不能因此厚誣唐都督為進步黨黨人，更不能把 孫中山先生發動維護民國的義舉，由梁啟

超和蔡鐸所掠奪。唐都督上 國父書：「……繼堯自入同盟會以來，受我公革命之薰陶，始終無貳。……我公撐天一柱，領袖羣倫，竊盼登高一呼，俾衆山皆應。片言仗義，重九鼎以何殊……翹僂偉靈，無任殷拳。」他的態度光明磊落。再看蔡松坡又是怎樣的態度？

據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第四章「袁世凱稱帝過程中我的處境與觀感」說：「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一）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據馮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鐸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覆電表示贊成。」

雲南起義，流血犧牲，無論如何，斷不能接受袁世凱仍居大總統的職位。蔡鐸將軍身為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未與起義袍澤商量，居然接受馮國璋的主張，讓袁世凱仍居大總統職位，殊屬荒唐。於是唐都督以三事正告全國，以糾正其謬誤：一、袁氏取銷帝制，仍不能免叛國之罪。二、除非袁氏退位，我國政治社會，必永無刷新改進之望。三、無論自對內對外關係而言，袁氏必

不得復爲總統。除此而外，唐都督又提出正大光明，大義凜然的三項主張，以示天下：一、袁氏即時退位，聽候組織特別法庭裁判。二、援照約法，要請副總統黎公繼任大總統。三、從速召集袁氏非法解散之國會議員，重謀建設。

蔡鐸將軍逃出袁世凱的樊籠，千里迢迢投奔昆明唐都督，統率滇軍護國第一軍，進軍四川，作討袁護國的敢死隊，其忠勇豪俠，令人崇敬。乃於成功指日可期的時候，竟同意馮國璋所提條件，「袁大總統仍居其位」，違背討袁初衷，不知居心何在？

蔡鐸將軍另外的失策是，當袁世凱羞愧而死，副總統黎元洪遵照約法，於民國五年七月六日正式就任總統，而蔡將軍却與北洋軍閥張敬堯等聯名，發表庚電（七月八日），主張以段祺瑞出任總統，如同兒戲。

唐都督則貫徹始終，以維護國體而流血奮戰。爲維持法統而效命沙場。當袁世凱接受勸進，允僭帝位時，唐都督乃以護國軍四省聯合軍政府名義，宣言袁世凱已喪失總統資格，根據大總統選舉法：「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擁護副總統黎元洪爲總統。因黎在北京，不能南下執行總統職權，爲對外對內計，暫設「軍務院」權行其事。軍務院設置撫軍，唐都督被推爲撫軍長。迨討袁護國成功，根據軍務院組織條例規定，即行

通電撤銷軍務院。

我們比較蔡鐸將軍及唐繼堯都督的言行以後，則雲南起義之真實情況更爲明顯。

策動陳宦幕後人物

當蔡鐸將軍苦戰於納溪、瀘縣、敘府之間時，派人與張敬堯密商停戰；其條件是，倒袁之後，蔡將軍必須贊成袁世凱繼續留任大總統。王伯羣、劉顯世、劉存厚、熊克武等堅絕反對，乃與唐繼堯共商策反陳宦之策。陳宦爲北洋軍西南統帥，與袁世凱爲兒女親家；張敬堯、曹錕等均爲其部屬而受其節制，有舉足輕重之勢，袁世凱倚爲左右手。如陳宦能不助桀爲虐，則大事定矣。商議結果，由劉顯世會同庾恩賜執行；王伯羣、劉存厚、熊克武等則陰爲之助。天祐民國！陳宦果然宣言反對袁世凱而停止對護國軍之戰鬪。袁世凱因兒女親家陳宦之叛而步入窮途末路絕境，見大勢已去，悔恨交集，竟爾氣急攻心而亡。故氣死袁世凱者，陳宦之叛袁也。陳宦之所以叛袁，則又爲王伯羣、劉顯世、劉存厚、熊克武等促動陳宦表明反袁態度成其大功。

唐繼堯發動雲南起義真相，現仍健在年已九十，雲南起義時年二十四歲的雲南耆宿李時先生，親見親聞，知之甚詳，可爲歷史作見證。

雲南起義前後

閻錫山遺著

帝制運動最熱鬧的時候是民國四年（公曆一九一五年）的後半年，八月古德諾的民主不適於中國論在亞細

亞報發表後，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謂六君子，即組成籌安會，大為鼓吹君主立憲，此為帝制運動的正式開始。楊度是個反對滿清的人，他在日本時曾有兩句名詩：「仗劍西望淚滂沱，胡運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張君主立憲的。遠在籌安會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憲救國論。劉師培是個左傾學者，他參與籌安會，並非主動，他有一次會到山西，但始終未勸我贊成帝制，因他與我的警務處長南桂馨私交甚篤，經南介紹，我對他談話較為懇切。我曾告訴他說：「今日大勢所趨，世界各國均向民主途徑轉變，中國民主力量雖尚在萌芽時期，但亦是日長一日，諸君子出謀籌安，固有苦衷，然逆勢亦當顧慮。」他對我這話未表贊成，亦未表反對。

籌安會幕後操縱者主要為袁之長子克定。袁克定為實現繼承帝位的迷夢，曾特地為他父親專印了一份偽版

順天時報，內容與一般人看的順天時報迥異，其中隱蘊了多少勸進擁戴帝制的消息，以堅他父親稱帝之意。

據瞭解內幕的人說：與袁克定暗中同謀者，除楊度之外，另一要角為梁士詒。因民國三年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袁世凱曾應徐之請免去梁秘書長之職務，另設內史長以代替之。同一時間，袁又成立了一個平政院，頗似現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中有一個肅政廳，內設若干肅政使，如同清朝的御使，肅政廳於民國四年提出一個五路大貪污的彈劾案，梁為交通系領袖，此案與其關係頗大。梁此時正處於最尷尬地位，為轉移視線，乃出奇制勝，勸進帝制。初勸袁未之答，繼通過袁克定勸之，袁亦無表示，最後以極迷信的話語袁氏謂：袁氏先氏歷代相承都沒有能活到五十九歲的，（是時袁氏已五十七歲），應以絕大喜事相沖，袁方首肯。於是美籍顧問古德諾之民主不適於中國論與日籍顧問有賀長雄之日本立憲而強的論調相繼發表，籌安會宣告成立，梁氏亦於九月十九日組成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舉行所謂「變

更國體」總請願。

此外當時愍惠帝制最明明而積極之文武大員，各省疆吏以奉天上將軍段芝貴爲首，中樞大員以內務總長朱啓鈴爲首。段芝貴脅持各省通電請袁速正大位於前，又復聯合東北首長孟思遠、王揖唐、朱慶瀾、張作霖等力諫中央討伐唐、蔡於後。朱啓鈴密電各方策商帝制於前，又復主持所謂登極大典籌備於後。這一段時期，我所收到有關帝制的電報中，除統率辦事處者外，即以段芝貴與朱啓鈴領銜者爲最多。

統率辦事處是在袁氏親自主持下發縱指揮全國軍隊的機構，他成立這一機構，理論上是爲了負起「大總統統率全國陸海軍」（當時中國尙無空軍）的責任，實際上這一機構不只代替參謀部全部職權，而且亦代替了陸軍部的大部職權，兼任參謀總長的黎元洪對此雖無計較之心，而號稱北洋三傑之一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則不能沒有不快之意。加之袁克定編練模範團與愍惠帝制之舉積極配合，段乃由不到部辦公而請假養病，而正式辭職。

統率辦事處的要角陳宜，是黎參謀總長的次長，袁對之倚畀特殷。民國四年二月袁爲安定西南，命陳以會辦四川軍務名義，率李炳之、伍禎祥、馮玉祥三旅入川，六月間准四川將軍胡景伊入覲，陳繼其任。陳宜於離京赴川前同三旅長謁袁辭行謝恩，一見面就向袁曲膝叩

首，袁驚異着說：「現在國家共和，不可如此。」陳以最諂媚的言詞說：「元首雖以大總統自居，而全國官民則皆奉爲皇帝，元首一日不實行帝制，臣此去即一日不復返。」迨至袁氏稱帝失敗，陳始則致袁江（五月三）電請其退位，繼則通電與袁斷絕個人關係。說者謂袁氏之死，受陳宜刺激最大，亦不能謂爲無稽。

於袁氏稱帝意猶未堅之時，其親私愍惠之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有一次他的左右曾買通他的身邊侍從，在他清晨未醒時，將他最喜愛之玉杯拋至地上，打得粉碎。袁醒詢其故，這位侍從說：「剛才擦拭桌椅時，看見床上躺着的不是大總統，是一條龍，我大吃一驚，就把玉杯摔破了。袁當給以巨款，令其回籍，並堅囑不得以此語人。」

長江巡閱使張勳是口口聲聲不忘舊朝的一個滿清舊臣，同時亦是贊成袁氏帝制之死硬派，由於他自己和他的軍隊一直保留着頭上的辮子，不肯剪去，所以袁氏始終對他有「帝其所帝，非吾所謂帝也」的顧忌，爲此他曾明白通電表明他矢志擁袁的心跡。但在帝制運動白熱化的時候，張勳突然電請袁氏效舜禹之對唐虞，勿廢宣統帝號，維持清室優待，於是袁氏原擬封溥儀爲懿德親王，君臣互易之舉，乃不得已而中止。

袁氏決意稱帝之後，奉命代行立法職權之參政院遂

決議選舉國民代表，解決國體問題。民國四年十月間，各省國會代表先後選出，北京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乃規定十月廿八日起至十一月廿日止，爲分省決定國體投票日期，票面悉印「君主立憲」四字，投票時贊成者寫贊成二字，反對者寫反對二字。投票結果，代表人數一九九三名，贊成票亦爲一九九三張。接着由國民代表推戴袁氏爲中華民國大皇帝，並委託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恭請大皇帝正位。十二月十二日袁氏下令承認帝制，並於同月三十一日明令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

日本原本慫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響亦最深，比及國體投票正式進行之時，乃一反以前態度，英、俄亦復如此，其心叵測，概可想見。日本皇室爲慫恿袁世凱積極稱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爲向以中國爲嚆矢，中國的民主實足以動搖日本皇室萬世一系之基礎。今日勸中國恢復帝制，不僅爲中國，抑且爲日本，中國如廢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國而扶助帝國，自屬名正言順，當可共存共榮。若仍續行共和，自非日本帝國所願，今後一切，難望援手。北京統率辦事處給我們的世（十月卅一日）電中曾說：「大隈首相屢次宣言謂：『中國宜改國體，如內無亂事，日本決無可干涉之理。』又對我陸駐使（陸宗輿）密談：請中國安心做去：日必幫忙。英使朱爾典，因主座謙抑曾面謁勸進。俄使於十三日

接政府訓令復電稱：俄願即行承認大隈於十八、二十等日演說，亦謂：中國改革，不致內亂，外交方面頗稱順適。不意日本新外交大臣石井到任，意欲見好於野心派，主張託詞中國上海長江一帶恐有內亂，以好意勸告中國暫緩改變。」旋該處江（十一月三日）電說：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約同英公使俄公使於十月二十八日（國體投票開始之日）赴外交部，勸告將實行帝制之計畫暫爲延期。此時袁氏及其左右勢將騎虎，自然不會接受。由此我深深感到當國不去滿足自身慾望的貪心，不只要惹國內的不容，並且要受國際的愚弄。平心而論，不能說袁世凱不是聰明一生，糊塗一時，致成身敗名裂。

袁氏稱帝，其親近諸老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均不表同情。徐世昌時爲國務卿，在一次會議中，袁氏對帝制問題問到他時，他背向後仰，默而無言。段祺瑞於辭去陸軍總長後，居家養病，據說袁曾給他派了一個廚師，他不只不敢用這個廚師爲他做飯，連他如夫人亦不敢用，每餐均由其原配夫人親自烹任。王士珍雖然繼段爲陸軍總長，實則當時陸軍部的職權大部爲統率辦事處所代替，陸軍部已成了一個閒散機關，故王亦閉門不出，以避煩擾。馮國璋是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同被袁氏親口宣稱爲擁護帝制者，但從其嗣後行爲觀之，則大不然。

民國四年六月間馮與梁啓超相偕晉京。馮謂袁時，談及南方對帝制的傳言，叩詢袁的寓意，袁會對他說：「我現在的地位與皇帝有何分別，所貴爲皇帝者，無非爲子孫計耳！我的大兒子身有殘疾，二兒子想做名士，三兒子不達時務，其餘都還年幼，豈能付以天下重任？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卽爲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馮說：「不過到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謙讓爲懷，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顏厲色的說：「這是什麼話！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已叫他在英國購置薄產，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裏做我的菟裘，不問國事了。」馮出而告段說：「你放心好了，大總統絕不會做皇帝。」馮將此話告梁，梁聽了說：「我亦相信他不会那麼傻。」但馮南下不，久籌安會忽然大肆活動起來，因此馮十分懷恨袁對他不能推誠相見。這只是舉馮之一例，徐、段、王當亦有相類的感受，以袁氏之聰明，也當然深知他們都希望繼承總統，不希望實行帝制，故對實行帝制的话，未公開前，對他們有些保留。但越是這樣，起的反作用越大。所以我認爲袁氏帝制之覆滅，除討袁之革命力量爲外在因素外，其親近諸老之「快快非少主臣」，實爲一大內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隱約間不無彼此響應之關係。

當蔡鐸悄然潛離北京，返歸雲南的時候，中華革命

黨總部亦正派李烈鈞等到達雲南，策動唐繼堯起義討袁。唐繼堯通電討袁之前，曾電南京馮國璋，以察其意，馮覆電說：「國璋老矣，國事全在諸君。」唐接獲此電，方於十二月廿五日成立護國軍，宣佈起義。蔡鐸率師北進，與對方曹錕、張敬堯軍戰於四川、重慶、瀘縣、宜賓之間，一則後方彈藥不濟，一則曹、張軍頑強抵抗，蔡軍因糧彈不濟，已入困境，因其參謀長與張敬堯有舊，乃派其前往試謀停戰，張彼時亦不願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卽成功了。蔡提出停戰，正合張意，乃允其請，但提出袁倒之後，蔡須出面擁段，以此密契爲停戰之條件。起初蔡不願承認，後經人勸說段之出處並非一擁可定，何必斤斤計較於此，蔡始權予承認。比至袁氏薨折，蔡鐸果與張敬堯等聯名拍發庚電，主張由段出任總統，以挽危局。

從這兩件事可以說明馮、段當時之心情與對袁氏帝制之影響。若不是馮有暗示，蔡、李等到雲南亦難迅速舉起義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舉起義旗，亦難保不遭挫敗。我所以獲知此種内幕，是因爲李烈鈞、唐繼堯均與我爲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且一向過從甚密，這些情形，他們與我有多次的電報往返。

蔡鐸原雖爲立憲黨，且與梁啓超有師生之誼，但其在日本時卽對革命深表同情、我與蔡氏相識甚淺，而相

知頗深，他居京期間，曾力示墮落，以圖避禍。當他離京前不久，特託士官同學（我的參謀長）李敏之携何紹基所書繡屏四幅繡聯一付贈我。聯之上集爲「雅量風清兼月白」，下集爲「高情澗碧與山紅」。我問李敏之說：「松坡（蔡鐸字）還說什麼沒有？」李答：「沒有。」我說：「你不要將此事告人。」李問我何故。我說：「將來再說。」比至蔡已離京，我纔告李敏之說：「松坡以屏聯贈我而無言，我就知道他已決定離開北京，當時不讓你看別人說，是怕機警的人識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與蔡鐸、戴戡（與蔡同時返滇者）通電討袁之後，各方反應頗不一致，有的馳電詰責，有的奏請申討，有的策商調處，其態度最緩和，持論最謹慎者，爲南京宣武上將軍馮國璋，他反對多所電責，更反對輕言討伐，其沁電中曾謂：「倘詰責之文電紛馳，則觀聽之惶惑易起。」又謂：「倘討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屬，或且羣致猜疑，竊恐擾攘之憂，將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審度，關係非輕。」而馮所反對的，正是以朱啓黔爲首的大典籌備處指示各省一致主張的。

推馮國璋領銜忠告，策商調處之議，原係陝西將軍陸建章最早提出的。緊接着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唐、任

、蔡、戴討袁通電原曾列劉之名），一面否認唐通電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贊同陸議，以維和平。我當即馳電各方，對陸劉之議表示贊同。旋貴州巡按使龍建章等又主張國體重大，應再召集國民會議公決。無如慈惠帝制者不知悔悟，對劉顯世、龍建章之建議公然指斥，而外間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張勳，廣東上將軍龍濟光，湖北上將軍王占元，安徽將軍倪嗣冲等尤多昧於時勢，與段芝貴等同持討伐主張，並促馮國璋主稿電京，馮在此情勢下，亦只好在表面上一反其初衷了。

雲南起義以後的三數月間，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極，而袁氏則囂於國內外之趨勢，徘徊未敢出此。果然護國軍經過三個月的苦戰，李烈鈞所部在滇、桂交界處擊敗滇軍龍濟光，廣西上將軍陸榮廷應約宣佈獨立，貴州方面亦公開繼滇而起，袁氏方於三月二十二日明令撤銷帝制，然仍戀棧大總統，而不肯引退。說者謂袁氏能以撤銷帝制，尚未執錯到底，然撤銷帝制後，猶不肯放棄總統，可謂不識進退，我認為這是至當的批評。

袁氏撤銷帝制之後，滇、黔復提出總統退位的請求，接着廣東上將軍龍濟光在革命軍勢力的脅迫下宣佈獨立，浙江將軍朱瑞在軍民的事變中突告失蹤，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

(一)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二)慎選議員，開設國會。(三)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適用民國元年約法。(四)懲辦禍首。(五)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六)去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悉仍其舊。(七)滇事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八)開赦黨人。據馮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鐸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復電表示贊成。正在策商期間，北京以段祺瑞爲國務卿的所謂責任政府於四月廿三日宣佈組成，而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馮乃對原條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暫負維持責任，迅籌國會銳進辦法，一俟國會開幕，即行退職。馮電甫行發出，四川將軍陳宦與川邊鎮守使劉銳恆亦相繼電請袁氏退位。此時，馮國璋、張勳、倪嗣冲聯名邀請各省包括南軍滇、黔、桂、粵各省選派代表赴南京開會，商決大計，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電贊同此舉，我乃派崔秘書廷猷代表前往。

南京會議於五月十七日開始，因袁氏曾電馮、張、倪表示自願退位，囑與各省妥籌善後辦法，於是首先討論的就是總統退位問題。南軍代表主即退，張、倪派主不退，馮派主緩退。商討未獲定論，而獨立省份日益增多。此時除滇、黔、桂三省外，廣東龍濟光，浙江屈映

光（將軍朱瑞失蹤被舉爲都督），已於四月間形式上宣佈獨立，陝西陳樹藩（驅走陸建章者），四川陳宦，湖南湯鄉銘亦於五月間先後宣佈獨立。張、倪堅主以南京全體會議名義挽留袁氏，因馮不願出此，會議迄無結果，而袁氏於六月六日因病逝世。馮在這一階段的手法，有相當收穫，那就是因此造成袁死黎繼，他取得副總統地位的有利情勢。

袁氏所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曾開了一個已過曾參加革命者的名單，內有谷思慎、續桐溪、弓富魁等卅餘人，咨我扣押，交他審訊，我於扣押以前都密告他們跑開了，以是金永對我深表不滿。到了袁氏帝制運動末期，金永猶以他的十一營警備隊的既有力量爲未足，又請准中央在東三省招募鬍匪，以壯其勢，我對他這種不惜擾民以逞的舉措，一再電京反對，此批鬍匪方未來晉。金永對袁氏曾上了一個很厲害的奏摺，詳敘我在山西不利於袁之種種措施，其結論大意为：北方最不安於袁政者，爲山西之民軍勢力，若不消滅山西民軍勢力，則我將配合反袁軍事，由平綏路進攻北京，欲消滅山西民軍勢力，非將我撤職，無以爲濟。此奏摺到袁氏手中時，袁已病篤，臥床而聞，未及看完，奏摺即掉於地下。當時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側，勸其病愈後再爲處理。

（下轉第67頁）



泰北難胞概況及其濟助之道

谷祖漢



甲、難胞來源及分佈地區

難胞基本成分是故李彌將軍所領導的雲南反共救國軍舊部健兒及其眷屬。其入境年限最早的已在三十年以上，嗣後歷年再陸續從緬甸寮國輾轉流徙來歸者，亦復不少。在籍貫上則大多數為潞江沿岸及騰龍邊區各縣屬。間有少數來自省內各縣，亦復有極少數外省籍人士，因此國內外人士都稱我們爲「滇籍難民」，是名符其實的。

至於難胞分佈地區，包括清萊清邁及密洪算三府毗連寮國和緬甸邊區一帶。其中以居住清邁區者最多，清萊次之，密洪算一府最少。

難胞人口總數約計四萬餘。

乙、難胞生活的艱苦狀況

當難胞們建立了一個難民村爲立足點之後，自然只有胼手胝足，開荒務農，間有極少數經營小商，兢兢業業，時至今日，在生活上能够自給自足的，畢竟只有極

少數人，而絕大多數仍然在非常艱苦中拼命掙扎，他們子女成長了，教育費如何張羅？精壯子弟要從軍，參加神聖的反共行列。而每一季每一年農產品上市，往往受到不正當的行情影響，忍痛賤價出售，此種情形，十年便要有八、九年的。因此他們終年勞瘁，半生碌碌，既難在生活上得一溫飽；而家仇國恨，更時時積憤難平。義胞們這些苦衷，實在是難爲外人道的啊！

丙、難童教育概況

各區難童學校約計三十多間，學童約計四千餘人，其中共有初中學校四間。一、美斯樂興華中學，二、滿堂難民學校，三、萬養忠貞學校，四、熱水塘新村一新中學。學生人數共一千左右，十多年來有志升學的初中生，都得到政府照顧，以公費或津貼方式，輔導回國深造者，逐年增加，截至目前爲止，正在寶島受栽培中青年，已達四百左右，此一數字，今後尤將有增無已。至於難童課本，在七八年來，政府亦經依據各學校申請照

敷配發；而且更得泰國政府默許進口，從無刁難，此一嚴重課題之解決，難胞們對政府的德意，是一致感懷不盡的。惟是隨着教育的發展與時間的演進，難童學校的問題也繼之而來！

第一、回國升學青年畢業後的出路問題——因為畢業生的居留地都是未經開發的，他們雖然獲得各種專門技藝的栽培，但一旦回到居留地，仍將成為英雄無用武之地，若然豈非有負政府多年陶冶的苦心 and 難胞們的滿懷期望嗎？

第二、師資人才缺乏——各難童學校原有教師，均屬部隊中優秀幹部，他們在團體中協助部隊長處理日常事務書寫文件，宣導及溝通上下意見，連絡軍民感情；尤其隨時隨地，以文字或口頭，所謂口誅筆伐，發揮反共的精神力量，部隊一經住下來之後，他們披荆斬棘，慘淡經營，創立學校，他們以默默耕耘，不忘在莒的精神，毅然以承先啓後，繼述和保持傳統思想文化爲己任，苦心孤詣，盡瘁終身，這對於難民村社會的愛國，反共和民族精神的維繫，是有莫大關係的，可是時至今日，老一代的已不禁陸續凋零了，而下一輩尙在青黃不接。

第三、經費困難——難民村生活艱苦，已如上述，因此對教育經費的籌措，實屬煞費苦心，除收學費外，根本即無來源，惟其如此，許多難童只有被逼宮牆外望，或則轉入泰文學校專讀泰文。近年來政府給予各校配發

教育補助費固然對各校困難蘇解極大，但仍有許多學校因學生人數逐年激增，其困難亦不斷增加。

第四、泰文時間增多，中文教學時間被迫減少——在難童學校逐漸發展之際，泰文教學時間亦隨之增加，目前在若干接近城市的難童學校，其中文教學時間，現下只能利用課外時間（上午八時以前一節，下午五時以後兩節）每天趕上三節，於是教師們不得不藉星期六整天來拼命填補，顯然，學生成績水準即普遍降低，但爲下一代的生存和生活着想，却又不能不接受此一無情現實。

丁、難胞處境的困難

在邊遠地帶的大部份難胞們，幾乎直到如今，仍舊過着戰時生活，其艱苦尤較內地爲甚。至於身份方面，直到目前，整個泰北，依舊還是難民。雖然各難民村都賦有村自治權，但村民活動範圍，只限於該管縣區以內，若一出本縣，便要辦理通行手續。大體說來，處境只比越南、高棉和寮國的難民營稍好，但問題在活動既受限制，則生計便無從發展，直到去年，泰國政府才正式着手採取步驟，來改進難胞的法律地位，逐步發給國民證。第一步是優先發給三、五兩軍部隊中歷年傷亡官兵家屬，第二步大約在最近再發部隊中有功官兵。最後是一般難胞，亦在去年五月作戶口普查，並已在年底發給一種新身份證；除戶口正式列入內政部戶籍外，同時難

胞行動劃歸地方行政系統管轄，而脫離移民局管制。不過難胞出入來往，仍須向縣政府辦理手續。看來難胞們還需要一段艱苦忍耐時間。

戊、臺北反共部隊概況

臺北反共游擊部隊有三、五兩軍（故李彌將軍舊部）張奇夫部（緬甸聯邦革命軍）范明仁等部（泰國國民自衛隊）其中以三、五兩軍歷史最久，生活也最艱苦，因為從兩次撤臺以後即無補給；尤其自中泰斷交部隊與政府之間，幾乎已告絕緣。然而此等嚴酷無情的挫折，並未動搖我游擊健兒與難胞愛國之情操及反共意志。是以民國五十八年春曾出動一千餘人，配合泰軍，率先攻克苗共盤據七、八年的帕猛山巢穴，我軍傷亡百餘。而臺北局勢初步即告安定。去年冬（六十九年）我軍又出動四百餘十人，協同泰國第三軍一部，以一個月稍零時間，一舉攻克泰國東北部卡苦山泰共頑抗二十餘年之老巢。我軍傷亡不過百人。凱旋之日，中泰部隊同受民眾盛大歡迎。並公開招待記者，正式宣佈中泰友軍合作，併肩殺敵成果之事實。此為泰國官方對我軍前所未有的殊遇。實際上從泰國當前形勢而言：此二戰役對泰國之民心士氣，的確發生了極大的鼓舞與安定力量；而在我四萬難胞本身，則又大大發揮了國民外交之推進作用。大而言之，對國際共黨蠶食自由世界予以戰略戰術上一

個重點打擊，亦不為過也。

然而屈指三十年矣，老兵不死，亦已強半凋零，新的反共先鋒，正待培養。而難民村經濟迄今無法改善。政府又格於外交關係，無法予以正式補給與救濟，此實當前臺北難胞民心士氣所繫之重要關頭也。

綜上各點，謹擬具愚見如左：子、難民村救濟，方面。

一、以救濟方式，依照臺灣省南投縣埔里鎮「清境農場」模式予臺北難民村以普遍輔導開發。

二、配發種子、肥料、農藥及農具等。

三、派遣專家總成其事。

四、分派回國升學之農工商專科畢業生，重返各難民村服務，並由政府直接支付薪資，使其生活獲得保障，安於工作。所謂人盡其才也。

丑、教育方面

一、難童學校為配合泰方教育制度，多採用夏季始業，其中僅有美斯樂與滿堂兩處為秋季始業，今後配發課本，可否請改於每年春季配發，此一請求，該兩校亦必同意。

二、盡量利用現在大專學校畢業生，重返原校服務，以及鼓勵今後回國升學青年，攻讀師專，然後再分派僑居地服務，並由政府直接支付薪資，俾其安心工作。

緬北僑情

楊新禹

由於共匪反人性的恐怖統治，造成不斷的難民外湧，緬甸與大陸接壤甚廣，無形中變成了難胞投奔自由的理想地方，所以當地的難胞逐年增加，尤為在匪行「運動」的時候，情形更為顯見。截至目前為止，在緬北這塊遼闊的地方，以最保守的估計也散居着五十萬人。

他們爲了要繼續生存下去，只有依靠自己的雙手拼命在邊僻的山林上開荒墾地，做點背負的小販，除了維持餓不死的生活水準之外，還要對當地政府出納糧稅；受過往叛軍攤派；給子女接受祖國教育；甚至親身參與抗共的神聖戰鬥生活之艱巨恐怕是一般安居於自由和樂地區的人們不至於相信的。

那地方雖然長期來就有中共支持甚至配合的緬共疊惑騷擾而始終沒有多大成就的原因，除了緬軍的捍衛增強以外，就是因爲具有這股出自難胞內心，遍佈城鄉上下而無比堅強的民間反共潛力。並且那裏也是我們在泰

緬邊區上仍舊從事着神聖反共戰爭游擊隊的新血來源地。英明的自由祖國政府對那塊特殊地方和受苦受難的同胞根本沒有一時忘懷，惟因限於當地的環境制度和交通安全等複雜條件，所以很多方面或許不够明瞭。

因爲那裏地廣人稀，地理毗連，在英治時代就多有僑胞留居，再加上跟着原居地皮劃歸英治緬甸的果敢同胞（前叫麻栗壩今已爭取爲緬甸七大家族之一）難胞易得混留，在現時緬北的城鄉中，最少我華人同胞已佔人口之四分之一。不論大村小鎮都有或明或暗的自由僑校設置學生人數則與該村鎮僑胞人口成正比。單以臘戍市區來說，就有初中五所，小學十七所和不少的華文補習班。學生超過五千人。當陽、皎脈、東枝、密支那的情況大致也差不多，只是學生人數與班級稍有出入。還有較小的市鎮鄉村，不能一一枚舉。但是共同都處在堅苦卓絕之中却是一樣的。

在當地政府改行社會主義的困擾下，迫使很多人又離棄了那個地方，無力遷徙而留下來的僑民過得更加痛苦。幸好我漢族人士當中有一位傑出的羅星漢先生，（他祖父方由雲南入緬居住）他年青時即很有能為，很得當地政府的賞識；把很多漢人事務交他處理。在他愛國愛鄉更愛我民族同胞的方針之下，不斷施惠一方同胞，不遺餘力：如爭取同胞合法居留權益；創辦漢文學校；（為爭取合法對緬政府改稱果敢文）為大家排難解紛促進各民族間之和諧協調等事宜，從不畏難退縮，達成了很大的效果。

此次初回參加慶典觀光，看到自由祖國一片繁榮進步，和諧安樂的景象，禁不住更想到那塊對我們國家民族向來很有緣分的地方，更懷念那些最痛苦最堅強的反共難胞和僑民。基於上述各情，為使有關方面得到進一步的瞭解，特將私人管見歸納於後，以資參考：

（一）為適應當地特殊環境，爭取同胞向心，深植反共意識，進而俟機發展我有利條件，應爭取現成有力的羅星漢先生；在助理人才與教育經費等方面資助他，促使其對我政府與僑民僑校有利的事務。

（二）為解決當地教師奇缺問題，對緬甸臘戍果敢漢族語文學校添設師範班級，補發董事會鈐記與請破例購贈教材書請查核轉飭辦理（報文已交年餘）

（三）對該地區回國升學學生之入臺證請在限期中給予延長。

（四）緬甸回國僑生之公費申請希望能同泰國僑生。或者能在入學考試後儘快予以辦理核准。

（五）緬甸僑生無法返回僑居地，對完成學業後而就職有困難者請有關方面給予輔導。

（上接第一〇一頁）

改組為半獨立企業組織，希望能夠仿照中華民國郵政建立儲金及滙兌制度。

卜魯登修對我國的郵政儲金業務高達新臺幣二千六百多億元（約合五十多億美元）——我國外滙存底約八十多億美元——的儲蓄金額，提供國家建設之用，感到非常羨慕，玻國人口少而富有，由政府來吸收民間資金，發展國家的建設，應為可行之道。簡爾康已欣然同意，希望玻國先派員來我國作初步觀摩研習，再視實際需要，由我郵政派員前往協助建立儲金滙兌制度。

簡爾康局長已於日前帶著異國友人的盛情，返回自己的國家，他成功的「郵票外交」，頗得層峯賞識，據悉，有關退休問題，當局已經挽留，希望他延長服務，俾能繼續施展良才。

轉載七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

泰緬邊區紀行(上)

新聞報記者 張枝鮮

編者按：最近泰國政府發動清剿泰共運動，而我前留置泰緬邊區的游擊隊健兒，在這些剿共的行動中，擔任了重要角色。

本報為加強報導這一羣奮戰異域的無名英雄英勇事蹟，特派記者前往泰緬邊區實地採訪，今起將陸續刊出，敬請讀者注意。

奮戰於異域的一羣無名英雄

「……雖然是泰共，始終是為禍世界的共匪，只要是共匪，就是我們的死對頭。」

這是最近率軍掃平泰國北部碧差汶府考壳山區泰共巢穴的游擊英雄陳茂修師長，從戰地寫給舅父家書中的一段話。

聽起來，這段話好像有點叫口號的味道，但事實上却道盡了近卅年來一直奮戰於泰緬邊區的反共游擊隊每位隊員的心聲。

爭生存血戰異域

剛步出廊曼機場，許多朋友就向記者談及陳茂修師長這次率軍進剿泰共巢穴的輝煌戰果。

這件事，在泰國可說是朝野轟動，不僅當地僑社會熱烈集會慶祝，泰皇伉儷和泰軍最高統帥森上將也曾於三月廿九日親臨曼谷陸軍醫院慰問戰役中受傷的官兵。

此外，曼谷中文「世界日報」也曾於三月廿八日以幾乎半版的地位，來報導此一「漢兵」的輝煌勝利：這篇報導的標題是：「盤踞隆塞考可山廿餘年共黨數十營寨被掃平：率勇驍戰士激戰，前九三師長陳茂修厥功至偉。」

關於這次戰役的經過情形，陳茂修師長在給他舅父的家書中，曾作了下述描繪：

「甥於二月十五日率夥友四百餘人至碧差汶府之龍撒縣山（考壳、考牙區）協助泰軍掃蕩赤匪，於二月十

六日執行，在此次掃蕩計劃中，表面上是我們協助泰軍，其實該計劃之一點——考牙——全由我方負責攻擊；

「考牙是匪方已盤踞廿年之久之根據地，該區有小型兵工廠、被服廠、軍械庫、醫院等設備，可謂泰北匪方最猖狂堅強之點，我們於三月三日出擊，三月八日全部攻克，是役我方雖傷亡慘重（七十餘人），但爲了爭自由、爭生存（雖是泰共，始終是爲禍世界的共匪，只要是共匪，就是我們的死對頭）神聖之戰，死亦瞑目；這一戰，不但顯示了游擊隊不是虛有其表，也贏得了泰方朝野無限的欣慰和讚譽。這些戰果，得來並不容易，確是我們參戰者竭盡全力，吃盡苦頭所換來，諸如三天無飯吃，無水喝，十八天不洗臉，渴得無奈之際，不僅以芭蕉水救急，普遍均以小便代水，艱苦之處，由此可見一般矣。」

為自由重創赤匪

這一戰役，打得雖然艱苦，但戰果確也極爲豐碩：不僅痛創泰共，而且剿平了泰共盤踞已廿多年的老巢。

據瞭解，盤踞在泰北考壳、考牙山區的泰共，兵力約二千人，由於地形險惡，近幾個月來，泰國政府軍爲清剿這股泰共，動員兵力甚大，損失甚重，據悉會傷亡官兵二百多人（內有團長一人），另損失直昇機十二架

，對民心士氣影響甚大。

因此，泰國政府乃徵召前已編入泰軍「〇四指揮部」的「邊防自衛隊」（當地也有人稱爲「漢兵」）參戰支援。

這支由陳茂修指揮的「邊防自衛隊」，雖然只有對手五分之一的兵力（四百人），但憑着冒險犯難的革命精神，終於創下了前述輝煌的戰果。

不過，對於活躍在泰緬邊區的整個華裔反共游擊部隊而言，陳茂修這次率軍進剿泰共的行動，只是無數浴血奮戰的一個例子而已，——寄身於異域的每一支華裔游擊自衛隊，他們爲了爭自由、爭生存、像這樣的血戰幾乎無日無之，只是不爲外界所知而已。

就以進剿考壳、考牙山區泰共老巢爲例，早在兩年前，另一支由范明仁將軍率領的游擊自衛隊也曾配合泰國政府軍展開過一次清剿行爲。

當時，范明仁部以推土機補充戰車，經過三天三夜的浴血苦戰，不僅重創了盤踞在那裏的泰共，而且還把設在那裏的泰共偽「中央政府」摧毀。

可是，當范明仁部移防後，泰共又慢慢地捲土重來，因而才有今年二、三月間陳茂修部的再次進剿行動。

九三師名揚海外

寫到這裏，對於當地人通稱的「前九十三師」這個

名稱，似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九十三師原爲我國國軍於抗戰時期首入泰緬邊區遠征的勁旅，由於該部隊戰功彪炳，聲威遠震，所以雖然事隔卅多年，當地民衆迄今仍以這個番號來稱呼我前「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志願留置的部隊。

不過，儘管人們仍不忘前「九十三師」這個稱號，但事實上，目前活躍於泰緬邊區的各路反共華裔游擊自衛隊如三軍，（李文煥部）、五軍（雷雨田部）范明仁部、張啓福部等，非但和九十三師無關，而且和前雲南省政府主席李彌將軍所領導的前「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也已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目前的各個游擊自衛隊，若干領導幹部都是前「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志願留置而未撤臺的人員——像這次參戰的指揮官陳茂修（雲南騰衝人，五十八歲，軍校十七期），便會擔任過前「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的師參謀長——但目前他們已編入泰軍「〇四指揮

部」的「邊防自衛隊」的序列，已是泰軍的一部份。

此外，這些「邊防自衛隊」有些還已接受了泰國政府的補給，有些雖未接受正式補給，但却以「按勞計酬」的方式，於每次作戰後，由泰國政府發給金錢或軍品作爲酬勞；所以在實質上也已成爲泰軍的一部份。

不忘山的那一邊

不過，由於這些游擊自衛隊的組成份子，在血緣上大多是漢人，或者是我國西南部邊區的少數民族如擺夷，佬黑等，在「血濃於水」的天性驅使下，他們雖然托身異域，備嘗艱苦，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却從未忘記過「山的那一邊」的故園。

爲了進一步瞭解這些游擊自衛隊的實況和目前的處境，記者擬在曼谷稍作停留後，就北上赴泰緬邊區作實地採訪。

范司令——一位傳奇性的反共鬥士

記者訪問的第一站是泰國西北部，鄰接緬甸的一個

邊境小鎮——密索（MAE SOD）。

吸引記者迫不及待趕往密索的原因，是由於在這個小鎮以南四十八公里處的山區，駐紮有一支使泰共聞

名喪膽的「漢兵」。

尤其吸引記者的，是這支成員極爲年輕的「漢兵」的司令官——現年卅五歲的范明仁，這位崛起於草莽的傳奇性人物，他的英勇事蹟和堅決的反共立場，已贏得

泰國朝野和旅泰僑胞們的欽仰。

首途訪問邊境游擊區

記者係於四月廿九日飛抵曼谷，在泰緬邊境的游擊區訪問了一個月；其間曾三度前往密索，探訪這一羣在異域奮戰的反共鬥士：第一次是由范司令陪同，第二次則是記者陪同東南亞地區僑選立法委員陳廣深前往勞軍，返國前——五月廿四日，又專程由泰國夏都清邁轉往那裏作第三度探訪。

由於事先早已約好，因此當記者步出曼谷機場時，便見到了著深綠色青年裝，腰後別着一支德製手槍的范司令。

在曼谷，即使是戎裝軍人，除非正在服勤務，否則也不能佩槍，只有極少數基於特別理由而獲得政府特許的人才能公然佩槍。

抵達旅社後，先略進晚餐，然後記者便開始與范司令抵足長談——我們同住一個房間，由他的手槍談到他的部隊，由他的部隊談到這羣反共鬥士連年南征北討的英勇事蹟。

次日一大早，記者便由范司令官親自駕車馳往曼谷西北部約五百公里之遠的密索，首度探訪他的總部以及正在那裏與泰共作戰的弟兄。

參加敢死隊繼續反共

范明仁原籍湖南，寄籍雲南，他的父親范臣良係前「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的一位高級幹部，這支反共救國軍自廿多年前在聯合國的迫使下陸續撤退來臺後，范臣良仍繼續留在泰國清邁，從事農墾。

由於受父親的影響，范明仁從小就決心把自己獻給反共大業，而且以行動來實踐他的決心。

民國六十二年年底，范明仁號召了泰緬地區一百多位青年，共同參加泰國「紅牛黨」（極端反共的保皇黨）的敢死隊，從事剿共工作。

由於作戰有功，范明仁不但獲頒許多勳章，後來並由泰皇特准加入泰國國籍。

范明仁所率領的敢死隊，到民國六十五年時又由泰國國家安全局正式賦予「山地民族特種部隊」（SPECIAL ACTION FORCE）的番號。

在連年的南征北討中，這支由「漢兵」為基幹所組成的部隊，兵力迅速發展擴大，各山地少數民族加裸黑、卡瓦、擺夷的青年們紛紛聞風來投，目前已成爲泰共聞名喪膽的一支反共雄師。

總部設在密索以南山區的這支特種部隊兵力分別駐紮在泰寮、泰緬等國邊境山區，不僅肩負着剿共的任務

，也屏障了泰國西北部地區的國防安全。

這支來自民間的反共雄師之所以能迅速擴展壯大，固然有其客觀上的條件，而司令范明仁的領導應該佔着重要的因素。

崛起於草莽的范司令

由於從小生長於異國的山區，環境的限制使范明仁無法接受太多的教育，但正像美玉不會被永遠埋藏一樣，很快地，范明仁就在同儕中嶄露頭角。

大約在十八歲那年，范明仁也像其他雲南籍青年一樣，從事玉石買賣生意，但和別人不同的是，范明仁並不像別人那樣把賺來的錢迅速花掉，而是一點一滴地積存起來。

因此，開始的時候雖然只是小本經營，但很快就積存了一筆相當大的數目。

此外，在泰國邊防警察中，有位擔任北區副司令的潘子明是范明仁父親的好友，因此范明仁一度曾在潘子明麾下工作；在那裏，他學到了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學到了豐富的軍事經驗和知識。

有了這段經歷和相當數目的金錢，再加上從小由父親那裏傳承而來的反共意志，范明仁遂於民國六十二年底號召了一百多位青年朋友，自費購買了一些槍砲，在

泰國軍方支持下組成了一支敢死隊，專事剿共工作，從而也揭開了他生命中極富傳奇的一頁。

以仁風義氣結合青年

來自民間的范明仁，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由於他重義氣、够朋友，作戰時能身先士卒，不畏危險，此外，更重要的則是他胸懷中熊熊燃燒的反共怒火，驅使他在最艱困的環境中仍能毅然和共匪作不屈不撓的殊死搏鬥。

由於他重義氣、够朋友，又能與士卒同甘苦，所以義風所及，泰緬邊區的一些山地青年紛紛前來投奔他，追隨他。

例如有一次，記者和范明仁一同到曼谷僑選立法委員陳廣深的家裏拜訪，當時為我們倒茶的工友是一位來自緬甸的雲南籍青年，由於主人上樓去處理別的事情去了，所以記者便和這位青年攀談起來。

在漫談中，記者故意問這位青年是否認識范明仁？他說不認識，但是立刻又強調：他從緬甸來泰國時，一位好友曾把范先生家裏的電話號碼告訴了他，囑咐他如有任何無法解決的困難問題時，都可以打電話，找范先生來幫忙。

這位雲南青年還熱心地掏出珍藏在胸前口袋裏范明

仁的電話號碼，一定要記者和范明仁都把這個號碼記下來，因為他告訴我們：只要有困難，就可以打這個電話請求幫忙；但是他却不知道，坐在他對面的，正是范明仁本人。

堅定不移的反共鬥士

至於范明仁的身先士卒，不畏危險，在他八年多來的軍事生涯中，更是表現其淋漓盡緻；他在作戰中，往往負了重傷還不肯退下來，仍然掙扎着率領他的弟兄冒死衝鋒，因此他身上到處都是疊疊的傷痕。

此外，范明仁不僅傳承了他父親的反共意志，同時還把這股意志傳遞給他的弟兄和子女；在他的營區，到處都可以聽到雄壯的反共歌聲，甚至他那才三歲多的女兒，口裏唱的也不是兒歌，而是「反攻，反攻，反攻」。

仁風遠被·苗共紛紛來歸

范明仁的這支部隊自民國六十二年成軍以來，經過八年漫長歲月的艱苦奮鬥，現已成為泰緬邊區的反共燈塔，不斷有華裔或山地青年前來投効。

非但如此，許多被泰共裹脅的當地苗人，也紛紛設法擺脫泰共魔掌的控制，扶老携幼地向范明仁司令投誠。

陸去！」

也正由於范明仁是一位堅強的反共鬥士，他的部隊更是使泰共聞名喪膽的反共雄師，因此，范明仁也是泰共的眼中釘，隨時處心積慮要除掉他。

基於安全上的考慮，泰國政府不僅特許范明仁隨身佩槍出入於任何場合，而他個人的行蹤也是神出鬼沒，極端保密，也因此，他雖然是泰緬地區青年們心目中的反共楷模，但認識他本人的反而不多——他是一條隱藏在濃霧中的神龍。

（記者附啓：四月廿九日，記者雖然從曼谷寄發了「泰緬邊區紀行」的第一篇報導，並且刊載於五月四日新聞報第三版，但後來由於當地山區郵寄不便，所以直到記者結束訪問返國後的今天，才開始撰寫此行的第二篇報導，尚祈讀者見諒。）

泰報刊載苗共投誠

從曼谷到密索，先經由亞洲公路然後再轉入山區的戰略公路，全程約五百公里。

記者搭乘范司令親自駕駛的小轎車，於五月一日上

午由曼谷啓程，沿途瀏覽泰國農村風光，走走停停，黃昏時分便已抵達密索。

范司令因為要趕回總部處理一些事情，當晚便獨自駕車上山，記者則投宿於密索的第一旅社。

這家旅社正面的玻璃牆上，用紅漆噴着一隻大牛，使人抬頭一望，便會瞭然這家旅社必定和「紅牛黨」有密切關係。

當記者進入旅社後，在櫃台上看到一份泰文報紙：記者雖然看不懂泰文，但從所刊登的圖片上可以感覺到那份報紙中必然登載着與戰爭有關的新聞。

後來，范司令派在我身邊作嚮導的一位楊先生告訴我，那則新聞是報導有關苗共向范司令投誠的情形。

次日一大早，范司令又親自駕車到旅社接記者到山區他的總部訪問。

從密索向南沿着一條戰略公路前行約四十八公里，便是范明仁的總部所在地，但在到達總部之前，公路兩旁可以看到許多苗人的寨子，范司令告訴記者，這些寨子便是苗共投誠後的安置區。

記者受到嚴密保護

經過苗人的安置區之後，尚有一道泰國邊防警察的崗哨，再前行約一百公尺，便是范明仁部隊的崗哨。

通過這道崗哨後，范明仁告訴記者：由此向前約八十多里，這是一片公路兩旁的山區便都是他的防區。這時，一輛滿載着全副武裝戰士的軍車由小路穿出，在記者所乘轎車的前面引導而行，緊接着，後面也出現了一部同樣的軍車，跟在後面護衛，這種前呼後擁的情形，使記者有「威風凜凜，蠻神氣」的感覺。

范司令向記者解釋說：「我並不是向你擺排場，而是因為這一帶經常有泰共出沒，你是我們的貴賓，必須特別加強安全措施。」

後來記者發現，除了兩部軍車的警衛人員外，公路兩旁的草叢中以及兩旁山頭的樹蔭下，每隔一段距離，便可看到荷槍實彈的警衛崗哨。

看到了苗人安置區

抵達范明仁總部後，記者立刻換上了特種部隊的迷彩軍裝，並且佩帶了一支左輪手槍——這也是基於安全上的考慮，以便萬一和泰共遭遇時，記者起碼可以有自衛的能力。

在范明仁部隊防區訪問期間，記者除了聽取有關簡報之外，還深入到前線的許多崗哨與戰士們晤談，雖然從短程無線電對講機中就可截聽到泰共的無線電通話（這說明泰共就在十公里的半徑內活動），但記者感到很

安全，因為每到一地，十多名警衛人員就像肉屏風一樣把記者圍在核心。

特別引起記者注意的是：除了防區外的苗人寨子外，在部隊的防區內也聚居着許多苗人。

范司令告訴記者說，這一帶山區原就聚居這一些苗人，泰共前來盤踞後，便使用裹脅手段迫使這些苗人參加共黨游擊隊，而成為泰國邊防與治安上的心腹大患；他的部隊目前正在使用剿、撫兼施的方式，在這一措施下，許多苗共便扶老携幼地從深山的巢穴裏逃出來投誠；而泰國政府對於投誠的苗共，非但不究既往，而且在生活上妥予安置。

繳出步槍不繳煙槍

目前，在苗人安置區，每家苗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和耕作的田園，而且，泰國政府正在為他們修築一座水庫，以利灌溉，更重要的是，這些投誠的苗人，在范明仁司令的保護下，不必再遭受泰共的迫害可以過着自由、幸福的快樂日子。

當新聞記者在前線訪問時，突然看到一隊「人馬」從深山中走了出來，這隊「人馬」便是前來投誠的苗共。

說「一隊人馬」可能有點誇張，但有「人」有「馬」

則一點也不錯：人是一對苗人夫婦帶着他們的三個孩子，馬則有三匹，上面馱着這家苗人的全部家當。

透過舌人的翻譯，記者訪問了這家苗人，並和三個孩子合影。

這家苗人也有簡單的武裝：父親扛着一支散彈步槍，十歲大的長子也扛着一支散彈步槍，此外，那位父親還有一支雅片煙槍。他們投誠後，繳出了兩支散彈步槍，但那支煙槍却有點捨不得繳出來，因為，住在深山裏的苗人幾乎都種植雅片，所以他們自己也大多染上了雅片煙癮。

不得人心 共黨必敗

那位苗人父親告訴新聞記者說，自從泰共來了之後，他便被迫參加共黨游擊隊，家裏的糧食也被泰共搜刮一空，每天的食糧要向泰共領取，由於泰共控制了他們的糧食，所以逃亡起來也就特別困難。

此外，苗人種植的雅片，也要繳納給泰共，再由泰共販賣給毒梟提煉成海洛因，而種植雅片的苗人，却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象徵性的報酬。

那位苗人說，他由於不堪泰共迫害，而且他聽說范司令對投誠的苗人都很優待，所以他乘泰共士兵不在的時候，帶了妻兒冒險跑了出來。

他說，像他這樣的苗人很多，他們雖被人稱爲「苗共」，但大部份都是被迫參加共黨游擊隊，只要有機會，都會從深山中逃出來投誠。

面對泰共與饑餓兩面作戰的健兒

由范明仁司令統率的這支「山地民族特種部隊」，雖然隸屬於泰國國家安全局，但卻並不接受泰國政府的補給。

那麼，這羣游擊健兒靠什麼來維持生活？武器彈藥又從何而來呢？

在一個無星無月而又下着傾盆大雨的夜晚，記者和范司令同坐在總部的茅草屋裏，傾聽着那好像永遠下不完的雨聲，同時，范司令也解答些記者所提出的這些問題。

艱難苦撐以待天時

范明仁告訴記者：泰國政府也曾有意給予這支部隊正常補給，但他沒有接受，原因是他不願失去太多的自由。

對於「不願意失去太多的自由」這句話，范司令雖

從這位苗人的談話，記者想到：共產黨雖然可怕，但卻得不到人心，因此也就伏下了其必然敗亡的命運。

然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但記者却能充分的體會到這句話所包含的深長意義和那股意在言外的淡淡的哀愁。

試想：作爲一個寄居異鄉的遊子，縱然已歸化爲泰國國籍，但血管裏流動的畢竟是中華民族的血液，更何況在范明仁的胸臆中還燃燒着熊熊的反共怒火，澎湃着無休無止的報國豪情！

因此，他自然不願意失去太多的行動自由，而寧願艱難，辛苦地苦撐以待時機的成熟。可是，那一天才會時機成熟呢？每想到這個問題，范明仁不由得會興起一股無可奈何的淡淡的哀愁，與無可宣洩的鬱悶。

范明仁既然不願意輕易接受泰國政府的正式補給，那麼，游擊健兒生活所需和武器彈藥又靠什麼來維持、補充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他們靠剝削和謫路來取得主要的經費來源；不過，這類經費來源不是固定的、經常性的，而是「按件計酬」。

泰共騷擾襲擊軍民

在泰國北部山區，也像泰南一樣有許多泰共武裝部隊在深山中活動，甚至裹脅民衆，進行騷擾，使泰國政府軍和邊防警察疲於奔命。因此，常常委請華人游擊自衛隊或像范明仁這樣的「山地民族特種部隊」來配合進剿共黨游擊隊。

在記者所作「泰緬邊區紀行」的第一篇報導中，所報導的由泰軍「〇四指揮部」所統率的那羣華人游擊健兒今年二、三月間進剿泰共設在考壳、考牙山區基地的戰役，便是其中一例。

范明仁的這支部隊自八年前成軍以來，所參與的大小戰役和戰鬪，可說不下數百次，而其中最激烈的一次也是進剿考壳山共黨游擊隊基地，不過，時間不是今年，而是前年（民國六十八年）七月。

考壳、考牙山區是所謂「泰國人民革命軍」盤踞已廿年之久的老巢，廿年來，泰國政府軍和邊防警察曾不斷前往進剿，但成效不彰，而且前後陣亡了三千多人，損毀直昇機十餘架、戰鬥機五架、L—19偵察機三架，各種車輛及武裝的損失更是無可計數。

因此，泰國國家安全局便要請范明仁的這支「山地民族特種部隊」協助進剿。

受命進剿泰共基地

當范部於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受命之後，范明仁決心不計一切犧牲，務期澈底清剿，經過一番準備與部署後，遂於七月十七日下令發起攻擊。

在泰國空軍的協同作戰下，范部並出動推土機權充戰車，以掩護步兵攻擊前進。

由於范部攻勢猛烈，泰共各處防線在激戰三晝夜後宣告潰散，並逐步向一四七〇高地撤退集中；這時，范明仁又親自率領敢死隊，在敵人頑強抵抗下強登一四七〇高地，使盤踞在那一帶山區的泰共全部潰散。

在這一戰役中，范部陣亡了一百多人，而泰共的損失則數倍於此；不過，泰共在此一戰役中雖然受到重創，但當范部移防後，瓦解了的泰共游擊隊又逐漸死灰復燃，並再度佔領了考壳、考牙山區的基地，因此才又有泰軍「〇四」指揮部今年二、三月間委請「漢兵」再度進剿的行動。

一般來說，游擊健兒受命剿共後，除了可以按人數和作戰時間獲得一筆金錢補助外，並可自泰軍那裏獲得大量的彈藥補充；後者使游擊健兒所需的武器彈藥有了較可靠的充裕來源。

槍林彈雨中討生活

生活艱苦缺乏醫藥

除了剿共之外，范明仁部隊的另一項主要經費來源是「護路」。

近年來，泰國政府爲了清剿泰共而採取了一項特別措施，那就是：在泰共經常出沒的山區到處修築戰略公路，那裏有泰共，路就往那裏修。因爲，交通發達後，不僅可以充分開山地的資源，泰共也就難以藏身。

當然，泰共也深切瞭解到這一招的厲害，所以千方百計阻撓泰國政府修路，而阻撓的方式不外是埋設地雷或對築路的工程人員加以突襲。

面對泰共的這類行動，在山區修築戰略公路時，必須有武裝力量的保護，而這一任務就落在范明仁部隊的身上。他們不但要作築路工程人員的先鋒，在深山叢林中攻堅前進，而且還要保護工程人員的安全與公路全線的暢通，然後按月向泰國政府領取「護路費」，以維持部隊的開支。

不過，范明仁的部隊雖然可以剿共和護路兩方面獲得經費來源和彈藥補充，但畢竟極爲有限，所以生活極爲艱苦，而且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更是充滿了緊張與刺激。

以生活來說，他們住的是自己搭建的茅草屋或簡陋的帳篷，沒有電燈，當然也沒有自來水，吃的飯當然是有，但佐餐的菜肴却根本談不上，只是挖掘一些野菜或自己種一些蔬菜來佐餐，有時獵獲一些飛禽走獸，才可以大打牙祭。

更嚴重的是缺乏醫藥，戰士們負了傷，大多是自己包紮或找些草藥來敷傷，只有碰到規模較大的剿共戰役時，傷者才有直昇機運送到後方城市的醫院中救治。

不但生活艱苦，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的這羣反共戰士還要隨時接受死神的挑戰。

記者在范明仁總部訪問時，有一夜好夢正酣，突然，一陣劇烈的爆炸聲在山谷間迴響着，記者立刻推被而起，並摸出枕頭下的左輪手槍，以便應變。

隔了好一陣，一位負責警衛的楊姓戰士跑來告訴記者：在總部前方約十公里處，有一分隊弟兄在巡邏時中了泰共埋設的地雷，而且遭到突擊，分隊長當場陣亡。

不過，楊姓戰士還告訴記者：那些泰共並未討到便宜，弟兄們雖然中伏，但立刻沉着還擊，除當場擊斃一名泰共外，其餘泰共也有多人負傷，挾着斑斑血跡倉惶遁去。

何時才能重享太平

由於這類突然而來的遭遇戰，對於游擊戰士們而言，早已如同家常便飯，所以山谷間很快就恢復了如常的

捐在范司令身上的沉重十字架

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雖然已成為這羣反共游擊健兒們的家常便飯，但對於范明仁司令而言，感受却並不如如此單純、粗糙。

每當有弟兄負傷或陣亡，范明仁總是難以壓抑那股雁行折翼的深沉悲痛，而每當想起這些悲痛的往事，他更是輾轉反側，終宵難以成眠，往往要借助鎮定劑才能入寐。

荒山有幸埋忠骨

有一天清晨，范明仁和記者在總部附近的林間漫步，走着、走着，記者突然發現：在荒草叢中有一行一行排列整齊的墓碑。

范明仁告訴記者：這是他陣亡弟兄們的埋骨之所，也是他經常前來徘徊、瞻顧的地方。

突然間，范明仁完全浸入了沉痛的回憶之中，他一

寧靜，只剩下習習的風聲在林間作響。

不過，記者却很難立刻入寐，傾聽着習習風聲，心潮起伏不已；想着這樣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的日子，何時才能結束？

一指著那些墓碑，既像是在向記者解說，又像是在獨自回憶著那一幕一幕悲慘壯烈的往事。

范明仁指著身旁的兩座墳墓說：這裏面埋葬的是副大隊長李華明和分隊長楊志忠，那是去年四月間發生的事……

當時，范明仁正率領十一名弟兄在防區巡查，突然，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就像放鞭炮一樣密集地在林間迴響着，從遠處射來的火箭砲彈也不時在他們的周圍開了花。

原來，他們是遭遇到數十名泰共的伏擊。

雙方激戰了一個多小時，直到總部聞訊派了大批部隊前來增援，泰共才不支潰退，逃入深山叢林之中。

在這一戰役中，副大隊長李華明和分隊長楊志忠先後陣亡，戰士輝義發犧牲了一條腿，另有六人負輕傷，范明仁本人也被流彈擊中。

現代的盤腸大戰

最令范明仁難以忘懷的是，分隊長楊志忠在作戰中被敵人的砲火打裂了小腹，腸子也流了出來，這時，大家忙於應戰，誰也顧不了誰。

不過，楊分隊長並不需要旁人的照顧，他竟像演義小說「羅通掃北」一書內所描述的羅通「盤腸大戰」的情景一樣，自己忍痛把腸子塞回肚內，再撕破衣服把小腹包紮好，然後拿起M—十六步槍，繼續向敵人射擊。

直到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楊志忠才拋下武器，死於陣前。

范明仁坦然地告訴記者，他看起來好像很勇敢，其實，內心却非常脆弱；就像去年四月間的那次遭遇戰，眼看著弟兄們在敵人熾烈的火網下一個個倒下去，自己也負了傷，但對於弟兄們的慘烈犧牲仍要強裝着視若無睹，同時自己也要強忍傷痛，表現得極為勇敢地裏傷再戰；又有誰知道，事後他曾一個人躲到叢林深處放聲痛哭了好半天？

像這一類壯烈犧牲的情景，就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樣，永遠也說不完；而在烈士公墓舊墳旁邊，一個新的坑穴已經挖好——那是為前一夜誤中泰共地雷而當場陣亡的一位分隊長而預備的。

范明仁說，他的弟兄一個個都是天生的反共鬥士，而在連年征戰中，無數壯烈陣亡弟兄的血債更使後死者積下了對共產黨徒永遠無法磨滅的仇恨。

他回憶說，有一次，一位分隊長眼看著自己的弟兄一個個在敵人的機槍掃射下倒地不起，仇恨的怒火使這位分隊長紅了眼晴，當那位分隊長衝入敵人機槍陣地把機槍手射殺後，又拔出刺刀把敵人血淋淋的心臟挖了出來，然後咬碎吞入肚內。

中共頭顱作煙紅

雖然范明仁也覺得這種行為太過殘忍，有違人道精神，但敵愾同仇的心理使他不願意責備那位分隊長。

事實上，范明仁自己也曾有過類似的極不文明的行為。

那是前年（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間，他們奉命進剿考壳山泰共游擊基地時，事後，范明仁在敵人遺下的屍骸中，發現有一名屍體的衣著是中共部隊的制服，當時判斷可能是中共派在泰共游擊隊裏的「顧問」或政工人員。

積迫在胸中的仇恨之火猛然爆炸開來，於是，范明仁下令把這名中共人員的頭顱割了下來，並把腦漿挖空

，晒乾後製成煙灰缸，當作「禮物」贈送給泰軍一位高級將領。據說，這個用頭蓋骨製成的煙灰缸，現仍陳列在那位將領的辦公室內。

范明仁和記者在烈士公墓裏低迴、徘徊了很久；他後來又對記者說：除了這些壯烈成仁的袍澤使他深感悲痛之外，另外尚有兩樣積壓在他心頭的重荷，其一是有十多位因作戰負傷而變成終身殘廢的弟兄的出路，其二是他的部隊發現一共有兩千多名眷屬，這些眷屬的生活也要靠部隊來維持，即使是最低程度的生活，每天要餵飽兩千多張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邊區建三民新村

在范明仁總部的附近，是一片高山上的平原（雲南人稱爲壩子），在這塊平原上，稀稀落落散佈着許多用茅草蓋的房子，爲數總有好幾百戶，這便是他們的眷村了，范明仁還爲這個眷村取了個名字，叫「三民新村」。

范明仁說：他命名爲「三民新村」的用意是：現在三民主義已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即使是在泰緬邊區的這塊荒山山中；將來有機會也應該實施三民主義的制度；此外，「三」和「山」的聲音一樣，他們都是住在山上的人，「三民新村」也就是「山民新村」。

子女教育成問題

對於這兩千多名眷屬而言，吃飯、穿衣固然是一件不太容易解決的問題，但除此之外還有醫藥、衛生和娛樂問題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呢？

據記者估計，在兩千多名部隊眷屬中，到了入學年齡的學童至少已有兩三百人，這些人的教育問題怎麼辦？這許多多有關眷屬的問題，就像沉重的鉛塊一樣，緊緊地壓在范明仁的心上。不過，問題總是要解決的，范明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記者將在下一篇報導中詳爲說明。

（上接第一三七頁）

怪獸的革命者，雖然我們還遍身留着抓痕和咬傷的傷痕，不是漂亮的儀隊，而是類泰山型的粗獷戰友，但我們要以服從先總統 蔣公的誠心來服從蔣總統經國先生的領導，我們要爲反攻復國而犧牲奮鬥，我們要笑着敵人閃閃發光的森冷的刺刀和噬噬的飛機和槍砲聲前進，我們要踏着反攻先烈的血迹和踩着共匪的屍體前進，我們願用盡鮮血來灌溉三民主義的花朵，我們要消滅共匪的共產主義法西斯惡勢力，我們要拯救全中國九億同胞，我們要拯救愛好自由民主的全人類。

泰北行記

安溪

楔子

民國七十年五月，我向中國人權協會報名參加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十月份，我接受集訓，於十一月十七日抵達泰國。

初抵泰國時，被分配在東南部的考依蘭(KAO-I-DHAN)難民營服務。原擬和天主教難民服務團(C.R.S.)、國際救援組織(I.R.C.)等機構合作，為高棉逃到泰國的傷殘難民作職業技術輔導。十二月六日，駐泰國商務辦事處代表沈克勤先生和支援泰皇計劃(ROYAL PROJECT)即輔導泰北山區居民種植經濟作物計劃)的福壽山農場場長宋慶雲先生等一行領着我飛向泰北；十二月九日，將我留在美思樂村(M AE-SER-LONG)，專作傷兵(榮譽隊)的職業技術輔導，直到今(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離開泰北，十四日返臺。

這段期間，我有幸和泰北的難胞、榮譽隊弟兄結緣，共飲一瓢水，同吃一鍋飯，朝夕相處，以下，是我兩個月裏所見所聞的一些點滴。

新臺幣兩百八十元五角的新月新

▲民國七十年（泰國佛曆二五二四年）

十二月九日。

· 泰國清萊府嫩莊縣美思樂村 ▼

午後，天空的烏雲抹掉了屋隅微弱的一線陽光，雨季的裙角依舊在這個海拔近兩千公尺的小山村裏迤邐。

爲了在有限的空間裏多捕捉些光線，我把變焦的鏡頭的焦距調到廿四毫米；視窗裏由一片模糊逐漸凝出一副五官清楚却了無神氣的臉龐，額頭誇張地向兩側伸展：光圈開到2.8，當視窗閃到六十分之一秒的黑暗時，我才注意到主題的眼神凝聚着一些無法體會的茫然，使人不覺得兀自一驚。

簡陋的木桌那頭，趙處長擦拭着額角的汗水道：「還剩一個，住在小街子那頭，兩腿都斷了——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再過去？」比了一下屋角播開烏雲的那線陽光，心想天色尚早，也不累，便決定趁天沒黑前儘速作完調查記錄，於是在趙處長的引導下走出這間被稱作是「榮譽隊」的草屋。

踏在崎嶇不平的黃土路上，沿途都是和榮譽隊的房舍一般大小的草屋。藉着這個機會，和負責此地五軍人

事的趙處長聊起榮譽隊的種種。

「整個泰北境內，有多少這樣的弟兄？」我問道。

「大概兩百名吧！」趙處長思索了一下。

「怎麼說是大概呢？」對於數字的不確定，我有些納悶。

「三軍那邊的交通不方便，數字不確定，是大概算的；還有范家和張家那邊，我們比較不清楚；另外，還有一部份受傷後離開的，就沒算進去。」

「爲什麼這些弟兄多半是被地雷炸傷的？」

「還不是中共搞的鬼，他們送給泰共和苗共塑膠做的地雷，查也查不出來，榮譽隊弟兄就是這樣受傷的。」

「趙處長的憤恨聲裏帶着欲語還休的婉惜，我接着問：

「爲什麼都這麼年輕？」

「老的都死了！這些是逃到泰國來這幾年幫泰國政府打仗受傷的結果；真正在緬甸和從大陸撤退的多半不在人世囉！」

「以前沒教他們學點謀生的技能嗎？」

「有！現在有一個在南村養鴨子，一個——就是在榮譽隊隔壁那個張正明，現在學會理頭髮，早上賣些餅，其他的都沒學會就不學了。」趙處長別向路旁的驢隊，我看不清楚他的面部表情。

「這些弟兄們幫泰國政府打仗，難道得不到特別的

補助嗎？」我問。

「能好好裝隻假腿就不錯了。在我們這邊，弟兄如果願意留下來的話公家就每人每個月發一百七十銖，隊長可以領到兩百銖，這其中，要搭伙的話，每人每天的副食費是四銖；另外，還有公家配給的米。」如此算來，榮譽隊的這些傷兵弟兄，每個人每天就只有相當八十二塊半新臺幣的錢可以自由支配，真令人懷疑他們是如何度日的。

這時趙處長領着我停了一個沿池旁的小屋前，這是幢比沿路所有茅屋都還小的單身住宅。趙處長進門之後的那聲「小心」慢了半拍；我已冷不防撞上不及一百五十公分高的門楣。這一撞，撞了個眼前黑，回神過來，才知不盡然是頭昏眼黑，而是屋內連個窗子都沒有，除了一張竹篾子搭的床外，沒有別樣的家具；一個臉盆佔據着牀的一角，缺角而又滿佈水斑的鏡子貼在竹牆上，靜悄悄反射室外瀉進來的些微陽光，黃泥地上四顆石頭，大小不等地圍着一堆灰燼，想來這堆灰燼便是廚房的全部了，牀下不起眼的小黑鍋和茶壺與這堆灰燼相對呼應着。

經過短短數秒鐘的巡禮，側頭望去，就在牀的另一頭牆上，我發現一張生龍活虎的李小龍粉筆畫，那迫人的氣勢，彷彿要突破這滿室陰沉的黑暗。

我很自然地對柱着拐杖，「站」在牀邊的大眼睛青年問道：

「你畫的嗎？」

「是！」充滿自信的大眼睛連眨都不眨。

「你先坐下——你喜歡畫圖？」

「是，我希望學編竹篾子和學雕刻，還有……」
「付迫不及時的神情向我咄咄逼來。」

「等等——」我着實訝異於他熱切的反應和異樣高昂的興致：「你怎麼知道我要教你們這些？」

「昨天有弟兄來跟我說。」他答道。

「我在特殊記事欄記下『喜歡繪畫，學習意願高，』後繼續我的問卷：

「你叫什麼名字？」

「陳正良」

「幾歲？」

「十九」

「老家在哪？」

「雲南……我從中國雲南經過寮國回臺，再跑到泰國來的，阿哥還在緬甸。」

「念過書沒？」

「有，在興華學校念過四年中文。」

「吃飯習慣用那隻手拿筷子？」

「右手。」記下慣用手別，日後方便輔導。

「會說哪幾種話？」

「雲南話、國語、阿卡話——」

「泰語和寮國話呢？」

「懂一點半點（一知半解）。」

「討婆娘沒？」

「還沒有，」一抹黯然泛上他的臉頰：「沒有人會嫁給我們這種殘廢……」

「說不定哪天你學成手藝，賺了錢，生活安定，姑娘排隊要你耶！」一點鼓勵竟能使原先黯然蒼白的臉綻出紅暈，我不覺深深地被他的愉悅所感染；查訪工作能有這麼順利，氣氛有如此輕鬆，着實令我訝異，兩天來，遇到的盡是張張陌生，嚴肅與帶着「敬畏」的臉孔，難得有如此解除外表武裝的鬆弛，趁着這股親切的氣氛，我繼續問道：

「你的腿是怎麼受傷的？」

「二二年（佛曆二五二二年，即民國六十八年）在邦卡替泰國政府開路時，被泰共的地雷炸掉的。」

「斷到那裏？我看看可以嗎？」話猶未了，陳正良已在趙處長的協助下，「脫下」了他的下半身——兩隻裹在長褲和一雙布鞋裏的義肢——袒露出兩截不到十公分的大腿我捏了捏那兩段僅存的肢體（實在不能再稱之

爲「大腿」了！），不禁問道：「還會痛嗎？」

「不痛！但是假腿上面這個鑲環壞了，磨到腰會痛；還有，手這裏面有碎片！」

當我的差手觸摸到那些突起，能稍微移動，被稱爲碎片的疙瘩時，一輯沉沉的苦痛在心頭掠過，顫抖的右手同時記下：「裝有義肢，外加拐杖一對，體內尚存殘留彈片」。

等陳正良裝好了他的「下半身」，我示意他挪到門口照像，他默默地撐起了拐杖，走出了黑暗陰潮的茅屋，來到斜陽西灑的屋外，一片矚目的陽光鋪瀉在大地上，只見陳正良的臉龐仍掩覆在簷下的陰影裏。

夜幕垂下。

寒氣，凍得星光亮不起來，連水槽裏的水也冰得穿人肌膚。緯度如此低的地方都這麼寒冷，臺北公園裏的麻雀想必被今夜的大陸高壓冷氣團逼得靜悄悄罷！

打着顫慄洗了個澈澈底底的冷水浴，腦子清醒不少，回到房間，靜坐幾分鐘，把幾天來走訪臺北的舟車勞頓沉澱到腳底下去，也順勢啞着自己凍得發紅的腳發楞，良久，良久。

窗縫裏突然鑽進一股寒風，抖落了我的沉思，也抖擻起我的精神。找出紙筆，將兩天來調查的美思樂地區榮譽隊（包括美思樂和密額兩地）隊員資料整理一遍，

統計如下：

一、依受傷情形分：

①腦部受鎗傷：一名——右半身癱瘓，不良於行。

②脊椎受鎗傷：一名——下半身癱瘓，不良於行。

③眼睛炸傷：四名——兩名全瞎，兩名半瞎。

④手傷：四名。

⑤腿傷未斷：七名。

⑥腿遭炸斷：十四名——十二名斷一腿，二名全斷。

⑦頭胸部受炸傷：三名——頭部一名，胸部兩名。

二、依戰役分：

①一九七〇年開闢公路被伏匪擊傷：兩名。

②一九七九年替泰國政府剿邦卡之亂者：二十五名。

③一九八一年替泰國靖考牙山亂：五名（還有二十一名在曼谷醫治，尚未送返。）

三、依年齡分：

①二十歲以下：兩名。

②二十一——三十歲：十九名。

③三十一——四十歲：八名。

④四十一——五十歲三名。

四、依族別分：

①擺夷：三名。

②洛和：兩名。

③卡瓦：五名。

④阿卡：三名。

⑤緬：一名。

⑥漢：十五名。

⑦符莽：一名。

整理完案前的資料，房裏的電燈早已熄滅，而替代的一盞燭光，也將燃盡；放下筆來，望着桌上的燭淚，心裏真是百感交集；十幾年來，這些同胞爲了寄人籬下，付出了多少代價：血、淚、強碩健全的肢體甚至寶貴的青春和生命，爲的是什麼？從被調查者的眼神和意志裏，令人強烈地感受到那份爲生活與尊嚴的抉擇所付出的執着與犧牲。

六吋的竹子

▲民國七十年（泰國佛曆二五二四年）

十二月廿三日。

• 泰國清萊府坡姊縣聯華新村 ▼

十二月十一日作完榮譽隊的調查，我兼程搭機南下曼谷到沈代表處作報告，一併採買工具，不意遇上要北

上採訪的中視記者，於是一夥連袂北上。

一早，陪同記者們從泰國最北的邊陲重鎮娥妹縣治出發，前往縣治東南約五十公里的難胞村落——聯華新村採訪。

一行人抵達時，天上火辣辣的太陽正無情地烘烤着這個坐落於谷地裏的貧瘠村莊。村裏的百姓含着淚水迎來，淒然地指向被雨季的大水冲垮了的水壩，向自己祖國的同胞傾訴生活艱辛的森林總總。那條乾涸龜裂的水道兩岸，像極了月世界的稜脊，嶙峋地延伸到大地的一頭荒蕪裏，心想全村近千口生命全賴它來維繫，擋着艷陽的手便不禁顫抖起來。

徐步走進村內的復華小學望着校門的雙十標誌，一兩組公尺半高的雙十木架支撐另一組一公尺半高的雙十木架，無言地闡述聯華新村中百姓心目中的精神歸屬。當我走進簡陋却一塵不染的教室時，驚訝地發現此地的每間教室通風良好，採光也極佳，和其他村落密閉少窗的情況完全迥異，相詢之下，學校年輕的老師才訕訕地答道其實是因為村民在捉襟見肘的情形下，只好把牆板節省到每壁一條木板，就空出一條木板的空隙的地步。

環顧教室內，牆上貼的標語盡是「做個堂堂皇皇的中國人」、「文章千古事、忠孝一生心」等之類的字句

，讓人聯想起論語上那句「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來。

記者到達學校廣場，學校老師便集合那羣剛下課的學童。這些可愛的炎黃子孫本也可像你我一樣有個快樂地編織彩夢的童年，但是他們所處的時空竟是如此艱困，襤褸的衣衫，小小的臉蛋留着離亂的鞭痕，纖弱的肩上市早已裝載生活的擔子。

在老師的指導下，梅花、中華民國國歌，一首接一首地唱，攝影師的 ENG 不停地在每一個稚子的喉間、胸膛來往穿梭。這時候，我突然發現肅立在一旁的泰籍老師——一位健碩的年輕人——垂下了淚珠！

烈日塗黑了他的身影，而他眼角晶瑩的閃光，像孤星耀耀，令人心對這位老師充滿了感激，感謝他的國家，感謝他的人民，在他們國家並非富裕的情況下，收容我們這批流離失所的同胞，他的這滴淚，代表了多少的關愛和包容。朋友！我們會報答的。

▲民國七十一年（泰國佛曆二五二五年）元月二日。

• 泰國清萊府娥妹縣美思樂村 ▼

回到美思樂輔導榮譽隊作業又一晃數天了。日間，從尺的度量和用法配合鋸子使用教起，準備

讓榮譽隊弟兄們練習此地特有的草屋模型；而晚上的基礎課程裏，除了認識簡單的字和阿拉伯數字外，還唱唱愛國歌曲和流行歌曲。

隊上，令人深感困擾的是趙岩萬和石永康兩人；石永康，來自膳修，28歲，民國六十八年支援泰國政府剿邦卡之亂時，被地雷炸瞎兩眼；趙岩萬，24歲，在同一戰役中被子彈打傷腦部，癱瘓兩年多，右半身（包括手脚）無法自由行動，需靠臀部匍伏代脚而行。

第一天上課時，就為這兩位從密額送回來的戰士感到很為難。別說這種特殊教育我沒學過，就連幼稚教育我都不懂，真不知道如何傾囊相授，只能以非常婉轉的方式告訴他們兩個：

「你們的情況比較特殊，吃的苦頭比別人多，我會盡量替你們想辦法；幸好石永康你以前學過收音機和手錶修護，也會編項鍊。」

這之前，我所知道的特殊教育案例僅止於高中課本上蘇麗雯小姐教海倫凱勒認識水的那段，其他的，我真是一概不懂。而當我講這些話的時候，石永康表現得很沮喪趙岩萬則表情木然，可能是我國語講太快，他們誤會了我的意思，爲了讓課程繼續，我沒再多作解釋。

此後，每次上課對全體講解完，隊上其他弟兄作練習時，我都先坐在石永康榻前，取一把膠尺用鐮刀分別

在兩面銼出英寸與公分的刻度，讓他用指甲尖試着又摸索分辨，直到他說出正確的刻度，我會情不自禁地緊抓他的手搖他兩下，讓他體會我的喜悅和成就感。

今天練習時，每人得自行鋸一截六吋的竹筒來作粗料；竹子和鋸子傳到石永康面前時，他順手往牀後一摸，起出了那把特製的尺，大家屏住了呼吸，靜悄悄地看着石永康邊數邊念：「一吋、兩吋、三吋……六吋。」手的動作和嘴的聲音驟停，他緩緩地找到鋸子，放在腳邊，然後按着竹子比對他在尺上所肯定的六吋位置，再用左手拇指按住預定處，右手放下尺，不慌不忙地取回腳邊的鋸子；一輯吱啞聲過後，我拾起鋸落的那截竹筒——六又四分之一吋！

對這位兩眼俱無，心靈被無情的戰火所吞噬的石永康而言，一個禮拜能有如此佳績，實在令人不可置信。我用我所知最好的讚美辭句來誇獎他，他那空洞的眼眶裏閃動着愉快的光芒，神采逸飛的呵呵了一陣。

然後，我循例走向趙岩萬，他被方才石永康的勝利氣氛所感染，坐在角落裏微哂。

我每次教石永康時，總會有意無意地讓趙岩萬看到我爲石永康示範的情形；在我轉向趙岩萬這邊時，會先鼓勵趙岩萬站起來，用他軟弱的左手扶着牆沿，讓尙能伸直的左脚獨撐自住全身的重量；剛開始，我不阻止除

上其他弟兄扶他搖搖欲墜的身軀，一、兩個星期過後我要求他用單腳跳躍，每天增加一下。

當我每次看到氣喘如牛的趙岩萬，便深感不安，恨不得自己有更豐富、更正確的醫療常識，來正確地幫助他作復健。

前天，趙岩萬因為使用刀子成績不錯，曾經接受過全隊的鼓掌鼓勵。現在，受到石永康的影響，在我尚未走到他面前時，他已主動地站起來跳躍，一下、兩下、三下……十一下、十二下、到了。今天是該跳十二下，他上氣不接下氣地扶在牆邊搖晃。停頓了片刻之後，出人意料地又跳了一下，瞬間的喘氣、屏氣後，又是一下，再喘氣、再屏氣後，又跳一下，這最後一跳，把他龐大的身軀重跌回牀上，看他滿頭汗水，仰頭地望我笑着，不自覺地咽嚥鼻酸告訴他：「岩萬，如果你站起來，我自己做拐杖給你！」

他抿了一下嘴，換了口氣，隨即又笑開來，用他最會表達的國語答覆我：「好！」

『我們不要提家好嗎？我們都沒有家！』

▲民國七十一年（泰國佛曆二五二五年）

元月十二日。

·泰國清萊府妓莊縣美思樂村▼

天空藍得像罩上一片天鵝絨，軟軟的陽光輕撫着大地，讓蓄水池旁的青草，熱情地蓬長。

榮譽隊的弟兄三三兩兩就地而坐，邊享受初冬的暖日，邊忙着把染成洋紅、翠綠和未染色的竹篾子削成同樣寬窄，一般厚薄，再比照先前我示範的圖案花樣編將起來。

今早，雷將軍派侍從阿雙來邀吃飯。到了雷府果然有要事相商，他老人家希望我能多待些時日來輔導榮譽隊，他建議我先整理出一些樣品，送到曼谷沈代表處，藉此延長我在泰國工作的期限。（我的簽證二月十四日便到期，而此地已得到泰國有關方面的同意，答應為我辦理簽證延期，剩下的就看代表處和國內的決定了。）

再有一件事，是由在座的熊校長所提的，他希望我能參加興華學校的畢業式和妓姊的廟會我靈機一動，希望能讓榮譽隊來演出，雷將軍和熊校長欣然首肯，覺得這個主意不壞一來榮譽隊弟兄們生活裏多一項調劑，二來也有助於泰國人和華僑了解我們這些離離子弟為泰國地方安定所作的犧牲。

於是，我利用上課前的時間，安排好角色和節目，宣佈給隊上弟兄，然後才開始全天的課程。整個早上，

大家都邊工作，邊熱切地討論節目內容。當我一示範到草坡的另一頭時，看到桑木松孤寂地靜坐着，啥事也不幹，祇楞楞地看着前方。

桑木松，十九歲，一個禮拜前方從永泰騎了四、五個鐘頭的馬到此地來學手藝。他的父親業已過世，母親和弟妹都留在大陸，家人把他寄託給部隊，就這麼一路隨着部隊逃離淪陷區來到泰國。

直到我的影子掩覆了他眼前的草皮時，他才恍然地抬起頭來，眼裏有着一股黯然的神采，我問道：

「桑木松，那頭難在（那兒不舒服）啊？」近來村上重感冒傳染得厲害，隊上病倒了好幾個。

「沒有！」隨即又低下他那顆可愛的腦袋。

「怎麼不想做呢？是不是小隊長沒發刀子和竹子給你？」

「老師——報告老師！我心傷，我心傷我娘，我心傷我阿妹，還有我兄弟……」再抬起頭來時，眼眶裏已多了一層霧水。

「你離家多久啦？」

「好久了，他們都在中國大陸；現在，我腿斷了沒有了，我不敢讓他們知道，我想我家，我想我娘，我好心傷！」

聽得人百感交集，好多感觸憋在心底，要不是衝着

大白天，我實在想和他抱頭痛哭一場，只有手足失措地接着說。

「桑木松，還有幾個弟兄連家都沒有，你知不知道？你要勇敢，幫我安慰這幾個弟兄，好不好？」

他用渾噩狐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緊緊地扣住他的臂膀，須臾，他釋然了。

隨後，我到隊長吳札拉處提起這件事情，圍在旁邊的幾位弟兄都默默低頭，沉寂了一陣子之後，札拉勇敢地再抬起頭來道：

「報告老師！我們不要提家好嗎？我們都沒有家！」

「是嘛！幹嘛提家？提了大家都心傷。」旁邊的蕭岩勝附和着。我本想說幾句輕鬆的話，轉移幾個人的心情，却都悽悽惻惻地哽咽在喉頭。

▲民國七十一年（泰國佛曆二五二五年）元月十八日。

●泰國清萊府妓莊縣治▲

一首「梅花」，唱出了心靈的歸屬，也激起了在場華人高昂的情緒：一曲「小城故事」，婉轉表達了美思樂的美，令人無限嚮往；一齣「豬八戒娶親」的布袋戲，演活了深藏在榮譽隊員心靈深處樂觀幽默的一面。雖

然，只提供了近二十分鐘的節目，榮譽隊代表演出的十一位弟兄，進出場間，癩的癩、被人抱的被人抱，步履蹣跚是無比地堅定，就因此而在兩、三百名姊妹僑胞和泰國人士的熱切鼓勵下，十一位弟兄賣力地演出了重生的希望更贏得了在場人士的敬仰。

爲了慰勞這些日子來爲支援姊妹這次廟會演出的弟兄，晚會散場之後，我便帶着演出的弟兄沿着光明善堂旁的攤位羣裏逛去。

盞盞昏黃的汽燈和電動轉輪的霓虹燈相映成趣，人羣在閃爍的燈光裏熙來攘往，像潮汐一般湧進湧出。我們如劉姥姥進大觀園般，被雜沓的人羣和耀眼的燈光給蠱惑了。

走在前面的蕭若勝鎖着眉頭，擲着他那斷了十三年的腿，從一座燈火輝煌，類似蒙古包的攤位裏走出來：「老師，他們好可憐——」他手指着蒙古包對我說道。我在好奇心驅使下，花了泰幣兩銖（折合新臺幣三塊半），走進蒙古包。

「包」中有個直徑五六公尺的圓形場子，周邊豎着一圈欄杆，欄杆和「包」間圍着一環寬約莫一公尺的走道，供觀眾行走。場內除拿麥克風的主持人，其餘的五、六個表演者，無論男女，都不滿三尺；他們並非侏儒，而是缺手斷腿的肢體殘障者，靠着嘴和殘存的肢體點

香煙、唱歌，作一些令人難以想像的動作來娛樂觀眾。

我走出蒙古包，蕭若勝等在外頭，「他們可憐是可憐，」我對他說道：「但是他們自己練一些技能來生活，比起那些坐在地上討錢的乞丐，他們活得更驕傲。」

蕭若勝同意地點頭時，一旁的李勇頗感慨地接道：「老師，以前我們兄弟生活很浪漫（散漫）。我們沒有腿，不方便，走到那裏都不方便；我們沒有自己的國家，沒有人同情我們，教我們生活，我們又沒有腿，又沒有讀什麼書，做什麼都不方便，做什麼都不得囉（不行啦）！」

李勇的這番話使我感懷良久，更讓我夜半醒來，思緒疊起，一遍又一遍地回想他們飄零無限的剖白，黑暗在四週吸吮着，靠牆坐起，久久不能成眠。

新忠成的鼻孔

▲民國七十一年（泰國佛曆二五二五年）

元月廿四日。

●泰國清萊府妓莊縣美思樂村▼

民國第二個辛酉年快過了。

離此不遠的泰國邊界和姊妹前幾天發生了一些戰役，却破壞不了這羣難兄難弟們要痛痛快快快過個「老年」

的興奮。

兩天前訂來的豬仔，少說也重七、八十公斤。下午，被掌廚的李大三、兩下給解決後，用竹子架撐起來，再加上臨時買來的十幾隻雞，七點鐘一到，便熱熱鬧鬧烤了起來。

今晚，隊上的弟兄們都興奮不已，連被特邀來參加的泰籍老師們也感染了除夕的氣氛，只見杯盤狼籍，酣笑不斷。村上的青年男女，在家用過年夜飯後，三三兩兩地往「榮民之家」集攏過來；歌聲、笑罵聲、營火焚裂的嘍剝聲交融在滿天星斗的山谷裏。

此時，新忠成獨自一人遠遠地避開，躲在黑暗角落眺望衆人的狂歡。我走到他跟前他忙着讓出椅子，我阻止他道：

「別了，你怎麼了？鼻子又難在（不舒服）了？」記得新曆年底的某一天，我正在示範做茶葉木盒子，當時一位站在窗口外跟着榮譽隊學習了三、四天的青年主動跑進來幫忙。對這個健碩的身影，我並不陌生，除了從他身上發出一股足足能使人在和他初見面時便被深深懾服的非凡氣宇之外，他還有一項極引人注目的特徵：臉——歪斜扭曲的鼻子、凹凸不平的面頰、「欲蓋彌張」的上唇以及作為掩飾的劉海。

那天上課中，雷將軍正巧來視察，看到他熱切地想

學習，便招呼他過去談話，吩咐了幾句後，告訴我：外收一個插班生吧——新忠成。

新忠成曾在作戰時擔任過敢死（斥候）隊隊長一職，年三十五，兩年半前帶領弟兄襲擊邦卡的亂兵陣地，被砲火擊中臉龐；鼻子整個被削去，上排牙被掃掉五顆，回來後送清邁醫治，出院時已面目全非了：剪自骨的鼻樑扭曲地被安置在胸前切來的皮下，塑製假牙，前額移植到面頰來補的整塊皮也不整齊地擠在鼻翼旁，甘加上兩截被稱為鼻孔的塑膠小管。這些重新的組合不時有排斥作用，鼻腔內經常化膿，晒太阳、烤火都成禁忌，也因此使得他今晚沒辦法湊到營火邊和大家同樂。

「是，又難在了！」新忠成搖頭笑了笑很無奈地回答道：

「我在清邁醫治後不久，有天晒太阳晒久了，鼻子裏有膿，我痛啦就用力吸，想吸膿，不吸就不能呼吸，我那時不曉得，不然我就不會太用力了，結果，我的鼻子（人工鼻孔）掉進去了！」

然後，我去找醫官，醫官也沒辦法，叫我下壩子（姊姊）看，結果姊姊的醫生都看過了，也沒一個醫生有東西可以把我的鼻子夾出來，就只好向我的朋友借錢坐車到清邁；老師你知不知道——我才坐到快進清萊，車子顛，把我的鼻子顛到嘴巴裏而來，我就下車，換車回

美思樂，在回家路上，我乾脆自己動手把它裝回去。

大夥圍着火堆歡樂的談笑，他却無法享受，只能隔着竹窗，映着微弱的火光，遠遠地感染那份快樂的氣息，向我訴說這段傳奇。我環顧了一下，領他來到傷到脊椎下半身癱瘓的莫貴興和趙岩萬牀前來。

湊合着由莫貴興與主唱，我們三個人和着，哼起了潤滄調：

「無聊無聊真無聊，走來個姑娘嘛我仔細瞧！」
「阿栗歇——喔嘿——西栗歇呀瑪啊——喔嘿！」

唱着、哼着，聲浪漸漸大起來，火堆旁的其他弟兄們聽到之後也大聲唱和，一波波豪邁的聲浪唱旺了火光，也淹熄了點點繁星。

壬戌年，靜悄悄地來了。

▲民國七十一年（泰國佛曆二五二五年）

二月三日。

●泰國清萊府妓莊縣美思樂村▼

給榮譽隊輔導的日子已經不多了。這些日子來，每天早上五點半起是起床運動和認字的早課時間，一直到九點半吃第一餐；十點半開始一天的正課，以輔導手工藝為主，午後兩點半是沐浴時間（榮譽隊沒錢買柴火燒熱水，只好排中午有大太陽的時間讓他們洗澡。）；洗

完澡便是第二頓飯時間，這之後，給榮譽隊自由活動，我自己則幫興華學校黃主任的忙，為其學生補習英文；晚上六點半又回到榮譽隊上晚課——教唱歌曲，偶而也講講做人處事的道理。

無論能不能繼續留下來輔導，按照步驟，合該上人像素描，作為日後木雕的基礎課程。

才十點鐘不到，興華學校的學生丁友華就興匆匆地在窗口探頭張望。丁友華，這位十七、八歲的廣東小姑娘，是遠從緬甸來此學中文的華人子弟。前些日子我為他們補習英文時，曾經講述石永康鋸竹子的故事，當時丁友華竟然潸然淚下，課後還要求我能為她介紹榮譽隊的弟兄。

今天正巧她來了，便安排她擔任模特兒。欣然答應之餘，還笑盈盈地為手指頭不方便的弟兄削鉛筆；朝陽從窗外斜射進來，在她可愛的臉頰四周圍起一輪聖潔的金光，為了捕捉這美好的一刻，我也和弟兄們一起振筆畫了起來。

在我快畫完時，張雲昌悄悄地走到我旁邊：「報告老師，我手割到了！」我迅速回首，只見這位半年前才打完考牙山之役的青年右手扶着血淋淋的左手；雖然我自己也經常受傷，但是看到別人流血——尤其是都已千瘡百孔的榮譽隊弟兄流血——內心裏更有一番惘然。

「爲什麼不讓丁姑娘幫你削呢？」我邊幫他包紮邊怪他道，他一臉的陪笑：「我不好意思，害羞嘛！」

張雲昌，不僅被地雷炸去了一條腿，連右眼也喪失了，單靠左眼，無法掌握主體的空間感，便經常挨刀子。這會兒，我看他眉頭皺了一下，就問他：「痛嗎？」他笑了一聲，不以爲然地答道：「痛啊！奇怪？」拄着拐杖立在一旁的陳正良接着道：「是啊，奇怪！老師，我們斷腿的時候，都不知道痛，踩到地雷，很大的一聲轟，就不知道了，等醒過來，腿不見了，也不會痛；現在，稍稍割到手指頭就痛得要命，真奇怪！」

人的感情是很充沛敏銳的，就像你我的手指頭一般，而有時候却又非常遲鈍無知，像失去兩腿一般，這句話竟使我深被他們的偉大與平凡所影響，引發出了無限遐思來。

另一頭的丁友華強忍着笑，抿着嘴和兄弟們研究一張張被弟兄們製造出來的她自己。

筵席散了

▲民國七十一年（泰國佛曆二五二五年）二月十日。

·泰國清萊府坡莊縣美思樂村▲

昨晚，我第一次和弟兄們同寢共寢，却也是最後一次和大家秉燭促膝長談。

由於已經是我停留的最後一夜，所有工作都停止了，除了年紀最大、歷經抗戰、剿匪的馬崇福還在趕他個人的樣品外，全隊弟兄都坐在牀沿靜靜地享受這最後的一個晚上。

我把從村上借來的錄音機輪流放在每位弟兄面前，要求他們唱拿手的山歌或少數民族歌謠。趙岩萬緊接在隊長吳札拉的惜別談話之後唱了一首擺夷歌曲，這一唱，不僅驚訝了所有榮譽隊隊員和我，連照顧他生活起居近三年的李大，都訝異不止，因爲岩萬受傷以來，每次所說的話從不超過五個字，這次却一口氣唱了五分鐘的歌，描述他以前作戰被俘，在大牢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狀，像嗚咽的流水，潺潺流掉了他的青春。

陳正良跟着唱了一首臨時學來的「相思河畔」，當他帶着鄉音的節奏還在我腦海中迴盪時，莫貴興用他獨特的男低音唱了首「一縷相思情」，這時候，陳正良悄悄地問我：

「老師——你會不會忘記我們弟兄？你什麼時候會再回來教我們弟兄？」

我會忘得了嗎？此時此刻，聽他們送我的歌曲，看他剩下那半截跌坐在床上的身子，看莫貴興抽搐不能行

動的下半身，看石永康永無光明的摸索，看趙岩萬無依地匍伏看他們擺在床頭一隻隻的義肢……一幕幕都會永遠蝕刻在我內心深處。我只好含着淚水，強作歡笑：「放心！回臺灣去找到女朋友，我馬上討婆娘，一定把婆娘帶來給你們看。」

不意，牆角的趙岩萬竟先唏噓起來，沒有人過去勸他，只因爲我們都已淚沾衣襟了。

今天清晨六點鐘不到，天就已經亮了，看來今天會是個晴朗的好天氣。西方的金星，還沒有完全褪去她的殘輝，朝陽已染得東方的天際一片金碧輝煌。再怎麼說，今天也不該是個離別的日子。

七點半鐘，接我下山的車子已出現在前山的稜線了。隊長吳札拉把大家集合起來，要我講幾句話，我努力地清除喉頭異樣的感覺後說：

「我們榮譽隊弟兄要記住我教的幾個手藝，好好工作，大家有好的表現，政府才會讓我回來教說不定會正式派更好的人來教大家。」

不管怎麼樣，在這段期間，大家要團結、合作、有困難和不懂的事寫信給我，我永遠都不會忘掉各位弟兄。『唯獨我自己心裏明白，前半句已是美麗的謊言，只

好拿後半句真心話來作爲補償。

之後，我又回到寢室裏和莫貴興、趙岩萬告別，兩個人分別地緊抱着我痛哭，令我無法忍住泫然而下的淚水，內心吶喊着：

「貴興，岩萬，上蒼從你們奪去的最多，它一定會補償你們的！」

走出寢室時，廣場上的大家已哭成一團，連斷腿時都不會落淚的陳正良也拄着拐杖在一旁飲泣……分離的時刻終於到了，許多複雜繁亂的離愁糾纏不去，我咬緊牙根，努力使自己不哭出聲音，攀上座車，心裏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着割捨的痛苦。

車子循着崎嶇顛簸的黃泥山路開去，滾滾黃沙裏我頻頻回顧，淚和塵土交混着佔據我的視線，舉起雙手向那看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隻手在揮動的一方揮別，直到榮譽隊營房的屋脊被漫天塵土及靛青得可怕的天空所覆蓋。

我的三十五位兄弟，別了！

刊於七十一年十月十二日中國時報係中國時報第五屆報導文學得獎之作。

滇邊叢林中的大學

丁 流

一個「反共抗俄大學」畢業生的回憶

● 我們的學校在一片原始森林中

從學徒式的啓蒙教育開始，到國民小學、員林實中和臺大爲止，我這一生進過的學校不下十所，但讓我領到過畢業證書的學校，就只有二十多年以前，滇緬邊區游擊隊在森林中創辦的那所「反共抗俄大學」。

這所由故李彌中將兼任校長的學校，從民國四十年春天開始，到民國四十二年爲止訓練了四期學生，每期以一千二百人計，它總共訓練了約五千人左右，被訓練的學生，多半是大陸淪陷以後，從雲南邊區逃出的農民或小生意人，以及居住在泰緬寮諸國的華僑子弟，他們原本沒有什麼作戰經驗；但經過「反共抗俄大學」的洗禮之後，每個人都成了驍勇善戰的游擊兵。

我是這所學校第四期的畢業生。

民國四十一年秋天，我們游擊第三縱隊一百多位具有幹部身份的隊員，在一位董姓軍官率領下，從緬甸北

方的蠻麻出發，徒步行軍十二天之後，到達東方的蚌八菁，目的便是接受「反共抗俄大學」的思想教育，和戰技訓練。

學校本來設在游擊總部所在地的猛撒，後來因爲游擊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活動的地理面積越來越廣，於是第三期畢業之後，它便遷址到蚌八菁。

蚌八菁是一處原始柚木區，北距猛撒有四天路的行程，向西仍舊是薩爾溫江，向東及向南三十公里以外，則是泰國領土。當時，我國和泰國之間，有着良好的外交關係，所以，一些由臺灣支援的主要補給品，便經由泰國境內一個叫「納外」的村莊，直接運往蚌八菁，再分別轉運到各游擊基地。

● 把原始的森林變為美麗的校園

當我們第三縱隊的一百多位隊員，於秋天抵達報到的時候，那些先我們報到的同學們，除了大禮堂和他們

自己的宿舍之外，就只蓋好一間後來用於測驗學科成績的「聯合教室」。

爲此，從報到的第二天開始，我們便有系統的被分派到工作任務，有些班負責伐木，有些班負責採摘樹葉，其次是蓋房子的蓋房子，搭床鋪的搭床鋪，這樣子忙碌一星期之後，才免除了風霜雨露的折磨，再也不用在大樹底下露宿。接着是蓋廚房和建教室，並且配合其他單位來報到的同學，共同開路的開路，開操場的開操場，這樣子又忙碌了一個多月，才算初步完工。

在森林中蓋房子，最大的困難是缺乏工具。可是，憑着「雙手萬能」這句話，我們僅僅使用番刀和斧頭，以及一些土法打製的大小鋸子，一樣能把全校一百多棟房子蓋起來，而且蓋得非常美觀和堅固，比起當地百姓居住的房子，可以說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這種事，永遠值得曾經參加我們行列的人來重提；但類似的環境和類似的際遇，恐怕永遠不會再發生在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史上了。

幾乎每項建築都與柚木脫不了關係，從蓋房頂的樹葉子，到教室裏的桌椅板凳；從克難製造的「壓路機」，到橫越清溪的小橋，所用的材料，無不是柚木。往往一棵柚木被砍倒之後，它立刻被解體，葉子被人摘去蓋房頂，主幹被鋸成木板做桌椅，剩下的枝子則成爲柴薪

什麼的，使得一片大約卅公頃的土地，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從幽暗的原始森林，變成平坦遼闊的校園。自此之後，蚌八菁附近人們所聽到的，再也不是猿猴的嘶嘯，而是無數中華兒女的歌聲和歡樂聲了。

●有人在聯合國放了一把野火

開學啦！

沒有張燈結綵，沒有典禮儀式，更沒有來賓的賀詞和長官的訓詞，當我們知道校長李彌中將，已因牙病在臺灣住院時，才知道主持校務的，乃是李則芬將軍。

然而，關於李則芬將軍的個人背景，筆者僅知他出身於陸軍官校，當過處長和師長；抗戰勝利後升任第十四軍軍長，此外便對他一無所知。因此，本文只介紹李將軍到緬甸後，在反共游擊隊中擔任的幾項職務，以及他在這些職務上，對團體和對國家，所作過的重要貢獻。

當我們「反共抗俄大學」於民國四十年春天，在猛撒創立的時候，李則芬將軍以游擊隊副總指揮的身份，被派兼任起該校的教育長，並且主持了實際上的校務，在鄒邦達少將，和杜顯信少將的佐理之下，使「反共抗俄大學」，創設了行政、軍官、財務、通訊和政戰等教

育系統。

李則芬將軍在組訓前三期學生的時候，純粹是一位主持教育行政的長官；但是到了我們第四期，因為游擊隊被迫同緬甸國防軍作戰，他又被任命為拉牛戰區的最高指揮官。當時代理李彌中將指揮游擊隊的，是另一位副總指揮柳元麟中將。

拉牛是中部薩爾溫江東面的一帶叢山區，包括薩拉等幾處村落落在內，距離蚌八菁均只有一天路之遙。當民國四十二年三月，緬甸動員其國防軍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一股從景東攻向猛撒，另一股從東枝攻向拉牛，企圖摧毀游擊隊主要基地的時候，駐防拉牛的我軍兵力，只有國軍一九三師的一個營，以及游擊隊第十二縱隊的一部份。後來，李則芬將軍受命為這個戰區的指揮官，他便率領我們一千多名學生，前往支援；而當拉牛戰事結束，另一個戰場的狀況，迫使總部安全岌岌可危的時候，李將軍指揮作戰的地區，便擴大到了猛撒北面的洋坎和猛毛，同時接受他指揮的部隊，有國軍一九三師和一六一師；至於游擊隊方面，因為參加作戰的單位太多，無法一一記住他們的番號了。

當拉牛戰役和洋坎戰役，導至緬甸國防軍全面潰敗之際，一位緬甸外交官，突然在聯合國放了一把野火，說我國軍隊侵佔他們的土地，並向安全理事會呼籲，強

迫我國政府命令我們撤離。

● 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之誕生

民國四十二年冬天，第一批撤臺的游擊部隊，從緬甸開進泰國，以便空運返國的時候，李則芬將軍率領由四期學生為骨幹的一個警衛營，及其指揮部的幕僚單位，從蚌八菁出發開往緬南。另外尚有文興舟的第七師，和李達仁的第八師（此二師均為游擊部隊擴編而成），以及原國軍一九三師的五七八團，和南文敏的游擊第三縱隊等。筆者當時在警衛營擔任排長職務，接到派令的時候，才知道「雲南反共救國軍」的原始番號，已經變更為「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了。

從番號的變更，到和反緬甸政府的克倫尼族的合作，處處顯示着李則芬將軍是不主張撤退的。然而，當民國四十三年春節過後，另一跡象卻證明了他亦主張撤退！那時李則芬將軍，經常從緬甸的苗瓦地，越界到泰國的米梭乘飛機，他去哪裏？幹什麼？這問題亦非當時的一個排長所能清楚，好在大家都來臺灣以後，由於報紙新聞的報導，連士兵都知道，他是「四國軍事委員會」的中華民國談判代表。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仍然是在李則芬將軍指揮下，

緬甸南方的中國游擊隊，一批接一批的開向泰國的米梭，在那裏搭乘泰國飛機往南邦，然後由祖國空軍接運來臺。

如今回憶這些往事，我的情感實在很複雜，既要體諒國家當時所處的國際情勢，更要體諒將領們的立場——軍人講究的是絕對服從！但我內心深處還是這樣想：假如我們仍舊擁有那塊數倍於臺灣面積的反共游擊基地，那該多好……。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三日，祖國飛機將我們接運回到臺灣。

然而，當我們噙着興奮和激情的熱淚，在松山軍用機場走下飛機時，我腦中浮動着的，却仍然是屬於身在「反共抗俄大學」時候的一連串記憶。

● 竹槍，竹碗，竹水壺

顧名思義，所謂「反共抗俄大學」也者，它的教育宗旨，應該是以教導學生的反共思想為主；但是為求配合臺灣國軍的反攻策略，它却更偏重於戰技訓練。

但是，身為「反共抗俄大學」學生的我們，因為缺乏武器，校方便只好在開學之前，命令學生準備一根高齊自己眉梢的竹桿子，以它當作「武器」；於是開學之

後，從操場上的劈刺訓練，到各階段的戰鬥教練，學生肩上扛的或手裏握的，都是竹桿子。

「散兵注意——」教官的聲音宏亮又威嚴：「你左前方五十碼處的土丘上，有敵人輕機槍一挺，正對你射擊，你該如何處置？」

——在單兵戰鬥教練的過程中，學生遇到上面這種情況時，總是立刻臥倒，然後高舉手臂，千篇一律的作如是答覆：「散兵報告：我將迅速搜尋目標，然後立刻向它射擊……。」接着便有小木棒敲擊竹桿子的聲音，清清脆脆的響在周圍人們的耳邊。這聲音並且不因一個情況的結束而結束，它仍然會在下一個情況「發生」之後，繼續響起，直到教練完了，教官同意你是一名合格的戰鬥兵為止，它仍舊會在整個隊伍的歸途中，此起彼落的響個不停，大家苦中作樂一番。

在那些日子裏，我們不僅以竹桿當槍，甚至以一種更粗的「龍竹」，當水壺和飯碗。龍竹的直徑，相當於熱水瓶那麼大，每節的長度亦相當於一隻熱水瓶。所以，同學們都就地取材，將龍竹一節一節的鋸下來，在上端穿兩個小孔，繫了一根簾子當揹帶，每逢野外戰鬥教練的時候，大家就把這種「水壺」灌滿水，而且為求整齊畫一，值星官還規定，揹帶一律從左至右。其次，好多同學為求「美觀」，把「水壺」的外皮刮掉，利用野

柿子漿，把它擦得亮亮的；有些同學則乾脆在「水壺」上，寫上「反攻復國」「還我河山」等字句。

我們更且把龍竹當飯碗使用。往往，一節龍竹分為兩段之後，只要稍為加工，它就成了兩個竹飯碗。上級雖然未規定這種「飯碗」，必需合乎什麼樣子的標準；但每位同學所使用的，無論大小或高度，看起來則是一致的。

竹子，就這樣子被我們利用着；除了前面列舉的以外，從編草鞋用的「竹蔴」，到渡江作戰使用的交通工具，我們使用全是竹子，甚至在一度缺乏糧食的日子裏，我們吃的也是竹筍。

● 名符其實的克難晚會

莫等待

莫依賴

勝利絕不會天上掉下來

草等待

莫依賴

敵人絕不會自己垮台

靠天吃飯要餓死

靠人打仗定失敗

……………

快三十年了，我腦中牢牢的記得這首歌，因為在我們來說，它的詞不僅只是幾句口號，也並且替我們的理想，規範出某種模式的行為標準。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是您們當時的行為標準？我的答覆是：克難！

克難精神和克難的事實，不僅表現在餐風宿露的戰鬥生活上；不僅表現在穿草鞋和吃竹筍的日常生活上，它並且形成大眾習慣，無所不包的被涵蓋在我們的游擊生涯中。

「歡迎羅恒和同學，上台唱高山青，好不好？」

「好！」

「歡迎董世昌同學，上台打拍子，我們大家唱『莫等待』，好不好？」

「好！」

「……………」

往往一位同學的聲音響起之後，接着引起全隊同學的呼應。這種典型的克難晚會，幾乎每晚都點着煤油燈在各隊教室裏舉行着。而晚會之所以被冠之為「克難」，其原因實在不難想像。

記得，教我們戰術課的牛教官的女兒，她總是在晚會進行當中，被我們以一陣掌聲轟到台上，唱幾首歌謠小調什麼的；接着再把杜顯信少將的女兒轟到台上，也唱幾首歌謠小調什麼的，晚會便往往由此進入高潮，而

後繼續演出的節目，或許是眷屬們的平劇清唱，或是同學們的相聲及數來寶……。如果以現在的眼光看那些節目，簡直比不上國民小學的兒童遊戲；但對當時當地和我們當時的水準而言，自己能够擠身在數以千計的人羣中，那種場面的本身就是一份熱鬧，更何況我們之中的多數人，在這之前，根本沒聽過相聲或數來寶什麼的。也許，這就是我至今仍然懷念那些日子的因素吧？

● 緬甸人播起了進攻的戰鼓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緬甸以其國防軍的一半以上兵力，外加花錢雇來的若干印度傭兵單位，分別以丹陽和東枝為基地，向我猛撒總部及蚌八菁攻擊，企圖消滅我軍的指揮機構與訓練機構。

這是我們離開故國以後，為求生存，被迫同緬甸國防軍大規模作戰的第二次，第一次被迫作戰的是國軍一九三師。當時，該師與國防部失去通訊連絡，更失去國家應給他們的一切支援。但這支部隊，在離開自己的國土，到俗稱兄弟之邦的緬甸，要求暫避風雨時，沒想到竟因此而被迫打了一次硬仗，時間是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地點在緬甸東北的大其力。

那次戰役，是由緬甸國防軍發動攻擊的，總共打了

一個多月。當時的一九三師，論兵力或論裝備，都不足與緬甸國防軍為敵，但事實是一九三師居然贏得勝利，從此為後來游擊隊的成長與壯大，直接奠定了許多成功的基礎，其中最了不起的是，民國四十年反攻雲南的那次大戰役。雖然那次戰役，使我們在收復耿馬、雙江等四個縣之後，仍舊免不了撤退出來。但由於光復地區的青年，曾經數以萬計的跟着我們離開淪陷區，隨後並且毅然參加我們的行列，使我們游擊隊的聲勢，從此猶如東南亞的麗日中天。不過，這些都屬於本文的題外話。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的一個星期六午後，我在一條未經定名的河邊洗衣。當我把獨一無二的一套黃卡其制服洗好，鋪晒在沙灘上，光着屁股跳進河裏，打算摸幾條魚蝦什麼的時候，突然響起一陣緊急集合的號聲。

我匆匆的穿起半乾的衣服，奔跑回到隊上時，值星官已將隊伍集合完畢，並且喊了「向右轉」的口令，接着就在緊張的氣氛中，將我們跑步帶到司令台前，聆聽李則芬將軍的訓話：

「各位同學！我宣佈一場大戰的消息：從一星期以前開始，緬甸國防軍便渡過薩爾溫江，在拉牛地區同我守軍激戰，他們的企圖，是以優勢兵力戰勝拉牛守軍，然後直接攻擊本校。

「同學們都知道，我們是來緬甸避難的。當然，我

們時刻都求壯大自己，以便配合在臺灣的國軍反攻大陸。因此，我們的敵人是共匪，我們的目標是大陸。但是四年以來，這個自稱是我們友邦國家的軍隊，一直把我們當成是他們的敵人……。

「同學們當然更知道，我們對緬甸領土既無野心，亦無長期居留的打算；但這些年以來，無論我們走到那裏，這個國家的軍隊，便跟着打到那裏……。

「根據情報，他們光是攻打拉牛和本校，便動員了十四個步兵營（筆者按：當時緬甸國防軍的最大單位即為營）。憑其優勢兵力和武器，我們自然不是他們的對手，更何況本校軍械庫裏，總共只有三百支司登式衝鋒槍，兩門六〇迫擊砲，以及平常訓練你們使用的那幾挺輕機槍。在拉牛方面，我們只有一九三師的一個營，而且他們已經戰了一個星期……。

「現在，我問同學們兩個問題，希望能夠得到你們的回答。——

「我們要不要起而奮戰？」

「要！」

「我們要不要依賴別人？」

「不要！」

「好，你們答的非常乾脆。我的話就講到這裏。請各隊值星官把隊伍帶回；請區隊長以上的幹部留下，到

校部會議室集合……。」

聆聽教育長訓話的時候，我以為只有自己穿的是半乾半濕的衣服；後來值星官帶我們回到隊上，才發現不少同學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半乾半濕的，似乎他們和我一樣，是在聽到緊急集合號聲之後，不得不放棄手裏已經捉到的魚蝦，立刻穿起也是晒得半乾的制服，趕到操場集合的。

● 緊急備戰的下午

值星官將我們集合在教室裏，那不是限制同學的個人行動，而是依照克難晚會的方式，讓大家輪流唱歌什麼的，直到個把小時以後。其他隊職官開完會回來，才又一次將大家集合到操場上，由隊長宣佈整編的命令。

所謂整編，是按學生原屬單位的建制，全部或部份的編入某一中隊，我是在六中隊受訓的，整編後到了四中隊，換句話說，從三縱隊來的一百零六人中，除在行政隊受訓的八人之外，統統編入了四中隊。

「屬於八縱隊來的同學，請舉手。」隊長一面看手中的資料，一面清點舉手同學的人數，然後下達命令：「你們八縱隊的，請攜帶自己的行李（可憐只有一床薄棉毯，別的仍舊是那些竹子做的東西），請張學仁同學帶隊，立刻跑步向第一隊報到。離開！」

成爲四中隊的一員之後，仍然經過一連串的緊張忙碌，我們始從校部領回一批司登式衝鋒槍，結果每班分配到三支；換句話說，在後來對緬甸國防軍作戰的行動中，我們平均每三個人的手裏，才握有一支真正的槍，其他二人則携帶着刀子或繩子，以便肉搏或擄合緬軍時，可派上用場。

班編好了，值星官將我們集合到教室裏，聆聽大隊指導員趙廷秀女士的訓話，主要講解戰場紀律和連坐法，隨後並且擬就十句火線喊話，由一位緬甸僑生到台上，一遍又一遍的教大家學習緬語喊話，直到天色漸漸的暗下來，才有時間吃四中隊的第一餐飯。

● 苦戰數晝夜

我們連夜出發。

套一句小說中常見的俗語——當東方出現魚肚白的时候，我們全校師生抵達拉牛，並且立刻採取攻擊行動。（有關拉牛山戰役，容我摘錄鄧克保先生「異域」一書中的幾個片段，供大家參考。）

●在拉牛山，我們被重重包圍，肉搏後的我軍只剩下四百餘人，一面趕築工事，一面還要派出輕便部隊，封鎖可以通往猛撒的隘道山徑。弟兄們餓疲交加，傷者躺在擔架上呼號，除了紅藥水，沒有其它醫藥……。

●緬軍的攻擊於第二天恢復，一〇五巨砲摧枯拉朽的掃蕩山口，幸虧山口狹隘，它的威力不能完全施展，白天被摧毀的工事，弟兄們夜裏修復……。

●「聽！」我說。

「敵機！」一個弟兄喊。

原來緬甸空軍也加入戰鬪，飛機同時還向猛撒、猛布和拉牛山，展開轟炸，而且低飛盤旋，使我們不得不調兩挺機槍，架在山頭防禦……。

●我們在那荒涼的拉牛山苦撐了十天，杜顯信將軍率領援軍抵達。十天的日子，對歡樂只不過一瞬工夫；砲火下的戰士，却是漫長如年……。

援軍的抵達，使我們興奮，但也使我們悲痛。甫景雲師長和他的保一師弟兄，裝備還算齊全；但那些反共大學的學生，他們很多是來自緬甸的華僑子弟，精神旺盛的如同第一次在原野馳騁的小馬，他們投奔到反共大學，爲的是獻身反共大業，如今獻身的日子到了，在兵源竭絕的時候，李則芬將軍不得不忍痛徵調他們……。

●杜顯信將軍在碉堡裏召開會議，告訴大家必須奪回江口，並且下令拂曉攻擊，由反共大學的陳義大隊長，率領學生擔任第一波攻擊；保一師由高林大隊長指揮，擔任第二波攻擊；鄒浩修營長（屬一九三師）率主力部隊，擔任第三波攻擊。

●衝鋒號和砲聲並發，第一波開始攻擊，反共大學的學生們，從掩體後面躍出，陳義大隊長領先，向緬軍第一線猛撲，緬軍用機槍步槍織成一片火海，學生們一批批戰死……他們有一半以上沒有武器，只有教練用的竹槍，和他們自己結的繩子——天真的企圖活捉緬軍。我緊握着望遠鏡，看他們用血肉之軀，踏着他們同學的屍體，瘋狂的撲向鐵絲網。

●第二波於第一波攻入鐵絲網後開始，高林大隊長就在這一役中陣亡，當他攻入第二線主陣地的時候，一個緬軍碉堡阻撓攻勢，高林大隊長便親衝上前去，把手榴彈塞進射口，就在他舉手投擲的時候，敵人一槍擊中他的心臟，他立刻倒了下來……。

●第三波攻擊於中午開始，由鄒浩修營長和劉占副營長指揮，穿過第一波和第二波佔領的陣地，向緬軍的核心陣地進攻……，三十分鐘後，緬軍向江口潰退，螞蟻般的爬上橡皮艇，丟下所有的輕重武器，像他們當初發動攻擊那樣迅速的渡過薩爾溫江，向仰光逃去。就在江口，劉占副營長擡了一門一〇五巨砲，向他那潰去的主人轟擊……。

●拉牛戰役於下午一時許結束。然而，一個勝仗之後，並不像傳奇小說所寫的那樣，接着便是休息，或英雄凱旋式的受到歡迎。就在拉牛戰役結束的當晚，我們拋

下待清理的江口戰場，再度進入叢山，向猛布挺進……。

●草鞋，鹽巴，糯米飯

我之所以把別人文章照抄的原故，乃是因為我當時扮演的角色是一名戰鬪兵，除能够表現個人衝鋒殺敵的果敢行為之外，對仗是怎樣打的？有多少人在打？我們的友軍究竟有那些單位？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太清楚，所以只好借重鄧克保先生的著作，讓讀者瞭解拉牛之役全面的戰鬪過程。

誠如鄧先生的記述，我們是在拉牛戰役結束之際，接着奉令轉戰猛撒地區的，原因是長期以來，一直擔任總部衛戍部隊的國軍一九三師，亦於拉牛之戰爆發的同時，在他們的防地受到緬甸國防軍的包圍攻擊。

從拉牛到猛撒，本來該走四天路；可是在救兵如救火的緊急狀況之下，我們只走了一天兩夜，便於第三天清晨，疲憊不堪的開到了猛撒。

「親愛的同學！你辛苦了！請看兩邊椅子上的東西——草鞋、鹽巴、糯米飯。請你不要停下來吃，請你儘量帶走……。」

當我們的隊伍，像一條脫節的鏈索，零零散散的通過猛撒街頭時，那些與我們同期，但却留在猛撒受訓的女同學，手裏拿着克難喊話器，佇立在早晨的清風裏，

不斷的向我們重複廣播。

「請把你自己需要的東西，盡量帶走；請不要顧慮後面的同學，因為我們準備的還有很多、很多……從前天夜裏開始，我們便陸續準備好了這些東西，等待你們隨時打從這裏經過……。」

「親愛的同學！你辛苦了！我們知道你在拉牛戰役中，赤手空拳的打敗了敵人，為我們游擊隊寫下光榮的戰史。可是現在，為我們總部的安全，為我們數以萬計失去國家照顧的同胞的安全，同時亦為我們四年以來的反共建設，不被這個中立國家的砲火所摧毀，你們必須開到前線繼續作戰，洋坎和猛毛，我們的兄弟正被包圍……。」

我們三三兩兩的走向路邊，各取所需的抓起一捆糯米飯，或者一雙草鞋什麼的，重新加入行進中的隊伍時，那些原來走在自己後面的同學，均已遠去；而女同學的聲音，却仍舊隨着微風飄送到我們的耳邊。

我們三三兩兩的通過猛撒街頭，三三兩兩的走進猛撒老街，二街之間距離不過三公里，可是我們的同學，却從早晨走到中午，仍舊有三三兩兩的落伍在後面，別說未曾通過猛撒街頭，有些甚至永遠留在後面，成為喪生異國的孤魂了。

我們實在太累，在不休不眠的狀態下，連續經歷五

六個晝夜之後，每個人瘦得都像猴子，不僅兩頰和眼球深陷，連嘴唇都乾裂了，說話時更是口齒不清，好在我們很少說話，一個個都變成了木訥的人。

● 蛆蟲從傷口裏爬出來

上級發現我們實在太累，於是下令在猛撒老街紮營。猛撒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峽長平原，游擊總部便設在這個平原的南端，那裏稱為新街；老街則在這個平原的盡頭，翻過一座由東向西延綿的高山，那邊是另一個平原，長期以來，一九三師便駐防在這個平原上，衛護着游擊總部的安全。然而，當緬甸國防軍對我們發動總攻擊的時候，這支一直是游擊隊靈魂的國軍部隊，亦寡不抵衆的被包圍在這個平原上。

在猛撒老街，我們遭遇到緬甸空軍的炸射；同樣狀況亦曾發生在拉牛。但是在拉牛的時候，大家的反應是立刻臥倒，或者找尋自己認為安全的地方；現在則橫七豎八的匍匐在老百姓的園子裏，任憑炸彈炸死算了，誰都不躲，誰都不怕，似乎誰的心裏也都這麼想：炸死了算你的，炸不死是老子的！

第二天早晨，隊伍在雨中繼續開往前線，中午到達山頂，在一處有水的地方休息時，遇到一批從前線後送回來的傷兵，他們在擔架上痛苦的呻吟着；那些負責照

顧他們的醫護人員，手裏提着洋鐵桶，輪流着把桶內裝的一種臭油，想辦法弄進，每一位傷兵的傷口，接着便有蛆蟲從傷口內爬出來。臭油的效果，確實能讓傷兵減少呻吟。

「如果我的遭遇像那些傷兵，請你補我一槍。」

「要是我的遭遇也像他們一樣，你是否也願意補我一槍？」

隊伍繼續向前推進時，我們之中有人說了這樣子的話。這時候多數人的手裏，已擁有了從拉牛戰役中擄獲的武器，再也不是手無寸鐵的學生了。

●勝利帶給我們的是：撤退！

一九三師師部及其直屬部隊，在洋坎受到緬甸國防軍的包圍；該師所屬的三個步兵團，則在猛毛和猛布等地，分別與緬甸國防軍作戰，但情勢亦形同被包圍。

剛才提到一九三師駐防在一個狹長的平原上，這個平原正好包括洋坎、猛毛，以及猛布和猛秉等村鎮在內，它的東西兩面，均為高山峻嶺，而我們從猛撤老街出發後，便是經由西面高山投入戰場的。此外；駐防在泰緬寮三國邊界的國軍一六一師，亦從東面前來支援，加上緬北地區的各游擊部隊，亦於戰事發生之後不久，分別奉令南調，一時形成對緬甸國防軍的一次大包圍。

這是一場大戰，勝的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可以繼續

佔有那些地方；敗了則必須滾蛋。啊！滾蛋？緬甸人可以滾回緬甸，我們滾向哪裏？！

好在反共抗俄大學的學生們，於投入洋坎戰場的第三天清晨，即在一次拂曉攻擊的行動中，一舉摧毀了緬甸國防軍的幾處砲兵陣地，擄獲一門一〇五重砲，並且佔領猛毛和猛布之間的野戰公路，從此切斷緬甸國防軍的補給線，使其援絕而後陷於完全孤立的狀態中。

然而，就在情勢對我們絕對有利的時候，李則芬將軍突然下了一道命令，將我們這批學生調離戰場，從北面留一條生路給緬甸國防軍，讓他們知趣而逃回仰光。

於是，勝利終於帶給我們撤退！

記得鄧克保先生的「異域」裏，也有一章『勝利帶給我們撤退』。但鄧先生所指的「撤退」，是國家政策上游擊隊撤回臺灣的「撤退」；而我們的撤退，是指戰場上的撤退——真實真實的勝利的撤退。

離開戰場後的我們，首先開到洋坎東面的猛戈，在那裏重整訓練，重整訓練的目的，本是為了再次作戰；但是重整訓練後的我們，却在一個雨天的夜裏，從猛戈開回到猛撤，並且立刻展開修復機場的行動。

●猛撤機場的寶藏

機場開闢在猛撤平原的中央地帶，跑道由東向西伸

展。這個可以降落C四七的野戰機場，是由我們的先期同學，次第構築完成的，當拉牛戰事爆發的前後，它遭遇到緬甸空軍的輪番轟炸，將跑道及降落區，炸得像蜂窩似的佈滿了數以千計的大小窟窿。我們的工作便是填平這些窟窿，以及構築停機坪。此外，機場和總部的警衛任務，亦落到我們這些學生的身上，使已經沒有兵源的猛獁，又從我們早晚點名的歌聲，中恢復了昔日的生氣。

我們再一次發揮蚌八菁的工作精神，同學們砍竹子的砍竹子，編畚箕的編畚箕，然後從幾公尺到幾十公尺以外的地方，甚至於從百多公尺以外的地方，將土一擔一擔的運來倒在窟窿裏，再由其他同學拖着巨大的柚木滾，把填在窟窿裏的土，來同的重壓。就這樣，我們修好了跑道，亦築成了停機坪，使得從臺灣來的飛機，能够把醫藥和彈械等戰爭必需品，繼續運補到邊區給我們。

在修復機場的過程中，有兩件事令我永生難忘，第一是挖到了寶藏；第二是自己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祖國的飛機。

寶藏是在構築停機坪時候挖到的。那天輪到我當採買，當我協助伙伕們，把中午的菜飯送到工作地點的時候，工地裏突然掀起一陣高度的喧嘩聲，定眼一看，連

秩序都顯得有點混亂，接着有人喊道：

「是炸彈！是日本人埋下的炸彈！」

這聲音一落，膽小的同學紛紛從人羣中往外退讓；而我却和其他膽大一點的同學一樣，懷着好奇的心理，三步當兩步的衝向人羣，只見三個大約三十公分直徑的土罐子，各繫着一條已經鏽蝕了的鐵鍊，整齊的排列在已經挖開的土坑裏，我只來得及瞄了一眼，便見一位叫李正文的同學，十分不信邪的將其中一條鐵鍊，用力一拉，嘩啦啦的一聲，土罐子破碎了，一錠錠的白銀，剎時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但那位不信邪的李正文同學，却捧起白銀往坑外去，一面還說：

「如果這是銀子，死人都會活轉回來。」

搶的搶，丟的丟，直到另外兩個罐子亦被李正文砸碎，有人直呼自己檢到的乃是金子時，他才若有所悟，一楞一楞的端詳着自己手裏的兩錠銀子，表情真是哭笑不得，但畢竟已是後悔莫及了。

寶藏帶給我們興奮，也帶給我們往後的談話材料，就像我現在寫這篇文章時，李正文同學的憨態，仍舊浮現在我的面前。

● 終於見到祖國的飛機

跑道修好了，停機坪築好了。

一次晚點名的時候，隊長宣佈第二天早上不點名；但規定在八點以前，每人要準備好一棵枝葉茂盛的小樹，高度限定在四公尺以上，必須是自己可以揷着跑的。接着，隊長告訴大家，第二天上午，有飛機自臺灣飛來，而我們準備的小樹，便是爲了隱蔽降落以後的祖國飛機……。

當天夜裏，我腦中連天空都飛滿了祖國的飛機。這種幻象的不斷產生，曾經使我整夜難眠，亦曾經使我連帶的想到誤把緬甸飛機當成自己祖國飛機的糗事，那是我們從蠻麻出發，途經蠻象的薩爾溫江渡口時，由於天空出現一架小型的緬甸空軍偵察機，我們便立刻躲到樹林內的切實記憶。

然而，正當大家懷着恐懼不安的心情，觀望飛機在頭上盤旋的時候，老包居然叫道：

「躲個屁呀！飛機是我們自己的！」

立刻有許多人奔出樹林，並且有人附和着老包的口氣說：

「是呀！看它還向我們擺翅膀呢！」

「擺翅膀便表示歡迎。我敢打賭，這飛機絕對是來歡迎我們的！」

「對！聽說猛撒有個飛機場，它一定是從猛撒飛來的……。」

話聲此起彼落的叫嚷着，直到一位軍官厲聲斥責大家的無知時，飛機仍在我們的上空盤旋着，事後方知它是緬甸空軍的偵察機，這時每個人幾乎都捏了一把汗，從內心慶幸飛機沒把炸彈投下來。

而現在，終於就要見到祖國的飛機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準備好小樹，於吃過早飯之後，被值星官帶到機場的邊緣，靜候祖國飛機的降落。

期待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期待中的時間更是難挨過。當十點差幾分的時候，猛撒東方的山嶺上空，終於出現一架C四七運輸機。

我們立刻興奮起來，情不自禁的搖晃着小樹，向自己祖國的飛機歡呼，說時遲，那時快，飛機只在機場上空繞了一圈，便安全的降落下來，迅速向跑道盡頭滑行而去。

● 用大象輸送武器彈藥

同學們歡呼成一團，聲浪不僅淹蓋了各隊值星官的口令，更淹蓋了對空連絡人員的吼叫與怒罵。大家追着飛機跑，一心只想立刻把它隱蔽起來；可是不久，飛機又從另一端滑回，這下子可妙啦！同學們像被追趕的鴨子，驚慌無比的奔向跑道兩邊，直到飛機緩緩的滑進一座剛由我們築好的停機坪，機上下來四位空軍人員的時

候，大家才又一次的歡呼起來，着損小樹直向飛機奔去，但是突然之間，每個人都聽到兩聲槍響，每個人都都習慣而機警的臥倒下去，接着才聽到大隊長的聲音：

「土匪！你們都是土匪！」

大家原地臥着不動，只見大隊長右手提槍，左手拿着克難喊話器，站在停機坪的土埂上，火氣越來越大，繼續說：

「統統給我站起來！站在原地不許動……，中隊長們都到哪裏去了？你們統統給我過來！所有區隊長以上的，也都給我過來……，哼！一點紀律都沒有！你們是幹什麼的？」

走下飛機的空軍人員，有兩位被總部官員接了去；另外兩位則留在機場，負責點交機上的武器彈藥。直到輸送單位用人力和大象，（大象是主要的輸送工具）把機艙的武器彈藥搬空，我們才按照臨時劃定的界限，各中隊在各中隊的區域內，緊張而迅速的進行工作，不到一個小時，便把飛機周圍一百公尺以內的地方，改變成一個小森林，機身上亦丟滿樹枝和樹葉。這樣子的偽裝，不僅可以欺騙當時的空中敵人，甚至可以欺騙地面的緬甸國防軍。最後，連祖國的空軍人員見了，也都咧開嘴巴對我們大笑。

飛機來了，但飛機又飛去了。

●帶淚的凱歌

由於拉牛戰役和洋坎戰役，充分證明游擊隊將緬甸國防軍徹底打敗，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總部命令我們返回蚌八菁。

從拉牛戰役開始，到轉戰洋坎地區，而後包括在猛戈整訓，以及在猛撒修築機場，這段時間剛好屆滿兩個月。

在這兩個月的日子裏，一時一刻都從戰鬪或準備戰鬪的生活中度過。可是現在，蚌八菁的清澈流水，正等着我們回去游泳；蚌八菁的一房一舍，亦使我們對它產生無限依戀的感情。

經過回窩、米金、猛漢——連續四天的行軍，和深夜的露宿，我們終於在第四天下午，從綿綿細雨之中，唱着凱歌回到自己的學校，且在大門外幾百公尺的地方，便已受到熱烈的歡迎。

歡迎我們的陣容，包括學校教職員的眷屬，以及在拉牛戰役中負傷，而後送回學校療養的同學，他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站在馬路的兩邊，向我們揮握着手中的小型國旗，並且和我們合唱凱旋歌。

看國旗風飄

聽歌聲雷動

我們的英勇

.....。

歌聲一遍接一遍，被各中隊輪番的唱着。我們雖然齊步前進；但兩腳踩在泥濘中，誰都無法把步伐踏整齊，劈哩叭啦的，像電影桂河大橋中，那些被俘的英軍所踏的齊步。

然而，當我們進入大門，由於看到自己熟悉的環境，都禁不住流下了熱淚，並且把它和着雨水，吮進到自己的嘴裏，感覺確是那樣的鹹鹹的，略帶點酸味。

● 我領到了反共抗俄大學的

「畢業證書」

凱歸以後的那些日子，是從被尊重的光榮中度過的；但也是從饑餓的境遇中度過的。

首先，泰國軍方的一位將領，到反共抗俄大學演講，說中國游擊隊的存在，等於在防禦共黨侵略的情勢上，替泰國守住了北方的大門。

接着，緬甸克倫尼族的革命領袖賴格保，亦不遠千里的從緬甸南方到達蚌八菁，認我們中國人是他克倫尼族的老祖先。基於這層據說如此的「血緣」關係，賴格保在他的演講中，要求我們畢業之後，但願有人高興到

他的革命軍裏當顧問。

克倫尼 (KARNNI) 在緬甸是一支大民族，人口大約四百萬，沿中部薩爾溫江流域，散佈到南方的海岸，乃至於和馬來西亞接壤的地方。

當這些屬於榮耀的日子過去之後，我們的生活突然陷入困境。先前受訓的時候，只不過缺少衣物和醫藥；現在是連主食都發生問題了。

依照教育計劃，我們受訓的時間為十七週。因此，打完仗回到學校之後，理應繼續接受訓練；可是就因缺糧乏米，學校不得不停課，並且命令我們三天兩頭的到泰國去攢米。

當時的編制屬於三三制。我們以中隊為單位，通常派兩個區隊，到泰國的「納外」去攢米，另一個區隊則留在學校，不分晴天或雨天，大家紛紛到山中挖竹筍、劈芭蕉心，或者採「山茅葉菜」什麼的。由於植物特性的使然，芭蕉心和山茅葉菜是無法儲存的；竹筍則不然，我們通常用水煮熟之後，再把它曬乾儲存起來，先是炒了吃，後來因為缺乏食油，乾脆又把它回鍋用水煮，連渣帶湯的一起吃。

從蚌八菁至泰國的納外，雖然只有四十五公里，但每次到那地方去攢米，我們必需往返走上三天路，而且

每次揷同的米，最多只能讓全隊同學吃六天，換句話說，我們必需不斷的到泰國去揷米，必需不斷的找尋野生植物當副食……。

就在這樣子的日子中，我們終於提前畢業了。

● 血淚浸成的學員手冊

仍然記得李則芬將軍在畢業典禮中，對我們訓話的內容：

「訓練你們的目的，是要你們知道應該如何打仗；可是現在，你們幾乎全都打過仗了，這比訓練強得很多，至少你們在拉牛和洋坎的戰鬥經驗，並非從訓練中可以直接學到的……。從今天起，你們每一位都是反抗抗俄戰爭中的軍事幹部……。」

接着，我們每人領到一份相等畢業證書的「學員手冊」，這手冊成摺疊式，共分六面，第一面有點像國民黨員的黨證；第二面印着先總統 蔣公的相片；第三面是學生年籍及受訓期別的記載；第四面空白；第五面和第六面，中央蓋着關防，右邊是李彌將軍的簽名，以及受領學生的姓名；左邊亦有四行字，那是李彌將軍的訓示：

『要親愛團結鞏固我們共同反共的陣營，

要自力更生反求諸己，
要打回雲南聚殲匪共，
要建設雲南完成我們復國的使命！』

——這雖然只是幾句口號；但多少年來，仍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裏，就像一滴滴鮮紅的血液，在我的血管裏流動。

——本文原載於民國六十九年一月
二—三日聯合報副刊

（上接第18頁）

，袁氏從此即一病不起，此段事係段親自告我者，當不為虛。段並曾對我說：如果項城那時看完這個奏摺，一定要撤你職，下令討伐你。

我事後想到一件事的因果關係，種下什麼因，即要結什麼果。袁世凱改行帝制有因，國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滿清統治，由於同盟會自身力量不夠，借重了漢族疆吏力量，其結果即種下漢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國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款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經變君主為民主，絕大多數的人誰亦不願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稱帝卒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

——摘自閩錫山回憶錄

滇軍血戰臺兒莊

邱開基

民國二十七年臺兒莊大捷，爲抗戰初期，給予日本軍閥最沉重的一擊。敵人攻下南京以後，大肆屠殺，迫我軍作城下之盟。沒有想到政府內遷，繼續抗戰，敵人乃沿津浦路北上，企圖和華北派遣軍南下的部隊會師，打通津浦路，我爲遏阻敵人攻勢，與敵軍激戰於臺兒莊，殲滅了敵坂垣師團的九留米旅團。

最近日本文部省竄改侵略中國的歷史，企圖復活軍國主義，引起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對。爲使讀者了解臺兒莊大捷經過，謹就筆者親身參與戰鬪的經過憶述當時實況，筆者當時爲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副官兼一八二師副師長，因師長病重，奉准返滇療疾，軍長命令筆者代理師長，指揮作戰，因而親身經歷了這一次慘烈的戰鬪。我軍英勇奮戰，拋頭顱洒熱血，真是可歌可泣，至今記憶猶新；袍澤犧牲的慘重，永難忘懷。筆者籍隸雲南，當

年一同浴血抗敵的弟兄均是雲南子弟，因以「滇軍血戰臺兒莊」爲本篇之標題，既以弔慰忠魂，並揭發日本軍閥侵略的醜惡面。

目國軍第六十軍自雲南出發，奔赴前方抗戰，中央特予以重新裝備，每連有機槍九挺，戰鬪力相當堅強。筆者陪同盧漢軍長在漢口晉謁委員長蔣公介石，當蒙蔣公面諭抗日之戰爲長期戰爭，以空閒換取時間，粉碎敵人速戰速決的戰略。六十軍赴津浦線的作戰任務，即在遲滯敵軍南下，阻止敵人搶渡運河，攻佔徐州。

接防時夜間遭遇戰

二十七年四月三日黃昏，六十軍軍長盧漢，奉令率一八二、一八三與一八四師接防東西皇寺山，藉以加強臺兒莊的防禦力量，俾徐州指揮部有充裕時間部署戰略

會戰。如日軍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渡過運河直逼徐州，日軍將可達成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目標。因此，六十軍的任務，是阻止日軍在四月二十日以前強渡運河。

盧軍長派遣一八二與一八三兩個師直趨東西皇寺山接防；他自己則率一八四師及軍直屬部隊沿運河北岸向禹王山挺進。禹王山在運河北岸；東西皇寺山又在禹王山北約八公里處。所謂山者，虛有其名，實則不過丘陵而已。

兩個師受命後，輕裝疾走，銜枚夜行，於四月四日凌晨三時抵達東西皇寺山。

不意戍守東西皇寺山的友軍，不待我接防部隊到達，早已轉移到其他地區；以致我一八二與一八三師在猝不及防情況下，與敵軍打了一場完全出人意外，昏天黑地的夜間遭遇戰。

李旅長率隊攻裝甲

一場夜間遭遇戰，既慘烈，又悲壯！

一八二師與一八三師奉命緊急接防，勇猛前進，不料東西皇寺山與禹王山所夾地帶早被日軍佔領，我軍隊形密集，以強行軍速度運動，原期能準時到達目的地。行進中我與敵人突然遭遇，在敵人照明彈籠罩下，我軍

全部暴露無遺。日軍挾其優勢火力，以步砲協同戰法，對我軍實施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攻擊；敵軍裝甲軍及時趕到，對我軍橫衝直撞，我軍犧牲已成定局了。不過敵人也萬想不到我們的密集隊伍，會在半夜裏衝進他們的陣地，敵軍驚惶於我軍的「奇襲」。這正應了一句俗話：「麻桿打狼」——兩頭都害怕。

在這場遭遇戰中，最壯烈的，首推旅長陳鐘書。敵人對我軍威脅最大的，莫過於裝甲車。在敵人裝甲車橫行無忌情況下，我軍將有全軍覆亡之虞，陳鐘書旅長有鑑於此，決定身先士卒，乘照明彈熄滅之際，率領敢死隊三十餘人，身背手榴彈與炸藥，分別直撲敵人裝甲車，決心與裝甲車同歸於盡，這才把日軍的威勢，予以有力的封制。敵人的裝甲車被消滅，便是我軍享有戰鬥優勢的時刻。我一八三師向東西皇寺山前進，一八二師向禹王山北麓接近，日軍被夾擊於二山之間的空曠地帶。這一遭遇戰，盡殲日軍九留米旅團。然而我軍付出的代價也很驚人。要不是陳旅長和他率領的敢死隊壯烈成仁，我一八二師可能會全軍犧牲。一八三師傷亡也很慘重。鍾團長和嚴家誨團長均在此一遭遇戰中光榮殉職，壯烈成仁。還有，一萬多雲南子弟也作了異鄉忠魂！

四月四日上午十時許，盧漢軍長率一八四師直屬部隊抵達禹王山。

禹王山左禹王城，當時已被日軍佔領。幸好敵軍未能在禹王山建立戰術制高點。否則，臺兒莊可能早已不支；而我一八二師與一八三師，在被東西皇寺山與禹王山日軍兵力夾擊下，早已全軍覆沒了。更重要的是，假如日軍渡過運河直下徐州，將如流水就下，勢不可遏。這樣一來，日軍就可以達到速戰速決之戰略目的，我國災難必然增加。敵人計不出此，並非他們的智謀不足，而是莫可奈何。因為：一個少數人口的國家，即使國力無敵於天下，如欲遠離其國土，侵略一個人口衆多，領土廣大，文化歷史悠久的我中華民國，決無法控制廣大的戰爭面，只能「以城市控制鄉野」，此種「以點御面」的策略，便是日軍必定敗亡的主因。

禹王山保衛戰慘烈

有些事，的確是「無巧不成書」。

當盧漢軍長率領大軍抵達禹王山時，禹王城右翼高地已被日軍攻佔。此一高地的功能和禹王山不相上下。它可以瞰制運河南北兩岸國軍陣地；臺兒莊亦在其掌握中，日軍於擁有此一戰術優勢據點之同時，乃以其絕對優勢之空軍戰機羣，配合地面上之強大火砲，掩護步兵大，有強渡運河之勢；臺兒莊亦岌岌可危，正是千鈞一髮之時！盧漢軍長當機立斷：命一八四師兩個團直撲禹

王城，痛擊妄圖強渡運河的敵軍；一個團緊急援救臺兒莊——佯攻東莊。復命一八三師併於一八二師，令筆者指揮新編成之一八二師，即時在禹王山一帶建立防禦指揮所，並審形度勢，構築保衛運河北岸的防禦陣地。

當時盧漢軍長對我下的命令真是擲地有聲，命令上說：「一八二師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抱定與運河北岸共存亡的決心。如不能達成任務，唯死以報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和我多災多難的國家！」

十一時許，我一八四師投入戰鬪。

在敵人獨佔空中優勢的空軍、配合其砲兵、裝甲兵與步兵聯合作戰協同阻擊下，我撲向禹王城的兩個團，儘管傷亡很大，仍本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敵無我的決心，一波一波地向禹王城推進使敵人強渡運河的美夢，剎那之間，成了泡影。

午後兩點多鐘，禹王城方面的戰鬪十分慘烈。然而，在攻擊臺兒莊西莊，和那一方面企圖強渡運河的日軍，由於我軍從天而降，一方面感到側翼的壓力十分嚴重，一方面對禹王城那邊的戰事感到茫然。一句話：堅守臺兒莊的中國援軍已到。兵力多少？戰力多大？敵人一無所知。在此「敵我不明」狀況下，日軍立即易攻為守，停止對臺兒莊西莊的攻擊，堅守東莊的既得戰果。至於原想強渡運河的日軍，也退却到臺兒莊東莊近郊，不

敢冒險南窺。

這時我們的友軍正繼續在臺兒莊西莊勇猛殺敵，迫使日軍不敢貿然繼續攻擊西莊以佔領整個臺兒莊。此一局勢之造成固然得力於我們的友軍能征慣戰，有進無退，抱「與臺兒莊共存亡」的決心，死守臺兒莊西莊，獲至重大戰果。然而，追本溯源，如無我滇軍及時馳援，兩萬雲南健兒壯烈犧牲，東邊牽制日軍使其無法向運河運動而戰於禹王城；西邊迫使日軍退回東莊近郊遠離運河河岸，臺兒莊西莊能否固守？日軍是否可提前渡河進逼徐州？那就只有「默默無語問蒼天」了。

爲國死難的滇軍健兒安息吧！您們不僅死得其所；更由於您們的死，贏得了中華民國的生存；實踐了國父「我死則國生」的遺教；光大了「雲南起義」的真精神；在創建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您們以碧血丹心，爲雲南同胞立下又一次的大功！三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在臺灣寫回憶錄謹向您們致最崇高的革命敬禮。

臺兒莊的戰略地位

六十軍之所以增援臺兒莊，完全爲達成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目的。軍長盧漢曾對我說：蔣委員長長的國家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也就是以持久抗戰粉碎日本軍閥的速戰速決戰略。蔣委員長已決定四川省爲長

期抗戰的根據地。凡長江下游南北兩岸的人力財力與物力，都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國力，必須有相當時間的喘息才能安全摘運到西南大後方，從事再生產，作爲持久抗戰的戰力泉源。」

因此，增援臺兒莊，實質爲阻止日軍南下攻打徐州，掠奪武漢；擊破日軍將我政府困於人窮地瘠之區的陰謀。

蔣委員長指揮的徐州會戰，是戰略攻擊、戰術防禦的謀略戰。我們必須阻止日軍強渡運河於四月二十日之前，就是引誘日軍將其沿江的主力，悉數投入徐州戰場，使我們有長江航運暢通之利，能及時將大江南北的國力，搶救到四川省及西南大後方，增強我持久抗戰的國力。

我在瞭解蔣委員長所策訂的國家戰略，並接受盧漢軍長野戰戰略指導後，身感責任重大；我敬謹接受在四月二十日之前，「與運河北岸共存亡」的軍令。

我軍撲向禹王城的兵力，漸有不支之感。但是弟兄們仍然咬緊牙根，在自己的戰鬪位置上，寧被敵人的大炮擊中光榮戰死，決不後退而苟生。在這緊要關頭，我命李營長帶領全營弟兄迅速馳援，以阻禹王城方面敵人的攻勢。並特別指示：「不到晚上八點，不准後撤，俾我軍有足夠時間構築防禦陣地；違者軍法從事！」

李營長全身綁炸彈

李營長雲祥，不愧炎黃子孫，雲南硬漢，臨危受命他長跪在地，將一枚金戒子雙手呈給我說：「報告副師長，請把這個戒子交給我的老婆，對她說我早就回到雲南老家了。」

李營長雲祥去後，我又派一個加強連配合李營長行動，攻擊禹王城右翼高地。

我如此調度，本意是在減輕該高地的機槍火力對李營長的壓力。事有出人意表者，該加強連竟奮勇奪回了那一個具有戰術價值的高地，這對我爾後的防禦，有莫大的貢獻！無可否認的，這是倖運；因為我們的友軍二百餘人，在同一時間，也在襲擊該一高地，因此能够一戰功成！

戰鬪在滾滾黃沙、煙火漫天、地動山搖的情況下進行。直到晚上十點多，戰場上才趨於寧靜沉寂，無疑地這是李營長已達成了任務。李營長在敵人大砲、戰車、輕重機關槍的火海裏，他是如何達成使命的？該營寸副官聲淚俱下地向盧漢軍長報告：

「營長奉命後馬上展開戰鬪。鬼子的火力太大了，我們傷亡慘重。營長一看很糟糕——突然禍至心靈，命我傳令各連，用我們雲南山地傳統狙擊術（隱蔽自己，

等敵人近身時，冷不防予以致命一擊）與鬼子捉迷藏。這有兩個好處——是節省彈藥，一是減少傷亡。

「各連接到命令後，大家的槍聲逐漸停止。陣地逐漸沉寂，鬼子以爲我們撤退了，又以爲我們被徹底消滅了。鬼子們一窩蜂地向我陣地衝過來，等鬼子進入我們的射程之內時，我們突然開槍打死了很多很多日本鬼子！就這樣，我們阻止了日本鬼子的攻擊。鬼子步兵不攻擊我們了。

「可是，鬼子的大砲向我們亂轟。戰車向我們陣地隱蔽處進行威力搜索射擊；看他們橫衝直撞的樣子，好像瘋了。唉！我們又開始有很可怕的傷亡了！這情形，看在營長眼裏，他也不知道怎樣才好，急得頭上直冒汗。

大概是情急智生吧！我們親見李營長率領二十多個兄弟全身上下綁滿了手榴彈和炸藥，匍匐前進到鬼子戰車經過的路上……轟隆……轟隆……轟隆……營長死了，二十幾位兄弟也跟着營長去了！鬼子的戰車多輛也被炸壞了啊！營長……」

寸副官雙手掩面直哭，在場的人悲憤不已誰也無法安慰誰。夜靜得令人窒息，倒是寸副官又開口了：

「我們的弟兄看到營長用生命和鬼子的戰車拚命後，全都瘋了。誰也沒有命令誰，誰也沒有指揮誰；有的

效法營長的戰法，有的爬上鬼子戰車，把手榴彈和炸藥向戰車車箱裏扔……

「報告軍長，我們能守到十點多鐘，就是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趕回去的。我們完成了任務沒有？」

寸副官不再哭了。他臉上在昏昏燭光照耀下，放射出平和的光彩。他心中好像有所決定。但見他心平氣和地說道：

「報告軍長，您知道我爲啥不跟營長一起死？因爲我要向軍長報告營長和他的弟兄們爲國盡忠的情形。我總算完成任務了，現在該輪到我了。」

不提防一聲槍響。寸副官連人帶槍（手槍）倒在地，口中斷續地喊着：

「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營長……我……我……來了。」

……

死守爭取應戰時間

盧漢軍長命一八二師在運河北岸阻敵強渡運河，以莊嚴肅穆的態度，斬釘截鐵的語氣重申前令：「未奉命令撤退而渡運河者，死！」之後，留下野砲營和戰車連歸我指揮運用，盧漢軍長立即率領一八四師倖存官兵和軍直屬部隊渡過運河，在南岸王母山一帶，布署六十軍

的最後防線，與我北岸禹王一帶陣地隔河呼應。

由於李雲祥營長的忠勇赴戰，壯烈犧牲，爲我一八二師爭取了構築堅強防禦陣地的時間；當時，日軍攻勢雖然猛烈，始終未能突破我封鎖線渡過運河。我同時發現日軍對我陣地所採取的攻勢，有其固定程式。那就是先用偵察機投擲各種顏色汽球來指示各類攻擊目標。然後轟炸機出動配合砲兵行動，對我砲兵與重機關槍陣地進行轟炸與砲擊。繼則爲其裝甲部隊到我陣地來進行威力搜索。最後日軍步兵在空砲協同與裝甲車火力掩護下，向我陣地發起攻擊。這種攻擊程式，每天上午與下午各一次，我更發現一件極具趣味性的事：每當日軍攻擊主角——步兵登上攻擊舞臺時，只要我步兵還擊，他們就不戰而退，也許他們「志在誘敵」。但，我們本兵法「窮寇莫追」的原則「以靜制動」。再說這大概是我們以血肉之軀，打败了他們無堅不摧的裝甲部隊，天威正盛，嚇得他們不敢正面迎敵。

針對日軍的「神經戰」，我凝望欣欣向榮的麥田，苦思破敵之計。我想到委員長蔣公對我們的訓示：與敵作戰，縱屬防禦戰，應將防禦陣地的前緣，視爲我們自己的攻擊發起線。這是「寓攻於防」的原理。我又想到李營長用雲南山地傳統狙擊術制敵——我靈臺乍現，心明如鏡。麥田，既易構築「工事」，又利我之埋伏。於

是，我決以「甕中捉鼯」之計殲敵。我知道坂垣派遣來的隊伍未必肯入甕，但，試試看並未妨礙我們的防禦計劃。我立刻召集營長以上幹部，講解我的部署及戰法；並要求在當晚（次日凌晨）三點鐘前，完成新的禹攻擊於防禦的戰鬥交通壕與各類偽裝陣地。

機砲齊轟敵勢囂張

四月七日晨曦時分，敵人偵察機二架飛臨我上空耀武揚，威投下各色指示汽球而去；我們不理睬它。有頃，敵轟炸機羣臨空，根據汽球指示目標，對我偽裝砲陣地大事轟炸；我們也不理睬它。敵轟炸機羣飛去了，別以為我們的苦難可以喘一口氣。正相反，敵人的大砲又對我們造成新的震撼。您能想像那塵土飛揚，天愁地慘，翻江倒海，令人驚心動魄的威勢嗎？大砲方歇，十多輛裝甲車又到我們陣地來進行威力搜索。這連續不斷的火力攻勢，我軍難免有所傷亡。但，爲了達成戰鬥任務，我受傷官兵，無論傷勢有多重，總是緊咬牙關，絕不呻吟。就這樣我軍陣地一片沉寂，儼然「棄守陣地」。

日軍以爲我們已經撤退了，乃以部份步兵向我陣地作試探性進攻。我陣地一無反應，任被東搜西搜。他們確認我軍已退，盡出其步兵，在裝甲車前導與掩護下，直向禹王山與運河挺進。

這時我在禹王山前進指揮所，見敵人運動至「甕」中時，親自發射「甕中捉鼯」攻擊信號令——連續三發榴榴彈。

春雷乍起！沿運河北岸，一望無際的麥田，裏我機關槍與步槍交織成一片嚴密的火網，直罩敵人的攻擊陣面。日軍發現我步兵出現時，驚愕之餘，乃知中計，因而迅速撤退。說時遲，那時快，我排山倒海的砲彈和機關槍子彈，由禹王山射出，有如銅牆鐵壁，阻絕了敵人的歸路。在西邊的臺兒莊，友軍正在進行總反攻；而在禹王城右翼的高地，除原有加強連外，晚上又捕足一個營的兵力，強大的火力，使敵人向西逃命的機會也歸於幻滅。看樣子我們捉鼯捉定了。

入我陷阱智殲強敵

戰況激烈！敵人戰車，企圖開闢一條「退路」。可是一切都在我們的預計中。它們不是掉進我們的陷阱裏彈動不得，失去戰鬥能力，就是爲我野戰砲與重機關槍集中射擊所摧毀。還有戰鬥能力的戰車，由於我戰車的突然攻擊，只能自保，再無餘力支援其步兵戰鬥了。

那是短兵相接，最慘烈的肉搏戰鬥。日機空自盤旋，無所用其武。且架次銳減。他們的野戰砲突然沉寂。這種情況，於我軍大爲有利。肉搏戰，本是雲南健兒習

以爲常的戰技，日軍自然不是我們的對手！下午一點鐘左右，消息傳來，臺兒莊東莊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表示我們擁有整個的臺兒莊了。這對我一二二師來說，無異吞下了一粒又一粒的精神維他命；士氣不振，戰志昂揚到了極點。「嘿」聲盈野「殺」聲震天。向全世界自詡「無敵皇軍」的日寇官兵，這一仗，非死即傷。倖活命者，亦爲我軍所虜。好一場澈底殲滅戰！坂垣師團所派遣攻擊我軍陣地的精銳，竟爾全軍覆亡！黃昏時，我軍已獲全勝。在沿北洛、燕子井、劉林和石佛寺一線，斷續的槍砲聲，明白顯示：臺兒莊地方，在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七日，我們在那裏打了一場偉大的勝仗！臺兒莊大捷，雲南健兒，又表現了一次對國家的忠愛！

四月二十六日，六十軍奉命爲後衛部隊，爲大軍西南轉進執行掩護任，務逐次向蕭縣九里山集結。六十軍在禹王山一帶抵抗日軍侵略凡二十三天，光榮地完成了固守禹王山一帶國土的任務，使運河北岸安然無恙。並協同友軍，打了一次震驚全球的大勝仗。

民國三十八年盧漢誤上賊船，中了毛共統戰詭計，晚節不保，令人痛惜，但是臺兒莊之戰，爲國殉身的無名英雄，永久值得我們景仰崇拜。

美國老人網球賽

劉香谷三奪冠軍

七十三歲的中國網球好手劉香谷在「第三屆老人分齡網球大賽」中贏得了三項冠軍。這次網球賽自十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舊金山南方的聖羅沙地方舉行。

劉香谷在七十歲組的網球比賽中贏得了單打和雙打的第一名，又在六十五歲組的決賽中以六比二，六比〇的戰績擊敗美國的瑪麗·貝克，贏得第一名。

這位中國網球界的宿將在聖羅沙網球大賽中接戰七次，無一不勝。參加這次網球大賽的選手有來自美國、中華民國和日本的選手共二十四人。

劉香谷預定十一月間在得克薩斯州參加另一場老人網球賽。

魯道源南昌受降

黃遠聲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五十八軍軍長魯道源將軍正率領所部，向沿贛江北撤敵人追擊中，即在清江途次從廣播中知道敵人宣布投降。十三日到達樟樹，奉令組織第九戰區南昌前進指揮所，準備推進南昌受降。敵人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十六日魯軍長率薛司令長官令兼任南昌前進指揮所主任，代表受降，當即籌備向南昌勝利進軍。

最後的笑

劫後的樟樹鎮，在驚魂甫定中，聽到敵人投降的消息，立刻掀起了一陣狂熱。街上劈劈拍拍的爆竹聲，狂鳴不已；街上的行人，如醉如癡。人們揚起眉毛吐出鬱積八年的悶氣，也有人們在談論着美麗的戰後計劃，同時也有人們抑不住嘴上的笑聲。吉安民治日報社樟樹特派員汪金龍謁見魯軍長，叩詢對日本投降的感想，魯軍長說：「日本終於投降了，八年的血沒有白流，大家的辛苦總算得到了一個結果。」接着愉快的述說他的感想：「當南京淪陷時，敵人在東京開慶祝大會，熱烈狂歡

。當時，我就說過：『誰會笑，誰最後笑。』八年的苦戰中，我們都在戒慎恐懼中，堅持嚴肅的戰鬥工作。最後的勝利來了，這是我們笑的時候了。」

勝利的進軍

五十八軍新十師部隊推進到南昌附近，二十八團第一營營長張體賢奉令派情報員與南昌日軍接洽，約定在南昌縣屬譙店會面。敵軍大貫參謀率士兵一排，於十八日到達上譙店張營營部，首先對五十八軍作戰的英勇讚不絕口，但是他說：「祇奉到停戰和平命令，未奉令交出南昌防務。」張營長以我軍已奉到命令，堅持要進入南昌，大貫參謀向南昌請示後才答應了。

魯軍長接對關於上譙店交涉的報告，恐怕遭遇困難。為計出萬全，特命令各部隊控制南昌外圍，必要時即可攻入。但，新十師部隊結果是安全地進入了南昌。

首先進南昌的，是新十師團黃學文團長率領的第二十八團，龔紹武率領的第三十團。十月五日二十八團第一營張體賢部為先鋒，第二營歐陽準部，第三營王澤

民部等隨後。三十國於同晚進入。大雨滂沱中，敵憲兵在郊外迎導。進入市區時，這在戰前原是熱鬧繁華的南昌，街景寂然，房舍大多傾頹，滿目淒涼。這時，敵軍雖尚擁有武裝，但民衆都爭先出街，瞻仰久違的祖國軍隊的豐彩，並燃放爆竹，拍掌歡呼。夜間，敵軍設宴款待我方軍官，並招待觀劇，一切均稱順利。不過這當中，也會發生一幕插曲：指示大貫參謀允許我先頭部隊進入的是敵軍的一位聯隊長，後來更高級的一位敵軍部隊長，詰問他爲什麼未奉命令就准許我軍進入南昌，這位聯隊長，當場只說了「對不住天皇，對不住國家」便舉起刀來切腹自殺。這就基於武士道精神的勇敢，服從，謝罪的作風，應該是日本軍隊有高度組織，能不避犧牲的神髓所在。

南昌前進指揮所，於九月二日正式成立，魯軍長兼任主任。五日，魯軍長派龔副參謀長及參謀處燕課長登龔，蔣日文本秘書宗琰等前往南昌，致送薛長官命令及備忘錄，令日軍退出市區集中牛行附近，聽候命令。六日，召集營長以上人員舉行籌備會議，魯軍長指示下列各點：

一、命新十師蕭師長轉知日軍上謀店及瓜山之警戒。

二、通知南昌日軍守備司令：我方前進指揮所即將

進入南昌，該地區一切防務交新十師接收，並命其集中牛行附近地區，派高級人員來指揮所辦理投降手續。

三、通知日本第十一軍團長：本指揮所七日進駐小港口，八日到達蓮塘，九日進入南昌。

四、呈報薛長官囑交備忘錄已派員送達。

五、新十師養防南昌以後，應注意該地西北兩方之警戒。

六、遵照何總司令命令之規定，由魯參謀長擬定黨政軍各界應遵守規則，呈報印發。

七、主席蔣規定收後必區遵十項戒條，由軍法處佈告週知。

八、部隊仍須有作戰之準備八日，前進指揮所進駐蓮塘，日軍第十一軍團長笠原幸雄派田中佐來迎，送呈日軍南昌九江地區聯隊長以上姓名冊及無線電呼號。

歡迎抗戰英雄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魯道源將軍率領前進指揮所進入南昌。日軍派汽車數輛在中途迎迓。抵城郊，歡迎的機關代表及民衆數逾十萬。蒙塵數年的民衆，無日不在等待天亮、黎明終於在長夜的盡頭不知不覺間到來了。大家夾道歡呼：「歡迎抗戰英雄」用掌聲爆竹聲迎接祖國勝利的進軍，慶祝自己重新返回祖國的懷抱。魯

軍長看看這情景，內心也極為激動，頻頻的代表政府予以撫慰。

指揮所駐中央銀行。日軍第十一軍團代表獨立步兵第七旅團長生田寅雄晉見魯軍長，魯軍長用和平而嚴肅的態度，告以日軍務必切實遵照規定執行投降條款，並飭自十日起率必要人員前來接洽一切，如有必要請求，可以提出報告。當晚，魯軍長即命梁副軍長組織接收委員會，計劃接收日軍繳交的軍需物品。

次日，生田寅雄率隨員與十一軍團參謀大貫中佐，七中中佐，夏國少佐，中森少月，九江憲兵隊長官憲兵中佐，高納副官，清水法務大尉，山崎大尉。前來洽商，魯軍長派魯參佐長元率燕課長登樓，日文秘書蔣宗琰，在指揮所禮堂接見。雙方用會議方式，就規定日軍一切，應辦事項。詳加研討，由魯參謀長主席。會議共舉行兩天，完畢後，促日軍第十一軍團長笠原幸雄速來簽降。

為恐接收之際紛雜紊亂，前進指揮所於十二日召集南昌各界負責人會議，分別指示黨政，文化，教育，實業各部門接收事宜。當晚，並召集日軍代表舉行受降預備會議，並由魯參謀長起草受降書。

笠原幸雄於十三日由漢口乘飛機趕到南昌，當即率同生田寅雄等晉謁魯兼主任，對各項指示，表示一一誠

懇接受。魯將軍又交給他一件備忘錄，要日本軍官把身上的佩劍一律呈繳。那些投降的日軍代表，立即失去了在中國人民前面發威的武士道精神，一個個變成無聲無息的呆子。半嚮以後，當中的生田中將口裏迸出：「遵辦」兩個字，可是他的臉上已經漲得緋紅，血液在奔流着。後來，笠原幸雄以私人資格，要求魯主任寬大為懷，給他留下這精神上的一些慰藉。佩劍是日本軍官的生命線，是得自天皇所賜，或者是若祖若父的傳授，如果繳出了佩劍，便等於繳出了天皇和祖先。他提出一些人情理由來請求原諒免繳，魯將軍的答覆是，等待他請示上峯後再說。

南昌受降的一幕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五十八軍全體將士熱血，頭顱和汗淚所換來的最光榮也最值得永遠紀念的一日，這天上午九句鐘作為九戰區南昌前進指揮所的中央銀行，好像在舉行一個喜慶似的，洋溢着歡騰喜悅的情緒。但和普通的喜慶不同的是，大典中的兩個主角魯道源將軍與日本笠原幸雄中將各自懷着一種迥異的心情。

九時三十分，南昌各界代表胡嘉謨等，還有同盟國軍官和新聞記者都紛紛的趕來。五十八軍參加典禮者有梁副軍長星樓，魯參謀長子真，龔副參謀長襄平，新十

師蕭師長士先，第十一師侯師長靖臣，第二十八團黃團長興周，二十九團常團長冀賢，三十團龔團長德敏，軍務處鄭處長社科，新十師馮副師長子梯，軍部辦公廳主任陳叔初，日文秘書蔣宗琰，參謀處燕課長登稷，軍需處處長壽平，楊參議治平，兼國際法官的軍法處李處長屏蒼及著者等二十餘人，中正大學黃教授擔任日語翻譯。接着，笠原幸雄率日軍代表八人到場，簡單，肅穆，而隆重的簽降儀式便告開始。國軍長官，盟友，來賓首先進入光榮的座次，其次是日本軍官輕輕地蹣手蹣腳走上投降屈膝者的座位。魯將軍在悠揚，激越，歡悅的軍樂與亢奮，熱烈喧騰的爆竹聲中，步入受降官的座位後，笠原幸雄在衆目掃射下，最後一個走入會場。笠原幸雄低首緩步，彬彬有禮的鞠躬入座，似乎他在竭力抑制內心的表情，但一股陰鬱得怕人的黯影仍然隱隱籠罩在他臉上。

全場沉寂着，除了受降官上正中爲受降官魯軍長道源，右爲梁副軍長得奎，新十師蕭師長本元，左爲軍部魯參謀長元，第十一師侯師長鎮邦，後面爲軍部各處長，最後而爲警衛兵，左右兩邊爲五十八軍官佐中外來賓，及新聞記者，下正中爲投降者日本笠原幸雄中將，左右爲其隨員。

席上的時鐘在「答答答答」的響着外，一切已浸在

沉默的海裏，此外便祇有新聞記者的照相機按動的聲音。全場的人都由沉默的海裏，轉到了默念的深淵中。日本軍官在如夢初醒似的想着：原來這就是侵略者的下場，遠征異國八年，今天屈膝投降，自食着戰爭的果報。五十八軍的軍官，自慰的想着：接受日軍投降，爲國家清算了六十多年來的血賬，洗刷了國土被佔，同胞被殺的奇恥大辱，全軍官佐士兵七年餘的流血流汗，終於培植出了勝利的果實，已死諸先烈的碧血既沒有白灑，已死諸先烈的頭顱更沒有白擲。盟友，來賓也莫不想着：正義終於戰勝了，這是我們無上的光榮。

一分鐘後，司儀以洪亮的嗓子喊道：「呈遞投降書」。會場空氣驟轉緊張，每個人都把目光凝集於笠原幸雄的呈遞降書。笠原幸雄提起嶄新的白色毛筆，開鑒簽字蓋印。動作很迅速，似乎還沒有失掉軍人的痛快精神。但當他雙手捧着降書面向受降官，在案前立正鞠躬時，他的臉色已情不自禁的漸漸轉變。坐在下面的六個日本軍官也跟着笠原幸雄，起立而起立，鞠躬而鞠躬，臉上跟着變色而變色，每個人的頭也不約而同的低下來了。站在這六個人中間的生田老將，竟閉下了眼睛，好像在雜亂中祈求，也好像一閉眼便可暫時遺忘這殘酷無情的現實。

笠原幸雄把降書遞給受降官魯道源將軍後，直挺地

立在案前，雙手緊貼褲縫，等待着魯將軍的簽字許可。投降書是中日文各一份內容是：

「(一)本官奉上司之命，統率駐南昌九江地區之一切所屬陸軍部隊以及不久集結該地區內之各部隊，並統制海軍部隊請同 中華民國第九戰區長官薛岳將軍閣下投降。(二)本官當立即遵照 中華民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備忘錄九字第一號至第三號規定以及會後之奉令實行。(三)解除武裝俟調集完畢後，着令各地區投降部隊指揮官立即遵照 中國各受降主官之規定實施。——南昌九江地區投降代表投降部隊長陸軍中將笠原幸雄（官章）昭和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午十二時。分於中華民國南昌簽字，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午十二時。分於中華民國南昌收到本降書，中華民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陸軍上將薛岳，（魯道源代）。」

投降書名字下面的官印，還是「天皇」頒給的，是夢想征服中國，「統制東亞」的羣印之一，但在他以後的用印，都成了投降的有力證件，眞眞的「東亞和平」也在這印記下深刻地奠定了。

魯將軍閱畢，滿意地提起筆簽字，並用塗有紅顏色的印子輕輕的蓋下了。他向笠原點點頭，表示接受他誠意的投降。

笠原幸雄於完成了他代表日軍第十一軍團投降的重

大使命後，彬彬有禮的鞠躬退回原位。站在後面一排的日本軍官，動作一致的同時坐了下去。當他們擦拭着滿面滿額的汗珠時，受降官魯將軍的訓話，可使得他們必恭必敬的端坐諦聽着。

「吾人同集此間，締結一莊嚴之協定，俾將恢復和平，深盼自此莊嚴之時刻以後，由過去流血中產生更完美之世界，以信義諒解爲基礎，同致力於和平光明之大道，余代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以正義及諒解繼續執行余之責任，深盼笠原將軍確能全部迅速忠實履行投降繳械之條件，使吾人之希望能得圓滿結果，最後盼吾人之和平永保不替。」

這致詞又從翻譯官的嘴裏，變成日語，印進了投降代表的腦海，在他們的點頭反應上，可以看出他們是牢牢记着。於是富有歷史意義的受降大典便在音樂悠揚聲中宣告結束。

投降者的悲哀

這天晚上，魯將軍以私人資格召宴笠原幸雄，席間詢問他對中日戰爭的感想，笠原幸雄說：「我來華之前，在東京建有一座小洋房，滿植櫻花，自從美空軍轟炸東京後，房子和櫻花同時毀了，我的軍人生命也跟着房子櫻花完了。」笠原幸雄沒有直接說出他的意見，但這

句話深沉地暗示出了他的感慨。櫻花是日本的國花，櫻花遭遇的命運正象徵着日本的命運，而日本的國運正如像笠原幸雄東京寓所內的櫻花一樣，在戰爭中就已決定了他的衰落凋殘。

受降典禮告成後南昌九江開的日軍在我軍監視下，背起簡單行李，及戰友的屍灰首途回國，狼狽之狀，可笑又復可憐，這就是侵略者的結局。

怎樣保持勝利的成果

日本投降是表示暴力的屈膝，正義的伸張。暴力最後必倒是不可逃避的歷史法則，但當日本軍閥尚執迷不悟，日本軍隊亦尚未完全支離破碎的時候，為什麼天皇一個命令可以叫七百五十萬雄兵齊解甲呢？這因為日本政體是特殊的，天皇具有至高無上的威權。日本雖然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形式也是採取立憲政治，但是日本的資本制度是胚生在封建制度上面，兩者是互相契合着的。封建制度時代，神是統治階級假託的背景，「朕即國家」，「君權神授」。日本天皇更被神化了。明治維新只維新了日本的外表，骨子裏仍舊是神的統治，封建的統治。明治憲法對天皇權力有這樣的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為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並依此

憲法之條規以行使之」。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的發達，日本走上了帝國主義的道路，適應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控制國內的需要，出現了法西斯形式的政權。日本法西斯政權，與德義法西斯政權却有所不同，後者沒有封建的實力摻合在內。義大利皇室向盟國投降，必須出以政變的方式，而不能命令墨索里尼及其所有的將軍們遵命。日本法西斯的主幹是軍人，和黑龍會一類神道團體。黑龍會一類組織本為封建統治的支柱，標準神道，瘋狂的忠君愛國，和要求向外發展。日本軍人又接受了封建時代武士道的傳統習氣，天皇的命令，對於他們自然高於一切。金融寡頭，大財閥軍需資本家自然是法西斯的背景，而日本法西斯却由於日本社會發展中，封建勢力仍舊占有龐大的地位，因此他們的背景是雙重的。同時，金融寡頭，大財閥，軍需資本家知道天皇對軍人與整個社會的至高無上權力，要利用軍人向外侵略，也使愈加設法鞏固和擴大天皇的地位。因此，性質複雜的日本法西斯政權仍舊以天皇為最高權力，可以裁決一切。

要建立世界的和平，必須在日本投降以後，善用管制之策：剷除日本封建勢力，消滅日本財閥體系。天皇是封建勢力滋長的胎盤，也是封建反動勢力與財閥反動勢力結合賴以通過的紐帶，更是顯武侵略主義的象徵。不消滅日本天皇制度，日本的真正民主決無從建立，一

切不過是虛偽的騙人的幌子而已。不經過合理的改造，日本可能在國際矛盾的隙縫中日長夜大，恢復侵略的舊道路，不論她是反誰的急先鋒，遼東戰禍再啓，最先吃虧的必定是中國，假如這次中國八年長期而艱苦的抗戰，不能奠定永久的和平，十年八年後，仍須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及其所代表的強大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進攻，那末，這次光榮受降不過是一幕急景，千萬爲國捐軀的將士也將不能瞑目了。就中國本身來說，受降是勝利的標幟，是中國百年來歷史的轉捩點。但怎樣採摘勝利的豐滿果實，不使光榮的勝利變而爲「慘勝」，那是與八年神聖抗戰同樣地可以決定中國的命運的。

青山埋忠骨

五十八軍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疆場上轉戰七年，全軍袍澤爲國殉身者約有八萬人，戰士們的鮮血灑遍了祖國的土地，戰士們的軀骨築成了森嚴堅強的堡壘。爲了使戰士們的衛國豐功，永垂後世，長留紀念，先後在錦江北岸，甘田，南江橋，影珠山等地會建下了規模宏大的陣亡將士墓。以慰忠魂，現在抗戰終於獲得了光榮的勝利，請讀者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向爲國捐軀完成血戰史的先烈們致莫大的敬仰與悼念之忱。

錦江戰鬪發生在廿九年，戰士們慷慨前征，捐軀甚

衆。魯道源將軍，袍澤情深，民國卅一年五月爲烈士營葬於高郵市後方，並親撰碑銘：

「將士等陣亡今已三春，乃得復斂其骨而葬之，並建紀念標於其旁，以慰英靈，而彰忠烈，源於是重有感焉。夫我將士泰半皆滇中健兒，民國二十七年隨軍出發抗倭，經鄂南崇陽諸戰役，明年春參與南昌會戰，克復奉新外圍各重要據點，旋奉命潛入敵後破壞交通，鹵獲戰利品數十擔，時源以第十一師師長奉命升任五八軍副軍長仍兼師長職，十月隨志公軍座率將士等參與第一次長沙會戰，克復贛北甘坊找橋各據點，十二月冬季攻勢，本軍奉命攻擊錦江北岸之敵，收復高郵市攻佔塔岡山京岡嶺，因敵勢兇頑，失而復得者數次，傷亡極爲慘重。二十九年四月志公軍座代理總司令，源奉命代理五八軍軍長，而源兼職由梁副師長得奎代理，捕捉戰機，遂報請督率新十師及第十一師強渡錦江而出擊，攻克石頭崗九渡喻家大城及西山萬壽宮等各地區，斃敵三千餘人，奪獲大砲數門，機步槍及其他戰利品無算。奉委座電令獎譽有加。但全軍將士之壯烈犧牲者已達三千餘人，而可歌可泣之事亦不勝枚舉矣。追憶出擊前夕，源對部屬大聲而矢之曰：苟戰不勝攻不克我不復再見長官，而諸君亦勿庸再見我，緣是上下同抱必死之決心。幹部多

（下轉第一六八頁）

雲南民衆對抗戰的貢獻

王文中

搶修滇緬公路

一、前言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不斷窮兵黷武，向我國領土蠶食鯨吞，於滿清末年強佔我朝鮮及臺灣，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侵佔我東三省；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侵襲我上海，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竟發動七七事變，揚言於三個月內滅亡我國，我於忍無可忍之下，奮起抵抗，八年戰爭，遂以開始。

大戰爆發後，日本以長期訓練之海陸空強大兵力，向我節節進逼，不到兩年，我東南沿海各省，均落入日軍之手，海運交通，全被封鎖，軍需物資，全被斷絕，大小戰區，彈盡援絕，大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所幸我政府當局，高瞻遠矚，早於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將修築滇緬公路路線，測量完成，並於二十六年四五月間，開始派兵修築，但爲期不過兩三個月，七七事變，竟而爆

發，沿海港口之被封鎖，已早在預料之中，乃加緊搶修滇緬公路，打通國際路線，以接運海外物資，補充前方，達成作戰任務，其有助於八年抗戰，關係實非淺鮮；林語堂先生謂：「滇緬公路是中國的生命線」，誠非虛語，茲將修路概況，憑記憶所及，略書於後，以餉讀者。惟筆者當時服務於教育界，並未參加此偉大工程，僅以旁觀者耳聞目覩之概況，略加敘述，乘誤之處，在所難免，尙希讀者鑒諒。

二、公路概況

滇緬公路全長約一千二百餘公里寬度自九呎至十二呎不等，（確實數字已記不清楚）由昆明起，經過安寧、祿豐、廣通、楚雄、鎮南、祥雲、鳳儀、下關、漾濞、永平、保山、龍陵、潞西（包括遮放、芒市、畹町）等十三縣，大部均在西部縱谷（即橫斷山脈），山高谷

深，差距多在兩千公尺以上，路線盤旋曲折、自谷底以至山尖、驚險萬狀，開發之困難工程之艱鉅，爲學世所罕見，抗戰期間，運輸頻繁千萬車輛，首尾銜接晝夜不停，蜿蜒急馳，大有上天入地之雄姿。尤以保山至永平所經雲嶺之九轉十八彎最爲驚險，亦極壯觀（附圖）



滇緬公路一角見復興書局大專用書中國地理上冊

三、施工概況

滇緬公路之修築，早在抗戰以前即已計劃完成，而於二十六年四五月間開始興工，發動三十餘縣民佚，自

昆明至畹町一齊動手；在昆明設置總工程處，由中央指派宋子良爲督辦，雲南建設廳長楊鏡涵爲會辦，各縣設縣工程處，以縣長爲主任，以建設局長總其成；內設各股，依照施工計劃，指定專人，分頭負責。工地作業，則由技術人員，依據地形以及土方石方工作之難易，安排工作人數，而由各保甲長，按照戶口，派足民佚，前往分配地段工作，於上午八時開始，至下午五時收工，每人發給佚帖一張，作將來結算憑證；距離近者，每日按時往返，距離遠者（有遠至四五日路程者）則須攜帶行李炊具，自備伙食，在路旁搭蓋臨時草蓬，藉以度夜，至修足應出佚額後，始得回家。估計在一千二百餘公里之路線中，每日工作人數，至少在五十萬人以上，都在這崇山峻嶺，古木撐天的滇西縱谷中，不避蠻煙瘴雨，不怕毒蛇猛獸，也沒有任何新式工具，也沒有任何現代機械，僅靠兩隻手，兩副肩頭，用最原始的鋤頭耙子，把堅硬的紅土，把巨大的岩石，一鋤一把的劈下來，用兩肩一籃一籃的挑至低矮地段，一寸一寸的填平，一段一段的整修，既不辭勞，也不叫苦，不分酷暑寒冬，不顧淋雨日晒，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工作中死亡，也不知有多少人被瘴毒所吞噬，也不知有多少人被山崩而壓死

，也不知有多少人被阱底洪流所沖走，但他們仍前仆後繼，縱不退縮，在漫長的一年四個月當中，挖掘及疏導了兩千多條谷底水道，構築了三百多座大橋，使一千二百餘公里的公路暢通無阻，使前方後方的軍需物資，得到源源供應，使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不僅是雲南的光榮也，是國家的莫大幸運。

此外日軍於三十一年五月，佔領了緬甸後，滇緬公路隨之中斷，乃由地方民衆及中美聯合工程人員，於三十二年底，利用現代化機械工具，很快的把中印公路打通，自保山經密支那至印度雷多，長一千五百六十餘公里，於三十四年一月全線通車接替了滇緬公路全部運輸，所有軍需物資仍源源進入國境，對抗戰末期，貢獻亦屬不少。因筆者對此段工程、所知不多、而本刊第十一期，李先庚先生已有述及，故不多贅。

四、結語

有人稱我們雲南人爲蠻子，是否正確，姑不具論，但我們做起事來，有一股蠻幹的勇氣，却是事實，就拿擁護共和打倒袁世凱來講，我們雲南，以裝備拙劣的三師兵力，而對抗袁氏全國精兵，就憑這股蠻幹的勇氣，而達成耳造共和的奇蹟。又抗戰初期，我們雲南出動五

八、六十兩軍，參加臺兒莊會戰，得到抗戰以來的最大勝利，隨後又編組新三軍，協同友軍，轉戰贛、鄂、湘及長沙三次大戰，均卓著戰功。這也是憑這股蠻幹的勇氣達成的。至於搶修滇緬公路，打通國際路線，轉運軍需補給，使整個戰局轉危爲安，並得到最後勝利，這也是憑這股蠻幹的勇氣得來的。

其實我們這種蠻幹的勇氣，並不同於一般無知無識的蠻石，我們不是大腦不發達的民族，我們有相當的文化水準，我們明大義，識大體，有是非感，更有正義感，我們懂得愛國家、愛民族、更懂得愛中華文化，我們要繼續努力，繼續奮鬥，更要拿出蠻幹的勇氣，不達到消滅共匪，光復國土，絕不終止。

昆明小調

李淑英
陸冰

辣子修行葉又尖，紅紅綠綠結幾千。
過路老官採個吃，抹抹鬚子叫青天。
黃豆修行開白花，擠掉殼來褪掉植。
清漿磨成白豆腐，煎煎炒炒供菩薩。

雲南大理地區的奘(白)族成長及宗教源考

李先庚

前言

本人生長大理地區所屬的鄧川縣沙坪街，隸奘族，一般稱之爲民家族，即古大理國核心地帶所在。刻大理地區附近十幾個縣，如大理、鄧川、洱源、賓川、鳳儀、鶴慶、劍川、祥雲等縣均屬民家族成長居留地區，中共奪取政權後，即劃這地區爲奘族自治州，人口約達四百萬（包括散佈雲南其他縣境所有），現緬甸聯邦之一的克倫族（邦），也是奘族成長的邦族，人口據傳也有四百萬，即奘族在西南地區（含東南亞地區），總人口接近一千萬人，僅次於泰族，（包括泰國）爲一支人口衆多的所謂少數民族。

奘(白)族的成長源考

全世界的所有民族成長，地區或有不同，習尚容有出入，但成長史，即人類成長史不應該懸殊太大太遠，

也就是地球上適宜於人類成長時，是同時成長的，這且留待人類學家去推搗，不擬多所論列，但奘族成長，雖然史冊上，僅有二千年至三千年紀錄，但北京人等的發現，說明人類成長，早在萬年以前的事了。我奘族當也不會例外。不過有幾點共同成長過程是可以武斷的：我奘族（甚至全球性的民族）在史典中所記載的，大都由神權時期開始，再進入所謂王朝時期，直至現在的所謂民主時期；當然神權時期以前，我們可暫定名爲獸權（人吃人）時期，獸權時期以前，就是我史典所標榜的混沌時期了。

奘族的所謂神權時期，我們可由清康熙四十五年聖元寺主持寂裕所刊「白國因由」一書中得知一二梗概如下：

（甲）釋迦如來與觀音同時出現在白國

釋迦如來爲張勇菩薩時，觀音爲常提菩薩，他倆會常至白國陽南村修行，並曾促使當時地方酋王封仲子驪

信宜于「白國」，（錄自白國因由）此乃白國緬甸今日稱白馬 BURMA 卽基此傳說，之初見於經史，傳十七代至孫「仁果」，時諸葛亮入滇，賜姓張經史所稱之張仁果是也，故白國之建，當在二千五百年前後之事，張仁果傳三十六代至張樂敬者出，唐初曾冊封爲雲（南）鎮守將軍，時以樂進祭鐵柱（卽唐標鐵柱故事）事件而讓位與細奴羅者，卽古謂之白國王是也。

白字與古夷字同，卽細奴羅得國后，史冊雖列爲南詔之始，但白國因由一書中，多次談及係真正的白國王朝所有，姑無論如何，夷族乃白國王期的主要民族形成之一是無可置疑的。

（乙）觀音乃夷族神權時期之精神領導中心

本人籍隸夷族，生長古大理國所在，全族男女老幼，至今仍崇拜及祭拜觀音，據白國因由一書中所載，有食人魔王羅刹者，久據大理，剜人眼——食人肉，人民苦受其害，卒被觀音降伏，刻大理城外，有羅刹洞者，卽觀音將羅刹用石鍊索縛羅刹所在，作者在大理中學讀書時，常到該地旅遊，又下關至大理途中，有觀音廟，雄偉壯闊，在對日作戰時期，曾爲宋希濂十一集團軍總部所在，作者也曾十次百次遊息其間，香火旺盛，無與其匹！今蹟與古典史所有，後先輝映，確乃神權時期遺留產物，值得標榜也！

夷族成長及其系統探源

我們由地方文獻中的南詔野史及白國因由中得到的，甚至由古滇說，後漢書，新舊唐書，史記的西南夷傳記中得到的，對夷族的成長，都祇提到雲南省境內的成長，但夷族究來自何方，籍隸淵流，鮮有定論，作者係夷族，多年來遍走荒山，訪遊歐，美亞非各大州的圖書館，總希望能溯本清源，得到點點答案，但總是往返徒勞而已，但多次與李兄拂一及馬兄次伯請教之餘，他倆都是我西南少數民族研究權威人士，參以大膽假設，去皮求核信念，有幾點設定，確可作茶餘酒後印證之用。

秦漢以前的夷族成長

雲南境內的夷族，最早在秦末漢初，才在雲南境內出現，但秦漢以前的夷族，在我國史典中，似與越族頗有連貫，甚至史典中談到的百越，也可能指的是百族（「白」、百同音）與越族的連合稱謂，有如今日泰國，原名暹邏，指的是暹族與邏族合連，而名暹邏一樣。談到越族，就是古越國所有，越國最盛時期，當以周末，卽春秋戰國時期爲最，秦漢之交，始式微而幾失國，乃有南徙之事，先由沿海入兩廣，再入越南，斯乃大越民族之可能動態，但其中所謂百越民族之另一主流，則沿

山地進入貴州建立夜郎國，至雲南建立善闡國，甚至今日廣西之獠族，貴州之苗族與我雲南之夷族，擺夷族及泰緬之泰族，於焉形成，照此推搞，夷族乃百越民族之主流，應該來自古越國所有，複據羅香林先生所著：百越源流與文化一書中，引證特多，尤以強調獠族爲越族遺裔，越民族則源流於夏族見證上，曾引用越王句踐世家所載：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祠，爲見證，則夷族之淵遠流長。節節可考。

再據芮逸夫先生的「棘人考」一文中，有一段小考證，確值得在此一加描述：徐嘉瑞氏曾提出「民家」二字，爲「名家」二字的誤，名家爲大族，新唐書謂之「貴族」，在唐以前入滇，統治白蠻，此等貴族或係隨楚莊騶入滇，楚滅以後，即留於葉榆（大理），爲世襲的貴族。此說與神話傳說中的「蒙氏」得國極近似，說明我夷族統治階層，確來自中原，在周末，或因戰國混亂，或因帝室（如秦王之無道）橫行，而遠走高飛，南奔佛地，求道「西天」，而羣奔向「古妙香國」的！

詳讀羅香林及芮逸夫兩位先進的大作後，知道他們遍讀史典，對我夷族之成長，推測備至，惟史典所載，與我出自民家，生長夷族的親身體會，容有輕微的出入，除棘字與夷字，字及音均不同，可能爲古典之誤，而

夷字及白字是同音，民家話就讀夷或白外，其共同談及的來自古戰國時的，「楚」或「越」國，無論從神話或古典中，都應該成定論了。爲了傳奇，我們且再就宗教上及文化上的兩件故事，用作佐證的幫助。

（甲）觀音菩薩盛行於南海即南海觀音的由來

觀音菩薩之發跡及由來，傳說很多，有說是來自印度與如來佛同一來源，但在我國佛典中，及廣泛的民間習俗中，觀音傳播至爲廣泛，尤以南海普陀山爲古觀音道場，即往古至今，通稱的南海觀音是也。南海普陀山，即今日浙江省的舟山羣島所屬，亦即古越國所屬，故觀音教的傳播，早在古越國時即盛行，或可能導源於古老的女巫教（按左傳有晉景公殺桑田巫記載）。但我夷族在雲南境內之成長，與觀音分不開，甚至認爲乃觀音菩薩建立之王朝，故夷族確在秦漢以前，即來自古百越民族。（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太伯乃周太王之子，曾斷髮紋身，奔荆蠻之說。荆蠻者，實越夷族之前身也，周初仍雄踞江浙地區。）

（乙）夷族文字——夷古通——來自中原

夷族的語言，俗稱民家話，但夷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呢？我由史料及傳說中，確認：「夷古通」就是夷族的文字。「夷古通」者，即夷文同古文通用之意，意即按照我古有之漢文字彙，按民家話的說話音調而編排成

爽文，用民家話的讀音，如「音餐」，民家話的意義是

「吃早飯」，「音奔」，是「吃晚飯」但用漢文，則以「音餐」「音奔」代之，而音餐及音奔漢文裏，是祇有音而無任何意義了。由民家話的文字「爽古通」應用裏，也至少告訴我們，三代以下，我漢文用字，才大大的普遍，周朝已到了極盛時期，爽族文字，至少到了周朝，由爽族的先進們正式才把文字確定下來，所以爽族的成長，是由北而南，由長江兩岸南移到雲南的，在雲南使用的爽文，爽古通，是先民們由古文化城，由中原帶來雲南的產物，我爽族在雲南各少數民族中，文化水準上比較高，正因為先民們已接觸了漢文的原故。到此也說明了一件現象，不僅我國文化是由北而南，我國的民族移遷，也是由北而南，故作者認為觀音教的傳播，似乎也是由北而南，由南海普陀而傳播到大理地區，而與釋迦如來的佛教在古大理地區會合，造成古妙香國的由來。釋迦如來的道場，確在大理海（洱海）東岸的雞足山，即其大弟子迦葉葬地，刻西藏族，每年均不計萬里遙程，仍成千成萬的到此地朝聖，作者在家時，每年目睹盛況，嘆為觀止。而觀音道場，則在大理海（洱海）西岸的點蒼山——大理石產地——麓的全大理縣所屬，即「上有上關，下有下關，東有洱海，西有蒼山。」地段。

由以上兩個典故，對我爽族文化及宗教信仰，大可

得到一點源考了。

三代以前的爽族考

這不是巧合或雷同，我爽族的爽字，不僅造字特別，且來歷古老，在我國古典文學裏，首次出現在詩經，小雅篇，載有：「韎韐有爽。」在辭源字彙裏載註：「爽、姓氏也。」據推測所得韎韐可能是最先經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的人民，如古鮮卑族，我黃帝子孫的漢族，隨而也進入黃河沿岸，而產生歷史上黃帝驅蚩尤之戰，蚩尤敗退後，才轉入江浙地區，即上述的周初荆蠻所在是，故爽族應該是我國最古老民族之一，然後再由江浙而南下，入兩廣，到雲貴，再遠走中南半島的推測，應可成立的。

白國、六詔、南詔、大理國、建國探源

白國初建

白國，在白國因由一書裏，說明乃爽族所建，當然，任何地區，都有他最古老最原始的民族成分，白國也不例外。至白國之建國梗概詳前，不再贅述。

六詔分立

一、蒙舍詔，據傳係哀勞九龍五族，三十五代孫龍

伽所建，史載係細奴羅受張樂進讓位而立國。

二、鄧賤詔，即作者生長的鄧川縣的古名，全縣大部爲夷族，建都於德源城，即現鄧川縣城所在，古蹟猶存，作者讀小學，即在該古蹟所在。

三、浪穹詔，建都於今日的洱源城，現在我們常稱洱源縣爲浪穹縣即本此，但浪穹詔擁有劍川等縣區，又名浪劍詔，全境大部爲夷族。

四、麼些詔，大部由麼些族所建，夷族是次多民族，主都建於麗江，是金沙江發源地，金礦藏量最富，作者在大陸時，曾建議中央設金礦局於此，今日滇康邊區之藏族，可能基源於此，文化也高，也有他們自己的語言同文字。

五、施浪詔，地在今日的永勝、永仁地區，也位於金沙江下遊，產金沙，今日中共會驅放成萬成千的人民，在此採集金沙，夷族與蠻族雜居，也有藏族，我們由永仁過金沙江，即入西康的會理州（西康省管）。

六、越嶲詔，即漢之越嶲郡，位川滇交界的大山區所有，今日的大涼山區屬之，蠻夷雜處，也有夷族。

古南詔國的興起

據資料載有：白國傳至張樂進者，國勢漸弱羣雄併起，部落紛紛獨立，六詔於焉形成，不相統屬，張樂進乃讓位與細奴羅，稱蒙氏，細奴羅在神話中有說爲哀勞

九龍之後，今日東南亞地區之泰族，包括泰國在內，即經常認爲南詔國，乃爲泰族所建的由來，實則南詔國乃六詔的統一，民族組成，當然自以夷族爲主，故南詔國的文化，宗教，大有因襲白國王朝之所有而過之，不過今日泰族，大部稱係哀勞之後者，實因南詔國，不僅國勢最強，武功最大，有似元帝忽必烈，南征北討，羣蠻降伏，而稱霸東南地區者然，今日之泰國、緬甸、寮國、高棉、均臣服，也可說，泰國、緬甸、寮國、高棉，是南詔國所開發的，所以今天泰國、緬甸、寮國，甚至高棉，在他們的史冊中，自稱係神話中的哀勞之后，也就是稱係南詔國之延續，大體上是無可厚非的。（作者旅居泰緬寮時，也有此意見之交換。）尤以今天緬甸聯邦中最強大的克倫族，正拒緬而獨立，自稱大理國，我在參加滇緬邊區遊擊時，克倫邦派來代表同我接觸時，想不到他們講的竟是我夷族的民家話，我的民家話，一旦間變爲國際語言，因他們代表中的參謀總長蘇恩培，財政部長威爾覺，革命領袖蘇三波陣，與我不僅變成密友，也變成古大理國的共同後裔，雖是歷史佳話，但也可證佐，緬甸確也是我夷族開發的，所以刻泰緬各地史冊中，稱係哀勞之後，也就是說稱係南詔國或大理國的延續，就是本諸這些傳說。我們基於此也可以假定，哀勞是夷族、泰族甚至西南地區的所有民族的總稱，而是

屬於哀勞族的分支，也不爲過，不過哀勞有他成長的一段神話，共奉爲傳統而已。所以古南詔國應該是夷族，甚至泰族以及所有該地區的少數民族所共同成立的王國，有似我今日之中國，是合中華所有民族所建立者一樣。不能不備受推崇也！

古大理國的興亡

據資料載記：唐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上表，求五詔合一。玄宗許之，遣使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皮羅閣乃將蒙舍遷都大理，改國號曰「太和」，今日大理又名爲太和者自此始，皮邏閣傳聞羅鳳，敗唐兵，唐兵征南詔死者達二十萬人，刻下關名聞遐邇之萬人塚，即唐兵死者屍骨所在。聞羅鳳傳異牟尋，兵威更形強大，收西爨（目前我雲南尙存有大小爨牌古跡），滅驃國，取交趾今日泰、緬、越，大部疆域，均爲所有，乃正式改國號稱大理，此大理國之所以興起也。

我國宋太祖得天下後，本有拓土西南之想，但頗以人心不附，不擬用兵，乃以玉斧畫大度河曰：此外邦非我所有也。故南詔自異牟尋獨霸稱大理國后，一脈相傳，國富兵強，人民安樂，有似唐貞觀六十年大治者。但每當國家盛平之年，國內篡奪之事，頗難避免，蒙氏被篡后，累易其主，到了真正的我夷族的段思平者出，乃削平內亂而得國，再復以大理爲國號，有稱后大理國者

，仍統稱南詔，段思平得南詔后，傳至二十二主至段興智王朝，歷廿二主，經三百二十年的太平盛世，中原莫可奈何，實乃一奇蹟，直到了我國宋寶祐元年（一九五三），忽必烈大帝，革義渡江，南詔國的天下才正式併入我國版圖，大理古國，也就這樣的成爲歷史名詞了。

古南詔國由蒙氏細奴羅受張進樂讓位而建國，直至夷族的段興智被忽必烈大帝所滅，而統一於我中國版圖爲止，治亂興衰，固亦立國之常，但其版圖之大，組成民族之多，實嘆爲觀止，但我夷族，雖有時爲臣民，有時爲帝胃，但始終與南詔所有爲不可分，就歷史推演，就民族淵流，實亦無庸置辨也。

結 論

按南詔大理國版圖所有，除現雲南省本土外，在國內之四川、西康、貴州、廣西之一部，也包括在內，在國外則泰國、緬甸、越南三邦，幾純爲其拓展所有，實乃中古時期，一決決大國也，復以其民族成分，過份複雜，在民族及人類史研究上，確佔一重要地位，目前不僅在國內，爲邊疆民族研究者所重視，中南半島各國家，如泰國如緬、越，亦正集中全力，爲研究是段史乘而下功夫焉。本作倉促成文，遺漏錯誤，再所難免，但拋磚引玉，如蒙有志研究邊疆同好者之匡正，則幸甚！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滇境部份條文勘誤

(據商務五
年臺二版本)

· 李拂一 ·

十二版納條（見正編二〇頁第二欄）：

1. 第一行倒數第二字：寧洱之「洱」字誤，應改正爲「洱」字。

2. 第三行：「內江六版納」句之「內江」二字倒誤，應改正爲「江內」。

3. 第十六行：最末一字「佳」，應爲「遮」字之誤。

十二版納無「猛佳」其地。按民國元年所分畫之十一區爲：車里、猛遮、猛海、猛混、猛龍（一作猛籠或大猛籠、橄欖壩、猛捧、猛臘、易武、普文六順。與辭典所載不同，不知辭典何據。

大渡河條（見正編七四頁四欄）

十六行：「（馮醒濱考）宋王金斌平蜀，以滇圖進。太祖鑒唐之禍，起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外此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通中國」。按：著濱考者

爲清永昌軍民府推官馮甦，「醒」字誤，應改正爲「甦」。又王金斌之「金」字亦誤，應改正爲「全」。

「外此」，應改正爲「此外」。馮甦濱考此段原文爲：「時宋太祖已正位中國，王全斌受命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通中國」。（廣文影臨海宋氏版演考卷上八十二頁。雲南備微志本同，惟末多一矣字。）

干崖宣撫司條（見正編九九頁上欄）：

第八行第三字「刁」字誤，應依據明史卷三一五千崖傳，改正爲「刀」字。

元江條（見正編一二二頁二欄）：

第十行至第十一行：「稻以仲冬布種，萌於臘，刈於春，刈後復生，至秋再刈，所獲微減於前」。按：

「刈後復生」之說不確。元江因海拔低氣候炎熱，稻可兩熟，與車里略同。其有刈後生長之稻，乃刈稻時震落田中之稻子所生長者，爲數極微，大都放任牛馬齧食，並不收割。

六茶山條（見正編一二六頁上欄）：

「在雲南思茅、寧洱二縣境：一曰攸樂，在思茅縣治；其東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蠻磚；三百六十五里曰綺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所學六茶山名稱，與清史稿、雲南通志、滇海虞衡志所載同，惟譯音用字，略有小異。普洱府志無革登而增易武。普洱茶考無攸樂、莽芝、漫撒，而增易武、架布及峨嵋。攸樂今屬車里縣，由車里東北行約六十里（三十公里）卽至其頭目所駐之刺桐寨（或作茨通）。清雍正七年，於攸樂刺桐寨置同知一員，原設普洱之通判移思茅，十三年，裁攸樂同知，改思茅通判爲同知。今思茅縣治位於攸樂刺桐寨北約三百二十里。辭典所據，當爲雍正十三年以前之資料，所以說：「一曰攸樂，在思茅縣治」。攸樂山範圍廣闊，周約四百餘里。莽芝、革登、蠻磚、倚邦，今屬思茅縣。由思茅縣城東南行約二百八十里至倚邦（辭典作綺邦，六八一頁作倚邦，另詳倚邦條）。由倚邦西南行五十里至

莽芝，又一百里卽至攸樂山之刺桐寨。由莽芝分路東南行五十里至蠻磚，又七十里至今鎮越縣治易武。由易武東北行約五十里至漫撒。辭典所載途程里數，遠較近今吾人旅遊估計之數字爲大，均有更正之必要。

車里宣慰司條（正編四一八頁上欄）：

第十一行至第十五行：「至十二便委，除龍得劃歸法境外，猛海、猛混、貢貢、打洛，皆在中國境內。其他猛崙、猛伴、猛康、猛滿、猛猯、猛往、補角，若泯若滅，無可深攷」。按：（一）龍得土便委雖隸烏得土把總管轄，但因其地位於補遠江流域，依照條約，凡補遠江流域之地，應歸中國之規定，並未隨位於南烏江流域之烏得土把總司地，劃讓於法。（二）龍得於烏得土把總司地劃歸法屬後，直隸思茅廳。民國二年，編隸普洱沿邊第六區行政分局。十八年，隨第六行政區之倚邦土把總司地，併入普文縣。二十年，普文全縣裁併於思茅縣。（三）猛崙、猛伴、猛猯、補角，屬鎮越縣。貢貢、猛滿屬南嶠縣。猛混、猛海、打洛屬佛海縣。猛康、猛往屬寧江設治局，猛往爲治所，均有可考也。應更正。

孟艮土府條（正編四四六頁上欄）：

1. 第一行末「又號帕詔」按：「帕詔」，譯言佛主。

爲當地土人，對其土司官之尊稱；華僑稱之爲「六官」，非其地之又名稱也。其首府曰「景東」，滇僑爲避免與雲南之景東縣相混起見，譯作景棟，今其地遂通稱爲「普棟」矣。

2. 「土官刁氏世襲」之「刁」氏，爲「刀」氏之誤，應依照明史卷三一二孟良傳改正。按：滇邊內外擺夷土司，大都以「刀」爲氏，其訓爲「領袖」或「首長」。無以「刁」爲氏者。

孟密宣撫司條（正編四四七頁第一欄）：

第三行「當在雲南境」。按：明史地理志：「本孟密安撫司。明成化二十年六月，析木邦地置。萬曆十三年，升爲宣撫司」。後沒於緬。位於木邦之西微南，已不在雲南境內。應改正。又按：孟密卽猛密。（卽八三七頁之猛密宣慰司）

孟連宣撫司條（正編四四七頁第一欄）：

第八行末「土官刁氏」。「刁」字誤，應依明史卷三

一三孟璉傳改正爲「刀」字。（連亦作璉）

孟養宣慰司條（正編四四七頁第二欄）：

第五行首句「土官刁氏世襲」中之「刁」字誤，應依明史卷三一五孟養傳改正爲「刀」字。

南甸宣撫司條（正編五八七頁第一欄）：

第八行第九字「刁」誤，應依明史卷三一五南甸傳，

改正爲「刀」字。

南獵河條（正編六〇二頁第一欄）：

「在雲南思茅縣，有南北二源……兩源既合，乃折西流，至猛緝」。按南獵河，今通作南臘河。中法越南交涉文件中亦作南臘河。今在雲南鎮越縣境，應改正。「至猛緝」之「猛緝」，應改爲「猛捧」。按猛捧之擺夷文羅馬字譯音作 Meeng Bhung 或 Meng Bhung。Bhung 或 Bhong 之對音近「捧」而不作「緝」或「緝」。第海「緝」音攝。字書三正「緝」音諾，無 Bhung 音。

思茅縣條（正編六二〇頁第二欄）：

第五行「地在普洱河之北」，誤。按：思茅縣位於普洱河之南。「北」字誤，應改爲「南」字。

倚邦條（見正編六八一頁第三欄）：

「有土把總，曹姓。清雍正七年置。管理攸樂、架布、密崆、莽芝革、蠻磚、倚邦六大茶山，長寬各約百五十里」。按：該區茶山，無名莽芝革者。「革」字衍，應刪。又此所舉六大茶山，與六茶山條所列舉之茶山名稱有出入，且並不全歸倚邦土司管理，應加以說明。

猛密宣慰司條（見正編八三七頁第一欄）：

按：猛密卽孟密。明史卷三一五木邦（孟密附）傳；

成化二十年，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栢爲使。繼之者曰思栢、曰思眞。嘉靖中思忠以其地附緬，萬曆十二年，思忠來歸，投爲宜撫，已而復投緬，史無設爲宜慰司之記載，應更正。

奎里條（見正編八三九頁第二欄）：

第四行「元置撒里路軍民總管府」之「撒」字誤，應依照元史成宗紀二及地理志四，改正爲「徹」字，亦可用「撤」字。（注意：「撤」與「撒」不同。）

普洱府條（見正編九〇〇頁第一欄）：

第四行「大德中置撒里軍民總管府」之「撒」字誤，應依元史改爲「徹」字。

普藤土司條（見正編九〇〇頁第四欄）：

第三行：「有土千總，刁氏」。「刁」字誤，應改爲「刀」字。再普藤，通作普藤。

景罕寨條（見正編九〇一頁第二欄）：

第二行：「刁孟幹叛」之「刁」字誤，應依明史三一四卷雲南土司二麓川傳，改爲「刀」字。

雲遠路條（見正編九七一頁第三欄）：

「元置，今闕，當在雲南境」。按：明史卷三一五孟養傳：元至元中（元成宗紀作元貞二年）於孟養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成祖即位，改雲遠府爲猛養府，以土官刀木且爲知

府。二年，升軍民宣慰司。萬曆中（三十二年），爲緬所攻佔。按：孟養位於緬北密支那之西南，不在雲南境內。（參看四四七頁孟養宣慰司條）

寧洱縣條（見正編一〇八九頁第一欄）：

第二行：「爲撒里路軍民總管府地」之「撒」字誤，應依元史改正爲「徹」字。

五福條（見補編一頁第三欄）：

第四行：「以其地有五福山而名」句，擬改爲「二十三年，改爲南嶠縣」九字。並於補遺第六頁增「南嶠縣」條。按：南嶠縣（卽五福縣）治所在之山，土名「景嶠」，漢人以其形似烏龜，稱之爲烏龜山。景嶠係擺夷語音譯，其訓爲「琉璃城」，或「寶城」。民國十六年，普洱道尹徐爲光，以其轄區稱兵獨立，夢想進兵攻佔雲南省政府所在之五華山，奪取雲南政權，自爲省主席。爲徵兆吉利，乃改烏龜山爲五福山，冀能由五福而登上五華，不足爲訓也，故擬改如上九字。

六順縣條（見補遺第一頁第三欄）：

1. 第三行第二字「刁」誤，應依照正編一二六頁第四欄六順條：「有土把總，刀姓」條文改正爲「刀」。
2. 又附錄行政區域表三〇頁：六順縣「以普思沿邊第七區設置」。按：六順縣係以第八區改置，「七」

字誤，應改正爲「八」字。

佛海縣條（見補遺第四頁第四欄）：

「民國初析車里宣慰司地爲八區。各置沿邊行『路』分局。第三區沿邊行政分局駐猛混。民國十八年置佛海縣於此。屬雲南省。其地本名猛海。又有蘇佛山。故名佛海」。按：普思沿邊第三區行政分局，原設於猛混（本名猛潘），後移猛海。民國十八年，即猛海設置佛海縣，轄猛海、猛混、打洛三土便委司及猛板一土目之地。佛海縣未駐猛混，原條文混淆不清。又第二十條「路」亦誤。本條文擬修改爲「民國初析車里宣慰司轄地爲八區，各置沿邊行政分局。第三區沿邊行政分局，原駐猛混，尋移治猛海。民國十八年，改置佛海縣，屬雲南省。因其地名猛海，又有蘇佛山，故名佛海」。以免閱者誤以爲佛海縣置猛混，而猛混本名猛海也。（猛混位於猛海之西南十七公里半，並非一地）

猛丁縣條（補遺第七頁第三欄）：

查猛丁於民國初置猛丁行政委員（詳正編八三六頁），後改平河設治局。二十五年七月，與金河設治局合置爲金平縣，治金河之王布田。辭典應增金平縣條而刪猛丁縣條。

普文縣條（補遺第八頁第一欄）：

1. 第一行第四字「水」，誤。應改爲「本」字。
2. 第二行第十二字「刁」，誤。應改爲「刀」字。
3. 第四行「民國改爲普文」，擬修改爲「民國二年，改爲普文」增「二年」二字。

4. 第六行「屬雲南省」四字之後，擬增「民國二十年，裁併于思茅縣」十一字。

臨江行政委員條（補遺第十頁第四欄）：

第一行：「本車里宣慰司轄地，曰猛龍」。

按普思沿邊第四區行政分局，民國二年，原創設於今車里縣西南距約一百五十市里之猛龍土把總司地，治猛龍城子。猛龍亦作猛籠，或作大猛籠。十年，裁併於第一區，而將第四區行政分局，移治於車里縣西北，距約二百零七市里之猛往土便委司地。猛往原屬第八區行政分局管轄，第四區行政分局移治後析出，同時並析第二區行政分局管轄之猛阿土把總司地及猛康土便委司地合併設置，治猛往。十八年，改爲臨江行政委員。二十四年，因其與遼寧省通化縣東之臨江縣同名，改爲寧江設治局。須知臨江一名，係移治猛往之後所定，因猛往位於瀾滄江之西岸，故有是名。原第四區行政分局治所之猛龍，根本無江可臨也。近今通行地圖，有將寧江或臨江繪於車里縣西南之猛龍土把總司地者，誤。

跋雞卦圖譜

李拂一

雞卜起源甚古，史記孝武帝本紀曰：『乃合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

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筵端，執竹再祝，左骨爲僂，僂，我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筵長寸餘，徧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煮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僂、人之吉凶。』周去非嶺外代客卷十志異門有雞卜一文，與桂海虞衡志所載，幾完全相同。不過用字遣詞，略有變易。末稱：『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始記之。』表示南人雞卜法之記錄，始於代客。但著者在序

言中又說：『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則當襲自范志爲無疑。四庫全書提要，亦言其本於范志也。

漢武帝時，越巫雞卜用眼骨，以自然孔裂之形狀如何判吉凶。宋時，嶺南人雞卜用股骨（嶺外代客作腿骨），以細竹筵徧插於兩股骨側所有之細竅，視其斜直偏正近骨或遠骨以定吉凶。亦用雞卵。今滇西南邊疆民族如擺夷俅黑卡瓦等，遇有疾病失魂婚姻出行買賣失物匪警出戰，均以雞腿骨爲卜，稱爲雞卦。其法：取雄雞一，禱所占殺之，煮熟再祭，取雞兩腿骨，洗淨，以寸餘細竹杆，如細牙籤大小，徧插兩骨之側所有細竅，順其自然，視其斜直偏正，多寡勻稱與否以判吉凶。凡一百一十二卦：計無籤者一卦，二籤及四籤者各二十八卦，三籤者十八卦，五籤者十四卦，六籤者八卦，七籤者七卦，八籤者三卦，九籤十籤及十一籤者各一卦，十六籤者二卦。凡平正勻稱者多吉，否則多不吉。或亦兼看雞腦壳骨及嘴骨，或僅用雞卵。雞卵卜法，與范志所記略同。

漢夷對雞卦之看法略有不同。夷人順看，即將雞腿骨之上端朝上，下端向下，置放左邊之骨主神、主彼（

他）；置於右邊之骨主人、主此（我）。漢人則反是，認為雞死則脚往上蹺，因此須將雞腿骨倒轉來看，即上端應向下，下端應朝上；左邊之腿骨爲人邊，主我；右邊之腿骨爲神邊，主他。如漢夷對雞腿骨之放置方向相同，則人、神所主，仍爲一致。范志：左骨爲僕，僕，我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與滇邊漢人之以左骨爲人邊，爲我；右骨爲神邊，爲他者相近，第其骨順置抑倒置不明。

據一般對雞卦有研究之人士言：雞卦籤數最多八籤至九籤，最少一籤。兩腿骨均無扞插竅孔者，稱爲雞卦寶，最爲難得，千不一遇。卜得雞卦寶者，主凡事皆大吉。又雞卦圖譜第五十九及第八十九，各有十六籤，認爲從未經見。同時圖譜無一籤者，似有遺漏。范志言：『其法有十八變』。此書有圖一百十二，遠較范志所言之變數爲多。

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一〇一年）平南越，立越祝祠，用雞卜始，至今已二千八百餘年。其以雞眼骨上孔裂形狀卜吉凶之法，宋已不傳。唐段公路北戶錄：『雞骨爲卜，南方逐除夜及將發缸，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法也』。不識其所傳之古法，是否用雞眼骨，抑用雞腿骨？至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及周去非在嶺外代客中所志，隨雞腿骨（范志作股骨）兩側細竅之自然，徧插竹

籤，視其斜直偏正，以占吉凶之法，則與今日流行於滇邊之雞卜法，大體相似。惟自范周成書至今，已八百多年，言及雞卜之書本，不知凡幾，但尙未聞有人蒐輯雞卜所得籤形占驗，繪圖附說，鐫印行世，以供研究者。以科學觀點視雞卜，自屬迷信，然邊人之民俗文化，亦從可考知一二焉。

佛海罕朝鳳先生，漢擺夷族人，精研雞卦，藏有用泐文即水擺夷文寫成之一百一十二圖本雞卦圖譜，但秘不肯示人。其他流傳者，有三十六圖本，五十圖本，六十四圖本不等。朝鳳先生去世後，書歸其弟罕朝猛。民國二十四年秋，余歸自印度，朝猛將其書交余審定，因錄存副本。惟始終無暇彙集衆本，並搜集雞腿骨千數百付，邀集行家，作進一步之研究及整理也。滇變前，余由昆避難來臺，此副本因携行篋，得免劫灰。去夏，以事至緬邊，騰衝張德麟君見訪，言及在佛海時，偶與罕朝鳳共飯，食間，罕君爲言：他剛卜得雞卦，不出兩月，他便要死了！言後愴然！張君寬慰之，並勉以雞卦難憑，不可迷信。不料月餘，朝鳳先生果一病不起！因許下心願，擬於相當時機，將此書鐫版印刷，以廣流傳。不料大陸淪共，倉皇逃出，不卜此書尙能幸存否？言下不勝其悵悵之情！乃就行篋出副本以示張君，並告以錄存經過，以及將遙譯併同原文印行之計畫，張君欣慰過

望，隨江城召映芳君亦出其所藏五十圖本相示，所附卦圖，殊嫌草率，難憑研究，比對之下，咸認余所携一百一十二圖本，最爲精確詳備，應爲唯一完善之孤本，而罕朝猛保存之原本，歷經中共清算鬭爭，以至毀滅性之文化大革命之破壞，絕無幸存之理，敦促迅爲譯印，以供同好之研究，藉資保存。茲同臺已年餘，終以事冗無暇於此，不幸召君於四月十八日遽辭塵寰，消息傳來，曷勝悲悼，念人生之難測，孤本保存之不易，爰先將原文製版付印，以供有心研究滇南邊疆民俗文化者之參考，並以若干郵寄張君，分贈同好，藉償其宿願，同時並仿延陵季子掛劍故事，倩其以一冊掛召君之冢樹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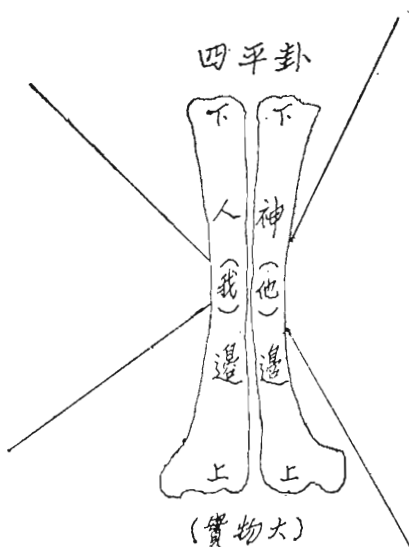
附漢土對同一形式雞卦之不同之名稱及占詞，並圖於後，以見一斑：

(一) 擺夷『姑娘曬布卦』（見圖譜第十二）



占曰：官轉面回郡，行人歸。人病非鬼爲祟，不死。地方安寧，敵人不至，至亦不能勝吾人。魂在舍，可喚回。買貨物吉。巫醫不用。失物在西方，否則在東方，可尋回。

(二) 漢人『四平卦』



占曰：神心寬，人心窄。四平八穩。出門平安。疾病無憂。失物可回。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八日書拂一識于新店復園。

簡爾康應邀參加

玻國發行紀念郵票儀式

黃敬質



在即將屆齡退休的前夕，我國郵政總局長簡爾康，遠赴萬里之外的中南美友邦——玻利維亞，作了一次成功的「郵票外交」。

簡局長已於日前返國，接受記者的獨家訪問。他是應玻國郵政總局長卜魯登修代表玻國交通部長及其本人之邀，前往參加玻國郵政發行中玻農技合作十週年紀念郵票的贈與儀式。

簡爾康表示，玻利維亞與我國邦交極為友好，尤其是我國的農耕隊，在玻國協助農業與技術的開發、合作整整十年，貢獻良多，贏得玻國上下一致的讚譽，玻國郵政當局特地發行了一套「中玻農技合作十週年」的紀念郵票（見下圖）。就是向農耕隊員們表示謝意與敬意。簡爾康說，目前我國駐玻農耕隊是由顧乃誠擔任團長，

共有十位隊員。

他指出，這也是玻國郵政當局為中華民國發行的第二枚紀念郵票。另一枚是民國六十五年，特為紀念我國先總統 蔣公逝世週年，而發行的一套紀念郵票，以示崇敬和追思。

那套 蔣公紀念郵票，上面是中玻兩國國旗，其下是帶著慈藹笑容的 蔣公玉照（見上圖），那張照片，就是我國五十五年版「蔣總統玉照郵票」其中一元面值那一枚的主題所用的玉照。

在 蔣公玉照下面，印着三行這套郵票的名稱，全譯之即為「蔣介石委員長逝世一週年紀念」。蔣公從抗戰之前，就以 Generalissimo（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學世知名，所以一直到



如今，外國人還喜歡這樣稱呼他。票名之下，還有一行日期——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則是這位世界偉人的崩逝之日。

這套郵票，以複合彩色平凹版精印，當時共發行了二十五萬枚，迄今已為玻國人民及當地華僑視為珍藏的一枚紀念郵票。

而這次發行「中玻農技合作十週年」紀念郵票，玻國郵政也極為慎重。其郵政總局長卜魯登修特別專函邀請，一定要簡爾康總局長務必前往，接受該套紀念郵票的贈與儀式。

說起簡爾康與卜魯登修之間的交往已非一日，早在民國六十六年，卜魯登修首次來華訪問，他在參觀中華民國郵政設施之後，向當時的交通部長林金生要求，給予玻國有關郵政之技術協助。經林部長同意，指派當時的郵政總局副局長簡爾康，與業務處長張翊一同前往玻國參觀考察，初步了解玻國郵政實況，回來後提出「中華民國技術協助玻利維亞郵政方案」，經兩國政府同意，由我國郵政派員赴玻國擔任郵政顧問，同時玻國也派員來我國研習郵政。

兩年之後，簡爾康升任郵政總局長，中玻之間郵政往來日益密切，而兩國的郵政首長也因此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對於這次邀請，簡爾康雖以即將屆齡退休，但

他不忍，也實在無法拒絕這位異國友人的好意，摒棄了所有事務，欣然起程就道，整整搭乘二十多個小時的飛機，於本月十一日抵達玻國第一大城——聖泰克魯斯。

當晚，一項聚集了玻國政要，各國駐玻使節等兩百餘人的盛大鷄尾酒會已經在那邊等著他。酒會中，我國駐玻利維亞大使吳祖禹首先致詞，強調中玻兩國良好與密切的關係，隨後，聖泰克魯斯市長奎特拉頒贈給市榮譽市民證書給簡爾康，接着，由玻國郵政總局長卜魯登修致詞，他對我國農技團玻國的成就至為推崇，玻國郵政特別為該團成立十週年發行紀念郵票，他並當場致贈該項紀念郵票一大張給簡爾康，以誌存念。儀式簡單而隆重，令簡爾康為之感動不已，而玻國新聞界對他的前往訪問，也巨幅報導，更令簡局長難以忘懷。

簡局長說，我國駐玻大使吳祖禹，在玻國非常活躍，他也是各國駐玻使節團的團長，總領事周成竹則是郵政員工出身而考取外交特考，是一位年輕而傑出的外交人員，中華民國駐玻國大使館和領事館在他們的領導下，與玻國政府、人民及當地華僑相處融洽，使中玻兩國間深厚的友誼愈益堅固不移。

次日，簡局長與卜魯登修兩位老友就在下榻的旅館中促膝深談，卜魯登修告訴他說，玻國郵政打算在明年

（下轉第二十三頁）

舊地重遊感懷

朱心一

——簡介泰國概況並紀述近訪見聞——

▲從「骨牌理論」談起

當「骨牌理論」甚囂聒聽於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間的時候，在一次「學術座談」會上，主持的長官曾指定要我答復「泰國是否也會跟進而沉淪倒下去」的一問？當時我毫不遲疑的回報「有驚無險、絕不會的」。其理由如下：（一）它有一位軍民共同愛戴效忠的領袖——「國王」蒲美蓬。（二）「佛教」已鑄成絕大多數泰人信奉的中心思想，有似政治信仰的「主義」（三）當前「經濟」堪稱穩定，社會問題尙不嚴重。（四）軍隊大體上都忠君愛國，並能團結一致對外。時承他頻頻點頭同意，連稱「也有道理」。

爲了對上述四個觀點作更深入的求證和探討，翌年（一九七六）秋我曾有申請赴泰作一私人訪察之意；詎因故受阻，並枉受誣指甚而被告洋狀，實在是太敏感太小題大作了。

今年九月初請准「赴泰觀光」一月，旋於當月十七

日起程，原訂北訪（以難胞新村爲目標）南觀（曼谷以南的陌生地區），藉對泰國作一全面的瞭解。祇以在泰北見到了二十年前曾共患難的衆多同志同袍，看到他們艱困的情形能不無動於衷，於是用費殊難控制至月杪已感行囊羞澀，不得不提前於九月卅日中道返臺，是爲悵憾！

▲泰國概況

一、史略：泰人自稱已有千餘年的歷史，然無史籍可考。相傳在十一世紀末葉（宋末元初）。泰國原爲「真臘」及「扶南」兩帝國（皆吉蔑族）之屬地，爲古「哀牢夷」的族支。至一二三八年（宋理宗）始建「素可台國」（今宋膠洛府）自稱暹王，地居泰北。另有「佬族」在洛武里府建立「羅斛國」，位於泰南；迄十三世紀兩國合併而稱「暹邏」。傳五代帝號六易，在位一四〇年。一三四九年續建「大城王朝」，至一七六九年終，歷傳卅四代，共四一八年；其間於第十七世王時曾淪

亡緬甸十五年，因之該王朝遂有前後兩代之分。一七八二年復國大將軍鄭王（華人原名鄭信，誤稱鄭昭）被弑，由屬將昭拍耶作其繼位易都於曼谷而稱「曼谷王朝」，（即今之拉瑪王朝，又稱作基王朝），傳至在位之九世皇蒲美蓬，今夏恰屆兩百週年。

自「素可泰」開基建國以來，歷會遣使至中國入朝納貢（自元成宗起及至明、清兩代）；其北逼與我國原有宗屬關係，首府清邁於清代曾受敕封設「宣慰司」，民間與滇省早有交往通商，雙方關係向甚友善。

二、地緣：泰國位於中南半島之中央地帶，亦為連結馬來半島之脊樑；總面積為五一三、四四七平方公里，介於湄公河與薩爾溫江之間。南北長約一、六四八公里，東西最寬處為七八〇公里，最狹處僅十五公里。東北臨寮國長約七百餘公里，東南接高棉長約五百餘公里，西北皆毗連緬甸長達約一、三〇〇公里，正北經緬甸景棟省約二五〇公里即為我國滇省之南嶠縣，正南銜接馬來亞二五〇餘公里，山高平均約一千公尺，海拔平均約二百公尺；海岸線全長二、六一六公里，東岸臨暹羅灣長約一、八七六公里，西岸濱印渡洋長約七四〇公里；與緬甸同居印、大西洋的接合線，其戰略位置頗具關鍵性之重要。

三、政治（含行政區畫）：以前親王乃比里為首的

「人民黨」，於一九三二年六月策動不流血政變成功，推翻了「拉瑪七世」王朝，自此泰國遂即採行「君主立憲」的體制。國會區分為上、下兩院，上院議員一百席為選任，下院議員二四〇至三百席由選舉產生，唯其政權的主宰仍為軍人和知識份子；內閣至現任的普瑞姆（乘上將）政府已歷第十七屆，其間由軍人策動的政變（含流產）計有九次之多。全國行政區畫為九區，七一府，五三三縣，四、八八五鄉，四一、五二四村。

四、社會：人口總數據一九八〇年內務部統計為四、九四七萬三千餘人，其中華僑約計四二〇萬，華裔約計三八〇萬（以上兩項人數潮州籍約佔五十六%），難民約計三〇餘萬（含東北及西北部華人約佔半數）。佛教訂為國教，已形成泰國各民族文化之主導；教育尙稱普及，並與佛教相結合，男生每完成一階段教育後即須剃度為僧數月。民性多好逸惡勞，工作效率較低，缺乏進取勤奮精神；一般青少年則好鬪逞兇，多嗜酒色徵逐，是為社風不振，治安不良之種因。

五、經濟：泰國已進入開發中國家，唯其經濟結構仍以農業為主，輸出物以稻米（世界第二位）、橡膠、錫（世界第四位）、柚木為大宗；上年度（一九八一年）經濟成長率為六五%，貿易逆差達二〇億餘美元，通貨膨脹率為十八%；與我國貿易額輸入為九億八、五四

七萬美元，輸出爲四億七、九四七萬美元。國民所得差距甚大，據一九七九年調查顯示，在中央平原區每人所得爲三〇七美元，是北部山區人民的三倍；約佔總人口四分之一人民的收入，皆列爲絕對貧窮水平（年入一五〇美元以下）。近年對中共貿易益增，其逆差尤大。華僑（含華裔）對泰國經濟向曾掌握泰半，此對政治權力之運作具有潛在性的影響。

六、心態：自越、棉、寮三邦淪陷以來，泰國軍民的憂患意識頓形增強，有關反共意識及其反共工作的推展，以往僅受王室暨軍警、部份地方官員和難民們的重視，近年則爲全民所體認而肯定。唯以受外交政策的影響及其經濟利益的誘惑，泰人的反共只反國境以內的共和東鄰（越、棉、寮）的共，對中、俄兩共似有「遠不必慮」的錯覺；近年部份華僑備受中共「統戰」的誘惑，對所謂「和平統一」似感興趣並存有幻想！

七、泰共的成長及其叛亂活動：泰共緣由「自由泰」蛻變形成，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建黨，以前「人民黨」頭目乃比里爲主席、朱拉暖、乃柏榮分任書記；並在滇南西雙版納組成「自由泰流亡政府」，以響應「聯合抗日統一陣線」的號召而投入中共懷抱。嗣於一九五二年在北平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中共控制下繼有「泰國人民聯合陣線」等名稱出現；一九六五年一月

「泰國愛國聯合陣線」宣告成立，自此乃比里即銷聲匿跡，傳在北平長期蟄居後近已病故。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泰國人民之聲」自滇南播出「泰共中委會爲紀念建黨廿五週年」的文告，公然宣稱要以「毛澤東思想」爲今後一切工作的指針，顯見泰共乃受中共的參贊與控制；其中基層幹部，多曾至設在滇南車里的「民族學院」受訓，高幹則由設在重慶或北平的「馬列學院」代訓。

一九六九年「泰國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部」成立，傳總部仍暫設於滇南西雙版納，總負責人姓名不詳，政委由黨委總書記烏頓斯立兼任；下轄五個總部，廿五個縱支隊。分於泰東北、東南及泰南設立三個軍區總部，積極展開叛亂活動。另於寮北和馬來亞北部分設兩個軍政支援總部，以助長其叛亂，總兵力在七〇年代曾達三萬餘人，在全國五〇餘府地區曾有叛亂騷擾；傳近年因傷亡和不斷向政府軍投誠或逃離等故，兵力已減少至萬餘人；其編組，發展路線及戰略、戰術等悉師承中共「紅軍」流竄時代而爲。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鄧小平訪泰後，中共爲積極爭取泰國聯手「反霸」，傳曾指示泰共暫行放棄「城市暴動」並緩和「學運」工作，改行鄉村及山寨組訓路線，伺機達成「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目標，藉以遂行中共在外交政策上之「統戰」運用。另悉曾潛藏於寮、柬境內之泰共，自一九七九年夏以來。受

越、俄共之指使，強迫彼等放棄「親華」（中共）路線，否則即驅逐出境；因而形成組織分裂，近年傳有數百名泰共激進份子，已投向越、俄兩共的羽翼。

八、泰政府對泰共剿撫兼施成效：自前國務院長兼攝政大臣乃比里，及泰共頭目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因涉嫌弑君（八世王）案流亡逃至北平再度組織流亡政府後，泰政府旋於一九五一年通過「反共法案」，唯以當時執政的鑾披汶院長與中共暗中勾搭，致激起陸軍將領於一九五七年九月發動政變，嗣由乃沙立元帥組成軍政府，旋頒佈「五十三號」命令，厲行反共政策、嚴禁與大陸通商或相互訪問。一九七二年泰政府發表剿共「白皮書」，公開指責中共夥同越、寮共支助泰共武裝叛亂。一九七五年七月泰國與中共建交後，在內政上仍執行反共政策，近年對泰共並大力剿撫，迭有展獲。

據泰國「安全總部」公關主任頌攀上校於本年九月十七日招待記者說：「自依循秉院長（普瑞姆）前頒（66）之二五二三（一九八〇年）號命令執行剿共以來，泰共所有基地和武裝部隊幾乎都已被摧毀；目前泰共實力大減並多已星散，絕對沒有力量再與政府軍對抗，今後他們僅能作政治性的活動」。又說：「秉院長續頒（25）之二五二五（一九八二年）號命令指示以政治領導軍事的剿共戰略已獲全勝，近四個月來各地政府軍警收容投誠

的共軍已達四、三四三人尤以中，下層的幹部很多，今後更要貫徹執行」。另據泰國最高統帥樞育上將於本年九月十八日，在清邁接受我「退除役官兵輔導會」捐贈泰北地區兩部開路機的盛大酒會上透露：泰政府已訂頒「五年計畫」，決在泰北建立十二個「邊防自衛村」，以強化邊防設施，達成「保境安民」的任務。

▲難胞簡介

一、北部地區：至本年六月底，定居於泰國南邦以北之難胞分置於三省十個縣，經已建立新村卅七個，總人數計三九、五六六人，並開辦小學卅七所、中學六所、學生人數計六、六五〇人；另散居於東北和西北山區及城市之難胞概計在五萬人以上，除臺升學學生（高中以上）至本學年度計公費生（由救總、教育部及僑委會共同負責）四〇七人，自費生十八人。

二、中西部地區：在達府密索縣山區定居之難胞計四六九戶，三、八九七人，合建一新村名為「三民新村」，並設有「三民小學」一所，學生二四八人。

三、曼谷地區：據「雲南會館」非正式統計，約有散居游助難胞三千餘人，多係來自泰國北部之青少年；皆應僱在工廠、商店、餐旅館及中文報館等行號工作。

四、相關問題：山區難胞生活甚為艱苦，健康狀況

一般欠佳，農牧生產缺乏技術指導，商賈甚少利潤，學校經費籌措困難，師資及設備均待充實；近年我政府主管機關及來自復興基地的善心人士，對該地區難胞備極關注重視，並正竭盡心力的予以濟助；尤以民間（諸如「中泰難民服務隊」、「送炭到泰北服務團」等）所予濟助更為適切著效，立竿見影，愛心洋溢，熱情感人，頗獲中泰人士好評。

▲重遊感懷

二十年前我曾進出泰京廊曼機場計達九次，在直覺的觀感上，我總認為「廊曼」的規模，設備等都够水準並甚壯觀；比香港的「啓德」不相伯仲，比臺北的「松山」要勝一籌，若比緬甸的仰光、瓦城、臘戍、八莫等機場更不在話下。但是這次（九月十七日黃昏時分）我所觸及的廊曼機場頓感狹小陳舊了，我想這不是「型態」的「本體」問題，而是意識的「比較」觀感；假如我不是從桃園的「中正機場」而去，或是自仰光抑瓦城前來，當不會有如此的感應了。在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就順利的辦完了入境手續，護照裏也未會夾帶其他的「有價紙片」，值勤關員的態度甚為友善，我有感這是泰國「門面」的一大革新；也有感我們之間的「邦交」雖斷，唯是友誼長存，其「中泰一家親」的傳統當永固不

變。

抵泰京後承初識的李君和一位宗妹，把我們同行的三人安排是在樂園鄰近的「都是他尼」旅寓（Dusti-Thai Hotel）十二樓，據悉這是曼谷第一流的觀光旅館，寄宿三夜，稍嫌享受而近於浪費。翌晨（十八）登旅寓頂樓環眺曼谷京華，猶念中南半島變局不勝百感交集有詠：

念年再拜佛國門，苦海孤舟處處聞；
賢君彥士南天柱，環週烽火望景雲。

十九日上午隨臺北朱氏宗親會理事長朱正義兄，趨賀泰國三聘金融公司開幕，由於該公司理監事多係朱姓宗親，見面時自然份外親切。據悉類似公司在全泰各大城市皆有設置，其業務有似合法的地下錢莊，由於存貸融通手續簡便，營業效益看好，復以該公司位於泰京鬧區中心，抑華人繁愆致富的發源地，冀將來業務必能宏展鼎盛是為期賀！二十日上午復隨朱正義兄拜訪「泰國朱氏宗親總會」，承理事長朝龍，秘書文強，總幹事華遜諸宗兄的親切接待，午間復設盛宴共飲，主賓盡歡。在宗祠二樓「沛國堂」（紀念遠祖朱烹公）懸一直幅書曰：「遠溯高陽近紫陽，中原問鼎諱元璋；河山還我光華夏；萬氏千秋姓氏香」。讀來文氣軒昂，所予朱氏子孫之期勉尤發人深省。

二十日晚黃昏由沈君陪同，自曼谷乘巴士車北上訪問，午夜前未竟成眠，時值仲秋，稍感涼意，憑窗透視，沿途萬家燈火疏密可見，對此一夜幕景觀倍感新奇；時近午夜行抵那坤素旺站小息並進夜點，稀飯小菜，吃來別有味道。廿一日凌晨醒來已過泰北不妖，欣見路邊荷池阡陌相連，朝霧濛濛，細雨紛飛，蓮瓣沾露，扇葉托襯，好一幅詩情畫意的良辰美景，實為難得一見的綠荷堤，唯不能停車漫步欣賞為悵！當行經昌萊，妓莊抵達北端的妓柿時，旭陽隱約顯現，路旁舖寓多已改建煥然一新，樓房幢幢，排列林立，其道路和市容之建設似較曼谷市區進步顯著。是夜宿妓柿老街楊府，患難知交聞訊相繼來訪，促膝敘舊盡夜；憶及廿六年前賴東作戰旋與緬和談充當「人質」，我曾留宿對岸大其力（緬境）縣衙內的一些往事恍若昨日。時光悠悠，嘆世變滄桑，老友已盡是兩鬢斑白之輩，不禁吁唏有感而詠：

夜幕低垂續登程，
萬家燈火伴行僧；

舊地重遊滄桑淚，
話盡古今嘆萬千。

廿二日午續由沈君陪同，周君駕車專訪美斯邇，進入村道（小街）適遇馬季恩兄，相晤至歡，旋承引導拜訪雷雨田鄉長，稍息寒暄後續拜訪「興華中學」校長熊定欽兄暨部份教職員，辭出後即冒雨趨謁段希公墓地祭拜，一見墓木不禁潸然淚下，在渭川弟等協同焚香獻花獻

果後，我再施大禮跪拜以申哀敬，藉贖年前不克躬與執紼的罪疚。祭罷就地攝影留念，放眼四顧，左右青山巍峨，湄河橫陳正前，氣勢雄偉，甚似位於吾邑宜良西浦鄉寶洪寺側之段府祖塋；其墓宇之宏敞，較故鄉和臺北陽明山段府墓園皆有過之。據悉此乃旅居泰緬地區鄉人和僑胞崇德報功，對段希公至誠感念而協力獻建。在獻建過程中，聞近故之呂連陞兄（前雲南會館理事長）曾竭盡心力，四處奔走；詎料段墓甫即落成呂竟遽歸道山亦埋骨清邁，若憶段呂地下歡聚當為「軍愛民、民敬軍」之最佳寫照。猶憶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十九日段希公給我一札有謂：「山居正值雨季，此時雨霧濛濛，一片寧靜氣氛無都市之繁囂，無人事之勾鬪，靜坐思過，亦人生一得也」。此乃他眷戀斯地，澹泊明志，虛懷若谷之佐證。

辭離墓園時，昂首墓前矗立一參天老樹，在梢枝間長滿了一機盤根錯節的野蘭，據季恩兄告：此蘭開花時串串長達數尺，甚為秀麗芳香。聽罷俯首沉思，此花「依附寄生」於老樹之上，「自生自滅」是為命運註定；倘蒙愛花，護花者識其品質，憐其生命而予移植或加意培養，深信必能繁殖茁壯，唯冀「物我同春」，共沾雨露是幸！

晚間承雨田兄邀與餐敘，把酒言歡，却也轉變了一個小時以前的心情，餐畢旋拜訪王畏天兄，是夜宿馬府

翌晨廿三日訪慰榮民隊，在隊隊員十七人（全隊計卅八人），俱爲歷年作戰傷殘較重的官兵，見面時多淚眼相向，哽咽難語；他們爲表示對我的歡迎，特唱了三首歌（歡迎！祝福！再見！），並問我「爲什麼吳英明和謝安宜等幾位老師還不來」？當時我因爲不知其所以然而未即作答；嗣悉吳謝等是前「中泰支援難民服務隊」的義勇隊員，由於他（她）們的高度愛心而深深感動了這卅八位榮民弟兄。嗣以他（她）們於年初突然的離去，不論在生活工作等需求和感情上，都有頓失依恃之慟，難怪榮民弟兄對他（她）們的「重回」會如此的翹企和期待！由於時間的迫促，我只有忍淚和榮民弟兄道別，隨即回馬府早餐，餐畢旋赴雷府踵躡，並與等候已久的昔日袍澤十餘位合影後依依告別，復承雨田兄暨段世勳弟遠道相送，且把「示範農場」當作「十里亭」，又懇談了半小時多終而互道珍重，握別再見！下山時頻頻回首向墓已拱的段墓默哀傳情，車中感懷有詠：

跨海越山弔忠魂，浩氣凜凜黃土深；

愴懷孤憤無語對，長使孿子仰斯人。

抵娘莊休息片刻，旋承楊國光兄和蔡君陪訪永告（清盛），同海及滿堂等地親友，其間最使我傷感低迴的該是拜訪先室娘家巫府，當見到九妹時頓使我想到了廿一年前的種種……也激起我默誦民國六十年六月廿五日凌晨

晨泣擗哀祭如華的那幅輓聯：「識卿三秋，一見鍾情，常憶涓公河畔，儼影雙雙同舟渡。結綯十載，兩子慰懷；定居寶島南北，勞燕分飛我何依」。於今再次造拜巫府，孑然的偎倚在涓公河畔，其心情的沉痛當不言而喻。俟抵夜柿時已近黃昏，承國光兄嫂和馬他威兄弟分別設宴款待，盛情難却，先後叨擾兩府，有似「趕吃」般的匆忙，唯腸胃多加運作爲勞。時逾二更時分食畢，復承馬氏兄弟強邀至「帕密」山寨（夜柿與滿堂間）歇宿，並承趙執中兄駕陪；抵寨未幾，自傭馬達開啓發電，頃刻燈火通明，旋有半寮青少年前來聚迎；迄半月三更仍聚而不散，熱情至爲感人。翌晨（廿四）隨執中兄登門分拜馬氏年長諸府，據悉全村計七十四戶，五八一人，俱爲阿佤族，於民國六十七年底自滇邊南嶠縣東暖鄉舉村逃抵緬境山島、猛馬一帶避難，當時我奉派代表「救總」會慰助並安置過他們；四十九年底，復因戰亂輾轉進入泰北定居。由於泰皇對他們逾格寵愛，曾七次御駕該村訪問，致他們的生活皆幸獲顯著的改善，約三分之一的一家戶備有自用轎車或小貨車，並也飼養牛馬，顯爲車馬俱備，農商兼顧的幸福人家。於該村早餐時，談起民國四十八年冬我在山島宣慰途中，曾與馬老大有過一次發人深省的對話，當年他曾說：「從此不跟老毛蟲過社會主義了，決心來找 蔣總統過資本主義」。時

我立即告訴他：「蔣總統奉行的是三民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由於他們不懂什麼是「三民主義」，所以我會用三分鐘的時間淺釋其要義；於今再問他們竟又忘却了，這的確是一項亟待推廣的宣教工作。

廿四日同程過昌萊，午間拜訪陳茂修兄，休息片刻復承馬他威（老五弟）及沈、李兩君專車遠送至清邁；由於多日勞頓有感倦困，是夜於旅寓就寢較早。翌晨拜訪李文煥鄉長、晤敘甚歡，長達三小時，欣見他的健康狀況尚佳並甚健談，心情開朗，至為歡悅。晚間復承設宴款待，又談了兩個小時，席間我重提及民國五十二年春專程訪問唐窩等地時，曾向老友們共勉的幾句話：「存在就是力量，奮鬥就有希望」！（先總統 蔣公嘉言）「自力更生，苦撐待變」！（李炳公書勉）「生存重於生活，反共必須反攻」！（我的自勉）聽罷他曾頻頻點首稱是。

在清邁盤桓的三日，除了拜會鄉長渥承盛情款待外；並分趨已故的長老張浩公茂之，及至友馬玉良，陳繼懷和近故的呂連陞諸兄墓地祭弔；所謂「人在人情在」的俗念，我深不以為然。這裡我還要感謝李仕兄、徐獻礦弟妹、趙執中兄嫂，李學貴兄父子和馬他威叔侄諸好友的盛情款待。又承張傳述、楊新然、田穰、仇紹安、李朝柱、李甸五諸兄弟的多日陪伴和車站送別。唯以不能和馬俊國兄一醉是引為憾！廿七日夜八時，復乘巴士車返回曼谷，過來心情起伏不一，有沉重也有輕鬆的時

刻，回程中有感再詠：

湄濱悠悠似等閑，

北望故國風雲起，

三迤子弟寄籬間，
一統山河待著鞭。

廿八日凌晨返抵曼谷，預訂南遊日程作罷，決於卅日回臺，由於時間過於倉促，「觀光」不遂唯有再為補行「拜會」了。在僅有的二十餘小時裏，荷承沈代表克勤，陳委員廣深和楊名邦、周仁義、范明仁諸兄弟的接談款待，又以及未及拜訪甫景雲兄嫂並參觀他的蘭園為悵！廿九日晚在「雲南會館」幾位理監事的餞別宴中我謹以：「三十多年來始初我們會一度的被「神化」，繼而則被「分化」和「醜化」；現在應該是我們力求「淨化」，「強化」，「美化」的時候了……」數語答謝隨即道別。

回程登機前，復承楊理事長名邦伉儷邀與早餐，並談及段希公墓園，受囑敦請名家代撰書一聯，以備泐石誌念。嗣蒙申代表完白鄉長賜撰，白副教授惇仁先生賜書，讀來文情並茂，謹附錄於後，藉陳先睹為快：

功新三迤典型，高揚三民大旗，念梓里蒙塵，父老受塗炭，枕待革囊渡江，日躋雲山，羅斛輟跡，開拓復興一條路。

性稟兩間正氣，澤廣兩湄流域，為鄉親勞瘁，鄰國固封疆，夙夜圖成籌運，光昭蒼洱，投荒情懷，重整故土萬里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卅日完稿於臺北中和——

雲南馬幫

正義

我國大陸西南的雲、貴、康、藏、高原涵蓋區域遼闊，包括滇、川、黔、康、藏等地。交通閉塞，貿易與旅遊，悉賴獸力駄運，抗戰期間，沿海諸省先後淪陷，對外通航商埠港口，完全被日軍控制，時政府成立資源委員會對內大量開採，對外盡量採購物資支援抗戰，外購物資輸入內地極其艱難，唯一的途徑依靠緬甸仰光與印度的加爾各達兩國國際港口，裝火車接運緬北八莫密支那等站，再轉駁昆明、貴陽、重慶等重鎮。滇緬公路還沒有通車前，由雲南馬幫組織的駄運大隊，在山蠻峻峭，峭壁千刃的棧道與羊腸小徑間，翻越高山峻嶺，經過險灘江渡，跋涉千里，任重道遠。承運有限物資其艱難可以想見，後來滇緬公路通車，西南運輸處成立，始由汽車運輸取代獸力駄運，物資得以大量輸入，相繼美國空軍在陳納德將軍統率下的飛虎志願隊駐防昆明，掌握了制定權，建立空中走廊，空運物資源源輸入，因而奠定抗戰勝利的基礎。

回顧當時於抗戰最艱苦階段，物資獲得極其不易，馬幫不計艱難險阻，欣然受命駄運物資，數量雖然不大，但對緊急運補支援作戰，猶如在荒漠中獲到甘泉毫無二致，完成了神聖使命，其貢獻之大，功不可沒。寫下抗戰史中最有價值的一頁，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距今已將近半個世紀，爲了發揚抗戰精神，激勵後進，特藉本文獻加以簡述，用以共勉，同心協力，早日光復大陸，統一全國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恢復自由生活，我想這是每位同鄉同胞一致的心聲。

馬幫是個商旅團體的組織，清季最盛，民初至抗戰前仍歷久不衰，由於它對邊疆民生物品供應調節，促進貨暢其流，繁榮經濟，文化交流，着實有很大的貢獻，馬幫的組織它們以共同經營路線組幫，就滇省地區而言，分迤南道、迤西道、迤東道、西北區的康藏道，通往國外的滇緬道等，其組成分子由同道經營的鄉友、親族、鄰里爲幫友，在旅途之上，互相照顧，從事任重道

遠的商旅生活，每屆冬至，雨季結束，天氣晴朗，是馬幫經營最理想的季節，分赴各經營地區。他們也有建制的區分，如掌幫、鍋頭、班、把、合爲一體。

掌幫：爲全體的統領，由鍋頭中公推一位資深而負衆望的人，義務領導全幫，執行議決規定，如貨物交易議價、決價，夥計與老闆之間勞資糾紛，仲裁，排難解紛，旅途偶發事件之處理等。

鍋頭：馬幫中的基本單位，不論人馬多寡，共同組成一伙食單位，其領導人通常爲趕馬的老闆，又俗稱鍋頭。

班：按牲口多寡編班，以廿五至卅區爲一班，每四隻編爲一把，六把以上卽爲一班。

把：每四區牲口，編爲一把，由一位趕馬人照顧。四隻牲口的駄運及生活管理，是最基層的建制。

尖哨：馬幫出發時，於前鋒帶路的引導人，負責路況觀察，地形識別，安全防護，傳遞消息，做標誌暗號，俾便利馬隊瞭解路途狀況，猶如軍中的斥候兵，前述形態，馬幫組織大概就完備了。

擇馬

西南高原由於山川地勢關係，一般馬不如西北蒙古地方的高大，以短小精幹稱著，耐力頗強，善於行走高

山縱谷間，但以四川涼山馬最爲著名，騾由於族系雜交，有短小精幹形，亦有高頭大馬形，多賦耐力，馬幫駄運貨物多擇騾，騎役用的騾馬，在馬幫中僅有幾匹而已，駄貨用的騾或馬，才是馬幫中的主體，騾以駄貨爲主，騎用以牝騾或閹馬爲佳，馬的耐力多不如騾，騾宜長途騎乘，短途乘用則擇馬，長途取其耐力，短途擇其快捷，各有千秋。西南各省商埠均有騾馬市場，（稱馬集），昆明市的馬集，位於大東門外的珠璣街，馬販商人由川、黔、康、藏各省地方趕着成羣的騾馬，匯集以此互市。每屆集日，名駒駿馬，騎用或駄用，應有盡有，任憑購者選擇，其身價有高達每匹數千元者，最次等亦有數十元者等不一，（戰前概以半開龍銀幣計價），視其優劣條件而定，身價評估標準，以體型、長像、生態、毛色、馬齡、身高、耐力、負重、競走、速率、機警、膽大、溫馴、靈性、訓練的優劣而定，身價較高者，以乘騎專用，尙解人意，靈性聰慧，行動敏捷的導騾最爲值錢，所謂引導，在騾馬隊中領爲隊首者。大凡引騾均具備最優條件。

騾馬的毛色，大致分爲下列幾種：

烏雲蓋雪：全身盡黑無雜毛，四肢下肘部呈白色均勻而美觀。

銀鬃玉鼎：全身金黃色而無雜毛，鬃與尾毛皆雪白

，臉鼻部中央呈鯉魚狀白毛。

銀針插鼻：全身黃金色，或紫銅色，面部中央呈白色至鼻端者。

烏龍過江：全身肉紅色或瓦灰色，鬃尾毛呈黑色由背脊一線相連，鬃毛末端兩夾肩上，呈八字形的刀狀紋，四肢肘彎部位，呈顯四條細黑斑紋。

陽春白雪：全身雪白無雜毛，兩眼珠烏黑。

雲駒：全身雪白，兩眼珠皆白。

赤兔：全身金黃色，或紫紅色。

烏雕：全身黑無雜毛。

驃色：全身紫銅色，四肢接近蹄端毛呈黑色。

騾騾：全身瓦灰色，其餘部位與烏龍過江色毛同。

鐵青：又稱菊花青，全身灰白相間，呈顯朵朵菊花斑紋，蹄肘毛下端呈黑色。

大花：體白色，生大塊黑花，對襯黑白白色相間，極其美觀。

黃沙：面部或全身毛色如黃沙土附在毛上。

馬齡辨別：騾馬壽歲最高可活卅至四十年，四至八歲為少壯期，此刻的馬，身強力壯，最受買主歡迎，識別馬齡觀其牙齒最為辨別，門齒乳牙換齊，即成齡馬，

約四至五歲，觀其牙，齒槽深，瑣瑣質光亮，眼骨部豐滿，行動敏捷，毛似錦緞，筋肉結實，食量正常而壯健，以鐵青色為例，四至十歲時毛顯菊花斑，倘毛色漸呈灰白色，顯示馬齡已大了。馬幫有句諺語：「七青八白九上斑，斑斑點點十二三，正說明馬齡的外貌」。

論馬的體態：好馬的體型，背脊至地面身高一公尺六以上，昂首時頭至地面約兩公尺左右，面寬眼孔大，鼻孔闊，嘴筒粗壯，兩耳豎立有神，胸脯寬大。兩前肢肌肉發達，骨節均勻，後腿略彎，臀部圓而緊，蹄與肘骨緊連有力，（俗稱寸骨連蹄），背略呈凹形，蹄立，但馬蹄宜小，騾蹄宜大，鬃尾毛疏密四襯，毛光滑似錦，肌膚上血管顯明，雙目炯炯有力，時常昂首闊步，毛旋，（俗稱線占）生於頭前兩眼鼻樑中央與小腹部上端腰間，假如線占雜生，部位混亂者，體型再壯觀，身價因而一落千丈，故線占對於馬的影響非常之大，凡具備上述優良條件者，皆屬上乘的好馬。

馬集

馬的買賣，當買主選出中意的好馬，由經紀人與買賣主雙方撮合，完成交易，專替買賣雙方媒介的人，（俗稱馬押子），憑着一張會亂蓋尙吹噓的嘴，評頭論足，說得口沫橫飛，蓋得天花亂墜，目的在提高馬的身價，

打動買主歡心，再暗地探索賣主售價，掌握雙方心理，握緊賣主的手，藏於長衫大褂下，暗探需索，如此如彼，摸索一番，之後，又如法炮製，再牽着買主的手，示意索價，摸來捏去，其作用在於控制雙方討價還價間的秘密，暗中操縱需索，雙方明知經紀人在玩弄魔術，但馬市交易非媒說不足以達成交易，只好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地進行買賣。倘未經馬押子撮合，即使成交了，課牲畜交易稅時，被評訂得漫無標準，非得照評估價納稅，牲畜交易稅又壟斷在地頭蛇類的承包人手中，凡屬牲畜買賣，經紀人，與承包收稅人，都得暗通曲款，彼此合作，主動殺雙方需索，牟取私利，這種不成文法的陋規，說明了當年馬集交易的黑幕。

配件

購買了馬，還須配備馬用具，俗言：「好馬不配雙鞍占」但有的馬，更換了主人，愛馬的主人悉心飼養，調教得宜，馬體發胖，肌肉結實，就必須更換配件了，以利遠行，如乘用的鞍子、內墊、繮轡、串鈴、毛刷、毛括、雨具、披毡等，應配檔齊全。原有的配件，使用日久，難免破損，不耐遠行，如不更新，一旦在旅途上破損，非常麻煩。因此配新件是儉省不得的事，駄用配件有駄鞍、駄架、內墊、縛純、頭飾、尾飾、轡鈴、分

首鈴、從鈴。以籐篾製成弓形，弦下端繫兩隻大鈴，掛在首轆脛子上，從轆以串鈴十二或十六隻銅鈴，繫在轆字間，行走起來，嘩隆錚錚，鈴聲遠韻山谷，在棧道或狹窄的路途中，示意對方將有馬隊到來，為預防狹路相逢互闖，事先作好讓路的準備，馬隊也有各幫的號誌，每幫貨駄之上，插着幫號旗，表示某地區商號的馬幫，非常壯觀，每幫馬均配備鍋藍駄，稱作勤務駄、內載炊具、帳蓬、馬刀、柴刀、掌韃、帆布、水桶、皮筏、馬燈或煤石燈、手電筒、飼料袋、圓鐵十字、鎚糧鉢等必須品，駄藍加蓋毛毡，以防雨水，夜間兼作被蓋又稱蓋頭。

驛道

馬幫絡繹不絕於邊疆道上，在承平時代，他們負擔貨暢其流與載運旅遊的任務，人們稱駱駝是沙漠之舟，那麼驢馬駄騎在山區也同樣是高原之舟來比擬。因此沒有舟車可通行的地方，它們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性，無異是取代舟車了，邊疆青年多善御馬，一般來說參與馬幫趕牲口的小伙子們，整天與原野大自然為伍，都具有副壯健的體魄，膚色棕黑，顯得粗曠而豪邁性格憨厚，如果挑選為野戰部隊的士兵，稍加訓練，即可負任。蓋生活環境與戰鬪條件是一致的，他們在旅途中不時哼

哼山歌小曲，自得其樂，邊疆地方，似乎女多男少，逢村遇寨，少年男女喜歡唱山歌互訴戀情，也是小伙子們引吭高歌的好時刻，以歌聲唱詞讚美對方，工作在茶園菜圃或田壠間的少女們是他們唱曲的對象，唱得少女們心花怒放，不得不信口答腔，歌詞委婉動聽，一唱一合，曲詞雖欠工整，亦能出口成章，此類茶山情歌本文獻第八期末，楊學正先生曾撰載，內容纏綿，詞曲韻律，多賦鄉土情調，爲邊疆少年男女戀愛談情方式之一。

馬幫生活亦有規律，打從東方發白，大家分工合作，飼馬的，炊膳的，各司其事，待馬騰士飽之後，架鞍，上馱開始旅程，上得路後，你追我趕，行動敏捷而迅速，大隊人馬遠遠望去，黃塵滾滾，蹄聲略略，有如大軍過境，肅靜中又有威武的氣氛，煞是壯觀，登山涉水，整天忙於奔走，每逢行至中午，有一段休息時刻，由總幫頭一聲令下各班選個陰涼場地，順秩卸下貨馱，將馬放牧於原野間，顯得自由自在，翻身打滾，抖去身上的泥塵，低頭啃嚼着青草，不時搖着尾巴，趕去纏繞在身旁的蚊蠅，羣聚在草場之上，暉映着光滑似錦的毛色，份外健美，形成一幅天然的織景，優然自在。

開稍正是整備行囊最好的時刻，把汗濕透了的鞍墊，翻轉來曝曬，調整拾平，稍有疏忽，鞍墊歪斜，馬背易受磨生瘡，應隨時檢視鞍墊，是必須注意的課目，工

畢找柴薪，（俗稱圍添子），架起鍋爐生火炊膳，霎時娘娘青烟，處處燃起營火，炒菜聲，燒烤味，襲鼻而來，在饑腸轆轤的當兒，誘得每個人垂涎三尺，在野外午餐，十分有趣而別具風味，餐罷飲茶，小伙子們握着竹筒水烟袋，徜徉於青山翠綠的樹蔭下，盡情的消閒，舒暢心身，是解除疲勞的珍貴時間，通常在午間小眠片刻，人馬極易恢復疲勢，待養足精神，么喝馬兒回營，飼料飲水，上鞍起駕繼續下午行程。

旅途中，偶發事件時有之，馱載物不平衡或左右傾斜，必須立刻整平，將歪斜貨馱攔住牽往路旁，抬起馱架，採些枝葉茅草之類網成結，墊在馱架較重的一方，促其平衡，（俗稱搭竅）。在狹路的單行道上，突遇對方馬幫交會通過，防備不及，貨馱互相闖幫擠翻了馱架，墜落於山壑深谷中，趕馬的小伙子得憑一身強有力的體力，把貨架扛負上來，重駕於馬鞍上，若雨天路滑，泥濘不堪，或遇馬失前蹄，陷入泥沼，更得耐心設法處理，上述事故是最難應付的課目，個中艱苦，非身臨其境者所能瞭解的事。

歇 宿

在旅途上設驛站，以往滇川地方小鎮，各地均有專門經營馬棧的旅館，兼營馬用器材，馬幫需用物件及醫

療設備，一概齊全。以滇南思茅縣馬棧服務最爲稱著，人馬進駐一律供應食宿，甚是稱便，但一般缺點，空氣污濁，馬廄糞尿雜陳，蚊蠅孳生，熙熙攘攘，殊欠衛生，爲馬棧極應改善的陋習。其優點是，老闆和善忠厚，人情味濃，使來客有賓至如歸之感，遇有人馬患病，主動請醫生代客診治，馬用配件破損添購或修換，索費公道，尤其對常客，更是週到，當客人起程時，店主人早已交代廚師，備妥些鹵蛋鹹蛋醬菜之類餐點，免費奉送，按人手一份分享顧客，賓主皆大歡喜，故而營期鼎盛，其實是店主招徠顧客的方式之一。

開亮

另一種歇宿方式稱開亮，（卽露營），選個空曠開闊的平原，卸下貨馱，撐起營帳，營地四週燃起熊熊營火（稱火塘），點上馬燈，拴住守護犬，看守貨馱，人們進駐帳蓬，馬兒撒夜，任其自由放牧，架起炊具自行炊膳，空氣新鮮，場地寬闊，作業方便，如釘掌、飼料、打椿拴馬，不受時空限制，各鍋頭與鍋頭之間，隔隣築營，營火處處，寂靜空曠的原野顯得分外熱鬧，趕馬伙子們工畢餐罷，彈彈唱唱，自由自在，苦中有樂，心曠神怡。

開亮也有煩惱事，偶有不合羣的騾馬，趁着夜朗人

靜之際，掙脫拴棒，擅自離營，開小差夜遊去矣！待馬伙們飼夜料時發現，不得不立刻尋找，大伙兒手擎火把手電筒，四下尋踪，仔細觀察路跡，尋着走向，即可找到，當找着逃犯的馬兒時，必然氣憤難耐，有處罰逃營規章，如屬初犯者，將前蹄一隻縛起來，讓它以三足落地，一蹦一跳地趕着回營，聰明的畜性，倒也很有靈性，自知犯了擅自離營的紀律，接受調教與處分之後，不再說逃了。但仍有頑劣成性依舊不知改悔的畜性，不時仍犯擅自離營脫逃的老毛病，他們對類似重犯，另有一套管訓方法，每當開亮夜牧時，特別注意其行動，經常盯梢，當它未離營前，身披花紋毛毯，伴作虎豹狀，掩蔽在路徑兩端，隱藏不動，等待脫逃的畜牲走近，出其不備，一個箭步猛撲躍出，霎時嚇得它心驚膽喪，拼命的往營地奔回，之後，再也不會擅自離羣脫逃了十分有趣。

渡江

西南邊疆多高山巨川，形成縱谷隘口，有名的大川河流，如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瀾滄江、沅江、金沙江、富良江、雅魯藏布江、烏江、嘉陵江等，高山如高黎貢山、野人山、哀牢山、喜瑪拉雅山等，交通因而阻隔閉塞，公路橋樑尙未興建前，渡江多賴鐵索橋，架設

於河川兩岸峭壁之上，所謂鐵索橋，以大鐵鍊繫緊江岸兩端，當年尙無鋼純之類機製建材可供使用，純以大鐵鍊扣扣相連而成，有如臺北市郊新店碧潭吊橋，惟建造簡陋，中無橋墩，僅在平面的兩條或四條大鐵鍊平行繫繫着，橋面上敷設橫木板或竹籬笆，且多腐朽不堪，行走其上，搖搖晃晃，人馬通行橋上，必須控制重量，當前行者走到橋頭，追行者始可放行，以保持負荷不至超重，驛運道上建有索橋者尙可以通行騾馬，在山谷隘口的羊腸小徑間設的江渡，僅有一葉扁舟、或木瓜船，以藤索繫大竹管做成的筏子等，簡陋工具，來代替舟楫，載重量少，又具危險性。每逢馬幫大批到來，非得臨時撐起帳篷，待上幾天，按秩序排班過渡，數以百計的人馬貨馱，裝卸接駁，均以人力肩扛，而每次過渡僅能卸馱三隻貨馱，船伕以熟練的技巧撐篙離岸，由岸上的經伕拉着舟纜，逆水沿邊上行，約三四百公尺處，解纜順流用力搖櫓划至對岸灘頭，靠泊後，再以人力肩扛上岸卸馱，空舟再划轉來，由清晨擺渡至黃昏，一天之中，來回二三十趟，過渡之難，速度之慢，以於此可見。

沿江地勢低窪多原始森林，古藤老樹，蔓衍四垂，猴羣攀附其上，或嬉戲，或覓食，優遊自在，毫不畏懼來往行人，松林嶺間，常見羽毛華麗的孔雀棲息，碧綠

紅嘴的鸚鵡，羣集高鳴，烈日當空時，遠近蟬鳴，此起彼落，回聲韻江，格外清晰，幽靜中又帶熱鬧，靜觀景物，耳聽蟬鳴鳥叫，無異置身世外，又似人在畫中，河山之美，景物之繡，實難描述，追憶往昔曾於日記中賦詩二首，抄錄如後。

其一

叢林碧色翠，睡夢韻蟬鳴，鸚鵡疏江浦，露霧近冷悽。

其二

羣馬聚江岸，扁舟負荷難，誰隣楫舟艱，晨曦待星晦。

溜江

未設索橋的渡口，貨馱以木舟載駁，騾馬只得以游泳過江（稱之謂溜江），趕馬人知馬性，騾馬溜江也需要鼓勵，未下水前需拍拍馬屁，牽它們接近江水，澆灑馬身作入水準備，有溜江經驗的識途老馬靈性極高，主人喚之即自動下水，其餘隨而跟從入水，霎時但見江面馬頭鑽動，順流而下，游至對岸沙灘一一登陸，全身水濕伏貼，恍若落湯之雞，顯得又瘦又小。待翻騰打滾後，抖去符水沙土，曬一會兒太陽，立刻又恢復壯健光滑的原形，再飼予食料，更顯壯觀。

騾馬羣中，能引導前行的稱頭騾，聰慧靈性極高，

善解主人示意，凡是已走過的路徑，記憶清楚，不會引錯路線，確實具備老馬識途的優點，調教訓練各種動作，如接鞍接馱，當主人端起馱架，自動低頭往架下一鑽，就可使馱架擺妥，極其馴順，因此身價很高，主人視之如懷寶。一班騾羣中，爲了易容管理，必須飼隻牡馬，或閹馬，騾與馬具有天生的親密性，在廣闊的草原上放牧，騾隨馬走，馬到那裏騾必跟之。考其原因母騾不具備生殖能力，其子孫都是驢父馬母的產物，騾自然無法傳宗接代，但牝騾也會發情，春心蠢動，每屆春情週期，食量突減，常向牡馬示愛，雙方情投意合，親撫一番做起愛來，之後形影不離，婉若情侶，主人爲了便於管訓，羣騾之中必須飼養一匹牡馬，用意在此。

診 病

騾馬經常長途跋涉，負荷過重，旅途勢頓，溜江受寒或者飲食不潔，脫蹄傷掌，鞍損磨背生瘡時有所見，如患消化不良之腸胃病，應灌服清瀉劑，飲沼池中潛伏水蛭蟲的溝水，導致水蛭（俗稱馬蝗）吸入鼻腔，其治療方法，塗尼古丁劑或芥基酸於鼻孔四週，刺激鼻腔不時打噴嚏，水蛭隨噴嚏噴出，因而全癒，有時受寒感冒，或長久奔走於黃塵灰沙中，空氣污染，吸入肺部，而

生肺疾，宜注射肺炎針水，或用艾草囊枝滾水洗擦全身各部與關節，充分休息，即可全癒，一般疾病，常以麝香調合生雞蛋灌服，異常有效，如失足跌傷，用雲南白藥合清酒灌服，摸擦患部亦顯功效，愛馬須識馬，不可過度勞役負重則可預防疾病。

我國大陸，幅員遼闊，鐵路未興建地區，騾馬代替交通極爲便捷，歷代國勢強盛，莫不重視訓練射御鍊就鐵騎雄師，元世祖成吉思汗遠征西歐，直搗莫斯科，建立地跨歐亞的大帝國，寫下我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萬載傳揚。先總統 蔣公訓勉國人，生活條件與戰國條件一致者則國強，馬幫生活與領袖訓示不謀而合。曩昔交通事業未發達前，馬幫代替運輸，歷久彌新，且促進貨暢其流，繁榮經濟，貢獻至大，自共匪劫據大陸後，控制人民自由，馬幫經營已成歷史，尤其與大自然爲樂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復存在，追溯卅年前，馬幫同胞爲了爭取生存，反抗共產集權暴政，主動投效滇緬邊區李彌將軍領導的游擊總部，參與反攻聖戰，壯大反共實力，光復西南半壁河山，震憾世界，匪僞因之喪膽，撫今思昔，然神州未復同胞待救，重建故鄉，愈感責任艱鉅，用本文以誌茲。

十一月十六於潭子寓所

張純漚先生在國際詩壇上的地位

鍾鼎文

純老是革命元老、是國家大老，德高望重，深受國人的崇敬，在我國詩壇上，更是受到所有詩人們的敬愛，被大家共同一致的尊之為家長。我國詩壇的團結與合作，在國際詩壇上擔任重要的角色，有過不少的重大貢獻，都是由純老直接領導或間接促成的，因此，純老不僅在國內詩壇上，而且也在國際詩壇上，具有非常崇高的聲譽，德望和地位。

據我所知，在當代的國際詩壇上受人尊敬，堪與純老為儔的名詩人，在英語系國家中要數美國的麥克里希 (Archibald Mac Leish, 1892-)。在法語系國家中要數塞內加爾總統桑浩 (Leopold Sedar Senghor, 1906-)。麥克里希在新英格蘭詩人中是最具現代精神的開拓者，所有的英文詩選都有他的作品入選，二次大戰期間，曾應羅斯福總統敦請，出任助理國務卿，對美國戰時外交多所獻替，如今雖已八六高齡，也和純老一樣，始終不輟吟事，時有新作問世，桑浩總統是當今詩人出任國家元首的唯有的一位，當然，很多國家元首也都曾寫詩，且偶有詩作見世，我國蔣經國總統曾作新詩：「在每一分鐘的時刻中」，便是一篇憂國憂時的永懷傑作，菲律賓馬可仕總統的「致吾妻」也是一篇有名的詩，但畢竟只是偶一為之，不以詩名，唯有桑浩總統出版了好幾本詩集，都非常成功，

更常以詩人身份，出席詩人集會。美國的麥克里希，塞內加爾的桑浩，和我國的張純老，都是在詩學下有卓越的成就，在政治上有傑出的貢獻，可以說是當今國際詩壇上的「大老」，但在三位大老中，又要數純老為「老大」，純老生於西元一八八六年，比麥氏長六歲，比桑氏更長二十歲。而純老所代表的中華文化，如論民族文化的年齡，中華文化比起美國文化和非洲文化，更不知要年長到如何地步。

詩言志——我國對於詩的傳統定義，出於尙書「舜典」，距今有四千年之久，而中國詩的發軔。當更有此定義之前，我們雖未便強調中國是最古老的「詩國」，但中國詩的淵源深遠，影響廣潤，不僅我們的鄰邦如日本、韓國、越南……都會經長時期的以「漢詩」為正宗，接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即西方的現代詩，龐德(Ezra Pound 1895-1972)所提倡的意象派，顯然深受李白等中國詩人的啟發和影響。而晚近的加州詩人於寒山子的崇拜，迹近瘋狂，更顯示中國詩的感染力。然而，當代的中國詩壇之為國際詩人所見重，殆以我國於民國六十二年主辦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為起點，而那次大會從籌備到結束都是在純老親自主持或指導之下進行的，一切的成就應歸功於純老的領導有方，而且還要感激純老的夫人從旁協助。

我國接受國際詩人團體的敦請，決定主辦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已是六十二年三、四月間，經由我國詩人團體共同組織大會籌備委員會，公推純老為主任委員，進行籌備工作。六月初，純老應國外邀請，由長女公子馮張鼎鍾女士隨行奉侍，原擬作環球訪問之壯遊，並邀請世界各國來臺詩人集會，純老先由臺灣去韓國，旋轉往日本，在韓、日旅次，均和兩國詩壇人士廣泛接觸，且多所唱和，同時也寫信回臺灣，指示我如何邀請韓、日兩國詩人。六月底，純老到達美國，在麻省波士頓小住，仍以韓、日詩人邀請事為念，來函再度叮嚀，具見純老雖然在外旅行，仍時時刻刻，不忘大會籌備事宜，諄諄的賜以指示。同時也可以看到純老在韓國，在日本，都受到詩壇人士的尊重和敬愛。

在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進行期間，純老以榮譽會長的崇高地位，每天都出席會議，各國詩人均以能與純老交談

爲榮，更爭與攝影留念，遇有困難問題，每經蕓老片言隻字，便能獲致解決。大會的順利進行，圓滿結束，實多得益於蕓老的支持與領導，尤以蕓老主持大會閉幕式，那一篇辭簡意賅的閉幕詞，申述我國重視詩學，講求詩教，使與會各國人士對於我國文化傳統和歷史背景，能有更深入的認識，不啻在他們分別賦歸之前，贈送了一件亟難忘懷的精神紀念品，外國詩人們後來在一九七六年的巴爾的摩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和本年的漢城第四屆世界詩人大會中見面時，都談到蕓老，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要特別提出的是，在國際詩壇上具有領導影響力的國際桂冠詩人協會會長余松博士（Dr. Amado M. Yuzon, President, United Poets Laureate International），對於蕓老的崇敬可說是到了極點，他多次代表國際詩人，贈送蕓老桂冠詩人榮銜，並爲之親自加冕，雖然「桂冠詩人」這種銜頭，在我國不很習慣，但在國際詩壇上却公認是一份崇高的榮譽。當然，有時榮譽反以接受者本身既有的榮譽爲榮，蕓老便是如此，余松博士曾親自告訴我，他說桂冠不足爲蕓老增光榮，而是蕓老的德高望重，可以爲桂冠詩人協會增光榮。

另一位對蕓老非常尊敬、非常崇拜的國際名詩人是美國哈佛大學古希臘文化研究所主任，第三次世界詩人大會會長柔諾·普拉瑟博士（Dr. Jenó Plathy, President, 4th World Congress of Poets 1976）他曾數度來臺，每次來時定要拜候蕓老，執弟子禮。他多次代表國際詩人團體頒獎給蕓老，表揚蕓老在詩學上的崇高成就，和對國際詩運上的重大貢獻。他親口告訴我，蕓老是當代國際詩壇最受尊敬的長者，以九十以上的高齡而猶不輟吟事，仍然筆健，不僅是中華民國的人瑞，並且也是國際詩壇的人瑞，他曾經分析國際詩壇的主流，分爲四大系統，即英語系、法語系、西班牙語系、華語系，華語系所涵蓋的民族國家，並不限於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而華語系的總人口可能在其他語系之上，蕓老是當代華語系的代表詩人，且對國際詩運貢獻很多，所以他非常推崇蕓老，認爲蕓老在當代國際詩壇居於極崇高的地位，在轉瞬已是蕓老逝世「百日」的今天，謹撰此文，以彰至德。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大千好畫在張家此語欣聞望轉奢
螺翠山莊吾宅當年景物擅清嘉
背山面湖滇城此自築園林閒種花
疊石疏泉成勝境詩家畫伯每停車
祇今華屋委榛莽腐草流螢古木鴉
天色蔚藍雲五彩懷鄉人老海之涯
願君揮筆為圖畫慰我遐思籠碧紗
更冀光華復旦日重開三徑迎鸞槎

李宗黃先生督辦雲南市政紀

申慶璧

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先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此四者乃文明之動機也……偉人傑出之冒險，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

——國父遺教

民國七年初，護法戰爭，進行到了一個極重要的階段，唐繼堯都督所受的壓力很大。為觀察內外形勢，乃派李宗黃先生訪問長江三督——湖北王占元，江西陳光遠和江蘇李純。經過半年後，到達上海，晉謁國父，都在唐氏派李先生的任務範圍之內。當國父知李先生有往日本採購兵工廠機械任務時，指示他多費點時間考察日本的地方自治。

李先生花了近兩月的時間，先後考察了東京、西京二市，三重、奈良二縣，還有七十餘處郡市町村，對地方自治發生了濃厚興趣。歸國後，報告國父，許為「有心得」，並囑咐他多加研究，深入探討，多方鼓吹，竭力倡導。李先生除了根據考察的結果，著成「日本地方自治」外，並決定放棄過去的成就，從地方自治重新入手。

當時唐氏已被西南護法各省擁為靖國聯軍總司令，人稱聯帥，李先生是雲都督府的參謀處長兼雲南禁煙總局會辦，負有「運籌帷幄」的重任，他本人又是中國同盟會的會員，又須不失立場，同雲南於報告考察經過之後，曾向唐繼堯提出雲南如何自處的三策：

——下策：憑聲望及所有的實力，號召西南各省崛起一個新興的第三勢力。

——中策：做效書經武成篇的故事：「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上策：孫唐合作，廢督裁兵，實行民治，埋頭建設，肅求自保，先使雲南成爲中華民國的模範省，以雲南的力量支持孫先生和平統一全國的願望和理想。

他獻三策時，先說下策，次說上策。重點放在勸唐與國父開誠布公，通力合作，而使革命大業竟其全功。但唐却注意中策。他們重要對答是：

唐：「辦法呢？」

李：「可否將駐外省的滇軍，陸續調回，保境安民，實行地方自治。等到雲南本身的力量逐漸增厚，再待天下之變相機用事。」

唐：「護國一役，雲南打得民窮財盡，瘡痍滿目。把駐在外地的部隊都調回來，誠然是我衷心所願，夢寐以求的一件大事。祇是，全部調回雲南以後，這些部隊，雲南怎樣養得活？」

李：「必要的時候，可否遣散一部份？」

唐：「以雲南目前的財政情形而論，該遣散的，那就不是一部份，而是絕大部份了，可是，問題又在於養兵要錢，遣散士兵所需的錢還要多些！」「你勸我歸馬放牛的故事，却是你不知道歸馬放牛要花多少錢？以雲南的財政如此拮据，我們那有力量調回駐外部隊，再一一的叫他們遣散歸田。」

李：「可是，假如聯帥繼續保有靖國聯軍總司令的名義，悉索敝賦，支應軍需。甚至於將來會有這麼一天，要在四川、廣東兩面作戰，那麼龐大的戰費，以雲南的財力，是否可以支持得了呢？」

唐：「不可能有這種事的。」

李：「萬一有呢？」

唐：「那——」

李：「單祇爲保一個有名無實的靖國聯軍總司令的名義，而甘冒這麼大的危險，那就未免太不值得了。」

唐：「那是太不值得。」

經唐氏慎重考慮之後決定將李先生所獻的上、中二策，齊頭並進，同時採行。擁孫先生、保境安民、埋首建設，決心退出廣東、四川兩處羣雄割據的場所。疏遠岑春煊，陸榮廷、李根源等把持的廣州軍政府。而李先生得到了一個試行地方自治的機會。

依據李宗黃先生的回憶錄，他接奉籌備雲南市政公所籌備主任的命令是「中華民國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十月二日」（第二編壯年時期二五九頁），這個年份是記錯了的，他到日本考察是民國七年七月，在是年的九月卅日還在上海赴國父的招宴，在當時的交通情形，是絕對不可能的。連帶而及的正式成立的日期，也應當是錯的。依照回憶錄的原文是「我草擬的雲南市政公所暫行條例，由雲南省長唐繼堯先生明令核准。並委我為雲南市政督辦，展開了昆明市和我歷史上的新頁。昆明省城城區和商埠地到處張燈結綵，喜氣洋溢。中華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雲南市政公所正式成立，舉行了就職典禮。」（二六四頁）兩者都相差一年，成立籌備處，應當是民國八年，正式成立應當是民國九年。由籌備算起，到顧品珍接管省政，於民國十年二月十三日交代，只有一年另四個月。昆明市志市行政機關載：「本省倡辦市政，始自民國八年，唐省長廢督裁兵，實行民治之時，當即成立雲南市政公所於翠湖之湖心亭，委李君宗黃督辦其事，嗣因政變，遂被裁撤（一八〇頁）。

在籌備期間，僅設秘書、書記、會計各一人，主要的工作，是草擬「雲南市政公所暫行條例」。依照李先生的回憶錄，是項條例，計四章十九條。大體是依據他在日本考察的資料、北京、廣州兩市的設施，參酌雲南的狀況。其要點是：

——以雲南市政公所為舉辦雲南市政機關，直接受雲南省政府監督，其管轄範圍，則暫以省會昆明為限。

——職權，則以市之自治、財政、交通、教育、工程、衛生社會事業為範圍。警察業務由省警察廳辦理，但須接受市公所之指揮。

——組織採督辦制、設督辦、會辦各一人秘書一至二人，下設總務、民治、工程、教育、實業、公用、衛生、社會等八科。

——在市民意機關未成立前，由督辦就省會各機關首長、士紳、市民中遴聘五至九人，組織參事會，爲市公所
的諮詢機關。

——市下設區，區長暫由各區警察署長兼任。

成立之初，全市面積僅十七點九六方里，人口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二人。

爲什麼不稱爲昆明市政公所？而稱爲「雲南市政公所」，使省市的名稱混淆？據李先生的回憶：「這也是有關昆明沿革史上，很有趣的一段史實。因爲連同昆明縣……一直到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傅友德、沐英平定雲南，這才改稱雲南，爲雲南布政使司駐地，從清朝直到……昆明設市之前，昆明還是叫做雲南府，因之稱此「雲市政公所」，頗有其雙關的意味。」「在我着手草擬『暫行條例』之前，我倒是曾經一度請示過唐省長，可否把商埠地和省城，另行劃分爲昆明市？……然而唐省長，却另有打算，他說：『推行市政和地方自治，不能光在昆明一個地方做，我要你把市政和地方自治推行到雲南全省，每一處地方的。所以，你這個機構，當然應該稱之爲雲南市政公所，方能够符合實際』「原先我自己所預定的官銜『昆明市長』，也改成了『雲南市政督辦』彷彿我是雲南一省的行政首長了。……」

照李先生的原意，警察廳原擬改爲警察局，隸屬市政公所，但因兼負督署衛戍之責，改制牽掣太多，所幸向係由督署參謀處監督指揮，市政會辦由警察廳長兼，職權合一，運用尙稱靈活，由於唐省長的信任。用人採選拔、考試的方法，而又實施「軍事化」、「學校化」和「革新化」，時人錫以「少年市公所」的嘉名，他訂定了一個爲期三年的雲南市政初期計劃，於民國九年元月出版了一份市政雜誌雙月刊。在市政措施上，與昆明市的特殊階級奮鬥。切實整頓水電，使電燈由不明而明；自來水由不滑而滑，並把建設的重點，放在關道路上由街道不平而平。揆之實際，只有自治之名，仍是官治之實，而且是警察之治與日本所行的沒有兩樣，雖與李先生的理想不同，但在李先生的人生歷程上却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唐督軍自幼飽讀詩書，中過秀才，畢業日本士官學校，溫文儒雅，平生嗜好，在邀集友好，遍歷名山大川，詩酒徵逐，趁一日之快，李先生隨侍左右，亦偶有吟詠，一日侍遊黑龍潭，唐氏會賦律詩四章，其中一律是：

少年未醒浮雲夢，亦復雄心賦大風。

柏老彌堅寒歲節，花開不減舊年紅。

樸王範帝今猶昔，鎖利輕名色是空。

睡起披襟狂笑傲，一竿煙月釣潭龍。

李先生曾奉和五律一首云：

極目古滇中，泱泱大國風。

地靈出人傑，天意老英雄。

宋柏冲霄漢，唐梅照梵宮。

獨惜潭水小，不足養蛟龍。

據李先生的回憶：「論此詩之作，確實是有點有感而發，一吐積悃，但經同僚傳觀，有人高聲讀好，而且還特地站起來當衆朗誦時……就趕緊站起來高聲的說：『我這一首塗鴉之作，完全是因爲東大陸主人唐聯帥而發！』……詎料唐都督一聽我在這麼表示，登時就揚聲大笑，他伸出手來指着我，也高聲的說道：『我說是你的夫子自道，又有何妨？』」章太炎把唐繼堯與北洋軍閥相提併論，我想假使確如所言，在軍閥幕僚中，有此溫馨的場面，也是滿可愛的。

國父倡導地方自治，爲時很早，但他手著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在此時始問世。依據確實的紀錄，係刊載於民國九年三月出版的建設雜誌。但李先生的回憶錄，一再提到「民國七年三月，孫先生手著的博大精神，兼採各國所長，體制完備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一書出版了。」（第二編壯年時報二〇六頁）又說：「民國七年三月孫先生的大作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在上海出版，他照例寄給我數冊，命我轉贈雲南，當道諸公。……我欣喜萬分的發現，我所想到的和做到的，跟孫先生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相當的接近。最使我感到驚喜交集的是我在雲南市政公所之下設立公米局和公鹽局，完全是憑我個人的構想，當時我還沒有讀到孫先生的這本大作，但却跟孫先生的規劃不謀而合。我不敢說這便是「英雄所見略同」……然而，該是愛國愛民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似乎還不算踰越

。」依這段來分析，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出版的年代，李先生也是記錯的，照李先生的回憶，設公米局平抑米價，「就在我奉命督辦雲南市的第二年上」（二八八頁），可見是在民國九年，而設公鹽局又要後一些，他說：「後來我們又對把持市場，操縱鹽價的不法鹽商如法泡製，成立公鹽局。」（二九〇頁）

此外李先生在同憶錄說：「從清朝直到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後，方始設雲南府治爲昆明市。所以在國民政府設昆明市之前，昆明還是雲南府。（二六二頁）依照昆明市誌所載「迨十一年唐省長回滇復於八月一日，將市公所恢復，並更名爲昆明市公所，其範圍僅及於昆明一市。」此誌係民國十三年所修，自屬正確。

李先生此次離職雖，在戎馬倥偬之際，却好整以暇，在湖心亭上題匾刻聯留念。匾爲「澄清」二字。旁註「碧漪亭有小軒三楹，鏡水晨山，風景佳勝，余承乏市政，常與同人會議於此，今將赴粵就職，因取漢書范滂傳二字顏之。天下擾攘，澄清何日，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矣。辛酉孟春李宗黃題並識。」而聯是：

一壺春水，共挹清風，相期溫不爭華，寒不易葉；

萬里風雲，若開懷抱，自當退思補過，進思盡忠。

匾用本色木，字漆綠色，民國十五年，余就讀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改省立昆華師範學校）常與同學往遊，咀嚼品評。碧漪亭前池中原爲放生池五色魚大而且多，吾人常購米花、蝦皮，灑於水面，觀魚爭食爲樂，食盡魚潛，因而流行「湖心的魚——吃空子」，一句歇後語。

我認識李先生，是在民國十七年，他代表蔣總司令返滇指導，住湖心亭的水月軒（省政府的招待所），不知是否就是當年的市政公所？當時承李先生贈送他的大著三冊——三民主義精華，國民革命軍史略和模範的廣州市。

民國二十一年李先生返滇尋母，舊地重遊，曾寫下同憶云：「先在翠湖公園，市政公所舊址遊覽一圈，是我青年所浴之湖，清澈可鑑，所植之樹蒼翠成蔭。入海心亭，則吾昔日所建之湖心亭與所題之匾聯，巍然獨存，於湖光樹影之中，精神爲之一振。」但也留下無限惆悵，低徊不已之情！

憶第一位反攻大陸

譚偉臣

名將——李彌將軍

寫在自強年之後，建國七十一年之末，蔣總統經國先生元旦文告訴我們說：「今年是迎接反攻勝利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中華民國年代。使我想起了自大陸淪陷後、第一位領導我『雲南反共救國軍』於民國四十年夏秋之際，反攻大陸。收復雲南省十餘縣市的名將——李彌將軍。其作戰經過，如李彌將軍率軍反攻大陸收復雲南略圖」。

李彌剿共極著盛名 賀葉兩匪險被生擒

以「雲南反共救國軍」係由炳公李彌將軍，以雲南省政府主席兼總指揮身份領導。

李彌將軍之反共，始自黃埔四期畢業，於廿二軍積功升至五十九師團長，為黃埔同學在川軍中獲得兵柄之第一人。民國十九年秋。於湘西永澧以兩營兵力，擊潰匪軍萬餘，匪酋賀龍，葉挺幾為李彌將軍生擒活捉。

廿年冬、李彌將軍奉命移師江西剿匪，極著盛名。

廿一年秋，張英師被上令解散，炳公率團潛赴南昌，向行營報到，其理由是：「軍人不能在威迫下繳械」人皆壯之！

共匪流竄李彌窮追 五次圍剿創下首功

共匪在江西被國軍圍剿、無法立足、流竄西南，李彌將軍奉編為追剿軍、歸薛岳將軍統師。廿二年夏，第六師翁國華團苦戰兼旬、被共匪以重兵重圍困於黎川洵山，李彌將軍親率敢死隊、間關小徑，出匪不意。協同空軍解救翁團出險！在五次圍剿中創下首功。國軍莫不受其鼓舞，是年冬圍村之役、炳公身負重、傷力戰不退、終挫匪鋒，時當閏變，陰霾籠罩全國，勝利是至為國家所需要的。

匪困延安抗日停剿 籃村之役勘亂先聲

李彌將軍參加剿匪，歷經贛、湘、桂、黔、滇、川

、康、甘等八省。追擊共匪達二萬五千里之遙，始將共匪圍困於延安一隅，正待殲滅，適值抗日軍興，槍口改對日寇，因此便宜了共匪，以致遺禍無窮！良堪嗟嘆！

日本投降，八軍奉命海運青島，其一營先頭部隊，於山東膠濟線之藍村，被共匪第五師圍攻，炳公毅然下令還擊，斃匪數百，俘虜五十餘人，國防部正式發佈戰報，全國震動，藍村之役，遂成為國民政府戡亂之先聲。

日本投降西進勘亂 連克八縣共匪披靡

民國卅五年炳公軍次濰縣，接受日軍長野混成旅團在山東之投降。七月又西進，進剿膠東共匪，連克益都、淄川、博山、臨淄、廣饒、壽光、昌邑、掖縣、李彌所到之處，共軍望風披靡。

臨朐大捷底定魯局 功與黨國同垂不朽

國軍於卅六年夏，進剿沂蒙山匪軍，匪採內線作戰、分散國軍兵力，擬予各個擊破，胡連將軍被匪圍困於南麻、李彌將軍奉國防部急令馳援，攻克臨朐、匪曾羅榮桓率六個縱隊猛撲臨朐、炳公親臨前線，並以密集火力與匪血戰七晝八夜，真是「遂屋格鬪、寸土必爭」。斃匪二萬餘人，自損三千、匪軍損失慘重，尸橫遍野、

戰況之慘烈為戡亂以來所未有也！奉 總統蔣公親電嘉勉有「臨朐大捷、底定魯局，吾弟功助及所部光榮，乃與黨國同垂不朽。」之褒語。各方祝捷電文，及中外報章雜誌，無不交相讚譽。

李彌將軍受獎益奮、復揮軍東進先後又收復龍口、蓬萊、接防烟台。

總統聞捷，親至青島開軍事會議，派艦至龍口接炳公赴會，即席宣示任李彌將軍為第八軍軍長。

八軍戰績凌駕歐美 南臨戰史國軍教材

朱毛匪幫認定國軍第八軍為第一號頑敵，毛匪親著對付八軍手冊，告誡共匪不得與八軍打硬仗。在毛匪看來：「李彌作戰特勇冠三軍，抑以智謀有以勝之也。」

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東戰場名將興登堡將軍領導之第八軍，在東普魯斯湖沼地區，殲滅俄軍那留，尼阿門兩軍五十餘萬之衆。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軍蒙哥馬利將軍之第八軍，在北非戰場，制北非之虎——隆美爾將軍，使其動彈不得。又美軍於羅曼第登陸，巴頓將軍之第八軍，橫行歐陸使德軍無招架之能，幾如入無人之境以與我國民革命軍由李彌將軍所領導之第八軍比，其取勝之道，我八軍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蓋德、英美名將所帥之八軍，取勝之道，悉賴物質威力壓倒敵人。李

彌將軍所帥之第八軍，每戰於物質較劣之下風取勝敵人。炳公指揮全憑智慧，平時戰時皆「愛民及物、軍紀嚴明。」不憑山河之險。不依甲兵之利，每戰必勝，遇挫不餒，名震中外，足當智、仁、勇三達德而無愧焉！

總統於四十八年十一月，指示國防部：「訓令在臺國軍部隊，以南廡、臨朐戰役、作爲戰史基本教材」。

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龍城飛將糾糾干城

民國卅七年，總統於三月再度召見，擢升李彌爲十三兵團司令，另轄第九軍、卅九軍，此外，中央未撥一兵一卒。接抗戰剿匪期間國軍吃空缺之風甚熾，惟炳公非但不吃空缺，且以一個軍的糧餉養活二個軍的官兵，又收編魯中游擊隊。由於用人唯才不分資歷不分畛域，部隊不分新舊，一視同仁，廓然大公，因此上下團結，迅成勁旅，指顧可用，乃帥三軍雄師十餘萬衆。東殺西蕩，蔚蔚方面，糾糾干城，以之與長春及石家莊比較，時論均以龍城飛將目之。炳公當時亦自我解嘲曰：「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蓋抗戰勝利後，國府若干名城孤守，終至滅亡，獨李彌將軍能以一變三，以寡擊衆，翼護周圍郡縣，揚我國軍聲威。

徐蚌會戰良策被棄 隻身突圍再組新軍

徐蚌會戰，李彌將軍之十三兵團，乃係戰場主力。大戰前夕，於軍事會議。中曾建議；李延年兵團，應憑藉海空軍之支援固守海洲，不宜西移。惜未被採納。以致向西轉進之黃伯韜兵團大受影響，李黃兩部通過不老河之後，情勢混亂，而馮志安所屬之張天俠又率部以聚莊投降，匪軍始得乘虛竄入不老河之南。

李彌將軍又向劉經扶總司令建言：促邇上級指示，放棄徐州，令黃兵團藉竄福林既設陣地之掩護，退守泗集，李兵團守靈壁，邱兵團由楊山經蕭縣退守宿縣，總司令部撤至蚌埠，收容整頓，伺機掃蕩，亦未獲採納。徐州撤守，杜光亭繼任總司令，雖曾以轉進佈署及行動軸線諮詢李彌將軍。炳公建議由津浦路南下，三個兵團交互躍進，至多一週即可到符離集以解宿縣之危。與外兵國會師。經被採行此一建議繼又中變。大軍退至蕭水地區，李彌將軍主張迅速南下，嗣以搶救數以千計深陷沼中之裝甲車輛，延誤戎機達三四天之久，匪軍遂得合圍，數十萬大軍困於彈丸之地，加之風雪十四天連續不停，彈盡糧絕，終遭全軍盡墨。

李彌將軍自徐蚌會戰隻身突圍後，即飛溪口晉謁總裁，奉命收容舊部，再組新軍，受任第六編練司令，

以雲南爲整訓基地，先編成第八軍率往昆明。

盧漢叛變猛攻昆明 廿六軍撤功虧一簣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七日，李彌將軍與余程萬龍澤澐兩軍長，奉總統電召，飛成都督謁，而諭回滇後與盧漢同心協力鞏固後方。翌日偕張羣余程萬龍澤澐飛返昆明，一下飛機就被盧漢囚禁在雲南省政府，以同向共匪投降相脅炳公不從，八軍和廿六軍將士，聞之義憤填膺，後經李夫人龍慧娛之奔走聯絡，兩軍齊向昆明猛攻，盧逆乏力抵禦，乃將李彌將軍予以釋放。

李彌將軍既出，隨令八軍攻入昆明大北門小北門，廿六軍佔火車站拓東路及狀元樓之際，盧漢放出廿六軍軍長余程萬和師長石補天突由廿六軍一九三師正面持白旗而來，一見呂師長即囑其向後撤退！八軍不明究竟亦隨之後撤，遂使攻佔昆明，功虧一簣！

滇省主席奉命危難 綏靖主任受任敗軍

八軍隨廿六軍正後撤之際，總統適於此時派何志浩將軍專機傳令，七飛雲南暫益上空，投下特任李彌將軍爲雲南省政府主席，余程萬爲綏靖主任令，繼因余一心撤回臺灣遂由李彌將軍兼主任職，正可謂奉命於危難之際，受任於敗軍之時矣。

迨部隊南移，李彌將軍奉命隨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飛西昌與胡宗南將軍會商西南攻守大計，復奉總統電召飛臺請訓，公畢返航，蒙自己已經失守，部隊在元江一帶被擊潰散。僅第二三七師七〇九團李國輝將軍部，轉進到滇緬邊區，之大其力。與廿六軍之譚忠團會合，李彌將軍即深入蠻荒繼續領導，重建基地。

大戰緬軍名聞國際 反共困境因而復甦

民國卅九年二月，我八軍李國輝團，廿六軍譚忠團，共約二千人，由雲南一路苦戰到滇緬邊區大其力之際，炳公將在港臺與滇籍國大代表邱開基、李拂一，立法委員裴抒藩、羅衡、陶鎔政論家丁中江賢蘇令德，李先庚諸將軍會商收復雲南大計，分頭進行。四月廿五日炳公將私蓄親帶至泰京曼谷交丁作韶博士轉李譚兩團，以濟燃眉。更全力爭取東南亞僑胞和雲南馬幫支援援軍。於是錢糧槍彈之軍需品源源擁至，個人方面以馬守一當時出錢出力最多。

龍游淺水，虎落平陽，緬軍竟異想天開要繳孤軍的械，要反客爲主驅逐孤軍出洪邊國土，說我軍駐的滇邊是緬境，一副新帝國主義的嘴臉。

當時我政府認爲孤軍以疲憊之師，補給困難而與緬甸全國抗，前途危險，不若向泰國繳械入集中營撤臺，

甚至於連繳械後的集中營地，都由我駐泰武官陳振熙將軍準備好了。但李彌將軍堅決不同意撤，非但不撤，還正計劃親率孤軍反攻大陸，建立大西南反攻基地，恭迎總統蒞滇坐鎮指揮反共聖戰。

譚忠和李國輝將軍不愧是炳公老幹部，頗能服膺炳公「軍人不能在威迫下繳械，」的真諦。於是下令反擊，大其力一戰，打得緬軍棄甲拋戈，機墜人亡，緬甸空軍總司令亦死於此役，一時孤軍名騰國際，反共困境因而復甦，戰事結束前（八月十六日）李彌將軍親赴大其力（炳公稱大其力為大吉利）含淚對李國輝和譚忠將軍說：「此役乃國家之幸，軍人之光，吾人應以赤子之心效忠領袖，活為領袖而活，死為領袖而死。」接着說：「我們這次打老緬你們硬不繳槍是對的，如繳槍做洋俘虜、必遺臭萬年。」

李彌將軍駐節猛撒 反共英豪聚會滇邊

炳公一生戎馬，舊部甚夥，各省籍的都有，一聽炳公出來領導，組織「雲南反共救國軍」。於是流散在各地的國軍將士，莫不聞風來歸，義聲所播，各地華僑有志之士，亦紛紛爭相前來投效，諸如陳振熙、陳廣深將軍等組成之華僑師是也。

反共滇胞莫不率隊來歸李主席麾下，臘戌有李紹寬

朱心一劉琦等負責接待滇東迤西方面出來的人馬。

滇西南的十二土司官如罕裕卿、刀寶圖、方御龍、方克勝、力威伯、刀金榜、線光天等，設治局長金樹華熊占甲等，也願率兵追隨李主席為反共而努力。

率大隊兵馬來歸的有迤南的民族英雄李希哲和劉紹湯、李達人、李文煥、馬俊國、馬守一、李祖科、張偉成、蒙寶業、彭懷南……等。滇西反共軍總隊長劉堯澤暨筆者亦到滇邊投效。

幫會方面和緬甸地方的反共領袖，也都紛紛率隊參加，一時滇邊將星雲集，兵士如林，聲勢浩大，震動國際。

總統 蔣公於四十一年元旦五日，曾以書面飭「炳公轉駐滇的國軍全體將士們，地方武裝將士們」說：「過去兩年是我們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堅強奮鬥，由黑暗走向光明的時期，前年一月我引退以後，中共匪黨在寇俄指使下，向全國各地瘋狂竄擾，前年年底，中國大陸全部淪陷，許多寡廉鮮恥的文武官吏，屈膝投降，變節附匪，而你們能够以堅強的意志，在艱險之環境下，高舉青天白日的旗幟，與強大的漢奸匪幫進行生死存亡的奮鬥，粉碎了共匪政治瓦解和軍事進攻的陰謀，發揚了中華民族的正氣，保全了革命軍人的人格，你們這種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精神，不僅

爲中華民族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光榮歷史，而且給全國同胞指示出一條求生存自由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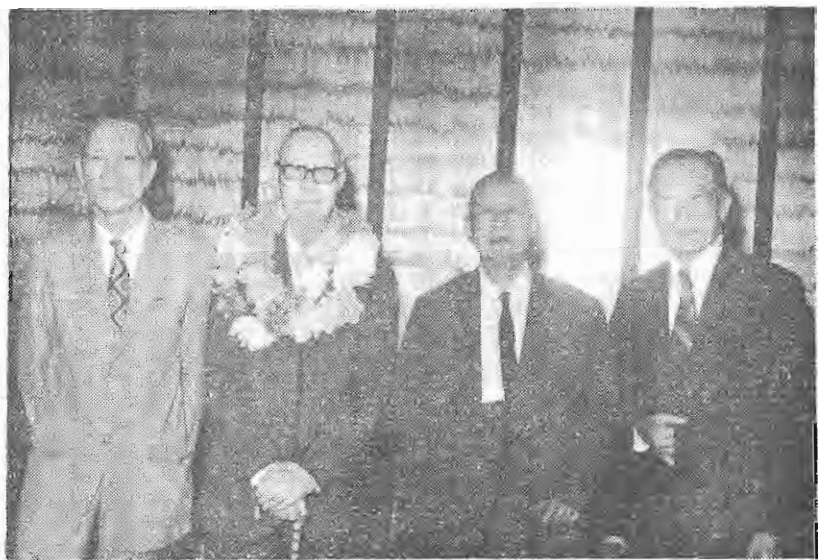
總統又說：「去年三月，我爲順應全國人民的要求，爲加強全國的反共戰鬪，毅然決然，復行視事，行使總統職權，與全體愛國同胞和忠勇將士，共同負起反共的責任」。

李彌將軍於同年四月十日由臺灣帶隨員至猛撒成立總部，立即準備反攻大陸工作。

忠無二念義無反顧 重視 領袖輕視美援

美援——世人之所重也，君不見大陸之沉淪，卽因馬歇爾一筆勾銷所使然，惟炳公輕之！卅九年冬至四十年春，美國願無條件先以一萬人裝備與美軍待遇援助李彌將軍打回大陸，牽制共匪「抗美援朝」。只要李彌將軍與臺灣斷絕關係，美方卽可派員加入我軍指導，要什麼武器給什麼武器，當卽被李彌將軍拒絕。並告訴美國「反共必需擁護 蔣總統，因爲 蔣總統是反共的燈塔，沒有這座燈塔就會碰到礁石或誤入歧途，我們寧可不要求美援，但絕不與臺灣斷絕關係。」老美拗不過，只好減少援助並同意炳公與臺灣保持聯絡。

李彌率軍反攻大陸 氣吞山河震動世界



卅八年十二月八日盧漢叛變，年底整個大陸淪於共匪，卅九年二月底譚忠國和李國輝團到大其力，又戰緬軍到八月底九月初始結束戰爭，四十年春李彌將軍即率軍反攻大陸，這真是史無前例，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創舉，炳公親率八軍的李國輝團（約七百人）暨滇邊武裝李希哲、石炳麟、李文煥、罕裕卿、張偉成、蒙寶業、李達人、馬守一……等部，斬荆披棘行千里瘴癘之地，由緬北進入卡瓦山區，四十年夏開始反攻大陸的雲南省，士氣高昂，空前絕後，個個氣吞斗牛，人人視死如歸，打回大陸，粉碎鐵幕，消滅匪軍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民國四十年六月廿日攻克滄源，廿四日攻克雙江，七月六日攻克耿馬、緬寧、瀾滄等……十餘縣市，並策反岩帥卡瓦王反正。這是大陸陷匪一年後我國軍第一次大反攻，也是第一次大勝利！大陸同胞得重睹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莫不喜極而泣！一時人心振奮，義軍紛起，殺得共匪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軍勢如破竹，軍行所至，滇民箪食壺漿以迎，自不在話下。

時（四十年六月）值韓戰爆發，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希望在東南亞方面有股堅強的力量牽制共匪，以減少他在韓國所受壓力，現有共匪最畏懼的李彌將軍出來親自率軍反攻大陸，自為國際上所歡迎所重視，東南有李彌將軍，東北有韓國國父李承晚總統，互成犄角之

勢，有李彌在東南亞就構成共匪心腹之患，匪對「抗美援朝」就多所顧忌。

李彌將軍反攻大陸的消息，中外記者均爭相前來採訪或拍攝實地電影，所以世界各國的報紙雜誌都連篇累牘熱烈報導，由其臺灣的報紙更是文圖並茂，無所不登。聯合報名記者于衡更深入蠻荒採訪著有專書，給中華民國增添了無限的光榮，提高了我國在國際上極高的地位，李彌將軍也就成了國際上叱咤風雲的人物，這都是世界輿論所公認的事實。

反攻雲南以寡擊衆，收復十餘縣市，真是氣吞山河，震動世界，在短短的兩個月中，起義來歸者五萬餘人！遠道來聯絡者計有：瀾川邊區全登文約六千人在昭通永善雷波一帶山區游擊，雲貴邊區楊澤民約三千人在赫章山區游擊，雲桂邊區羅國棟約二千人在廣南西隆一帶游擊，未聯絡上者還不知有多少人在艱苦中與共匪搏鬥？

大陸匪區一窮二白，交通梗塞，補給困難，雲南反共救國軍一因發展過速，二因由副總指揮呂國銓將軍率領之南梯隊，負責進攻车里、佛海、南嶠三縣時，進入國境時即停頓不前，未能達成牽制匪軍之預期作戰任務，致李彌將軍親率之北梯隊原翼乘勝進規滇西，東指昆明之計未成。遂置身孤軍深入而難返之重地。保山匪酋陳

只有共匪的人民日報和廣播日夜不停的謾罵李彌是領袖的忠狗，是美帝的走狗，聯合邊疆民族及國民黨軍殘餘，專門與大陸人民作對，瘋狂的攻擊人民解放軍。

反共大學文武兼修 聯軍突起舉世泣目

李彌將軍班師返猛撒基地後，自雲南光復區帶同共匪民兵和民間壯丁五六萬人，同時各方面自動携械前來投效的反共武力，源源而來，不絕於途，豈止兵力大增，尤其士氣更旺。此次反攻政治性大於軍事性，最大的收穫是轉變了海內外恐共沮喪陷溺的人心，振奮了反共的人心，使反共失望的人士，對反共前途，重燃起光明的嶄新的希望。

民間武力，顧名思義是沒有經過訓練的烏合之衆，民國四十年秋，李彌將軍創辦了一所國際性的「雲南省反共抗俄軍政大學」由文武兼資的副總指揮李則芳中將兼教育長主其事，副總指揮蘇令德中將兼副校長，炳公兼校長，不辭萬里招賢禮聘海內外名教授，教官悉由臺灣派任。除訓練雲南反共救國軍的軍政幹部外，並訓練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的軍政幹部，以泰緬寮越土著居多，星馬印次之。卅年來東南亞反共的中堅幹部，多出於這所反共大學之門。

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也是李彌將軍一手创建的

，民國四十一年元旦，炳公在猛撒總部大操場閱兵臺慶祝儀式中向聯軍訓話：「說明共產主義是不分國界的，所以反共也不應該分國界，建立百萬反共聯軍於世界米庫中是絲毫不成問題的，要確保東南亞的安全不被國際共產主義吞噬，也惟有反攻中國大陸成功，方能消滅東南亞共產主義流毒的泉源。聯軍聞之，無不動容。

世界各國的記者雲集猛撒，競相採訪，數十種民族統一成六種語文，——漢、泰、緬、越、譚、吉、蒙，再翻譯成英、法、德、泰、緬、譚文發稿，欽哉欽哉！聯軍突起，舉世注目。

粉碎共匪侵臺野心 再度率師反攻大陸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共匪在「攻佔金馬，解放臺灣」的狂妄口號下，臺灣海峽掀起了驚濤駭浪，發動了震鑠中外的「八二三砲戰」，自八月二十三日天將黑起至十月五日深夜止，金門大担等地，遭中共瘋狂射擊砲彈多達四十七萬四千九百一十發，據戰後統計，大担二担兩島，平均每平方公尺落彈一發，砲火之猛烈，為世界戰史所僅見，同時砲戰期間，共匪更以海空軍封鎖金門羣島，前後計發動十次空戰，四次海戰，共匪都毀羽而歸，在總統蔣公的感召下，我三軍將士不僅重創匪軍陸上設施，更在空戰中擊落匪機三十一架，海

戰中擊沉共匪艦艇廿餘艘。確實掌握了臺灣海峽的制空權和制海權。

先總統 蔣公，當時由於早有情報，洞悉匪共蠢動的謀陰，是以：「屈服金門守軍達成侵臺目的」。所以下令我雲南反共救國軍再度大舉反攻大陸，使共匪腹背受制，因此我軍採先發制匪之閃電戰術，由柳元麟段希文將軍率領，以朱心一將軍為政治部主任。於七月底即自滇邊基地北渡南壘河反攻大陸，進入雲南，大小戰鬪廿餘戰，攻入佛海、瀾滄、鎮越直奔寧洱。一時滇邊臺灣、遙相策應，不僅震撼大陸，由此導發了大陸西南各省同胞的抗暴運動，也轟動了國際友邦對我國刮目相看。更導致共匪的內部嚴重分裂不得不出所謂「停火一週」，「雙打單停」等口號，為匪掩飾失敗的藉口，砲戰亦因此草草結束。之後匪酋彭德懷，黃克誠相繼被整肅，共匪侵臺野心，亦被粉碎在滇邊臺灣的遙相策應夾擊中，迫使共匪至今，仍不敢稍越臺灣海峽雷池一步。

反共滇游匪表欽佩 誓復國土拯救同胞

雲南反共救國軍在自由陣營中固值欽佩，即匪偽政權亦不敢低估和表示敬佩：

聯合報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廿日（臺北訊）英文日報十九日報導，中共頭目耿飈係「中共副總理」暨「中央政

治局委員」，現在中共國防部長。他於去年元月十六日在一篇演說中透露：「對一支目前存泰國、緬甸及寮國交界山區中活躍的一支中華民國反共游擊隊表示欽佩。」

耿飈稱這支游擊隊為「國民黨部隊」。他說：「不要低估這一地區的國民黨部隊，他們比泰共強大得多。」他說：「過去三十年，緬甸政府軍要想消滅這支國民黨部隊，但都告失敗。」緬共和泰共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憶炳公李彌上將軍在日，曾親率我軍反攻大陸，平時亦不斷派兵突擊大陸，想打就打想停就停自由自在，不幸於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八日夜入浴心臟病猝發，無疾而終，舉世同悲，總統明令褒揚益見忠貞，覆蓋黨國旗備極哀榮。

雲南反共大學秉承 炳公「將實力隱藏於敵後藉廣泛的進攻來配合基地的固守，」的宗旨畢業官生早已遍佈匪區和東南亞聯軍中，奠定了穩如泰山的永久自由反攻基地，卅年來，我救國軍不斷的在敵人砲火中洗禮，在蠻烟瘴中茁壯，在萬山絕域中鍛鍊，要以自己的鮮血灑在祖國的大地上去收復失去的國土，本軍戰友完全是自動傾家蕩產來爭取自由的，我們個個都被共匪和緬軍緬共泰共的虎狼鷹爪抓傷和咬傷過無數次，我們是抓不住吞不下的餘生者，我們是不怕豺狼虎豹毒蛇蠅毒蛇

（下轉第37頁）

憶雲南擁戴中央之片段

李達人

一
北伐統一，中央實施訓政，並發展交通，推動國防、經濟、社會各項建設雲南雖地處邊陲，對中央政策、政令，靡不積極策進，甚或領先實施。舉其要者：

- (一) 清剿散匪，安定地方。
- (二) 裁撤厘金，整理財稅。
- (三) 清丈田畝、平均田賦。
- (四) 推行三民主義教育 各中學三民主義課程排訂，不低於國、英、數、理各科。
- (五) 修公路、興水利。
- (六) 實行征兵 二十三年開始征兵時，中央尚未頒佈開征時間。

中央為使軍政、軍令統一，禁各地續辦軍事學校，如東北講武堂，保定軍官學校，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等。雲南以地隣英、法兩強（英統緬甸、法領越南），對國防軍備，應有所籌謀，故於雲南武校十九期遵令停辦後，成立教導團，編制仿中央軍校，省主席兼討逆軍第十路總指揮龍雲任團長，唐繼鏞中將任副團長，帥崇興少將任教育長，招考高中畢業學生及遴選軍中幹部嚴訓。

迄第三期，延長教育時間為三年，第一年為入伍生教育，後二年分步、騎、砲、工、交通、通訊各科，實為軍官養成教育，名則為部隊，當局有感於學生將來深造及出路，兼團長龍公，呈報中央，擬請改為中央昆明軍分校。委員長 蔣公派總校辦公廳主任劉少卿少將蒞臨視察後決定。當劉少將乘滇越鐵路火車到站時，教導團全體學生全副武裝前往歡迎，省主席龍公着長袍短褂，率高級官員亦到車站迎接。迄後他對教團訓話說：「劉少卿少將來時，有人建議：我是地方最高軍政首長，不必親去歡迎。我覺得劉少卿官階雖小，但他是中央前來地方視察人員，尤其是蔣委員長所派！我去歡迎他，是尊重中央，也是服從委員長。」

二

共匪由江西瑞金老巢突圍西竄，龍主席奉命任中央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委員長 蔣公偕夫人首次駕蒞雲南，歡迎之熱烈，前所未有：部隊、學校、機關、團體，由狀元樓一直排列到巫家壩機場，部隊由補充第一、二大隊編兩個團，全副武裝，我時充連長。扈從儀隊由護衛營步，騎兵當任。學校方面，男生黃色制服，女

生白衣黑裙。機關團體，男着中山裝，女穿陰丹士林布旗袍。不屬團體性質之高級官員，均藍袍黑褂。充分表現整齊嚴肅，誠摯恭敬。狀元樓至委員長行營之東陸大學（尚未改名雲南大學），各商店館戶，插國旗、擺香案迎接，交通要衝綵樓高聳，瑰麗莊嚴；大街小巷，遍貼「竭誠歡迎勞苦功高的蔣委員長」「蔣委員長是中華民族的救星」「恭祝蔣委員長萬歲」等標語。

在歡迎大會上，委員長訓詞中有：「中正正在中央負起領導責任的時候，龍主席也在雲南負起領導責任了；可以說，中正與龍主席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此數語，使龍主席對蔣公更為悅服，彼此距離接近不少。委員長見雲南民衆純樸整潔後說：「新生活運動，以雲南實行的最徹底，更見其價值。」陳布雷回憶錄中，對當年委員長首次蒞滇記載有：「蔣公某日約龍主席乘飛機巡察匪勢，為之指示進剿方略，龍主席自謂乘飛機向屬首次，觀蔣公在機中指點山川，剖示方略，益嘆服總裁之偉大，為余等言之者再。蔣公對龍主席亦備極稱許，謂其坦誠而明大義，故至滇以後，唯與討論如何振興文化產業，以建設西南國防根據，其他政事，雖龍主席屢請指導，蔣公僅示以大概，囑其全權負責。」

三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龍主席領先

發電聲討，斥張學良為亂臣賊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員長脫險之電到昆，龍主席喜悅非常，親將此訊電話告知各高級官員。雲南軍、公、教、農、工、商各界，以及販夫走卒，老弱婦孺等，對此事初則憂慮焦急，抑鬱沉悶，後則眉飛色舞，欣愉歡悅，全市爆竹聲徹夜不停，對委員長之赤忱擁戴，於茲可見。

龍主席極重國家體制，恐一般對擁護領袖有失常軌，一次在光復樓召集上尉以上軍官訓話時說：「今日蔣委員長的事功，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無人能與之比，他是全國唯一的領袖，我們自應竭誠的追隨他，擁護他；不過，擁護領袖，要注重國家體制組織，部隊系統紀律，若某科長某縣長離開他的上司，直接跑去擁護領袖；某連長某團長也不管他的長官，而直接帶着一連一團去擁護領袖；這樣一來，國家的體制組織便紊亂了，部隊的系統紀律便破壞了，領袖還能發揮領導功能嗎？所以擁護領袖是要重視國家的體制組織，部隊的系統紀律的。」龍主席重視體制，系統，常見於事實之中，如前述，他以一邊疆大員，陸軍上將，而去歡迎少將劉少卿，就是重視地方與中央，下屬與領袖之關係。

據說，設委員長行營於東陸大學時，龍主席不欲使委員長行營位置低於五華山主席辦公大樓之故。至該房舍為西式建築，堂皇整潔，尚屬次焉者。

高博士直青事略

申慶璧

滇南石屏，人文蔚起，向有「滇南鄒魯，文獻名邦」之譽，高博士諱直青，亦即生於是縣瑞溪鄉也。

先生字桂芬，生於民國前十年農曆八月二十六日，幼穎悟，民國九年入雲南省立第一中學。民國十三年考入東陸大學文學院第二班，於民國十八年畢業。民國二十年負笈巴黎，九月入巴黎大學法學院，研究兩年，轉法國國立南錫大學繼續研究，於二十四年八月獲法學博士回國。二十五年一月，出任國民政府實業部專門委員，滿一年即辭職。

二十六年抗戰軍興，與現任國民大會代表昭通龍美瑩女士在河內結婚，並相偕返抵昆明。二十七年一月任國立雲南大學法學教授。以熱忱而能循循善誘聞。

二十九年十月出任昆明縣長，昆明爲雲南首縣。二十八年中央政府遷移重慶，昆明成爲軍事經濟重鎮，大軍雲集，軍事工程，如擴充飛機場，興修滇緬公路等，一件未完，一件又興，承辦征兵、征工、征糧，以及空襲後之救濟，先後五年又二日，無一刻寧靜，而民政、文教、經濟等建設，仍繼續猛進，非具長才，何能肆應裕如。

三十五年一月任雲南省政府秘書，至三十六年十月，出任雲南省第一區行政督導員兼保安司令，所轄昭通等十餘縣，督導戰後之復興，防範土共之破壞，頗費心力，至三十八年七月辭職。時中央政府已遷廣州三月，又作遷川之計也。

是年十一月廿三日乃偕夫人龍代表美鑾，子克志、克超，遷避越南堤岸。四十三年八月任金邊瑞華學校之聘，前往擔任法語教員，凡三年。

四十七年回國參加十月慶典，即定居。先受任僑務委員會顧問。自四十八年八月起任私立自治中學教員兼教務主任，桃園縣立大園中學教員兼訓導主任，臺灣省立復興中學教員，同時任淡江學院教授，至五十九年退休，樸棧成蔭，同輩榮之。

先生性情恬靜，但意志堅定，來臺以後，雖從事教育，念念不忘光復大陸。先後於三十四年十月參加實踐研究院分院十二期，五十一年七月參加戰地政務班第三期，五十八年參加政務研討會，接受革命洗禮，退休以後，仍參加中國五權憲法學會等學術團體，不斷研究。

夫人龍美鑾與先生同留學法國，結婚後伉儷情深，育有四男一女，次男克遠、三男克忠、女國英，均陷大陸，長子克志，四子克超，能克盡孝道，現均留學美國，並建立事業，皆先生自教之力也。

先生處人和而不流，處事有功而不居，凡所作所爲，有益於國，有利於人者，均不出諸口，因而知之者少。但與交往久者，無不敬之，因是雲南大學同學會推爲會長，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推任常務理事焉。

先生生活樸素，而有規律，自奉儉，而待人豐，精神極佳，身體亦健，向少病痛。六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患腹瀉，越二日即感頭暈乏力，經送榮民醫院，醫師斷爲心臟病，急救罔效，於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五十分壽終，病前曾將家務一一向夫人交代涉及他人者，並明言由夫人經理，若有預感然，噩耗驚傳，識與不識，無不痛悼！

接長昭通一年間

李 時

一、赴任昭通

調任是我極不願意之事，因我在墨江所播很多種子，尙未結果，渴望繼續施肥，除草，灌溉，使之欣欣向榮，以達收穫，終於半途而走，臨行，不勝惋惜！爲什麼調昭通呢？未廢府以前，我是昭通府鎮雄州人，府雖廢而昭通府屬之人民觀念還在！入民國開昭通同鄉會於昆明，比以前昭五屬留省者，照舊參加；龍主席是昭通人，愛鄉之心，人所同具，他說：「幾次委昭通縣長，對於人選很注意，望有一個能破除情面大刀闊斧的，把家鄉幹得有聲有色，表現良好成績，我當省主席，才對得起家鄉，您在墨江任內，中央考查團僉稱墨江是新墨江，政務視察員三年來報告，您政績爲全省之最，特望您此番去拿出魄力整治，遇何困難，我都爲您後援……」調昭之由原來如此。

昭通在全省爲大縣，除昆明外，昭城算雲南第二大都市，滇越鐵道未通以前，內外百貨自滬經大江運到四川敘州府，轉運昭通上省，俗說：搬不空的敘府！填不滿的昭通！不單舶來品，川菸川鹽，由川入口，山貨藥材，集於昭通，散下敘府，這是我少年上省求學常經之路，走在途中，滿眼人背馬駝，路爲之塞！那時並無車路，有錢的子弟騎馬坐轎，我則登山涉水不辭勞了；此次赴任，昆明有汽車達宣威止，從此一行人僱駝馬，我由宣威縣黨部陶立欽同志以自養之墨馬給騎，表面看很壯，但其性不良，跌了幾次，不敢再上馬背而徒步，古人說：「安步當車」，一點不假？走了一些未修好尙不能通車土路，終於到昭通了！未進縣府，暫止遲家祠內，因老父早於我未發表之前，前在昭，久違多年，見父身體精神甚健，良深慶幸！

二、接印視事

昭通古之烏蒙土府，清鄂爾泰督滇，乃改爲昭通府設流官，轄恩安首縣，大關廳，魯甸廳，鎮雄州，永善縣，山多田少，昭通城壩子雖大，由於缺水，只有西邊多水田，東南北三方面，旱作物占十分之七八；除府城壩子平坦外，所屬半是崇山峻嶺，今廢府改縣，城區將十萬人口，鄉區合計，爲全省戶口衆多之大縣，我此次調長昭通、把印向盧縣長接過來，照例行客拜坐客，縣黨部、法院、省稅捐處、駐軍、郵電、省立學校，教會中學，都作禮貌上之接觸外，更看看縣屬學校、商會……，次日召開第一次縣政會議，首先詢問選所主任蔣子驥辦理情形，因第三區國民會議選舉，昭通縣兼選舉監督，共有十三個縣，時間迫促，必須趕辦而不容緩；次爲縣立學校，以通昭人口估計，應有萬以上學齡兒童，經巡視之下，學生班級如此之少，其失學兒童不知凡幾？且又服裝不整，五顏六色真是刺目！如何求其發展進步，應列爲中心工作，選務積極按照推進，數月畢事；商務在昭通可稱繁盛，惟交通只憑人馬力運輸，真是困難，縣的能力只能修治人馬便行道路，汽車、火車通行之公路、鐵路，政府早有敘昆鐵路之測量，滇川公路，亦經分段興修，昭通去貴州威寧間，土路已有基礎，這些屬於國道、省道、非一縣之力量可能完成；工業，打銅、打鐵、氈子、毛貨、木器，均已成行，尤其棉織大有可觀，單縣城織布機達萬具，但紗係由省城運來，又無電機，只憑手工；談到電力，前幾年搬來火力發電機，全城照明，尙覺不足，更不能談工業用電了！這是城區大概情形，正分頭考查各鄉區才到二、三、四近城者，省電到又要去南京受訓，報到期促，不能遲延，只好面告教育局：第一，城區中等學校是省立不必論，小學生服裝很不整齊，規定爲春節土布白上衣，下墨短褲，冬季爲灰上衣，下長黑褲。昭通織布業如此發達，不論城鄉學生，照規定用昭通白織布，不取外來，女生季春白衣墨裙，冬季灰衣黑長褲。第二，明年五月五革命紀念日，我受訓回來檢閱，開一簡單運動會、時間短、科目不求太多，先求外觀整齊清潔，學生先求量增，質的方面，漸次推進，其他，深恐秘書團青年有新頭腦而涉世淺，又請夏書記長，軍隊黨部王書記長加以指導而出發受訓。

三、赴京受訓

受訓人數十、九走海道，獨我由川江以達南京，未入川境，就便回家看看，然後下敘府乘船！慨自民國十一年離家，東奔西馳，時間過去十五年了！在家集會族人，親戚於家祠見面，並拜掃附近祖塋便行！到了敘府即今之宜賓，乘民生公司民福輪抵重慶，換民來輪到湖北宜昌，須再換船，尙無即開之船，期日促急，遲必誤開學之期，乃改乘汽車以達漢口，絕早，旅館茶房送至車站，車行一大段路乃天明，行行重行行，見路旁石碑上書：「長板坡！」，俄而車停吃午飯，已是當陽城了！一餐飯，兩角洋，殊覺便宜，再登車橫渡漢江，船渡車，初次見！那日午後五時到漢口，在江漢碼頭入店休息，知有太古某輪夜開，諸茶房買得船票登上船，問明上船須夜二時才起碇，又和同艙一少校上岸遊漢口新市場，在一戲場看約一時漢戲，演的是五本樊梨花，武打唸唱均不錯！更上屋頂，見男的男，女的女，某少校和一女子交談，笑話百出，原來是一個風塵女郎，我只站在可下視馬路之處，觀賞夜市而已！約二十分鐘，相偕回船，看錶已過十二時了！：臥床就寢。

一覺醒來，人聲嘈雜，出艙一看，是些售瓷器的人，原來是到九江了！不是回程，否則可以買一套茶具帶歸，才不枉走了出瓷器之江西境地一趟！無已，異日經此回家，再作打算，逾時，船開了，沿安徽安慶蕪湖各港口而到下關，登岸，幾起接客的各爭客人，問明受訓附近之旅舍而去。

次早前往報到，馬上移入宿舍，編號上層鐵床，先是量衣服尺碼，三天內發下來穿着，原要待委員長兼行政院長回京舉行開學典禮，旋因今總統兼院長洛陽有事，在不能即回，電令先行開學。

四、受訓開始

行政院行政講習所，已經辦了四期，我們爲第五期，至九期擴爲中訓團，本期調訓專員縣長共有十四個省的同學，概是現任，今在臺灣有浙江之金平歐，廣西之陳壽民同學，未曾相見，是在報紙上見其名的；講過話，授過課的教授也有幾人，未去拜謁，開學典禮舉行，即乘車到紫金山謁先總理陵墓，繞棺一轉！換了桐棺，不能一親遺容，是爲憾事！

紫金山並不太高，由山脚大門進去，石階甚多，拾級而上，達墓前有石膏像，先在像前整隊恭行謁靈典禮；禮

後幕門開，然後魚串而進，左進右出，是爲禮畢，下石級出了大門登車而同。

開學起，訓練嚴格，我睡於鐵床上層，整理內務較下床困難，一開燈，火速收拾臥具，等號音響就來不及了！課堂外，操場持槍，用槍漢陽廠造，甚重，且須走一段路才到憲兵學校大操場，因所地無可上術科之處，故須借另外單位場所實施！抬笨重之武器，跑較遠之馬路我固輕鬆，有些同學就不同了，似不能支持，但亦莫可奈何！

我的後排背靠背本家同學，江蘇人，相談起來，爲南唐後裔，從昇祖到目前，一代一代的名諱，宗譜記載甚爲詳盡，問我情形？我答：先人遭明「靖難之變」，老的殉，少的才十二歲，由管家姓楊的帶領隨建文自京逃出，輾轉過流亡生活，到了貴州貴陽，聞燕王緝拿甚緊，各自疏散潛逃，建文不知所終，先人受楊管家撫養，在貴陽十字街馬王廟當草藥醫生度日，經了五代人，才到今住之滇川邊界，子孫散佈於滇川黔三省邊地，已有幾千戶了！談至此上課作罷，受訓期中，又發生一件驚天動地使革命受到嚴重影響的大事！

五、西 安 事 變

西安事變，是共匪死而復活所演之一幕「慘痛劇！」不有此幕，何至有今天呢？那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之事，當時共匪被我剿共大軍破其巢，跟踪追擊，逃至陝北延安不毛之地，大軍層層包圍，行見不打死已要餓死了！因給養已斷，連草根已漸次挖吃完，泥土不會養命的，而竟有一槍不放拱手讓整個東北於東鄰之張學良，逃入關來中央優遇之而特與圍剿共匪之重任，宜如何盡心竭力以盡前愆，不知出此，而反倒行逆施，演出「西安事變」，致使剿共大計，功敗垂成！因此，我特書曰：「慘痛劇！」由於發生在民廿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史稱「一二一二」事變。

演出此一幕慘痛劇者：除張學良不良外，另有楊虎臣不臣其人，他是于右老之幹部，于任靖國軍陝西總司令時，以少尉歷升至方面大員，更是包圍竄匪之主力做出此大逆不道之事，不但污了他革命歷史，貽家國家民族無窮之大禍害，殊爲可恨！

我們受訓時間未半，大變亂消息傳來，使人驚駭逾恒，如墜入愁雲慘霧之中！，初則僅知領袖受困華清池，詳

情如何？尚在不知之數？，既而知領袖無恙，稍爲減輕愁苦！終於電報告 領袖回洛陽，全國歡欣之情，澈夜爆竹，廣播上亦收到昆明歡呼情況；使人雀躍之極！同學們各自取大洋拾元去買爆竹，所長蔣作賓宣佈：「同學們不必花費，所內多多益善可也！」公家果然添買在大門外放，爆竹聲喧，以夜達旦！

六、領袖回京

西安事變，發動於張楊二逆，背後若無共匪滲透其間，何會演成，我方失敗了！共匪政治手段勝利了；果然死中復活了！所幸 領袖平安無恙，由洛陽回京！歡迎行列，不知多少？我們同學去時乘車，同時走路，由於馬路上人山人海，車不能開之故，自明故宮飛機場步行而且跑步，路線且長，每多年小於我的同學落伍，我則毫不氣餒的回訓所，列隊點名，少了四分之一，晚點兩個隊長連斥帶笑的對落伍者講了不少話咧！

本所前四期，領袖每週講話一次，我們五期未開學即候領袖回來，終於以關中有些事待理，電令不必候回開學！旋由洛陽入陝，有西安之變，莫說每週一次，一直到畢業並未親聆 領袖訓詞，良深歉憾！有些人說：領袖一講一二小時不發稍息口令，就是總參謀長朱培德氏，也須必恭必敬立正的聽，許多人吃不消咧！我則以爲領袖一言一行，皆可作吾人模範；尤其 先總理未竟之事，他是唯一繼承的人，得他一言，增加革命勇氣良多，立正聽二三小時又何懼呢？

受訓期才兩個月，轉眼屆滿了！舉行畢業典禮，領袖領導行禮如儀後，由於洛陽回來，精神不十分好，未多講話，頒發畢業憑照，由內長蔣作賓氏代行！將畢業時，滇、川、黔、桂四省同學，以大都鄰近，同在浣花川館聚餐，攝影留念！

七、無錫三日

無錫有小上海之稱，工商業異常發達，桑多蠶盛，絲織品內外兼銷，靠近太湖，又是魚米之鄉，素聞其名，未曾到過，年假三日，在中央黨部任總幹事之蔣子孝同志約我和同學中之同鄉陳文友前往觀光！隴縣長體要，亦係同

鄉，現在臺之鎮雄國大代表又任淡江大學教授之申博士完白弟亦留該縣！初到隴縣長派一建設局人員引導我們參觀了紡織廠，繅絲廠、毛織廠、炸油廠多家，規模宏大；其中以申新紡織廠為最大，機器舊式；新成立之麗新紡織廠，設備嶄新，女工有四千人，養成工設有學校，亦工亦讀，我們曾參觀其教室宿舍，整齊清潔，成績陳列館，工精貨好；炸油廠某家，一日需豆千石，自東三省陷後，豆之來源，只有關內供給，較為困難了！

時已午後，轉車去湖濱之各大名勝如蠡園、漁莊、鼇頭渚遊觀，隴縣長早準備西餐於蠡園一大餐廳，餐後同招待所。

次日，我們參觀了一家鐵工廠後，自由自在的在市中步行已經過大馬路，並到幾條窄而且長之街道，說窄真窄，人力車兩頭相遇，尚不易通過哩！街雖不寬，生意甚好，百貨雲集，並不冷落；無錫不會參觀的地方很多，而以時間所限，三日轉眼即過，年假已滿，別了無錫，返回南京繼續上課，無錫之行，是在受訓未結業趁國曆「二六」年假之便去的。

八、二次遊滬

世界大都市之一的上海，是民國四年秋到過一次的，光陰真快，算起來已經二十年以上了！此次，受訓事畢二次到此，似乎繁華多了；但出了租界，又覺依然如故，從知中國人爭權奪利則有餘！建設地方實不足！我們受訓同學同鄉共十人，我和霽良陳文友住先施公司東亞旅舍，董廣布等八人宿東方，在滬數日，九人由海道而同雲南，我一人必須逆流而返昭通，他們走時，我送至黃浦江邊上船，時方上午八時，獨自無聊，在滬任招商局軍訓教官總角之交的宋崇九，須午後五時才回，此大半天，無法度過，我想住宿先施公司，而先施樂園也未一瞥，於是到了門口，買了門票上去，很多玩意，都未開幕，「大涼班」上演了！我坐於末端，女招待幾次來請上前座，我仍在穿著比我不如之羣！；我本來異常樸素，而受訓方畢，尚穿青呢中山裝，當然較往者好一點，脚上亦是皮鞋，以民四秋那次初到時之衣履要漂亮多了！繼而樂園中樣樣行行，都可玩耍，我也不過走馬觀花，止於一說書場，說者不但口齒清晰故事亦很動人，聽了約卅分鐘，看手錶時已不早，去巨額達路楊家弄和宋崇九相會，他約三四個友人，陪吃

一餐家鄉飯菜之後，引去碼頭上拜見幾堂兄弟！次日，他們在法大馬路一家川菜大餐廳歡迎我，觥籌交錯，賓主盡歡！我亦在先施西餐廳歡迎還席，似覺比畢業時行政院餐會，及內政部兼所長蔣作賓氏在青年會所聚畢業餐貴些。

崇九爲我買得招商局江新輪船票，並諄囑其受過他訓的船上人員，在船中好好照料，算船期到下關時日，我先由滬寧路走，在途倘要有事就延呢！

九、一日趕三

一日趕三，是一天匆匆忙忙的走了鎮江、揚州、常州三縣；去鎮江是訪分手很久的甯錫藩同志，鎮江爲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他是任蘇省政務視查，及到，才知他因公赴揚州了，我想：揚州地方，在昔爲南北往來要道，南方鹽米北運，以揚爲集散地，自海有海運，陸有陸運，淮運減色甚多了；我既知友人在那面，不得不渡江一行，以圖良晤，真掃興仍是空跑一趟！因他又向別縣而去，無法追蹤，訪友未達目的，而常州之行，有關於回到昭通要以常州織布電機爲借鏡，以改進昭通織布工業，原來參觀無錫紡織業時，概是大工廠，昭通望塵莫及，問明常州小型織布業甚多，前往參觀，將來可以仿效，才不虛此一行，在常州看了幾家，並不太大，昭通織布業，或可能由木機改鐵機，不再織窄布而放寬，資本不成問題，惟用電一件，現有火力發電機，前數年不知費了許多人馬力，才搬運到昭，照明尙屬不足，工業用電，還須另行計劃，俟回昭之後，又再打算，一日之間，趕了三縣，當天午後九時三十分回到南京，因明午江新輪達下關，必須上船，不可錯過，否則何必這樣急呢！

十、別了南京

滇籍受訓共十人，九人已從海道而同，我須由長江而上，送他們在黃浦江邊上船之後，我又候買江新輪票，才一日趕鎮江、揚州、常州到京，是夜鄧墨林來旅店相見，他和我相別好幾年了！久別重逢，有說不盡的離緒，達旦不眠，臨行之日中午，還須赴袁丕濟先生夫婦之宴會，我一再堅辭，而以丕濟夫人是西林先生之胞妹，爲我餞行，却之不恭，幸宴會地址接下關，宴後不致誤時，宴罷，墨林候於馬路上，登上巴士，疾行江邊，船已靠岸，別了墨

林方上船未五分鐘行了！

別了南京；回憶民四之秋初，來過一次，留停三天始去，此次，受訓幾及兩月，有些什麼心得呢？課程太多，每發一本書，提綱挈領講一下，可謂毫無心得！但授兵役法規之周亞衡先生，尙須講若干條文，他的話我聽不太懂（方言多），所指讀範也弄不清楚，經鄰座同學指點，我才停止宣讀，開了笑話，也可見徵兵制度重要，周教授才這般的認真啊！教新生活運動之鄧文儀先生，我認爲極關重要！講後還希我們如何去推行，使社會發生良好影響，才不枉費領袖苦心提倡！又接受「城寨防衛課」，教授領大家參觀獅子山，幕府山駁台，大開眼界，可惜爲了西安事變，原排好的許多名人精神講話，臨期授者不在京而取消，良爲憾事！發下一本書，名稱廢物利用，中間有領袖如何利用廢物的訓示，我認爲民窮財盡之秋，竹頭木屑，皆有用處，一絲半縷，物力爲艱，我在墨江時，凡斷瓦頽垣之寺廟棄材，移來修補學校，不知凡幾？讀這本書而慨乎暴殄天物者罪深重矣！總之受訓接受科目，上至國家軍民財大政，以達縣政管、教、養、衛諸端，細大必舉，果能逐一實踐，國家民族前途無量！吾輩身膺民社之人，才不致「有忝厥職」！不枉投身革命。

！以上是我別了南京，坐在招商局江新船內，思潮起伏，萬念雜陳，而歸納於受訓得些什麼之回憶！預定回到任所如何努力，以期有成！而況我平生懷抱是縣自治，曾參觀江寧縣自治實驗區，接受了一些資料，豈無可以借鏡之點嗎？曾幾何時船抵漢口必須宿店，而接客之人有許多，我接了一張照片，旅舍雖不是上等而食宿在內，定的食宿費甚廉，表示願住，自有人搬行李上巴士而去。

十一、重到武漢

漢口是民國四年之冬，我由北南旋初次到過，爲了洪憲將要出現，匆忙的離北到來，不能遲遲其行，溯江而上參加討袁之役，故此次重來，往返合計是三次了！由南京返抵漢口，當夜大雪紛紛，次早一眼看去：已成銀色世界！問之茶房，第三天才有船，趁此空閑，不怕雪大，渡江去武昌一瞥！

標題重到武漢，實際漢口來去有三次，武昌初渡江首次去觀光！黃鶴樓古稱名勝，詩人題韻甚多，隨便瞻仰崔

詩寫景真切，餘則後之詠嘆者，過眼雲煙而已！經過一所學校之前，進門遇一姓魏老師，大學出身，任小學教員，若在邊遠省地，隨便都可當中學教職，勝任愉快了！出校在大街亂跑些時，仍回漢口。

次日，雪花停飄，仍不放晴，船期未到，飯後，去漢陽走了一陣，兵工廠只能在外看看！「漢陽槍」早已馳名，討袁之役，我組成的義勇支隊，也算槍王，只有數十枝，其餘好的很少，受訓之時，所持也是漢陽七九口徑，造漢陽槍所在，此次到了！

武漢三鎮，各別巡禮，而以在漢口較熟，因前後已經三次，明日，船期已到，今日之後，明日上船，和武漢告別，到宜昌還要換船。

十二、太古船中

所乘是太古公司輪船，我買得的票，是艙房下位，這間艙上下四個床位，我上船不多時間，來了一男二女，原來男的是我前天在武昌一所學校內初識之魏老師，相談之下，女大者是其未婚妻，在漢口學醫，小者是其未婚妻之侄女，在漢口讀中學，三人都是湖南上庸人，寒假回家過春節，因此，船中並不寂寞，其未婚妻健談，問我昆明「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情況！我答：雲南和妳們湖南相差一字，但氣候就大不相同，湖南四季分明，今值寒冬，多雨多雪，乃至結冰；雲南冬春二季雨雪都特少，有些地方，長到老尚不見過冰雪；夏秋二季，如昆明市寒暑表都在華氏六七十度，冷不會下五十度，熱更難達八十度，三伏天下雨仍涼爽已極！所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如此而已！船中談話，我亦問以上庸情形，何不由火車向長沙去！他們說：「上庸接近川鄂邊境，取道長沙繞路，旅費增加，時日延長，我們乘船不到宜昌就下船循陸路前去，捷近得多！而且我們地方多山，還須走很多山坡才到家呢！」四個人一間艙內，談天道地，笑口常開，無何，船停江岸，男女三人收拾行李，說一聲再見別了！那時，尚未近午，黃昏船到宜昌，下船進城夜宿，又須另行尋經三峽以達宜賓之船，預定陸行回家過春節，決定元旦之後回昭通。

十三、由宜到宜

船到宜昌，登岸住宿，問知民生公司明日有上四川直達宜賓之船否？茶房代我買好船票，次早上船，此起彼，夜不能行，入了三峽，暗礁甚多，天明開，黃昏停，峽中景物，初經曾已觀賞，前文言之，茲不再述，船中也不寂寞，同學之巫山縣長，貴州赤水縣長同船；另有涪陵運有名之榨菜去上海發售同程幾個商家，互相問詢才知做榨菜生意，所用本金有十萬大洋以上者，當然產地以涪陵爲大，而宜賓、內江、亦屬不少，無非遠銷至滬更轉運外洋，概是涪陵出品，其餘只能內銷了！更有幾個男女青年說說笑笑，我與交談，知他們都是由北平寒假回家的，都是大專學生，郭女士家在奉節，過完三峽，入了夔門，船停於岸邊，天將入黑，郭女士堅邀我們到她家裏，略盡地主之誼，其他同學均允，我也情不可却，登岸拜訪！她無兄無弟，是一個獨生女，其萱堂甚爲喜客，招待周至，果品幾大盤，還說船上不有好菜，留吃夜飯，我們堅辭再三而告別！其中有一吳姓青年，終於止步未行，辭別出來，邊走邊談，始知她和他有進一步的交情，無怪其然！

回船以後，時值十點鐘，吳姓青年乃同，還說他一人落後，夜深人靜，幾乎遇暴徒呢！一宿已過，又達天曉，行行止止而到宜賓，水行於此止，陸行尙要四五天，才抵家門。

十四、宜賓回家

宜賓取道鹽津，可以直達昭通，爲了再一次看看家園，而況並不繞路，故由宜賓出城趨珙縣、洛表、王場以抵家之一道，本欲徒步而行，而碼頭上弟兄，已代我僱好滑竿，宜賓縣長冷薰南兄，受訓同學，結業先回，見面留飯盡地主之誼，同席有楊喻二老師，珙縣人也，寒假回家過節，次日，同路而行，頗不孤單，喻是女性，人很大方，博古通今，手不釋卷，滑竿上讀鏡花緣，對於才女百韻詩，高聲朗誦，明析可聽，休息時向之稱讚，三人歡笑不已！楊老師爲喻表兄，對我說：「家表妹酷好文學，舊書讀的不少，詩詞皆有造就，還能寫長篇小說，新的亦讀得很多，出學校不足一年，教中學文史，頗受學生歡迎咧！」她說：「滇川接壤，未曾到過，如有機會，想上昆明，登大觀樓看看五百里滇池，以廣眼界！」我答：歡迎！歡迎！三天同行同止，又告再見了！

到家，臘盡春來，年之初四，告別家門親戚，下牛街，上角魁，到了昭開之閣上，爲第五區公所，相見遲區長，引觀學校，修理煥然一新，並又新成立了幾個初級，惟當寒假期間，未得和學生相見！次日回到昭通城，計自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赴京受訓，今是二十六年二月之尾，離開任所半年了！

十五、回到任所

縣務交秘書代行折將半年，回任伊始，談及中央遵照 先總理遺囑，召開國民會議選舉代表選務，本縣兼雲南省第三區選舉監督一件重要事，知推行良好，業已辦理結束，並無貽誤，所交代辦理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五日革命紀念日，開運動會校閱學生會否整齊一節，寒假前積極籌辦，不日春節始業，尚有兩個月時間，定有成績表現，不負臨行所託！惟以遲天雲接任第五區長，雖由我行前決定，前區長以軍方爲背景，多生煩言；更因遲到區推進教育，在區內幾個寺廟創立初小，不得軍方同意，擅自使用，發生不滿！許多事指使縣黨部夏書記長和我們爲難，聞之不甚駭異而歎黨政一家，何以如此？對於社會方面惡勢力，容易想辦法，開到內部來，不能不令人爲難了！一次和秘書曹唯生重加研究這一問題。並詳詢軍方黨部書記長王興林，他和我私交甚厚，無所不談，才知師參謀長卓子魁，常發不滿意於我之言語；我憶及清黨時之情形，雲南高等師範學生，不是有一個卓子魁嗎？事涉及共黨嫌疑，被捕逃去，事隔多年，搖身一變，當起參謀長，而且駐防此間，與我有直接關係，他要報復，很難對付。特將內容函其不在昭常在昆明他的師長安德化，其初從軍，亦是我於討袁之後招去的，似可相安無事，但二重人格之人，貌善心毒，是其故技，我也不放於心，忙於縣政之推行！

(1)召開擴大縣政會議，報告受訓一切，並詳談在無錫，常州參觀各情，關於農工業如農具之改良，工業之機械化，昭通織布業，城鄉布機達一萬五六千架，概係手工，倘能進一步使用小型電機織寬布，生產多，用力少，但工業用電，大有問題，眼前電燈公司，電力有限，必須增加發電機，公路通，容易辦，我在無錫所見概係大規模紡織廠，因此特去常州參觀小型我們可能有力量辦的。務望以手工織布的組合起來，集資購發電機，有了電力，去滬再買來鐵機馬達，使用電力就好了！教育方面，要教局馬局長從速調查失學及齡兒童數目，以求擴充班級，務使就學

！其已超齡的，籌設民衆識字班，及補習學校，師資方面，速籌設短期訓練，招收中學畢業生入訓，目前城鄉私塾多，不宜單讀艱深之四書五經，令他們加入小學課程，以學教科書爲主，漸次改進，使之成爲私立小學，以救公立之不足，即開學了，春節始業，不久即是五月，我去受訓時，曾在會議決，五月五日，召開全縣小型運動會，不求太苛，因我到任才半年，只希服裝整潔，洗去過去之骯髒狀態，服色不雜，一色土布，便算滿足，鄉下不必一定參加，我會後馬上分巡各區，就地指導，以免兒童東跑西跑，徒勞往返。

今天到會人多，時間有限，當面一言難盡，大家對於縣自治有良好意見，書面提出，爲振作精神起見，朝會必須實行，縣各單位所屬人員，每早六時三十分，舉行升旗典禮，分頭作業，禮拜一紀念週上，工作報告，已作未作，都要說明，我下鄉秘書負責，學校方面，由校長領導開紀念週後上課，我亦可輪流參加，以便和小朋友們見面！另外，教職員待遇問題，我在墨江調整增加不少，昭通大縣，那知財政收入如此之少，我當設法籌款待寬再論，目前待遇如此菲薄，望男女老師們，要知教學是精神事業，加倍努力！我尤感大多數女性老師，在家鄉支持，若個個都學男子足長跑了，則本地找不出繼起之人如何辦？

(2)下鄉巡視各區，除城中二三五區，未受訓前已巡視過一次，已知其大概情形，此次經由西門郊外第四區巡視一遍，大半水田，農村散佈，循壩之邊沿順小河出了山峽，即到第八區地面，分爲上中下三個段落，皆有市集，總稱西雨河，成一狹長谷地，水從中間流出，能引水灌溉的不多，地雖不甚傾斜，由於地高水低，引不上去，因此，農人還是以種旱作物爲主，其中略有栽水稻的田，取之山溪之水，旱作春季玉黍，秋季以前鴉片，今在禁令之下，依然如故，政府寓禁於徵，抽收稅捐，原則上終須禁種，我察看地形之後，使用抽水機，則發電一時不能作到，後來村人引我到上西雨一處高地，隔一小山，那還有一山峽，將峽口築堤作高埂，可以蓄水流過小山來，沿高地開溝引水灌溉，則旱地可以成爲水田，所憂者水源不大，乾季恐難有大量之水，足資水田之用！將上中下三段走完，時將五月，原定五月五日校閱學生服裝，亦準備有運動項目，擬先回城過五月五之後，又再巡視未到之區，必將全縣走遍，對於今後施政計劃，才可全盤定出，以資推行。

(3)校閱城區學生服裝，這是我上年初到任所規定，俟我受訓回來五月五革命紀念日舉行，不求運動科目如何，

只要達到服裝整齊清潔，當然也準備有團體操，短距離徑賽、跳高、跳遠、籃球、排球，女生舞蹈，歌唱等，五月一日，即東請各省屬機關，省立學校校長，教會中學校長等參加指導，並請駐軍和副師長爲校閱官，開會如儀，由我報告校閱意義之後，即請副師長爲校閱官及來賓陪同校閱，成績不致太差，已稱得上整潔二字，以後按照準備科目進行，績優者亦略有獎品，在科目終了，請副師長及來賓講評，全體贊美，以爲過去學生人數少，一切太過馬虎，說我以很短時間，能有此成績表現，真是難得云云。

參加校閱學生人數，超過七千數百人，除城區縣立男女學生外，教會私立道明兩級小學十二班級亦參加，第五區開上兩級小學亦有學生四班參加！第五區亦我初到新委區長遲天雲努力結果，他於區公所所在地開上照規定整飾外，又在區所屬新成立五個初小，校址借用已取消偶像之寺廟房屋，惹起軍方許多麻煩，因前幾年軍方倒燬偶像，沒收其廟產，空留房屋，設立學校，廢物利用，有何不可！軍方組織一個什麼會，全縣寺廟公產均被沒收，空房他們亦作其所有，我用遲天雲於臨行去受訓，軍方爲此認爲秘書所作，由於前區長是他們的私人，故波及對秘書不滿！

(4)全縣共分九個區，尙有六、七、八、三區未去巡視，校閱學生之後，當同五區遲區長重去看他新成立幾所初小，因去六、七、八區，五區是必經之路，五區所距城才半天路，其轄出城不過五里路，即爲五區所管，正路是濱川大道，我同遲區長是順着有學校地方前往，天明由縣府出發，沿路分往新成立幾個初小和學生見面講話各二十分鐘，在區所午飯後，上山下去到大岩洞七區公所，七區前去十里，和大關分界了！七區是狹長山溝，大岩洞、小岩洞，都是人馬店，從昭通下敘府宜賓，人背馬駝，聯絡於途，馬駝到老鴉灘今之鹽津縣，一切貨物，以船載運宜賓，宜賓水運上來的貨物，則在鹽津用馬駝，用人背或挑，凡駝運人運，必經七區宿一夜，然後入昭通城，七區一宿，越山嶺而達八區，大村落甚少，六區純是大山，爲龍盧故里，名曰燕山，和永善縣鄰近，我因有事回城處理，以後終於未去燕山了！

(5)昭通全境只六區未去，也是有了結論，人口衆多之大縣，學校如此之少，及齡兒童乃至超齡失學者，不知凡幾？城區人口超過二萬戶，我到任曾令教局會同區公所調查學齡兒童，入學者六七千人外，失學及齡將萬，超齡也

有幾千，在此情形之下，今後必以教育爲中心工作，除城區已有啓文、武尙、德育女校、省立師範附屬小學，教會私立道明小學外，籌備在西門外一所大寺廟改建濟川小學，南門內江南及某會館籌辦昭通示範小學，二會館房屋甚寬，且係相連，目前江南籍人無幾，無人看管，蔓草叢生，整理出來，校園、球場、禮堂、學生宿舍，不虞缺乏，預擬辦廿四班級，既作示範，一切設備，力求完好！鄉區則應大加擴充，計劃五年，使全縣無失學兒童；中等教育，已有省立昭通第二中學，省立女子中學，教會私立道明中學，可暫從緩，惟擴充小學，師資缺乏，擬辦師資訓練所，招收中學畢業生，爲需要在即，第一期半年畢業，此爲救急，將來須延長授業時間。

工業，昭通城織布即有手織機達萬台。各區亦共有數千，我在京受訓結業後，曾去常州參觀小型電機織布廠，以昭通財力，可以借鏡；但用電問題，必待將來公路通達，才能運擴充電力之機械，過去電燈公司，費了很多運輸力量，搬來發電機，遍街小巷，照明已經不足，談不到工業用電了！他如打銅、打鐵、製革、製毡、製狗皮褥子，皮毛褂袍，各成行業，能改用電，前途無量！

農業，昭通壩子寬逾四五十里，長達一百二十里，水利不興，十之七八不能種水稻，上中下洒雨河狹長谷地水由中間流去，不得灌溉之利，其中少數水田，取於山溪之水，如能在上流高地築堤，將水由兩邊山脚引出，辦到完全開爲水田，增加收入，當然很多，而城所在壩子，亦可於五區開上造一人工湖蓄水，不但有水之利，尙可將開上風景放大，成爲昭通觀光區，因昭通大壩水源，即由開上山嶺下許多岩石內流出，出水岩洞外，乾的則就岩下修建寺廟供養男信女膜拜，昭城人士，常川遊玩暑天更可避暑，全城飲水由大竹管接來，供衆需要，在城西北隅開一水塘蓄水，每早挑水人來人往，穿梭擁擠，必須造成自來水，才合衛生。

商業，昭通爲滇川來往中心，百貨雜陳，萬商雲集，省道未通，全憑土路以人馬力運輸，勞苦已極！但開人店馬店，堆貨店，西門外長達十里，故昭通商業中心，概在西關，商會在西門外，公稱在商會內，一年之中，過稱桐油超過一百數十萬斤，豬毛十餘萬斤，羊毛亦達十萬斤，花椒六七萬斤，吳子如之，他如天麻、五倍子、膽草、薄荷、凡藥材類無數，廣洋雜貨，滇越鐵路未通以前，概由四川宜賓運經昭通轉運省，目前川貨如鹽、糖、菸草等，仍照舊由宜賓運昭再運銷各地，山貨藥材，大部由貴州各地運來，所以昭通是滇、川、黔三省貨物集散之市場。

昭通教建諸端，均構想於五年內做出良好成績！但經費爲辦事之母，無米爲炊，難責巧婦，昭通財政情形，人口如此衆多，工商都有基礎，似應有相當收入，然而不然！實際反不如墨江小縣，掣肘多無法加以整頓，良堪浩歎！

(6)全縣應興事業，諸如上述，先之整理財政，縣原有款產，軍方提倡什麼名稱以建設昭通，搜羅已盡！如全縣寺廟不少，他們倒燬偶像之後，提盡廟田廟地，空留些破濫廟房，上年我進京受訓後，新委五區遲區長天雲，推動力甚強，教育方面，除將區公所所在地之殘缺不完整之小學，數月之間，大加改進外，並利用廟房成立了幾所初級小學，班級雖少，設備亦尙不完全，然半年能如此，也屬不易！但因利用了廟房，軍方以爲是屬他們所有，惹出許多潮濕氣，公稱收入以這末多貨物過稱，數目不小，他們亦裹括去了！使縣財源無法整頓，牲屠稅中央早有明令，撥縣作縣收入，以次於昆明之昭通城，一天殺豬不少，尤其冬天製火腿，宰殺更大，四鄉人口數十萬，豬畜亦有很大的數目，果然照案辦理，縣財政可資挹注，事關通案，雖然呈請，恐難照准！

(7)我自從政以來，必以明晰地方風土爲先務，初任墨江如此，調來昭通亦如此，昭通爲我赴昆明必經之路，求學時雖然經過幾次，只見其市場大，人煙多，而且一宿而去，一切情形，仍甚隔膜！此次，是來負推行縣自治爲工作方針，必定走遍各區，以便就地方需要詳擬施政步驟，按步實施！除六區崇山峻嶺尚未去外，均已巡視得其所重，教育落伍，水利不興，應視此二事爲中心工作，單就設學校以謀教育普及，款無從所出，種種困難，前已言之，所定計劃，成了畫餅不能充饑了；而私人自身方面，我受訓初回，已知家內送來現洋合計三千餘，早已用盡，離家不遠，自可求之家庭補助，不致斷炊，而公款無增加收入之希望，空空如也，教建都不能有所發展！屢次函達主席，詳述昭通空具大縣之名，地方財源如此，有負希望，不能如辭行請示時諄囑一切，見於事實，只有讓賢之一途，否則尸位素餐無建樹，徒增愧汗！既不能達知遇又不能對國家，更不能使自己心安，決請准予辭職各等語……呈函交上，終獲調走！省務會議：「昭通縣長李時另有任用，遺缺以王鳳瑞署理。」我心中欣喜，不希政府另有任用，仍還黨部供職，俟政治上上了軌道，可以有爲，又謀再度從政，以達我平昔成功縣自治之懷抱！不再投身政治，站在黨的立場協助推動縣自治更好！

昆明崗頭村

李嘉靖

——中國傘兵的搖籃——

昆明市郊的崗頭村，本是一個原始而純樸僅百來戶人家的小村落。但在抗日戰爭末期，突然被時代風雲孿起了嶄新的風貌，一時，頗負歷史盛名。

由昆明市到崗頭村，可從昆明城小東門搭乘當地別具地方風格的馬車北上，祇要車伕揚起馬鞭，一聲吆喝，那馬便應聲而起步，踢踢蹴蹴地前馳。沿着那條中間鋪着瀝青，兩邊仍留有黃土的簡便車道，一路上便欣賞到稻香綠園偶然白露振翅劃破藍天一色的農村景畫，約半小時即可直達。

另一條捷徑，可由昆明城北門出發，搭上不分貧富貴賤的交通工具——黃包車，緩緩而行。掠過寬敞的馬路夾道垂柳，流水小橋。那車伕素有節奏般的慢跑，經元大醫院前，繞過南菁中學，再越過森嚴廣闊的比較場營盤，藉此可與探幽尋勝慕名前往馳名滇都的「黑龍潭

」，一觀唐松宋柏的遊客同行，約一刻鐘便可抵達。所以東西兩道會合處便是崗頭村，可謂「殊途同歸」了。

崗頭村西依連綿山麓，東臨萬綠田園。沿這村口西進，入夾谷山道，數百步，豁然開朗，便見先代佛家為普渡衆生所建立的兩座寺廟古剎，左右毗連於山間，在古木蔭隱之間，陪襯出那兒地靈人傑的佳境形象，一個佛事鼎盛的「小千世界」。（註一）

然而，由於政府為肆應抗戰，儲訓戰時支援兵馬，將這兩座寺廟古剎，權充兵營，駐進了「中國陸軍突擊傘兵司令部」。至抗戰末期，由於盟軍納入抗日作戰序列。同時，基於戰略上的需要，始於民國卅四年四月八日，組成「中美聯合傘兵部隊」。於是崗頭村的社會，時代背景，遂而起了解質上的變化。

當年筆者由於響應蔣委員長號召知識青年十萬從

軍運動，入營北較場——青年遠征軍第二〇七師。初期集訓，因鑒於中印公路通車需要，一部同志被奉派前往加爾如荅，一部份同志則依意願納入傘兵部隊。因之，得以報名，逕與崗頭村結下不解之緣。

傘兵部隊慶那天——四月八日，昆明市晴空萬里，在北較場廣場週圍，聚集了無數的觀眾，欣賞這支時代的寵兒——傘兵實施「空中跳傘」表演。事實上，也是傘兵部隊第一大隊一中隊官兵自成軍以來，完成了基本訓練後的一項初級跳傘訓練。當一架C—46型運輸機在航空一千呎由遠而近飛來，對準了地面標示「T」字印板和烟幕掠過廣場，傘兵健兒如蛟龍般自空而降，朵朵白雲，點點流星，在空中冉冉飄落，寫下了中國傘兵空中跳傘的第一史頁，令人興奮萬分。

崗頭村傘兵訓練基地的軍訓，勿論基本、戰鬪、跳傘等全期教育，都是美軍負責的。部隊採中美混合編組，即副主官、技術長官等，悉由美方充任。裝備美制，服裝亦由美方供補。當時期中，翻譯官却成爲中美官兵間及教育訓練中的橋樑——

部隊經接受體能、射擊、戰鬪（兵器技術）結訓後，即調往宜良（雲南迤東區）接受特種作戰訓練，特別着重「獨立作戰」與「小部隊戰術」，經四週完成所有

進度。同時，爲接受校閱，大夥兒忙忙迭迭整裝待發。某夜，乘火車回昆明，不料途中火車未到站停車，隨即奉命下車徒步轉進××機場，實出人意外。同志們相互置疑，不得其解。直到司令官李漢萍將軍座車抵達，蒞臨訓示，方知部隊奉命空降廣西，突擊丹竹機場。丹竹機場（軍用機場）位於廣西平南縣，右毗柳江——沿柳州流入珠江，左接壤蒲陽崖山，地勢險要，乃廣西西進咽喉，本次作戰使命，在遂行配合與響應國軍「反攻廣州」。

在作戰構想的執行，DD——七月十四日，我突擊大隊區分爲第八隊攻佔蒲陽崖。第八隊夜伏柳江迎襲梧州西進支援船舶。第十隊突擊鳳凰山，直接控制丹竹機場……。

我們由十四日夜至次日下午四時，經激烈攻勢與抵抗，日軍敗退，我軍損失輕微。

——由於我軍勝利，部隊奉命集結丹竹鎮。在待命中，突聞張發奎將軍座機降落丹竹機場，旋即乘船前往廣州。亦因之帶來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興奮中部凱歸南京，直到來臺。四十年前如昨日，崗頭村中國傘兵的搖籃，如今夜半夢迴，不勝依依難忘這段戰鬪——最後勝利的光榮生涯。

故鄉風物——閒話草鞋與布鞋

熊光勛

故鄉鎮雄，交通不便，文化落後，民風保守，居民多以務農爲業，由於方便農事，所以十之八九都穿草鞋。

但是，臺灣的社會文明進步，工商業發達，民生必需品應有盡有，時下人們的衣着也很考究穿草鞋究竟是怎麼回事？恐怕在大家的印象裏早已不能存在了。

然而最近，由於電視劇的帶動，布鞋（功夫鞋）也稍爲受到老一輩的人重視，仍然忽視穿草鞋。

曾經在電視劇裏有過偶然發現，一位丐仙穿草鞋，雖然是戲，但是積壓內心已久的那份感情，幾乎抑制不住，自從投效祖國懷抱，三十多年沒有看過穿草鞋，可是呈現在眼前的不是幻想，而是這樣真實的具體實物，蘊藏着無限親情，雖然事隔三十多年，現在又重新湧上心頭，彷彿就在昨日。

其實打草鞋最簡單不過，可以就地取材，利用稻草、蘆、竹蘆、桐蘆、棕葉子、棕皮、碎布等，以萬能的手，隨心所欲，編出許多各式各樣的草鞋，諸如：蘆草鞋、竹蘆草鞋、桐蘆草鞋、棕草鞋、碎布草鞋等……。

通常打一雙草鞋，大約個把小時，先搓好蘆繩，約一個人的長度，活套疊折四根，不能割斷，一端掛在打草鞋馬馬的兩隻耳朵上，一端繫在腰際，開始先繫鼻子，然後編鞋身，在兩邊安置耳子，最後紮後跟，這對鎮雄人而言，不僅是手工藝品，同時也是歷代相傳的民族鄉土風物。

故鄉多泥巴路，多雨的季節，又濕又滑，穿草鞋踩進爛泥裏，每走一步得使勁才能拔出，因道路崎嶇，不留心很容易跌倒，所以一般出遠門的人，在草鞋上安上腳馬子，走起來舉步維艱，但是行動穩健。

在求學過程中，鄉間很難買到合脚的草鞋，穿起來又寬又長，行動很不方便，因學校離家又遠，每逢假期回家路上，歸心似箭，經過長途跋涉，雙腳被磨得鮮血直流，走到家時，父親第一個迎上來，接着母親已從廚房走出，二老同聲呼喚：「兒啊！你爲什麼不穿布鞋？」他們心痛得熱淚盈眶。

「嗯！穿布鞋，腳具死了，燒腳你們知不知道？」當時不但不感激父母親，還要使性子，因年幼無知

得太可怕，因此，處處跟他們彙扭，反抗他們，頂撞他們，現在回想起來真是罪天惡極。

有一年快要過年，我們穿的布鞋，都是先作好鞋幫子，無後送去皮匠店上底，我一向穿鞋很費，所以父親叫鞋匠在鞋底子上打上些釘子，管它叫釘子鞋，我穿釘子鞋，像在正月裏踩高蹺那樣子，走路路來左搖右幌的滑稽極了。逗得母親哈哈笑着說：「這怎麼行？怎麼能出門去向人家拜年？」

因農年快到了，家中有忙不完的事，父親外出辦年貨，母親忙裏忙外清潔大掃除，晚上，因天寒地凍，我七早八早上床進入睡鄉，待一覺醒來，看到隔壁廂房的燈光忽明忽暗，夜深人靜，是誰還沒睡呢？一時好奇，悄悄地爬起來，偷偷地去看個究竟？是母親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做針線，我才明白：「媽，」我小小聲叫她。

她反轉頭來望了我一眼：「乖！這麼冷的天，起來會凍着。」我走近她身旁，她正拿起一根針縫起眼睛對着燈尖穿線。

「那你為什麼不睡嘛？」我問她。

「趕你的鞋呀！」

「不是已經有了。」

「穿釘子給人家拜年，會讓人家用笑話，走路可不可，吵奶奶會挨罵的。」

「才不要她偏心。」

「不許這樣對奶奶說話，雷公膨膨。」

聽說雷響，嚇得不敢吭聲。

母親白天忙了一整天，夜間熬過漫長的夜替我做鞋子，親恩真是比山高比海還深。

做布鞋腊底子是最辛苦的，全是手上功夫，先用筲殼剪好底樣，疊上好幾層布，沿邊用斜布縫好，然後用粗針大疏線一針一針的腊，右手食指要戴上頂針子，因為太厚，腊好一雙鞋底，手上往往隆起一塊的繭疤，沒聽過她有怨言。

在正月裏，就穿母親做的新鞋，走遍親戚長輩們的家，收到好多壓歲錢，又忙着到各大街小巷趕熱鬧，看舞龍燈，耍獅子，觀賞新年各類雜耍，不論到任何場合，都聽到讚美我的鞋，為我的母親感到榮幸。

七一、四、七 於竹東榮院

再訪泰北

申明珠

中視新聞播出的「再訪泰北特別報導」，將於本週六結束這個每日播出三至五分鐘的單元節目，是中視記者湯健明、袁香德，以血汗實地採訪換來的成果，播出後已引起觀眾熱烈的迴響。

泰北難民村住有五萬名游擊健兒，他們被當地政府納入邊區自衛隊，平日以反共游擊戰為主要的職責；國內對於他們的報導，在近兩年來比較頻繁，有關單位也曾撥款補助；今年二月，中視記者湯健明、袁香德、曾親赴泰北訪問，報導了各難民村的實況，十月份，他們再次深入採訪，冒着生命的危險，進入泰北難民村。

他們搭乘直升機與小船等交通工具，在崇山峻嶺中翻越，渡過無數怒川急流，為的是採訪游擊健兒們，在堅苦的生活環境中，如何慶祝國慶的活動。

這些游擊健兒們，都是為了逃避共產黨的迫害，千辛萬苦，從中國大陸輾轉逃抵泰北山區；在他們流離的生活過程中，有時為了適應環境，於是他們得不斷遷徙，尋找隱密的住處。

在湯健明與袁香德的實地報導中，可以看出當地居

民缺乏優良師資，缺乏水源，也無工藝生產品。

近一年間，已有國內人士，志願前往泰北，教育當地的學童，這對他們是非常有助益的；目前泰國政府以少量預算，充作當地居民的教育經費，但也附帶要求他們學習泰文，但他們對中文的興趣比泰文來得濃厚，當然這與他們的出生地有關；家家戶戶，逢到節慶，爭先恐後地掛出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就是一個明證。

當地有些村莊，缺乏水源，完全依賴雨水維生，於是水庫與水壩，是迫切急需的一項建設。

除了農業發展外，他們還需要手工藝技術的指導，生產簡單的手工藝品，用以與外地交易，增加收入。

中視公司播出「再訪泰北特別報導」之後，觀眾深受感動；有位李姓醫師告訴湯健明，表示他下次再去採訪時願一同去，並攜帶大批藥品供應當地居民；南部一位教師說，有生之年，希望能前往泰北任教；高速公路局日前捐款六萬元，由於大家的熱心，中視新聞部也更加忙碌，同時中視公司表示，俟時機成熟後會透過有關單位，把捐款轉贈泰北難民村的居民讓他們感受到國內同胞的人情味。（轉自中央日報）

臺南市雲南省同鄉會成立記實

王需文

緣旅居臺南市之鄉長，陸軍退役少將唐將軍明輝，鑑於我雲南同鄉，慘遭匪禍後，播遷臺灣者，數逾二萬，而住於臺南者，為數亦夥。多年來，均各務所業，鮮少連繫，致二十餘年中毫無相聚之機，鄉音梓誼，無從溫憶，至於互助合作，更難團結，倘均獨善其身，不相往還，雖鄉音未改，見面仍如同路人，因此，幼輩兒孫，更無所知，故我同鄉會成立之念，於此開始。

唐將軍本創造、犧牲、服務之精神，於六十六年間，連絡鄉里同鄉敘舊之際，闡釋團結合作之重要；呼籲復國建國志節之亟需，及強調人生之意義，乃發起籌組同鄉會，參與同鄉均熱烈贊助。嗣經臺南市政府依法核准成立並定名為「臺南市雲南省同鄉會」，（以下簡稱大會），其奉准日期及文號，為：六十八年二月九日南市社行字第六一〇九號。

同鄉會於六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上午九時，假臺南市健康路鹿鳴春鴨子樓召開成立大會，是日風和日麗，陽光普照，到會同鄉眉開眼笑，大家興高采烈，為同鄉

的喜事而忙碌，在一百零四位到會鄉親的企盼與祝福聲中，我們的大家庭——「臺南市雲南省同鄉會」誕生了，實現了鄉親們渴望重溫鄉情梓誼的理想。

鄉親們一致恭請唐鄉長明輝先生擔任主席，其神采奕奕，厚德載福，歷述雲南先賢對國家之貢獻，並企盼我鄉親們將本會繼續發揚光大，使之成為團結鄉親造福社會的中心，緊接着蒞會之貴賓亦致詞祝賀大會順利成立，隨即討論表決會章，年度工作計劃等，繼經市政府指導員之監督而選出第一屆理監事，又由理監事們一致推選唐鄉長為首任理事長，大會乃於全體同鄉的熱烈掌聲中，圓滿結束。當天十二時三十分開始同鄉聚餐，席開十二桌，羣情熱烈，盛況空前，同鄉們表露出故鄉的萬種風情也掏出各人的一份遊子溫馨。直至下午二時才在互道珍重的祝福聲中逐漸散歸，六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即為臺南市雲南省同鄉會正式成立之日。

——轉載雲南同鄉季刊第一期

七十一年同鄉團拜

熊光勛

我很榮幸參加七十一年團拜。

一月二十六、農曆正月初二，清晨五點起床，匆匆盥洗，草草進過早餐，徒步車站等車。

約莫七時許，從竹東下公館乘往臺北的客運聯營，到萬華才九點十分。但到處車水馬龍，不過經北門郵總轉，到了總局下車，詢問函件大樓，就直奔四樓，同鄉們紛紛進入會場，排隊簽名紀念，並將黃紙條寫上自己姓名佩於胸前，因第一次參加團拜，心裏上難免感到很陌生，但每一位同鄉的表情，都那麼樣的親切，也許就是「親不親故鄉人」的寫照。

簡理事長爾康先生走來向我握手，頓時一股暖流溫暖全身，簡先生愛國愛鄉安排了這麼好的場所，聚集在一起談鄉情，個人十分的感激。

其間，一位本家步入會場，當她看到我的簽名，就向周爾新先生問熊某何人？承周兄介紹彼此認識。

熊秀娟女士昆明人，現任教臺北樹人幼稚園，年近花甲，平易近人，是位熱心公益，為民族幼苗付出愛心

的老園丁。

十點二十五分，開始團拜，簽好名的鄉親一一入座，大家圍成一個大圓圈，桌上有糖菓、瓜子、煙茶供應。簡理事長起立向大家拜年，祝我們的國運昌隆，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我們也站起互相拜年，而拜年是我們國歷經五千年的民族習俗，一年一度相聚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團結就是力量，吾滇籍同胞，反兵的意志最堅強，無論國內，海外的雲南同胞，心裏都有一股潛力，有信心有決心要反共到底。

我們自由自在歡聚一堂，大家坐下來閒談家常，喝茶、吃糖菓、抽香烟、因久未晤面，邊飲邊聊，彼此少許寒暄，問候聲不絕於耳，構成一片真情流露熱，烈無比的場面，都一一攝入鏡頭。

上午十一點十五分團拜結束，相聚僅一個多小時，却成了多年老友，但人間沒有不散的筵席，當籌辦人周爾新先生宣佈：請各位鄉親回去，大家依依不捨的分道揚鑣，雖是第一次參加團拜，對我而言，是難忘的一次。

於竹東榮院



滇西民俗簡介

一、起源

相傳三國（後漢）蜀相諸葛武侯征南，率軍進抵雲南永昌府，保山縣境內之諸葛營（後人據史傳所命村名），據以屯守督師，繼又率領少數部隊進抵卡瓦山區示隣之耿鎮邊境，某夜，蠻夷之酋率徒衆偷襲，蜀相以敵衆我寡，難以相抵，遂命軍民於各山寨堆集木柴燃燒，沿寨排列戒備，軍民同歌同舞，鼓樂喧天，虛張聲勢，寅夜達旦，夷敵懼不敢犯，俟後援部隊及時到達，得解危局。從此相習沿傳而演變爲現今滇西鎮康、耿馬、順寧、雙江、滄源、瀾滄等縣，婚、喪喜慶及年節慶典之期，晚間宴罷，男女老少歡聚之惟一餘興活動，此實爲我國各省民俗中最具獨特風格之一。

二、特色

- （一）自彈（吹奏）、自舞、自唱。不需另設樂隊或藉助唱片、音響等設備。（其他舞蹈則少有如此者）
- （二）人數不受限制時，間不受限制、年齡、性別不受限制，服裝道具不受限制。
- （三）所使用之樂器、三絃、笛子、蘆笙均爲中國傳統樂器，毫無西洋味。
- （四）跳舞時可邊跳邊唱，邊吃零食，吸菸或與隣伴低聲交談以及背抱孩童共舞（此點乃中外各種舞蹈中所僅見）。
- （五）所唱曲子（打歌調）除前人傳留下來者外，可視人、時、地、物等對象，就地取材。其內容或頌揚，或諷嘲、或詼諧、或臨時急智編唱，樂趣無窮。（若係夜間野營，可生起營火，圍繞跳唱）。
- （六）舞者能達「忘我」之境界，不易乏味，極具大眾化。

(七)具有濃厚之華民俗傳統文化色彩。

三、滇西民族打歌演奏

歌詞說明

一、直歌：

(一)曲子(詞)：石橋大堤風光好，土壩肥沃收成高，家家戶戶樂淘淘，家家戶戶樂淘淘。(反覆演奏)

(二)說明：直歌舞蹈是揉合了滇西各民族山歌的旋律，又包含了各民族土風舞的步伐，舞步是三實一虛四四拍，旋律優美，以舞蹈來啓發年輕人奮發向上，勇往直前，失敗不灰心，終於會得到光輝燦爛的人生。

二、蛇蛻殼：

(一)曲子(詞)：山水進家改山水，山水進家改山水，改着改着進家來，什麼進家水進家，什麼進家水進家，水進誰家改山水，你改你的轉回去，我改我的轉回來。

(二)說明：蛇蛻殼一次，用舞蹈來描述一個人，要像蛇蛻殼一樣，受得住痛苦，苦難的折磨，最後才會開創幸福人生。

三、倒折歌：

(一)曲子(詞)：令(領)頭，令頭，真令頭，令頭有條長角牛，好好隴來好好放，莫教頂著別家牛。

(二)說明：諸葛亮南征七擒孟獲，先頭部隊進抵野人山多阻，孔明下令折回(折即返)經整頓後，復向前攻擊，最後獲致輝煌戰果，以舞蹈描述孔明文武雙全智勇過人。

四、小靈雀：

(一)曲子(詞)：天亮天亮小靈雀，天分四亮小靈雀，轉來來回小靈雀，這夥阿姐不和氣，再打兩轉不打囉！

(二)說明：小靈雀是一種敏勤奮的鳥，東方發日即叫，聲音婉轉動聽，像時鐘一樣準確，人們依牠的叫聲起居作息，意旨打歌跳到天亮，將要停止了。

五、兩面翻：

(一)曲子(詞)：山前山後等等着，山前山後等等着，等等着！站着，等着站着說給你。

(二)說明：用歌舞來描述一個出征青年人，未婚妻向他送行，一路上叮嚀他，國家多難需要你，別畏懼關山險阻，千里跋涉，趕快去軍營報到，上戰場的時候，要一馬當先，勇敢殺敵，當你凱旋歸來時，我同樣在這隻山頭迎接你。

六、栽辣子：

(一)曲子(詞)：小三小四栽辣子，小四小三栽辣子，你鬆土來我插苗，你澆水來我除草。

(二)說明：描述滇西有一個農村，長年被戰爭蹂躪，居民遭殘殺，全村只有兩位姑娘生還，名叫小三、小四，姐妹相依為命，以栽辣子維生，克苦耐勞，省吃儉用，最後成了富婆，用舞蹈來啓迪一個人失敗不氣餒，只要肯努力，總會得到幸福美滿的果實。

七、三月河畔(母猪吃食)

(一)曲子(詞)：阿三妹打歌來，劉四妹打歌來，打歌來，打歌來，打歌來，就打歌來，阿哥怎擺你怎擺，側面翻身轉回來，側面翻身轉回來。

(二)說明：慶賀五穀豐收，六畜興旺，滇西邊陲，有一個村莊，風景如畫，三條河流貫川而入，河岸是一望無際的稻田，莊稼收成，村與村，寨與寨慶賀，歌舞俱佳，以舞蹈來顯示農村純樸，豐衣足食，欣欣向榮的景象。

八、小半翻：

(一)曲子(詞)：江邊阿姐江外哥，江外阿姐來打歌，前提腿呀後蹬脚，前後擺手要合著。

(二)說明：「小半翻」地名，清朝時代，英國侵略我國

邊疆土地，肆虐我邊疆民族，於是滇西各民族聯合抵抗，擊退英軍，在小半翻獲致輝煌戰果，以歌舞顯示各民族團結合作精神，舞步優美而緩慢，表示地方太平了。

本文取材雲南同鄉季刊第一期，係臺南雲南同鄉會編印。原刊載「滇西民俗打歌演奏歌詞說明」及滇西民俗(打歌)簡介，均未署作者名字，今加以重組。簡介一文的結論云：「近數年來，滇西在臺同鄉每逢聚宴，常提及家鄉民俗打歌，並咸認如此風格突出之民俗文化，深值珍視，應予發揚推廣，故於六十九年秋天籌組演練。一則響應政府倡導正當娛樂活動，團結自強，愛鄉更愛國，再則期冀由此重振發揚我固有民俗文化，後繼接棒有人，惟目前參加演出者，大都終日各自忙於營生，缺少集中演練機會，尤以樂器欠佳，故演出水準未能臻於理想。且對打歌之各種資料，僅憑記憶所及為之，掛一漏萬，在所難免，當繼續積極求教於各位年長鄉親，廣泛蒐集整理編練，充實內容，以求精進。在此更感謝諸位長官、貴賓撥冗光臨欣賞，敬請賜予批評指教。」甚盼習於此道的鄉親加以整理。

編者謹識 七一、十一、八

傳播優美動聽的山歌

李蔚勳

山歌，是中國人的國粹，也是中國人智慧與文化熔鑄而成的藝術。它代表了民族的先聲，今後如何發揚這優美的民族藝術，使山歌受到國人的喜愛，是很重要的課題。

桃園縣濱西民俗打促進會，爲了推廣雲南山歌流傳於民間，特配合桃園縣藝術季，先後假龍岡忠貞新村籃球場，舉辦一項別開生面的民俗雲南山歌演唱會，曾於中秋節、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憲紀念日，擴大舉行演唱，由董小三、祈小園、魯桂香、楊小蓮、何秀蘭、何興旺、周朝義等表演，他們雖然是子孫滿堂，做祖父祖母，但是，對家鄉最流行而是普遍的山歌，仍牢記在心，傳受給年輕的下一代。

她們爲了發揚雲南的民俗藝術——山歌，個個誠摯賣力的演唱着，儘管汗濕衣襟，優美動聽的山歌，仍由她們口中不斷地傳出。

這次藝術季所表演的山歌共有：

高山頭上三坵田，班鳩築巢進竹林，
班鳩希望巢築好，我姐希望有情人。

三月綠豆開黃花，早早出門早歸家，
出門別讓莊稼誤，是非別讓旁人誇。
(出門示做生意)

一棵藤子伸過江，藤子結果桂花香，
藤子樹上結桂果，心掛別人口掛我。
孔明栽下芭蕉樹，小妹栽下苦竹盆，
苦竹節子漸漸老，不見苦妹運轉好。
稻子揚花成亂穗，旁人說起亂是非，
你有心來我有意，回籠甜酒慢來香。
太陽要落山腳黃，燕子唧泥過乾塘，
乾塘無水空無燕，小妹無心空留郎。
松樹林中下白雨，別人都說郎跟你，
郎不跟你也騙，打定主義跟定你。

太陽要落山背影，桃子結果墜江邊，想吃桃子打兩亞，兩亞桃子心合心。（亞即半）

天上大星對大星，地下媒人來說親，爹媽吃了瓶中酒，這朵仙花落誰手。送郎送到甘蔗園，甘蔗脚下好賭錢，賭錢不如做情妹，情妹更比甘蔗甜。小妹說出真心話，浪子回頭因為你，只要我倆心合意，月到十五自然圓。一對八哥飛過江，嘴裏銜着三柱香，大橋頭上燒一柱，龍王廟前燒一雙。山是千層路是轉，人是兩寨轉攏來，唱個山歌最合適，郎的情意比海深。對門山上白石岩，一對班鳩歇兩恰，（恰即層）公不抬頭母不叫，郎不招手妹不來。石榴開花葉又岔，郎拾茅鏈妹拾叉，我倆一起去打仗，看瞧那個戴槍花。上坡要上大山坡，山坡頭上芹菜多，小郎雙手採芹菜，採得芹菜嚐嚐心。

三月裏來三月三，鷓鴣陽雀飛滿山，鷓鴣陽雀飛滿山，忽然想起我家鄉，有朝一日槍砲響，收復大陸回故鄉。

（上接第八二頁）

有先書遺囑而後出發者，是以一鼓作氣衝鋒殺敵，錦江岸上砲火與血肉齊飛，萬壽宮前聲勢同山岳並壯，時我將士死者固已精忠貫日，而敵愾猶存於九京，生者祇知斬將搃旗而忘此身之尚在人寰也。嗚呼噫嘻！豈不烈已哉。而本軍奉調湘北，各陣亡將士遺骸除一部已建公墓得安窆外，餘皆稿葬而已，每一念及，未嘗不戚戚於心。逾民國三十年，源奉命以副軍長兼任新十師師長本軍經反攻九嶺克復通城及參與二三兩次長沙會戰大捷後，延至今歲四月復奉調贛北到錦江南北岸之線，而此地區又以高安上高會戰會兩度失陷，經友軍克復，本軍此日捲土重來，省視諸先烈公墓，已呈坍塌之象，碑亦摧毀其藁，葬者則土圪隱約，一片荒烟蔓草而已。源視之不禁潸然，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爰鳩工伐石於高郵市後方，復擇爽塏之區，以資營葬。承地方紳士諸君自動捐石料賻贍地襄此義舉，乃移諸先烈忠骨因情勢或哀而封之或各別而葬之，以安英靈於泉壤，並建標其旁，泐碑紀事而爲之銘，銘曰：

將士桓桓 萬里振鬬
馳驅鄂贛 聲威昭赫
鏖戰錦江 碧水盡血
痛殲倭奴 追奔逐北

滇緬公路

杜宇

不要說這只是簡單的現實；

試想沒有血脈的軀體，沒有油管的

機器，你們該起來歌頌：就是他們，

（營養不足，半裸體，掙扎在死亡的邊沿）

就是他們，冒着饑寒與瘧蚊的襲擊。

每天不讓太陽占先，從匆促搭蓋的

土穴草窠裏出來，揮動起原始的

鋤鏟，不惜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爲民族爭取平坦，爭取自由的呼吸。

× × ×

歌唱呵，你們，就要自由的人民，

路給我們希望與幸福，而就是他們

（還帶着沉重的枷鎖而任人播弄）

給我們明朗的信念，光明閃爍在眼前。

我們都記得無知而勇敢的犧牲，

永在陰謀侵略而迫害苦難的一羣

與一種新聲音在響，一個新世界在到來，

如同不會忘記時代是怎樣無情，

一個浪頭，一個輪齒都是清楚的教訓。

× × ×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們不朽的化身：

穿過高壽的森林，經過萬千年風霜

與期待的山嶺，蠻橫如野獸的激流，

以及神秘如地獄的瘧蚊大本營，……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與忍耐

踩過一切阻擋，走出來，走出來，

給戰鬪疲倦的中國送鮮美的海風，

送熱烈的鼓勵，送血，送一切，於是

這堅韌的民族更英勇，開始歡笑：

「我起來了我起來了，我已經自由！」

× × ×

路永遠使我們興奮，都來歌唱呵！

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頭。

看它，風一樣有力，航過綠色的田野。

蛇一樣輕靈，從茂密的草木間

盤上高山的背脊，飄行在雲流中，

儼然在飛機的坐艙裏、發現新的世界，
而又應一般敏捷，畫幾個優美的圓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傾聽村落裏
安息前歡愉的匆促，輕烟的朦朧中
溢着親密的呼喚，人性的溫暖。
於是更懶散，沿着水流緩緩走向城市。

× × ×

而，就在粗糙的寒夜裏，荒冷
而空洞，也一樣負着全民族的
食糧：載重車的黃眼滿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衆人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輪不絕滾動着，
人民興奮的脈搏，每一塊石子
一樣覺得爲勝利盡忠而驕傲：
微笑了，在滿足而微笑着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華的凱旋日子的好夢裏。

× × ×

征服了黑暗就是光明，它曉得；
你看，黎明消息已寫在
每一片雲上，攢湧着多少興奮的頭顱，

七色的光在忙碌調整布景的效果，
星子在奔走，鳥兒在轉身睜眼，
遠處沿着山頂閃着新彈的棉花，
滇緬公路得萬物朝氣的鼓勵，
狂歡地引負遠方來的貨物，
上峯頂看霧，看山坡上的日出，
修路工人在草露上打欠伸，「好早啊！」

× × ×

早啊！好早啊！路上的塵土還沒有
大羣的起來追逐，辛勤的農夫
因爲太疲勞，肌肉還需要鬆弛，
牧羊的小孩正在純潔的忘却中，
城裏人還在重複他們枯燥的舊夢，
而它，就引着成羣各種形狀的影子
在荒廢久年的森林草叢間飛奔：
一切在飛奔，不准任何人停留，
遠方的星球被轉下地平線，
擁擠着房屋的城市已到面前，
可是它，不能停，還要走，還要走，
整個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負載。

反共義士吳榮根投奔自由

魯桂香

虎奔青山龍奔海，
中國大陸變地獄，
三民主義放光明，
一飛飛到韓國地，
全體軍民大歡呼，
萬兩黃金你不要，
宣佈効忠齊反共，
活捉鄧胡賣國賊，
中華一統山川秀，

人爲超生上天台；
十億同胞苦難挨。
反共義士好開懷；
再飛飛到臺灣來，
吳家子弟眞英才！
一心只爲自由回。
馬列思想要活埋；
一齊送上斷頭台，
青天白日放光哉。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廿五行憲紀念暨雲南護國起義紀念日桃園縣藝術季滇西民俗打歌隊參加演唱。

感時書懷

楊夢奇

一、思鄉

西望故國八千里，
東來寶島三十年，

千絲白髮催人老，
萬縷鄉思鬱心田。

二、慶生

血肉橫飛戰「太恆」——雲南緬寧地，
不堪回首念故人，
蒼山怒水留遺恨，
幸今在臺共慶生。

三、念母

——六十九年九月六旬誕辰戰友來舍慶生書懷。

播遷來臺三十春，
歷盡艱辛志更堅，
韶華似水留不住，
不堪人已古稀年。
昔日隻身嘆飄泊，
如今樹已成林焉，
但願有期天下定，
息戈停馬拜堂前。

——七十二年農曆六月廿四日火把節同窗戰友李漢雲運用祝壽有感。

四、會友

大軍受挫籠岡山，——雲南緬寧太恆之役
血海白骨壯士寒。
當年突圍能幸存，
白髮聚首又重歡。

——民國卅九年八月太恆之役籠岡山突圍戰友李金堂於七十一年十月慶典由泰國來臺重聚書感。

雲南同鄉會會務報告

周爾新

謹將本會一年來重要工作摘要報告於後：

一、本會於上年十二月廿五日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雲南起義擁護和六十六週年紀念，因適逢護國元勳唐、蔡、李三公的百齡冥誕，而擴大舉行並邀請了臺灣地區各同鄉會派代表參加，會中並由名書法家王世釗先生將其珍藏之唐公裳磨將軍生前使用之秦漢古硯一具，經由大會獻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由何館長浩天親自接受，並將與唐公家屬多年以前捐獻護國起義時插血為盟盛血使用之玉器一具共同永久陳列，深具歷史意義和價值。在這次會員大會中並選出了第六屆的理監事，大部份均是上屆理監事連任，惟此次理監事改選，因奉到上級主管機關指示，其候補理事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三分之一，因而本屆候補理事減少二位，致有滄海遺珠之憾。現本會會員人數，已將近三百位，為擴大服務基礎，現正研擬於下次大會中修改會章，將理監事名額略予增加，以符實際需要。當選第六屆理監事名單除已於本年一月十八日通知全體會員外，並將芳名刊後。又本會會章規定理監事之任期為二年，任期過於短促，似覺經常在辦選舉，爰經理監事會決定擬將理監事任期改為三年，特提請下次大會討論通過。

二、現在臺北邊區難民村之災胞絕大多數都是我滇籍同鄉，其居於難民村之青年子弟，歷年經由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接運來臺並輔導升學者，先後已逾五百餘人，各同學在臺均無家人，雖經有關單位妥為照顧本會為嘉慰此等在臺堅苦無依之家鄉青年子弟，特於本年三月十四日由全體理監事省籍中央民意代表及獎學金幹事會全體幹事釀資在實踐堂餐廳歡宴北區就讀之全體同學計到賓主一百五十餘人並邀請各有關機關首長參加，堪稱盛舉，氣氛極為歡洽，類此加強省籍青年子弟之聯繫及輔導工作，本會將視情形樂於繼續舉辦，亦盼各位鄉長遇機加以個別輔導，俾資激勵以盡同鄉情誼。

三、大陸救災總會對於臺北邊區難民村之救助及輔導工作，歷年來工作不遺餘力尤對於接運難胞來臺輔導升學一事，使我青年子弟受惠匪淺而對於未來之影響亦深，本會居於同鄉情誼，甚為感謝。本年四月六日適該會成立三

十二週年紀念，特予致電申賀。是日並由簡理事長及周總幹事到會簽名祝賀以表謝忱。（代電附後）

四、本年雙十慶典泰國雲南會館及臺北自衛村均分別組團回國參加，此屬歷年來回國參加慶典人數最多之一次，而戊守異國邊陲終生獻身反共事業之鬪士這次亦組團回國參加，實令我們十分興奮，為表歡迎，由本會全體理監事具名邀請銜敘，會中簡理事長並表達了我旅臺全體同鄉對他們的慰問之忱。

五、過去中國時報刊載柏楊訪問「臺北邊區」之報導，曾引起海內外同鄉之非議。最近中國電視公司曾不辭辛勞派記者湯健明、袁德香兩位先生深入邊區訪問，所作「臺北行」電視報導，甚為真實，中視公司曾在每晚新聞節目中插播一段，復於本月十日六十分鐘時間整個重播一次，一定尚有很多同鄉向隅未能看到，故特商請中國電視公司在今日大會中特別為我們重播一次，同時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曾組織「泰民難民村工作團」到臺北邊區作長期的服務，由該會湯組長振簾領隊前往，刻湯組長已先行返臺，故今天的專題演講，特別安排了湯組長為我們作一次臺北之行的報告。

六、目前臺灣地區各地都相繼成立了同鄉會這是可喜的現象計有桃園、臺南、臺東、花蓮等，散居於各地的同鄉因而分別有了聯繫，我們應該相互配合共謀發展。有關蒐集整理雲南歷史文物資料及發揚雲南護國精神方面，應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本會自成立以來在這方面的工作，曾略盡棉薄，迄至現在曾出刊了年刊及雲南文獻共十三冊，擬就「文獻」的編印工作，再予加強，以期今後出版的「雲南文獻」能為我在臺全體同鄉所共享，故擬擴大並加強「雲南文獻」的組織及編務準備邀請各地同鄉會的理事長參加，共策進行。至於「雲南文獻」資料方面的搜集，尚有賴於各位鄉長的共同努力，請就雲南歷史文物之研析及鄉情報導方面多多賜予稿件是幸。此外大安國中李永祥同學為雲南籍青年，今年六月間，被選拔為該校籃球代表，組隊前往歐洲參加國際比賽，本會為嘉勉其為雲南傑出青年子弟，特由本會簡理事長爾康、張理事邦珍、申理事慶璧、狄理事文光，分別捐助旅費各貳仟元，以壯行色，後來大安國中籃球隊在歐賽事完畢，果然奪得錦標歸。

八、今（七十）年續收到各鄉長自由樂捐款計：旅泰同鄉甫景雲鄉長一萬元，簡爾康及申慶璧鄉長合捐八千元，李拂一鄉長二千元，寸尊德鄉長一千元（徵信謝啓附後）。

九、附七十年（一至十二月）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決算書於後。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七十年（一至十二月）決算書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收入之部					

利	息	一〇、四五二・〇〇	基金四萬及累積永久會費四萬零四百元另一筆基金十萬元自七十年生息。
常	年 會 費	三、一〇〇・〇〇	另收永久會費七、二〇〇元併入基金不列常收。
自	由 樂 捐 款	三三、〇〇〇・〇〇	泰國雲南會館一萬元，李景然鄉長二萬元，楊天熹鄉長三千元。
廣	告 費	五三、七六〇・〇〇	除印花二、二四〇元（雲南文獻第十一期）
歡宴泰國同鄉祝賀	團餘款	三、五〇〇・〇〇	餐費係由全體理監事酬資，支付後餘款同意留會使用
房	租	三六、〇〇〇・〇〇	
上	年 結 存	六、五一〇・〇〇	
合	計	一四六、三二二・〇〇	

支出之部

春	節 團 拜	四、六六四・〇〇	登報及小償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一四、一〇八・〇〇	包括登報，獻視序文裝裱費，來賓招待費，聚餐補助費，小償雜支等
雲南文獻印製		五七、四七〇・〇〇	第十一期七百冊（含桃園同鄉價購一百冊）

 ** 啓 謝 信 徵 **

甫景雲鄉長	捐助本會壹萬元
簡爾康鄉長	合捐本會捌仟元
申慶璧鄉長	捐助本會壹仟元
李拂一鄉長	捐助本會壹仟元
寸尊德鄉長	捐助本會壹仟元

臺北市雲南同鄉會七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茲 承

餘

總

結

紬(十三〇、一三八・〇〇

房 屋 貸 款	二二、五七二・〇〇
房 屋 稅 捐 及 守 助 費	五、七二〇・〇〇
慰 助 費	二、八〇〇・〇〇
印 刷 費	二、四〇〇・〇〇
郵 雜 費	六、三五〇・〇〇
合 計	一一六、〇八四・〇〇

喪禮及濟助
 信封箋用印製

雲南旅臺同鄉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

收 入 部 份

壹：捐款部份

陳委員廣深捐助新臺幣一萬元正。

李鄉維詰女士捐助李故代表宗黃紀念獎學金新臺幣

一萬元正（每年一萬元）。

貳：利息收入新臺幣八萬二千九百六十五元正。

叁：去（七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止結存新臺幣八十萬九

千六百六十八元八角正。

以上共計新臺幣九十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三元四角正。

支 出 部 份

壹：發放獎學金部份

一、大學特優學生一名。

李克明七千元（男：安寧人明志工專電機科四年上下）。

二、大專者四名

杜敦慧五千元（女：大理人輔仁大學德文系四年級上下）。

木鳳娟五千元（女：麗江人臺大商學系銀行組三年級上下）。

彭天麟五千元（男：簡舊人中興大學叢北夜間部公共行政系三年級上下）。

施德華五千元（男：洱源人國立藝專國樂科二年級上下）。

三、高中者一名

馮懷珍三千元（女：騰衝人北一女高二上下）。

以上共計支付新臺幣三萬元正。

貳：郵匯信封等共支付新臺幣二百六十五元正。

以上壹貳兩項共計支付新臺幣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五元正。

上開收支兩抵尚結存新臺幣八十八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元四角正。

雲南旅臺同鄉助學貸金收支詳情表

收 入 部 份

壹：捐款部份

范振興先生捐助新臺幣二千元正。

貳：利息收入新臺幣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正。

叁：去（七十）年結存新臺幣一十六萬九千五百元五角正。

以上共計新臺幣一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元五角正。

支 出 部 份（無）

結存新臺幣一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元五角正。

本（七十一）年度申請獎學金經評審合格學生名單
如後：

一、大專者九名

楊雲麟五千元（男：墨江人臺大造船系四年級上下）

木鳳娟五千元（女：麗江人臺大商學系銀行組四年級上下）。

二、高中者一名

馮懷珍三千元（女：騰衝人北一女高三上下）。

楊金林五千元（女：騰衝人臺大醫學系三年級上下）。

許樹貞五千元（女：騰衝人臺大圖書館系三年級上下）。

彭環環五千元（女：箇舊人淡江大學夜間部中文系五年級B班上下）。

木國隆五千元（男：麗江人中國文化大學夜間部觀光事業學系三年級上下）。

丁雷五千元（男：鄧川人中國文化大學夜間部國文系二年級上下）。

李克明五千元（男：安寧人明志工專電機科儀表控制組五年級上下）。

施德華五千元（男：洱源人國立藝專國樂科三年級上下）。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第六屆 理監事名稱

理事

張邦珍 (常務理事)

楊家麟 (常務理事)

丁中江

周爾新 (總幹事)

蔣公亮 (常務理事)

邱開基

裴存藩

李文中

馬崇寬

簡爾康 (理事長)

陶 鎔

羅 衡

申慶璧 (常務理事)

龍繩武

狄文光

李先庚

后希鎧

候補理事

丁懋松

楊燦束

念爾佑

吳維綱

楊世麟

監事

魯道源

李懷民

王文中

劉香谷 (常務監事)

李拂一

候補監事

蘇令德

趙士英 (女)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創刊

雲南文獻 第十二期

發行所：雲南旅臺同鄉會雲南文獻社

社長：簡爾康

社務委員：周爾新 李先庚 張鼎鍾

朱心一 馬崇寬 李文明

曹敦仁 布義皇

編纂委員：李拂一 后希鎧 申慶璧

楊德實 黃通鑑

發行人兼主編者：申慶璧

臺北市麗水街十七巷一號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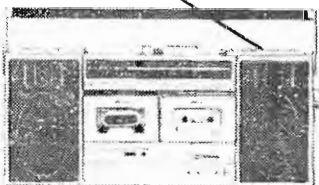
印刷者：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六〇號

電話：3313429・3313276

情侶系列

立體双卡收錄音機



TCR-8090

- MW/FM/SW₁/SW₂ 四波段 ● 一機双卡式，複製錄音帶最方便 ● 兩個錄音帶可同時收聽 ● 油壓退帶及自動停止裝置



大同電音

遙控式耳機



TV-16CEN

- 全國首創 PCM 紅外線遙控耳機。
- 使用 LSI 回路，用電最省。
- EX 彩紋映像管，色彩完美、畫面自然。

從 6 吋到 26 吋 UV 雙頻道優聲俱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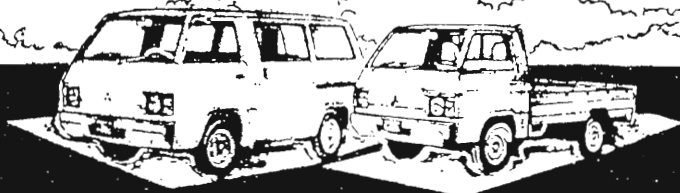


大同彩視

滙豐買車 • 錢途得利

新得利卡 1500 • 百利 600

五門廂式貨車
九人座代客車



滙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展業部： ☎：752-0248

地址：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5F

效率與品質的保證!!

日曆・海報・書籍・表冊
高級文具用品・紙張

璟昱印刷文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南工
路54巷5弄2號

電話：九二二四八七五
九二四〇一四五

明華印刷文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桂林路4巷
2號

電話：三〇六三九五六

大眾運輸的小貨車 超級好馬柴油車系



太子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松江路50號四樓 (02) 5618181~90

工廠：三重市重新路五段611號 (02) 9719611~8

臺北縣土城工業區三民路2號 (02) 2602611~20

各種精美印刷・交貨迅速

新化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牯嶺街66號

TEL: (02) 393-4756

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承銷商

華文紙業公司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58號

電話：3613191-5 3313825

啓泰消防器材製造廠

火 箭 牌

各種消防器材

泡沫・乾粉・CO₂滅火器・消防幫浦
消火栓・照明燈・各種自動滅火裝置

爲什麼？銷路最大！！

1. 製造廠自製自銷薄利多銷
2. 不作虛偽宣傳及偷工減料
3. 工廠規模・品質・產銷領先

電話：3312883・3314779・3811038
9713053・9845665・9710303

啓泰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中華路2段75巷1弄29號
(國泰中華店舖)

工廠：新莊市化成路209號

金山金屬家具有限公司

金庫門 金 庫 辦公桌椅
公文櫃 衣 櫃 檔案櫃
各種金屬家具設計製造

地 址：臺北市南京西路59號

電 話：(02) 5622004 (02) 5511424

國明鐵櫃家具有限公司

大同鋼製家具專售店

營業項目：金庫門 保險櫃 書庫
辦公桌 旋轉椅 鋼架
各式郵電設備、設計、製造

公司：臺北市長安西路302號
(02) 562-5700 531-4942

工廠：板橋市吳鳳路68號
(02) 963-2923

彩色印刷：代客設計、各種高級彩色印刷
打字印刷：中英日文書刊、統計表、預算書
活版印刷：書刊、辦公用品、號碼、高級卡片
背碳印刷：(加熱式)各種複寫式傳票、稅單、報表

弘明綜合印刷公司

負責人 陳錫修 章良

臺北市重慶北路3段223巷37弄6號

電話：591-3428 · 597-5428

591-8755 · 591-8756

出國要有一套

信華毛料 正是您所需要的這一套

北國風情，無處不彰的熱誠工作十分吸引，除了便於選擇的旅行社，才能玩得更盡興。您的舉止和衣著都為華僑到訪的形象，所以，您一定要有出色的一面，給父親、母親的第一印象，同時也要盡心中為兒女不見的遺孀。

● 1981年價華毛料新產品：

[illegible]

信華台鐘毛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21號八樓

TEL 5312161 (10線)

台北門市部：台北市衡陽路76號

TEL. 02 371-3632 3

台北市博愛路102號

TEL. 02 381-8611 - 2

高雄門市部：高雄市五福四路146-13號

TEL : 07 521-3139

*購買時，請認明布邊標誌： SEAWARD KANEBO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桃 園 工 廠

產 品 精 良 保 證 品 質

1. 生產歐美及中國古式彫刻鑲貝等高級家具。
2. 生產團體制服、工作服及帆布製品加工等。

廠 址：桃園縣中壢市篤行里25之20號

電 話：(034)555146 • (034)555147

臺北辦事處：臺北市南陽街13號新豐大樓六樓A間

電 話：3149311 • 3149312



錦龍印刷文具有限公司

板橋市大觀路二段355號

電話 (02) 968-6636 (5 線)

天天利水電工程行

臺北市政府審查合格甲種承裝業

高低壓配電工程

衛生設備工程

一般照明設備

自動控制系統

臺北市光復南路58巷22-4號

臺北(02)721-5426 752-3455

桃園(033)376498

印刷精美·交貨迅速

豐聖印製廠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吳鳳路17巷26弄22號

電話：9 6 3 2 0 7 3

四川土產股份有限公司

SZE CHUAN FOOD PRODUCTS. CO., LTD.

專營各式中國醬、菜類瓶裝及罐頭食品，保存傳統家鄉的風味，採用科學進步、安全衛生的製造過程，產品行銷全球各地，廿多年歷史。

經 營 項 目

辣	辣	豆	甜	芝	沙	辣	五	五	榨
椒	豆	辦	麵	蔴	茶	蘿	香	香	
醬	辦	醬	醬	醬	醬	蔔	冬	大	菜
	醬						菜	頭	
鹽	雪	豆	豆	豆	蒜	辣	蔴	蓮	豆
酸	里		豉	豉	茸	椒			
			蘿	辣	辣				
菜	紅	豉	蔴	椒	椒	油	油	蓉	沙

＜歡迎貿易商合作外銷＞

臺北縣中和市永和路289號

TEL:9403050・9403052

開利營造廠有限公司

土木建築、室內裝潢、房屋修理一切包辦

地址：臺北市寶興街 222 巷10號

TEL: 303-3376 • 301-8549

三富好用600

平臺卡車：載貨多！賺錢多！

客貨兩用車：載客舒適！載貨寬敞！

高頂車：平時的業務車，假日的旅行車

製造：三富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中縣大肚鄉新興村沙田路二段 310 巷 2 號

TEL: 042-257946-8 046-991191-6

總代理：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 為您提供最佳服務 歡迎利用

用途廣泛：

如代繳水、電、瓦斯、電話費、代繳代退稅款或買書、購貨、付款、收帳、發薪等均可利用，最為省時省事。

開戶簡便：

如果您是以個人名義開戶——

您可向附近任何郵局申請

一、您只要攜帶自己的身分證和印章。

二、填寫一種簡單的立帳申請書，蓋好印鑑。

三、存進第一筆存款（二百元以上，開戶後可自由存提）。

四、如需代繳公用事業費用，請攜帶原繳水、電、瓦斯等費之收據填寫委託書。

如果您為機關、公營事業、團體或公司、行號開戶——

您同樣可以向附近任何郵局申請

一、您只要以負責人或委任代理人的名義填好申請書。

二、在申請書上加蓋印鑑和正式印信。

三、存進第一筆存款（二百元以上，開戶後可自由存提）。

四、機關、公營事業請備公函，公司、行號或團體另請攜帶營業執照、登記證或其他核准備案文件。

五、如需委託代收或代發款項，請另洽訂約辦理。

大昌



鐵櫃

工廠直營

萬保銅豪銅
能密製華製
角公製旋辦
鋼文書轉公
架櫃櫥椅桌

信譽商標

歡迎訂購

專資醫電衛
利料療腦士
工檔器磁牌
具索械帶防
板櫃櫃碟火
庫

服務專線：309-6116 309-9669

展示中心：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34之1號

Nankang

南港輪胎

TB, S, N-856 N857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9號4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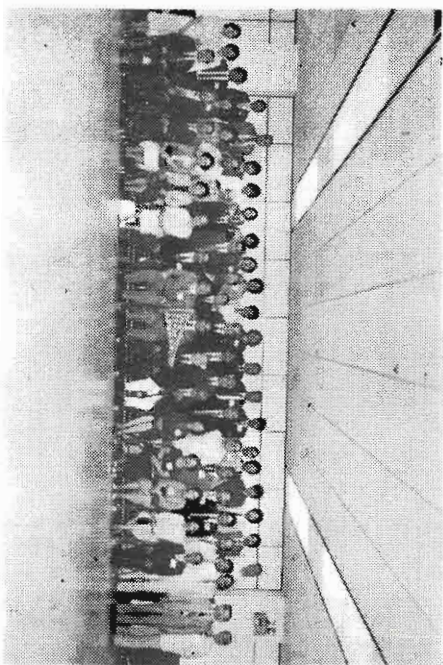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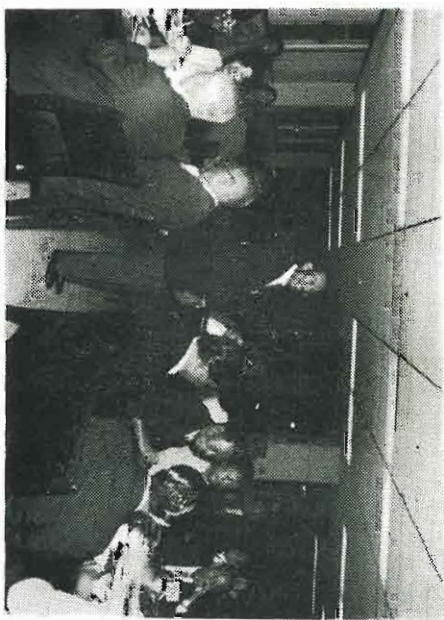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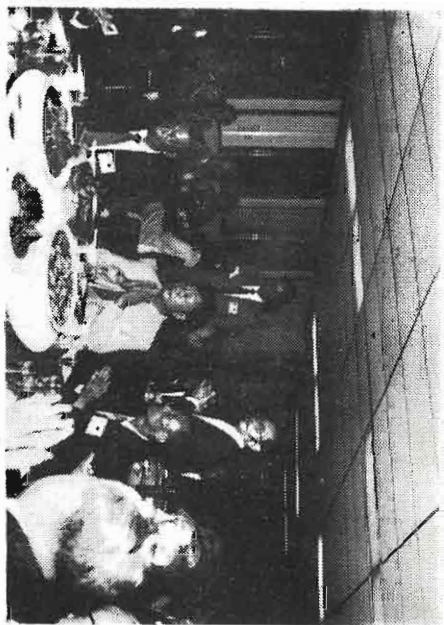
南港輪胎服務中心

青島行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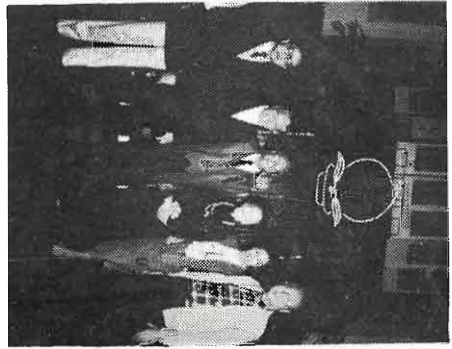
臺北市新生北路三段97號

TEL: 5923656 • 5920131-2





(二) 國賀祝國回典慶月十友鄉區地國泰迎歡會鄉同南雲



慶祝衛華鄉長八秩華誕



劉代表袁香谷榮獲美國高齡網球賽冠軍